

玉钗盟

第二十八回天罡之阵

原来这一阵工夫，拂花公子早已跑得没有了影儿。

丁玲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晚啦！”

宗涛道：“什么晚了？”

丁玲道：“此地一片荒野，四通八达，不知拂花公子走的哪个方向，想追他，自是不易！”

她微微一顿之后，道：“不过，还有补救的办法，去追问易天行，或可以找出拂花公子的行踪。”

宗涛缓缓放下丁玲的娇躯，说道：“你站在这里，我去问问易天行去。”

他似是也知道了局势的严重，大步走了过去，高声说道：“易天行！”

易天行双目微一启动，望了宗涛一眼，道：“宗兄有什么事？”

宗涛道：“拂花公子哪里去了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他大概发觉兄弟受伤不轻，已不宜多在此地停留，先行溜了！”

宗涛暗暗忖道：这话倒也不错，当下接道：“他可是回到关外去了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个兄弟就不清楚了。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宗兄如若不存伤害兄弟之心，最好此际别再向兄弟说话，如若让杨文尧、查子清先行调息复原，兄弟就难以保得性命了。”

宗涛怔了一怔，退了回去，一面心中暗暗盘算道：眼下这几人都已受了重伤，如若老叫化子出手，谁也别想逃得性命，但我能这样伤了他们吗？”

忖思之间，突然一声轰的爆响，传了过来。

宗涛久走江湖，阅历丰富，一听之下，立时辨出是人造的冲天火炮一类的爆炸之声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杨文尧突然睁开双目，高声说道：“丁兄伤势很重么？”

丁炎山微一思忖，立时了解了杨文尧弦外之音，纵身两个飞跃，直向易天行扑了过去，口中却高声应道：“兄弟元气已复。”

在场诸人之中，除了易天行，要算杨文尧心机最为深沉，他见拂花公子走后不久，就传来火炮之声，已判出可能是易天行有什么阴谋，顿起杀机，点破丁炎山，要他趁着易天行运气调息伤势之际，出手把他击毙。

易天行双目一睁，高声说道：“金老二，我不再追你叛离之罪，但要你最后为我效力一次，抵挡丁炎山五十个回合。”

金老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要取下我附骨毒针，我就再为你出一次力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你竟和我讨价还价了……”

这当儿，丁炎山已然冲到了易天行的身前，挥手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易天行一提真气，纵身避开，道：“好吧，你如无法挡得丁炎山五十合，那就不要怪我收回承诺。”

金老二应了一声，纵身而上欺身直向丁炎山侧背攻击。

查玉突然横跨两步，拦住了金老二道：“金老前辈且慢出手，听晚辈一言如何？”

但见丁炎山拳脚齐出，倏忽之间连攻了十四五招，易天行带伤闪避，已被迫出了一头大汗。

金老二单臂一扬，一拳击去，口中喝道：“闪开，有什么话，晚一会咱们再谈。”

查玉左手一招“分花拂柳”，封开金老二拳势，说道：“事关生死大事，一刻也难迟延，老前辈只要等候片刻工夫，晚辈就可以把话说完了。”

金老二江湖阅历何等深刻，早知查玉用心，在拖延时间，好让丁炎山借机把易天行伤在手下。

一侧观战的徐元平，怔怔的看着局势发展，不知如何处理，这般人好像都不该救，也无法指出谁好谁坏，内心中感受十分复杂、矛盾……

他看了一阵，回头对宗涛说道：“宗老前辈，咱们要不要出手？”

宗涛笑道：“老叫化答应了易天行两面不管，不能说了不算，只好袖手看热闹了！”

徐元平转脸望去，只见金老二和查玉已打入生死关头，双方拳来脚往，打的激烈异常。

金老二独臂挥舞，招招都指向查玉要害大穴；但查玉却似心中有所顾忌一般，不肯象金老二一般的放手而攻，除非解救险招之外，不肯施展辣手。

忽然传来一声闷哼。

徐元平抬头望去，只见金老二连后退了四五步，才站稳了身子，不觉一皱眉头，纵身一跃落在金老二身侧，低声问道：“叔叔受了伤吗？”

金老二还未来及答话，查玉已抢先说道：“兄弟失手击中了金老前辈一拳。”说完，抱拳一揖。

徐元平举手一挥，算是还了查玉一礼，目光却投注在金老二的身上，说道：“叔叔，伤的很重么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还好……”，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易天行，我如让别人代我抵挡了丁炎山五十招，算不算数。”

这时，易天行已被丁炎山拳脚交集的攻势，迫得险象环生；但他始终，不肯还手，听得金老二喝叫之言，微笑答道：“你胆敢直呼我的名字了……”

他身躯疾转，避让过丁炎山两拳，说道：“好吧！我既存心让你自由，不论由谁出手，都是一样，只要能够挡得丁炎山五十招就算。”

金老二目注徐元平道：“平儿，快去接下丁炎山五十招。”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叔叔可是要我去帮助易天行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不要你帮他，只要代他抵挡丁炎山五十招，就立时撤退回来！”

徐元平看他满脸慌急之色，不再多问，纵身一跃，落到易天行身侧，左掌一挥，接下丁炎山的攻势。

丁炎山怒道：“你要和老夫动手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要挡你五十招。”

丁炎山怒道：“那你就试试吧！”举手一掌，疾劈过去。

徐元平举手一封，把他掌势逼开，但却不肯还手。

丁炎山初攻几招，还担心他出手还击，攻了几招之后，看他不肯还手，胆子大了起来，放手而攻，招术极尽辛辣。

徐元平施展斩脉打穴的手法，迫得他常把攻出的招术半途收回，但他却一直不肯还击一掌一指。

丁炎山狠攻了三十招后，心中突然害怕起来，停下手，倒跃而退，冷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还手呢？”

原来他发现徐元平封挡自己攻势的掌指中，无一不是兼具着凌厉辛辣的攻势，他虽然适时收回，蓄势不发，但丁炎山却不能不顾虑到他可能趁势击

出，心理上却要准备破解之法。

这么一来，他虽无惊险，但却有着心理上的不安，三十招后，心理上的防线，先行崩溃，因为徐元平的招术蓄势不发，愈是他感觉还击之势的可怕。

徐元平淡淡答道：“我已事先说明，接你五十招的攻势。”

丁炎山道：“老夫是何等人物，岂肯要你一个黄毛小儿相让。”

徐元平剑眉一耸，怒声喝道：“你先把余下的二十招攻完，我再还手不迟。”

丁炎山暗中运集“寒阴气功”准备施出二十四招“玄阴鬼爪”，一举把徐元平伤在掌下。徐元平看他脸色突然变成一片铁青，全身肌肤，似乎也向里面深陷很多，也不禁提高了惊觉，暗自运功戒备。

丁炎山运足“寒阴气功”之后，阴恻恻的一笑，道：“你不肯还手，伤在了我的手下，可就别怪我了！”

徐元平这几个月来，耳闻目睹，阅历大增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出言激我，我既然说不还手，不论你用什么武功，我决不还手就是。”

丁炎山心中暗喜，忖道：我这“寒阴气功”和二十四招“玄阴鬼爪”，乃我们鬼王谷中绝艺，除了被人抢去先机，迫我无法施展出手之外，一施出手，武功再高，也不易招架，你这小子不还手，岂不是自己找死！

站在身后的丁玲，却已看出情形不对，知道丁炎山杀机已起，已运集寒阴气功，准备施展二十四招“玄阴鬼爪”，不禁粉脸变色，低声叫道：“三叔叔……”

丁炎山冷哼一声，回头接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丁玲道：“爹爹曾经三令五申，不到生死交关，不许施出‘玄阴鬼爪’，以免把咱们鬼王谷中绝技泄露于江湖之上，叔叔如若今日施展此技，爹爹知道了，只怕心中不乐……”

丁炎山心知她再说下去，泄露的隐秘也就更多，转过头来，不理丁玲，却高声对徐元平说道：“我们鬼王谷二十四招‘玄阴鬼爪’，江湖上能够抵挡之人难有几个，老夫在未动手前，再给你个机会，现在你说还手，时还未晚。”

徐元平豪气凌云地大笑道：“我如伤在你的手中，只怪我学艺不精，不过二十招后，我就不再受此约所束！”

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，黯然叹息一声，忖道：你这不是找死吗！你纵然还手，只怕也难挡得我们这鬼王谷中绝艺，何况你不还手神丐宗涛似已看出了丁玲感情之重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你不用替他担心，丁炎山决然伤不了他。”

丁炎山左手一扬，五指半屈半伸，疾向徐元平前胸抓去。

这一招来势凶恶，掌势刚出，徐元平已觉出一股阴寒之气，直逼上来。

徐元平右手一挥，幻起一片掌影，封住了丁炎山的攻势，暗暗忖道：

“我不能还手，他没了后顾之忧，攻势自是更为凶猛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丁炎山已施展开二十四招“玄阴鬼爪”；但见满天指影，挟着缕缕冷风，罩了下来。

这时站在旁边观战的丁玲、宗涛，都已看出有点不对，原来徐元平已被丁炎山双手舞起的指影罩住。

丁玲望了宗涛一眼，抱怨地说道：“我说他抵挡不住吧！你偏不信，现在你信了吧？”

宗涛道：“丁炎山已经攻出十招，只要他再撑十招，就可以还手了！”

丁玲道：“我虽不会‘玄阴鬼抓’，但却知道那二十四招，是一气呵成之学，如果我叔叔十招不肯停手呢？”

忽听徐元平大声喝道：“二十招已过，在下可要还手了！”

扬手劈出一掌。

一股疾猛的暗劲，直冲而起，撞破了那环绕满身的指影，飞身跃落一丈开外。

丁炎山似是被徐元平这强猛的一掌所震慑，竟然不再追击。

神丐宗涛高声叫道：“丁老三，那二十四招‘玄阴鬼爪’不错，只是鬼气太重了，看来不像是活人施用的武功。”

暗中却留神向徐元平望去。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发青，似是刚从冰窖之中出来的人一样，心头暗暗惊骇，忖道：想不到“玄阴鬼抓”竟是如此厉害。

丁玲望了叔叔一眼，又转脸看了徐元平，低声向宗涛说道：“干爹，我求你一件事好吗？”

宗涛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定然是异常困难了，要不然你也不会这般相求老叫化了？”

丁玲凄凉一笑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叔叔虽然对我不好，但他毕竟是我长辈。”

宗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要老叫化劝阻徐元平，不要伤害他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他和徐相公已斗个两败俱伤了！”

宗涛奇道：“怎么？丁炎山也受了伤？”

丁玲道：“不错，但他运集的‘寒阴气功’未散，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宗涛道：“想不到老叫化走了几十年江湖，如今竟然看走了眼，他伤的很重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比起徐相公只重不轻。”

忽听金老二高声说道：“易天行，我已兑现了抵挡丁炎山五十招的诺言，你相许替我解去附骨毒针之诺，不知道还算不算？”

易天行启目微笑道：“我许过的诺言，几时改变过了，你过来吧。”

忽听步履声响，只见几十条人影疾奔而来，快如流星赶月一般，眨眼之间，已到了群豪停身之处。

当先一人，正是拂花公子。

他身后跟着一群高矮不等之人，这群人有老有少，一个个背插兵刃。

正北方是六个身着白衣，手执短剑的小童，六人身后站着四个五十岁上下的老人，每人手中都握着一根蛇头拐杖。

此外，东、南、西三方，各站着十二个全身黑衣，连头带脸也蒙着黑布的怪人，只露两只眼睛，光闪闪的注定场中群豪。

这些怪异的装束，立时把这荒凉的山野衬托的恐怖起来。

只听丁玲大声叫道：

“干爹，快些帮助杨文尧等回复功力……”

宗涛微微一怔，举手按在杨文尧背心之上，暗提真气，立时有一股热流攻入杨文尧“命门穴”中。

杨文尧本已经运气调息了很久，再经宗涛提聚真气相助，立时真气通达四肢，畅行全身，一启双目，说道：“多谢宗兄相助。”

宗涛冷哼一声，大步向冷公霄走了过去。

丁玲望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你也别闲着呀！帮助查子清和我叔叔恢复

功力，他们多恢复一分功力，咱们就多上一分生机。”

徐元平心中甚似不愿；但却又似不忍拒绝丁玲，皱了皱眉头，缓步走了过去，举手一掌，按在丁炎山后背“命门穴”上。

丁炎山运集“寒阴气功”施出二十四招“玄阴鬼抓”，本想把徐元平伤在手下，那经徐元平自生死玄关通后，已逐渐把慧空转纳的真元之气，吸归经脉，和本身真气相合，功力突然大增；水牢一月中又勤修慧空相授的佛门上乘内功，不论手法，内劲，均有了惊人的进境。

丁炎山施展“玄阴鬼抓”时，挟带着绝毒的寒阴气功，徐元平难挡那寒毒之气，不自觉运气相抗，全身满布了一层真气，蕴含了极强的反震之力。丁炎山一用出寒阴气力，必有极强反震之力弹回，徐元平虽然二十招没有还手，但丁炎山却丝毫没有占到便宜，丁炎山二十招攻完，本身受到了极重的内伤，徐元平虽也被那攻身寒毒所伤，但他因有真气护身，寒毒难浸内腑，略一运息，立时复原，丁炎山却是内伤惨重，大有难再支撑之感。

徐元平真气充沛，手掌一触他背后命门穴，立时有一股极强的热流攻入体内，奔行全身。

丁炎山心知这是他唯一能够短时疗愈内伤的机会了，当下强提真气，运行相和。

但仍然等上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把本身真气和徐元平攻入体内真气相和一起。

徐元平缺乏经验，觉出丁炎山毫无反应，立时绵绵不绝的运气攻入，待丁炎山和攻入体内真气接和一起时，徐元平已累的汗流浹背。

这一阵工夫，宗涛也不惜耗消真气，连续帮助冷公霄、查子清提前恢复了功力。

易天行一直冷眼旁观，静静相待，拂花公子几次要借机下手，都被易天行拦住。

直待杨文尧、查子清、丁炎山、冷公霄等都恢复了功力，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各位功力，都恢复了吗？哪位没有恢复，不妨说将出来，兄弟还可再等待一些时光。”

这时，宗涛和徐元平倒是累得满头汗水，静站一侧，运气调息。

群豪都以宗涛为中心，排成一个圆阵，唯独徐元平被丢在两丈左右之处，孤零零的一个人闭目而立。

丁玲星目流动，环扫了四周一眼，只见四面环伺的强敌，都已经拔出兵刃，只要易天行一声令下，立时将以排山倒海之势一拥而上，徐元平孤独的单站一处，只怕难拒那四面环迫的猛攻，何况他还正在运气调息，无力迎敌……

只听杨文尧低声说道：“金兄可知道那些身着黑衣的人，怀中金筒是什么兵刃吗？”

原来，东、南、西三面环守的黑衣人，已把背后的黑色包裹解了下来，由那包裹之中，取出一只两尺长短，手臂粗细的金筒。

金老二声音微颤抖地答道：“那金筒之中不是兵刃……”

杨文尧接道：“是暗器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大概是吧……”。

杨文尧道：“如若他们在那筒中暗藏了什么毒针之类，利用弹簧打出，三十六筒齐发，那可是防不胜防了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如果易天行用这种手段对付咱们，咱们也大可不必和他们讲什么江湖道义，同样的用暗器对付他们了。”

杨文尧笑道：“兄弟倒忘记查兄的蜂尾毒针，江湖上闻名丧胆了。”

易天行一直静静的站着不动，听几人谈话，直待杨文尧提到查家堡的蜂尾毒针，才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杨兄不用多猜疑，你如有种，不妨向前移行两丈，试试这金筒是暗器还是兵刃？”

遥站在丈余外的徐元平，忽然睁开双目，望了易天行一眼，接道：“在下试试如何？”

大步向前移动五尺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眼下诸位，大概已无人能再生还，早死晚死，相差无几，你既要先试锐锋，在下自当成全。”

他目光缓缓移到西方第一个黑衣人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用手中金筒，和这位徐英雄动手试试吧！”

那黑衣人应声而出，大步直向徐元平走了过去。

杨文尧、查子清、丁炎山等所有人的目光，一齐投注在徐元平和那黑衣人的身上，似是等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揭露，心中都有着无比的焦虑。

这时，那黑衣人已奔近徐元平身前两三尺，停了下来，扬了扬手中金筒，当胸点去。

徐元平早已暗中提气戒备，他亦似发觉了那金筒有异，不愿轻易冒险，双肩晃动，身躯向一侧闪让五尺。

那黑衣人点出的筒势，并不很快，徐元平身躯站稳，他才缓缓收回金筒。

徐元平一皱眉头，举手遥发一掌。

一股猛劲的潜力，直逼过去。

那黑衣人突然向右面横跨两步，让开掌力，疾向徐元平身前欺去。

这一次身法迅快，和上次的大不相同。

徐元平微微一怔，反臂劈出一掌。

但见那黑衣人身躯一转，又向左面跨出两尺，举起金筒一推，一股浓烟，疾喷而出。

徐元平早已有备，一见情势不对，立时凌空而起。

那浓烟向外喷射的劲道极强，徐元平刚刚跃起身子，他停身之处，已为那金筒中喷出的浓烟笼罩。

那黑衣人见浓烟未能奏效，立时一收金筒，左手在金筒底端一转，对着徐元平凌空的身子一扬。

日光下，只见十几缕疾射的白线，闪电般向徐元平射去。速度之快，超逾任何暗器，而且射程奇远，也非一般暗器可及。查子清只看的心头一震，暗道：看那暗器细小，分明是毒针一类，速度、射程，都非我们查家堡的蜂尾毒针能及，看来威震江湖的蜂尾毒针，行将被此筒取代了……

徐元平看那黑衣人一扬金筒，立时有十几缕银线疾射而来，不到一丈，已然散布了四五尺方圆，目力再难瞧见。

当下一提丹田真气，双臂一振，立时双臂一抡，悬空打了两个转身，飘落到四五丈外。

这卓绝的轻功江湖上极是罕见，连易天行也看的怔在当地。杨文尧、查子清、丁炎山、冷公霄脸色阴晴不定，忽忧，忽喜，十分复杂。

原来他们心中，除了敬佩徐元平的轻功之外，对那黑衣人手中金筒发出

的浓烟、暗器，为之心弦惊荡；但却又混入了一丝庆幸之心，暗道：幸非是我，如果是我，不伤在那浓烟下，亦必伤在那银丝般的暗器中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浓烟散布约一丈方圆之后，忽然静止不动，也许它仍在散布，只是散布的很慢，已非目力能够看得出来。象高耸的峰尖山上，凝滞的云气，像清晨绝壑间，迷漫的一片白雾。

那黑衣人两击未逞，似是甚为惊愕，呆站了一阵，才纵身而起，直向徐元平停身地方扑去。

徐元平已不愿再让他有机会放出金筒中暗藏的浓烟，提聚功力，蓄势以待。

那黑衣人跃扑过来时，立时大喝一声，举掌劈出。

一股强猛绝伦的掌力，直撞过去。

那黑衣人已然纵身而起，再想闪避徐元平的掌力时，哪里还来得及？只觉前胸一震，吃那撞击过来的劈空劲气，震的直飞起来，跌落到六七尺外。

这一记劈空掌力，遥击到一丈四五以外的人，仍然有这等强猛之力，全场中人，无不为之心中一动。

易天行一皱眉头，举手在头顶上一挥。

环伺周围的黑衣人，立时迅速的散开，各自抢了方位，举起手中金筒，准备合围而上。

只见那被徐元平击中的黑衣人喷出一口鲜血后，挣扎而起，手中金筒对着徐元平一送。

两道蓝色的弹丸，疾射而出，直向徐元平打去。

徐元平已知那金筒中藏的暗器样样厉害无比，不敢用掌力劈打，纵身而起，跃落到两丈开外。

两粒蓝丸，带起了一串光焰，撞在徐元平停身处的青冢之上。只听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，两粒蓝丸同时爆散开来，化成了两团车轮大小的蓝色火焰，落在草地上，立时熊熊燃烧起来，刹那间火光火大盛，浓烟腾空，笼罩了两丈方圆。

那青冢附近虽是青草，但那蓝焰的燃烧力强烈无比，只一沾到，不论砂石青草，一样的燃烧不熄。

徐元平暗叫了一声侥幸，忖道：我如用掌力一挡，那蓝丸爆散开来，沾在身上，势非活活烧死不可。

这一只金筒中藏了这么多暗器，而且件件绝毒无比，一人施用，已使人防不胜防，易天行手下却有三十六人施用此物，只怕要把目下武林闹一个天翻地覆……

思忖之间，那挣扎的黑衣人，突然松开手中金筒，倒在地上死去。

杨文尧突然振臂而起，疾如离弦流矢一般，向那黑衣人尸体所在跃去。

就在杨文尧发动的同时，那六个怀抱短剑的白衣童子，也一齐飞跃而上。

杨文尧身法较快先行跃到，手臂一探，向地上那金筒抓去。忽听易天行大声喝道：“杨文尧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杨文尧听得他大喝之声，不禁一怔。

就这一缓之势，六个白衣童子已经赶到，团团把杨文尧围了起来。

杨文尧目光环扫了六个白衣童子一眼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哼！原来是六个乳臭未干的孩子。”

他口中虽然说的轻松，但见六人手中短剑光华闪动，耀目生花，一望之下，立时可以辨出不是平常的兵刃，如若六人没有相当的武功，易天行决不

会把这等宝刃，交给他们施用。

那六个白衣童子，不但一个个长的眉清目秀，而且身材衣着也都是一般的模样，也一样绷着脸。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情，目光随手中短剑移动，庄严肃严诚诚敬敬。

杨文尧忽然心头一凛，赶忙提聚真气，抱元守一，凝神运劲，蓄势而立。

原来他忽然发现环伺在四周的六个白衣童子，竟然都身具上乘剑术，他们起手中宝剑时不苟言笑的态度，诚诚敬敬神色，正是上乘剑术出手的准备。

这发现使他及时的提高了警觉，运劲待敌，但也使他心神为之震动，想不到易天行的手下虽是三尺之童，亦不可轻侮。

只听易天行的长笑之声响荡荒凉的山野，直冲霄汉，历久不绝。

这笑声显示他充沛的真气，只听得冷公霄、丁炎山心头凛然。

因为那长笑声中表达出深厚的内功，使几人都觉出望尘莫及，也不像一个刚刚受过重伤的人，复原的这等神速。

易天行刚才可能是伪装受伤，借受伤拖延时间，留下了群豪，然后召集属下高手，把群豪一鼓歼灭，一个不留……

突然间长笑寂然，余音袅袅散入高空。

易天行沉重的声音，传入耳际道：“诸位已看过那金筒中所藏的暗器了，诸位哪个自信有能躲过三十六只金筒的暗器齐发，不妨出来一试！”

一阵默然，群豪没有一人接口说话。

易天行忽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诸位既然自知无能躲过，难道就等待着死亡临头不成。”

群豪都被他说得心中一动，暗暗想道，这话说得不错啊。难道我们等待着死亡降临到头上吗？

宗涛突然启动双目，望了易天行一眼，道：“老叫化生平之中历险无数，但均安然无恙。生死之事，岂能吓唬住人不成？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豪气干云，易天行不禁怔了一怔；但瞬息之间，重又恢复了平静神色，朗朗大笑一阵，道：“宗兄说的不错，不过像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，那一个都经过不少大风大浪，今日能得不死，谁不是从刀口下捡回来的性命？宗兄历经凶险不死，只能算侥幸而已，也大可不必以此自豪……”。

他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也许在场中人，比宗兄所经历更凶险的事，还有不少？”

宗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易兄难道已认定了今日能把我们尽数歼绝此地不成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这个兄弟就很难肯定答复了，那要看诸位的信心如何，如果诸位能够自信对付得了，那就不妨试试！”

宗涛双目圆睁，神光暴射，凝注在易天行脸上，纵声大笑道：“生死之事，老叫化一向不放在心中，易兄尽管下令属下动手就是！”

说完大步而出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宗兄的豪气，实叫兄弟佩服！”

面色忽然一变，冷冷地对查子清等说道：“宗大侠已然想试闯兄弟排成的天罡阵了，不知查兄、冷兄、丁兄等意见如何？”

三个人虽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人物，但查子清究竟是一堡之主，隐隐之间，身份似是高过两人，左右回顾了一眼，接道：“易兄才华绝世，匠心独

具，才能创出这等毒绝尘寰的暗器，就刚才兄弟所见而论，自知无能闯过三十六筒暗器齐发，但兄弟极愿一试，生死成败，置之度外。但有一事相求易兄，不知易兄能否答应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个要得先请查兄说出来，让兄弟斟酌一下，才能答复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兄弟犬子，功力火候不够，那是绝难闯过易兄匠心独创的暗器，兄弟请易兄……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道：“查兄可是要兄弟网开一面，先行放过令郎吗？”

查子清听得脸色一变，当下长长一叹，道：“不论易兄如何讽讥兄弟，但望能先把犬子放行！”

易天行沉吟一阵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他难的叹一口气道：“咱们武林中有一句名言，不知查兄是否记得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不知是哪一句话？”

易天行：“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，近日江湖盛传，二谷、三堡中人，要联手对付兄弟，不知此言是真是假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兄弟尚未听得此等传说，不知易兄在哪里听到？”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不论是否听得，但这传说决不是空穴来风的事。今日在这孤独之墓，如能多伤一人，就减少了一个强敌，既成了誓不两立之局，早晚是难免一场拼搏……”

查子清听他口风，已知没有放走查玉之意，再相求于他，也不过徒自取辱而已，当下脸色一整，冷冷接道：“今日之局，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。易兄且莫把话说得太满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好吧！那我们就试试看吧！”

右手一挥，高声接道：“眼下之敌，不得放走一人！”

那环守在四周的黑衣人突然交叉穿行，各奔方位，眨眼之间，排成了一座圆阵，将群豪围在中间。

杨文尧目睹群豪被围，局势已成了剑拔弩张的形态，大战一触即发，自己孤身一人，陷在六个白衣童子的包围之下，形势较群豪更是危殆，如不及时设法冲出，一动上手，再想破围而出，那更为困难了。

心念一转，杀机忽生，念动意动，突然纵身而起，一招“飞瀑流泉”，疾向正南方位的白衣童子劈去。

这一掌用出他八成功力，又是猝然发难，施展出手，在他心想，那白衣童子就算武功很高，也难躲过这一掌。

哪知事实上大谬不然，杨文尧跃起掌的同时，那六个白衣童子布成的剑阵，也同时发动。

只见那正南方的白衣童子疾向一侧避去，东西双方四个白衣童子，却疾猛的冲了过来，手中短剑闪起森森的寒芒分由杨文尧两侧攻到。

杨文尧疾快游走，避开了一轮急攻，那六个白衣童子一轮急攻无效，立时也沉静下来，不再挥剑进迫，却以诡奇的剑阵变化，困住对方再等待第二个机会抢攻。

只听易天行大笑之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杨兄果然是名不虚传，竟然能在兄弟这六合剑阵中支持这样久的时间。”

查子清、丁炎山、冷公霄心中暗暗付道：如若不及时把杨文尧救出剑阵，等一下对付那天罡阵时，那就少一个强有力的帮手了。

三人心意相同，互相望了一眼后，查子清开口说道：“咱们得想法子帮

杨兄脱出剑阵。”

冷公霄道：“不错，兄弟也有同感。”

丁玲却冷冷地接道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要自作聪明。”

丁炎山怒道：“谁要你这个丫头接口。”

站在数尺之外的神丐宗涛冷哼了一声，接道：“丁老三，你大概只会欺侮你那侄女儿，老叫化看不顺眼，丁玲已认在老叫化膝下，以后在我面前最好别作威作福……”

查子清也接口说道：“令侄女素负才名，她既然出口阻止，必有高见。”

丁炎山回目望了丁玲一眼，默然不语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这鬼丫头的名气，倒像比我还要大了。”

查子清挥手对丁玲说道：“姑娘的才名，我已经久闻了……”

丁玲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反正咱们今日都别想生离这孤独之墓，早死晚死，都是一样，你们现在纵然肯听我话，不去救杨文尧，但为时已经晚了。”

易天行放声大笑，道：“鬼谷二娇之名，果非虚传，可惜眼下这般庸俗之辈，只怕现在仍然难解姑娘言中之意，你就索性对他们明说了吧！”

查子清、冷公霄、丁炎山等都听得瞠目不知所以，回头望了丁玲一眼，齐齐问道：“易天行究竟说的什么？”

丁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不信他真的知道了我心中想的事情，他特意出言诈我……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你如不信，那就让我替你说出来如何？”丁玲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易天行拂髯大笑一阵，目光缓缓由查子清等脸上扫过，道：“兄弟实在替几位惭愧，论智料事，竟然不如一位女孩子家……”

突然举起双掌，拍击两响，高声对六个白衣童子道：“你们都退回来！”

六个白衣童子依言而退。

但那环守在四周的黑衣人，却迅快的填补上六人撤退时的空隙。

易天行接口说道：“杨文尧被困在六合剑阵之中，几位虽然减少了一份实力；兄弟这天罡阵，却也留下了一面空隙，这金筒之中，很多威力强大的暗器，也无法施展发挥，如若几位在适当的时机中，一拥而上，冲入六合剑阵，不但可解杨文尧之危，且可借势冲破围困。那时兄弟再想重困几位，只怕十分不易了。”

他微微一笑，目注丁玲接道：“姑娘凭心而论，在下猜的对是不对？”

丁玲点点头，道：“猜的不错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在下也得多谢姑娘提醒我了。”

丁玲道：“不用客气啦。”

群豪听得两人对答之言，个个目瞪口呆半晌，说不出话。杨文尧缓步走近群豪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散开拒敌，每人借一座墓冢，以避暗器。”

查子清目光环扫，见停身之处，墓冢垒起，而且又相距不远，点头说道：“这办法不错，只要咱们能避过那金筒中所藏的几种歹毒暗器，这场大战，就未必会输……”。

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：“易天行已存了斩草除根之心，今日在场之人，不论有什么恩怨，也得暂时撇开，因为目下情景，我们已是个生死与共的局面，全体合力，或可渡此难关，如若彼此仍存嫌怨，存心袖手旁观的话，到

最后定落个惹火自焚之果……”

他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不知宗兄认为兄弟这点愚见，是否有点道理？”

宗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生平之中只有是非之分，大义所在，虽粉身碎骨，在所不惜，生死之事早已不放在老叫化心上。”

易天行纵声长笑，打断了宗涛未完之言，朗朗接道：“当今江湖人物，兄弟最佩服宗兄的豪气，宗兄似乎犯不着和这般人伤死一起，如果宗兄此刻愿走，兄弟决不拦阻。”

宗涛冷冷说道：“老叫化刚才救你，并非存心和你攀交，只不过因你恶迹尚未完全暴露，未到该死的时刻……”

易天行接道：“不论宗兄存心如何，但兄弟一样感激，我已仁尽义至，宗兄如若硬是不听，兄弟只有成全你……”

宗涛仰天打个哈哈接道：“你先且慢夸口，目下胜败还是个未定之局，老叫化虽不满二谷三堡中人，但此情此景，也不能弃他们而去……”

易天行道：“既然宗兄存心要和兄弟作对，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，兄弟这天罡阵发动在即，宗兄要小心了。”

举手一挥，四周环围的黑衣人，立时合围并进。

杨文尧身子一侧，当先隐入一座墓冢之后。

查子清、冷公霄、丁炎山等群起效随，各自占了一座墓冢，隐起身子。

只有神丐宗涛和徐元平，仍然静静的站着未动。

这时、天罡阵已然发动，四周的黑衣人逐渐逼近了群豪。宗涛目光转动，突然伸手在地上捡了一支枯竹，抡了一周，笑道：“老叫化已经数十年没有用过兵刃了……”

易天行随着那逼近的黑衣人向前行来，接口说道：“宗兄今日肯以枯竹以代兵刃，那已是看得起兄弟了。”

忽听徐元平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再向前逼近，在下就要出手了！”

那向前逼近的黑衣人，头脸之上，都被黑布密密包起，除了两只眼睛，连手上也戴着特制的手套，无法看清楚他们脸上神色；但见他们仍然缓步向前逼来，对徐元平喝叫之言，竟如不闻。

荒凉的乱墓中，一群连头脸也被黑布包起的人，缓缓向前逼来，不慌不忙，镇静无比，单是这一种恐怖的气氛，就足以使人为之心惊胆寒。

忽然间，一条人影从一座突起的墓冢后站了起来，娇喝一声，直向徐元平停身处奔了过来。

神丐宗涛已运集了全身的功力，准备随时救援徐元平；但听那娇喝之声，不禁心神一震，目光转动，高声喝道：“玲儿，快退回去。”

只听丁玲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干爹不用替我担心，我反正也活不了很久啦！”

徐元平满脸急忿，接道：“你身受热毒，已被那蛇毒所解，伤势已愈，胡说什么？”

他话还没有说完，丁玲已奔到了他的身侧，柔声接道：“对付这等强敌，你为什么还不用兵刃呢？”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我没有兵刃啊……”

忽然心中一动，想起怀中戮情剑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怀带有兵刃，你快退回去。”

丁玲秀目转动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晚啦……现在我已经回不去了！”

徐元平转眼望去，那些黑衣人已到六七尺外，行进之势已停，但却缓缓移动步位，似在排列进攻的队形。

丁玲神态镇静，面泛微笑，莲步轻移的直向徐元平身边走去。

徐元平已全神贯注那些黑衣人的身上，心念电转，筹思拒敌之策，忽觉一阵脂粉香气扑面袭来，转脸喝道：“你走的这样近干什么？”

丁玲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保护我的安全，离你愈近，我胆子愈大！”

徐元平听得怔了一怔，忽然仰天大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如不能维护于你，这孤独之墓，就是我徐元平自绝之地。”

原来丁玲有心要和徐元平死在一起，几句多情之言，却激起了徐元平豪壮之气。

遥遥的传来了金老二的声音，道：“平儿，生死大事不是儿戏，你要小心了！”

徐元平右手迅快从怀里取出戮情剑，高声答道：“叔叔尽管放心，我如死在此地，也决不让易天行生离于此！”

他说的声音不大，但却沉重有力，使人一听之下，立刻了解他一字一句，都是发自肺腑，豪壮感人。

易天行听得怔了一怔，停下身来，举手互击三掌。

向前逼进的黑衣人，已然取下金筒，准备出手，听得易天行互击的掌声，立时停了下来。

易天行目光投注在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剑上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手中的兵刃，光华耀目，想来定然是戮情剑？”

徐元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错、如若你今日能把我杀死，这戮情剑就为你所有了……”。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不过在下确信你纵能得到此剑，也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错，目下之人，都被江湖上誉为一流高手，但真正被在下视作敌手的，只有你一人而已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心中也明白，今日出这孤独之墓的机会太少，但我也确信，经这一战，你这备以歼尽江湖高手的天罡阵，亦将伤亡过半……”

神丐宗涛突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今日能把易天行这费尽心血的天罡阵，击的溃不成军，也算为天下武林同道去一祸患，死而何憾。”

也许徐元平和宗涛的豪壮之气，激起查子清、杨文尧同仇敌忾之心，但见人头晃动，群豪齐齐由墓冢之后站起身子。杨文尧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宗兄话虽不错，但不能只凭血气之勇，抗拒顽强的利器……”

易天行眼看目下群豪，在利害一致之下，已生团结之心，一旦宗涛和徐元平被杨文尧说动，不再凭一股豪壮之气据险而抗，事情就更为棘手，当下举起右手高声道：“诸位既有替天下武林同道谋命之心，兄弟只好成全诸位了。”

右手一挥，四周的黑衣人，突然向前冲进。

徐元平大喝一声，左掌疾挥而出，一股强猛的暗劲直撞过去。当先一个黑衣人，吃那强猛的掌力一震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天罡阵正值移位攻敌之际，四周的黑衣人，一个个穿叉游走，一人受伤，

使全阵的变化，登时为之一缓。

徐元平借势一推丁玲，道：“快些隐起身体，免作无谓牺牲话出口人已凌空而起，直向阵中冲去。

查子清隐身之处，相距徐元平较近，目睹徐元平直向天罡阵中冲去，立时提出内力，遥发一记百步神拳。

查家堡的百步神拳，乃独步江湖之学，功力到了火候，百步内可应手毙牛，较一般劈空掌力，强猛甚多。

查子清一生修为，内力深厚，这一拳用足了十成功力，威势非同小可，拳风到处，应声惨叫，一个黑衣人吃那强猛的拳风击中前胸，口中连喷几口鲜血，仰面栽倒地上。

杨文尧纵声大笑道：“查兄百步神拳，果不虚传，兄弟佩服至极忽见一股浓烟由身后直扑过来，立时伏身一转，绕到墓冢后背，扬手打出一股掌风。

那浓烟吃杨文尧强大的掌风一扫，登时漫散开来，四外横飞。

就这一转眼的工夫，耳际连声惨叫，转头望去，只见徐元平手中短剑，幻化出一片寒芒，三个黑衣人已然横尸在他的剑下。易天行眼看徐元平已然冲入阵中，勇不可当，因为距离过近，那金筒中的暗器无法施放，如被他再伤几人，天罡阵势非被他冲乱不可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神丐宗涛也已出手，纵身一跃，直飞过来，竹杖一挥，当头击来。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拂袖拍出一掌。

他掌势后发先至，硬生生的把宗涛逼的收杖自保，退后三尺。

宗涛只觉他击出的掌力，劲道强猛绝伦，比刚才动手时大不相同，不禁心头一凛，暗道：玲儿说他装作受伤，看来不错，老叫化纵然无能胜他，也得和他拼上个三五百招。心念一动，立时凝神运气，准备全力以赴。

易天行倒是不太注意神丐宗涛的举动，目光环扫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们不要再向前逼进了，快些施用暗器对敌，不管生死，不论手段，伤敌就好。”

原来易天行想以天罡阵的威势，把他们收为己用，好和南海门对抗，是以暗中下令，只可虚张声势，迫敌就范，非生死交关，不许擅自出手伤人；但眼看片刻时光中，己方连连有人受伤，不禁心头大急，这才口谕解除不许伤人的禁令。

禁令一解，那些黑衣人不再固守方位，但见一阵人影闪动，纷纷向旁侧退开。

丁玲看出情势不对，高声叫道：“徐相公快些踢那土堆。”徐元平心中一动，一脚扫在身旁一座黄土堆上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尘土横飞，笼罩了两三丈方圆，弥目难睁。

耳际又响起丁玲的声音道：“徐相公，快些过来……”

徐元平暗道：“难道她遇上了什么凶险，这般叫喊于我？”听声辨音，纵身一跃，直飞过去。

他纵跃的距离十分准确恰当，脚落实地，距丁玲不过两尺左右。

徐元平身子刚刚站好，丁玲忽然伸手拉着他右腕一带，道：“快些卧倒……”

他机警迅快，丁玲话刚出口，徐元平已反手一把，抱过丁玲，伏地一滚，让过细如发丝的一排银针，突然挺身而起，直向一座巨大的墓冢飞跃过去。

他在情急之下，全身功力一齐进发，虽然挟着丁玲，仍然疾如流星。

蓦然间，一阵金风啸空，十几点闪闪寒芒，电射而到。

原来两个黑衣人目睹徐元平行动太快，追射不及，竟然先行发出一串淬毒银丸，打向墓冢，徐元平近墓冢，两串银丸也恰好打到。徐元平突然一提丹田真气，右手戮情剑环扫而出，划起一片蒙蒙剑气。

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那飞来银丸，尽数被那环绕全身的剑光击落。

丁玲双臂环张，紧紧的抱住了徐元平的半腰，星目微闭，粉颊紧贴在徐元平的胸前，嘴角微带笑意，似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徐元平一剑击落那打来银丸之后，立时一沉丹田真气，快速的落在那墓冢之后。

这时，神丐宗涛已经提聚了全身真气，突然一振手腕，手中枯竹挟带着啸风之声，疾向易天行当头劈下。

易天行眼看徐元平带着丁玲隐入那墓冢后，心中大感焦急，忖道：“如若这些人凭借那墓冢掩蔽身子，据险而抗，以这几个人的武功，想伤他们，那可得大费一番周折……”

想一想，不禁心头火起，拂袖一击，震开了神丐宗涛的枯竹，挥手一掌，疾向宗涛前胸拍去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兄弟这数十年来，一直对宗兄相让三分；但宗兄却一直和兄弟作对，今日之战，不是兄弟伤在宗兄手中，就是宗兄被兄弟击伤。”神丐宗涛枯竹一横，逼开易天行击来一掌，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今天咱们把平生恩怨，集中一起清算，也算人生一大快事，不过老叫化希望咱们凭借真实功力，决一生死，不能用诡谋暗算伤人。”说话之间，手中竹杖已然左点右击，连攻四招。

易天行双掌齐出，连封带点，架开宗涛竹杖，说道：“宗兄有兴，兄弟舍命奉陪。”双掌一紧，连攻五招。

这五招迅辣至极，迫得宗涛连退两步。

只听杨文尧高声叫道：“易天行心地险恶，讲话不会算数，宗兄千万不要受他所愚，快些退到墓冢之后，各占一个方位，合力拒敌，守望相助，彼此支援，等天色入夜，再找机会，也好把他这天罡阵，一鼓歼灭。”

他这讲话的一阵工夫，两人已相搏了二十余招，易天行掌力威势愈来愈强，忽劈忽点，着着袭取要害大穴。

宗涛纵然想退，已然无法再退了。

那四周环攻的黑衣人，也不再向前逼进，各人选择一个方位站好，俟机而攻。

且说徐元平躲到墓冢之后，丁玲仍然紧紧的抱住他不放，不觉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丁姑娘快些放手，在下还得拒敌。”

丁玲缓缓睁开星目，笑道：“怎么？咱们还活着吗？”

徐元平听得微微一怔，暗道：难道她已经被吓晕了头不成？正想出言劝慰她几句，忽见丁玲一笑，挺身而起，道：“你手中的戮情剑，果是名不虚传，一经施展，寒气逼人。”

徐元平看她忽然间言笑如常，毫无被惊吓的样子，知她刚才乃有意放刁，气的别过脸，不再去瞧她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宗涛和易天行正打入生死存亡关头，宗涛手中虽然多了一支竹杖，但就形势而论，并无抢得丝毫先机。

这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恶战，攻拒之间，无一不是迅辣兼具，足以致命的杀手快招。

忽听丁玲娇喝一声，扬腕打出一块石子。

徐元平正被两人攻拒之间的神妙招数吸引，听得丁玲呼叫之声，霍然警觉。

转脸看去，只见三个黑衣人已举起手中金筒，对着自己和丁玲停身之处，不禁吃了一骇，暗道：“如非她这一声呼喝，势非被对方那无声无息的暗器击中不可。”伸手抓住丁玲，疾向一侧闪去。

忽见当先一个黑衣人，似被什么重物击了一下，向后退了两步，手中金筒也落在地上。

丁玲低声说道：“那人中了查子清一记百步神拳。”

那墓冢虽然不小，但四面已经布满了手执金筒的黑衣人，不论藏在哪个方向，都无法把身体完全掩蔽，徐元平不禁感叹地说道：“就目前情势而言，咱们如不和杨文尧等相互支助，以御强敌，谁也无法逃避过易天行天罡阵联手之攻击之势。”

丁玲道：“不错，大英雄，大豪杰，不能只凭一股血气之勇，斗狠逞强，要能相度敌我形势，才能因时制宜，因地制宜，你能有这样的顾虑，已然……”

忽然觉着这些话的口气，有点老气横秋，赶忙改变口气，接道：“你不要生气，我……”

徐元平不容她再接下去，微微一笑道：“你的聪明才智，江湖上人无不敬佩；虽然有些看法流入偏激，有失正大，但却都是极合时宜办法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别人夸奖我，我只不过付之一笑，你也这般看我，真使我快乐极了……”

忽听徐元平大喝一声，挺身而出，右手一挥，戮情剑泛起一片青光。

耳际间响起了一阵波波轻响，几枚细如发丝的银针，散落在地上。

丁玲灵机一动，伸手解下束腰汗巾，叠了两转，握在手中。

忽听金风划空，疾由脑后袭来，赶忙伏身向前一倾。

两粒银丸，掠着她秀发而过，当的一声打在徐元平的戮情剑上，另一粒却掠着徐元平耳根打过。

遥遥的传过来冷公霄暴喝之声，和丁炎山的怒吼，显然两人也陷入极为尴尬的紧张局面。

紧接着听得查子清大喝道：“玉儿，快些伏下身子，为父拒挡来敌。”

墓冢后人影骤现，查子清突然站了起来，右手打出一记百步神拳，左手打出一把蜂尾毒针。

丁玲感喟叹道：“此时此地，倒是施用暗器拒敌的最好时机，可惜我们都没有暗器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金风破空而至，一排银丸流星般排袭打到，粒粒劲急，日光下闪闪生辉。

丁玲潜运内气，挥起手中汗巾，不少银丸被她击落，但她内力尚不足把那柔软的束腰汗巾施展的风雨不透，一粒银丸乘隙而入，打在她左腕之上。

只觉一阵火灼般的剧疼，左腕上登时肿起了龙眼般大小一个紫疱。

她疼的几乎尖叫出声；但她怕分散了徐元平心神，终于忍了下去。

徐元平回目一顾，已看到丁玲的伤势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样？伤的很重吗？”

丁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还好，伤的不重，不过咱们这样和强敌对峙下去，终非良策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只怕所有的人，都要伤在那黑衣人手中金筒的暗

器之下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错，这样相持下去，不是办法，倒不如硬冲入阵，纵燃不能把易天行罡阵全数歼灭，也可伤他一部分人。坐而待毙，总不如奋起一战。”

丁玲道：“现已时不我与，强敌依仗那金筒中绝强的暗器，守望施袭，纵然武功再强，也无法冲过那密如狂雨的交相袭击。唉！刚才你在天罡阵中，如果杨文尧等都能及时冲出，也许还有一线希望！可是现在晚了……”

只听一声厉叫传来，似是查玉的声音。

徐元平道：“丁姑娘，那可是查玉的声音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不错，他受了伤！”

徐元平双眉一耸，低声对丁玲说道：“姑娘自己保重，我要冲入天罡阵中去……”

丁玲急急摇头，说道：“你此刻千万不能随便出去，这不是依仗血气之勇的事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难道咱们守在此地，坐以待毙不成？”

丁玲道：“眼下情势……”

忽然间，一股浓烟，直向两人停身之处冲来。

徐元平探手一把抱起丁玲，纵身而起，跃飞向另一个墓冢后面。

他这一跃之势，用尽了全身的气力，行速迅快绝伦，对方发出暗器追袭时，他已落入那墓冢之后。

只见查子清满脸沉痛之色，抱着查玉，双目中直似要喷出怒火。

徐元平挟着一阵急风落下，查子清只道强敌攻来，反手拍出一掌。

丁玲急急接道：“查伯父，是我！”

查子清听得丁玲声音，立时一吸丹田真气，拍出的掌力，倏然收回。

徐元平脚踏实地，低声问道：“查兄的伤势很重吗？”

查玉望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多谢徐兄关心，兄弟中了两支毒针。”

查子清目光一掠徐元平道：“怎么？丁玲也受了伤吗？”徐元平道：“她中了一粒银丸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徐兄请监视四外，别让强敌欺攻过来，我替他们疗治伤势。”

徐元平微一点头，站了起来。

查子清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两粒丹药，分给丁玲、查玉每人一粒，说道：“你们赶快服下这粒解毒药物，他们金筒中藏的暗器，只怕有毒……”

余音未绝，忽听徐元平大喝一声，一掌劈了出去。

紧接一道火焰，疾向几人停身的地方射了过来。

查子清双手齐出，左手抱起查玉，右手抱起丁玲，就地一滚，闪开五尺。

他们刚刚离开，那火焰疾射而到，只听波的一声轻响，爆散出四五尺大小一片火焰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徐元平挥手推出一掌，打出一股掌风，把那冲近身的火焰一挡，翻身一跃，落到查子清身侧，戮情剑舞出一青芒，击落打向三人的一排银丸。

查子清挺身而起，奋力一跃，落在另一座墓冢之后。目光一转，只见杨文尧半身隐在墓冢之后，单用一只右手，和两个白衣童子相搏，左面丈余处，连接着突起了两座墓冢，冷公霄、丁炎山，各据守一座拒敌。

查子清迅速的放下了查玉、丁玲，抬头见一个黑衣人疾冲而入，手中金

筒已经举起，对着杨文尧的后背，当下冷哼一声，扬手打出一记百步神拳。

那黑衣人暗器还未发出，查子清拳风已到，正击手腕之上，手中金筒当场震落，人也被震得退后了两步。

查子清一击得手，双肩一晃，直冲过去，一招“天下来云”斜肩劈下。

那黑衣人先中一记百步神拳，腕骨被伤，双手运用已不太灵活，眼看查子清掌如奔雷劈下，闪避已自不及，只好举起左掌一接。

双掌接实，那黑衣人被查子清雄浑的掌功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，身躯乱晃，摇摇欲倒。

查子清只消再发一掌，立时可把那黑衣人毙在掌下，但他却左手横里伸出，施展擒拿手法，一把扣住那黑衣人的右腕。杨文尧回目一瞥，高声大笑道：“好啊，查兄捉了一个活的吗？”

查子清纵声长笑道：“杨兄可见过生裂活人吗？兄弟要看看易天行苦心训练出来的人，是不是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瞥见两条白形闪动，电射而到，剑气森森，当头罩下。

查子清左手加力，一带那黑衣人，右手抓住右腕，生生举了起来，当作兵刃，横向那剑尖上面扫去。

来人似是怕伤了那黑衣人，硬把前冲之势收住，落着实地。查子清哈哈一笑，抡动手中黑衣人，一招“横扫千军”，横击过去，两个白衣童子又被他逼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只听冷公霄破锣般的声音，叫道：“丁兄小心了，兄弟已中四支毒针，只怕无能再撑下去。”

丁炎山左手拂尘，右手长剑，舞的风雨不透，击打那排射而来的暗器，听冷公霄一嚷，不觉间心神一分，一枚银针抵隙而入，正击在右腕之上，但觉一阵剧疼，长剑脱手落地，赶忙一缩身子，隐入墓冢之后。

一面溃缺，强敌立时趁势冲入，但闻衣袂飘风，四五个黑衣人冲了进来。

他们久经训练，动作迅快，跃过墓冢之后，立时散布开去，举起手中金筒，各自对着一人。

查子清一提真气，正待打出百步神拳，忽听易天行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查兄且慢出手，先量度一下眼下形势之后，再作困兽之斗不迟。”

查子清怔了一怔，停下了手，但仍把那黑衣人平举胸前，准备当作兵刃，蓄势以待。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一周，高声说道：“住手！”

两个白衣童子仍在和杨文尧相搏，但听得易天行大喝之言后，首先向后跃退，杨文尧也停下了手，回头一望，不禁豪气顿消，暗暗一叹，忖道：完了！当下束手静立。

原来场中局势，已尽为易天行和黑衣人控制，每人至少有两只金筒对着，只要对方一扭金筒下端的机关，立时将有强猛的暗器射出。

他们都已亲自看到过那暗器的强猛劲道，实非任何腕力打出的暗器能及，而且种类繁多，纷至沓来，样样都是绝毒无比之物，不论何等武功高强的人，也无法闪避得开。

易天行长衫飘飘的步下墓冢，满脸庄严地说道：“诸位如若眼下仍不服输，那就能怪兄弟心狠手辣了……”

杨文尧冷冷说道：“今日之战，我等虽落下风，但易兄并非凭借真实的武功胜人，我等败的不服，易兄胜的也不光彩。”

易天行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杨兄之言，诚然不错。不过，咱们都已非初出茅庐之人，而且都已在武林中享有盛名，意气、虚名之争，已非我辈所取……”

杨文尧目光流转，只见冷公霄盘膝而坐，运气行功，丁炎山左手捧着右腕依着墓冢而坐，丁玲、查玉斜斜靠在墓冢一侧，半躺半卧，金老二遥遥的蹲在二丈外，一处深草丛旁边，众豪负伤过半，战力全溃，当下一叹，道：“兄弟在没有服输之前，还有一事请教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杨兄有何吩咐，兄弟只要力量能及，决不推辞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可杀不可辱……”

易天行接道：“这个兄弟明白，不过……”

杨文尧不待易天行说完，抢着说道：“易兄如若想把兄弟等收罗属下任意调遣，那是万万不能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兄弟并无此想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兄弟今日为势所迫，败的虽不服气，但也不能让易兄白番心机……”话到此，却倏而住口不言。

转眼望去，但见剑气腾辉，兵刃闪光，徐元平和宗涛仍在和易天行属下，作生死之搏斗。

易天行仰脸望望天色，笑道：“现下天色还早，如果杨兄肯和兄弟合作，天黑之前，咱们还可以进这孤独之墓……”

他目光一掠查子清接道：“目前武林道上，盛传着各大门派，联手对付兄弟之言……”。

查子清突然插口接道：“纵有此事，兄弟和杨兄也未参与其中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查兄之言，诚然可信；但兄弟并未把此言放在心上，其实传言终归传言，如说武林中各大门派、及二谷三堡，真能联手来对付兄弟，连兄弟也不肯相信；但兄弟却愿和杨兄、查兄、合组成武林一支主脉。

“杨兄精通土木筑建之法，查兄却穷聚一生精力，苦练八卦九宫奇术；至于兄弟，也曾下过数十年苦心，收集各大门派的武功精华，自信收获不少。如若两位肯和兄弟合力，此愿不难达成。何况这孤独之墓，积堆着富可敌国之财富珠宝，如若两位愿和兄弟合谋，兄弟愿把这孤独之墓中所有财富，均作三份平分，两位意下如何？还请早决定。”

查子清转头望了杨文尧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杨兄心意如何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兄弟悉凭查兄做主。”

他老奸巨猾，不肯自作主意，把难题推到查子清的身上。

查子清回头望了查玉一眼，又望望丁炎山、冷公霄，心中委决不下，沉吟难答。

易天行左手一挥，一个黑衣人忽然一抖金筒，一道烈焰，疾喷而出，射向丁炎山。

丁炎山心头一震、急跃而起。

但那火焰去势奇快，还未近身，已然爆散成六七尺方圆一片烈焰，丁炎山哪里还能让避得开，但觉全身一热，人已被火焰包起，熊熊燃烧起来。

斜倚在墓冢旁侧的丁玲，目睹丁炎山被那烈焰围烧惨情，尖叫一声，挣扎起身，直扑过去。

易天行突然横跨一步，右手一伸，生生把丁玲向前跃扑过去的身子抓住，手臂一抬，高高举起。

杨文尧急急说道：“易兄手下留情，且莫伤了此女性命。”

这时，丁炎山已然满地翻滚起来，然而他身上燃烧火焰顽强无比，触地一面虽被压熄，但身子一经翻动，立时重又燃了起来。

那坐在一侧养息伤势的冷公霄，目睹丁炎山际遇之惨，由心底泛上来一股寒意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易天行只求和杨文尧、查子清等合作，对我一字不提，丁炎山被火烧死之后，势必轮到我的头上不可，如其被他活活烧死，倒不如自行了断……

易天行正高举着手中丁玲，笑对杨文尧道：“如若杨兄见爱此女，兄弟自当留下她的……”，瞥见一道森森剑气，疾射而下，不禁心头一骇。

匆匆之间，把手中的丁玲当作兵刃，迎着那疾飞而来的剑气一挥。

那电掣雷奔而下的剑气中，突然飞出一股强厉的掌风，一震之间，拨开了丁玲的身躯，寒芒闪动，刺向易天行的前胸。

剑势未到，先有一股冷气，直逼前胸。

易天行身子疾向一侧闪开，来人却如影随形一般，紧追而近，手腕翻转，脚踏实地，已然连续攻出了五剑。

剑光敛收，人影骤现，满脸愤怒的徐元平，手举戮情剑，指易天行的前胸，凝神而立。

两人相距不过三四步远，四周布守的黑衣人手中虽然拿着金筒，但因两人距离过近，都不敢贸然打出暗器。

易天行脸上泛现出从未有过的严肃，缓缓把手中丁玲丢开。原来徐元平那举剑而立的姿势，正是剑道中最上乘的御剑之术，他正缓缓把全身的真气运集在剑上，那跃起的一击威势，将使方丈以内所有强敌，伤死剑下。

易天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年轻的孩子竟有着这等上乘武功，心神凛然震动。

这时，丁玲已勉强爬了起来，直向丁炎山扑了过去。蹲在一边的金老二，突然高声叫道：“丁姑娘快些让他停下，用沙土把他埋起。”

丁玲尖声叫道：“三叔父，不要动。”

丁炎山虽然勉强提聚全身功力，和那烈火相抗；但全身已被烧的伤痕处处，幸神智还未昏迷，听得丁玲尖叫之声，果然停下不动。

丁玲勉强忍受着伤疼之苦，奋力抓起沙土，向丁炎山身上堆去。

四周的黑衣人，个个怒目相视，但因未得易天行的令谕，不敢出手。

查子清突然回头举起右手一招，低声对杨文尧道：“杨兄请过来，兄弟有事请教。”

杨文尧轻轻的咳了一声，目光环扫了站在四周的黑衣人一眼，缓步向前走去。

他怕四周黑衣人突然施放暗器，已是出手阻挡，暗中提聚功力戒备。

大出他意料之外的，是那些黑衣人，竟然没有出手阻拦，但目光却紧盯着他身上，监视的十分严密。

杨文尧走近查子清四五尺处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回顾了四周一眼，不禁暗自一叹，忖道：完了，看来今日要想冲出这孤独之墓，只怕势比登天还难。

原来四面八方，都已满布了那些黑衣人，各自举着手中金筒戒备，杨文尧一相度他们站的方位，已算出十丈方圆以内，已被他布成了一片严密的暗

器网，纵是飞鸟，也难飞得过去。

查子清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那姓徐的少年出身来历，杨兄是否知道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这个兄弟不大清楚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兄弟想到一件事，心中一直犹豫不决。”

杨文尧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查兄可是担心他们两人这一战……”查子清叹道：“如果易天行伤在姓徐的少年手中，今天咱们都将埋身这孤独之墓，杨兄只要一看四周形势，当知兄弟之言不虚了……”

杨文尧接道：“如若胜的是易天行，咱们还有几分生机，是吗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因此兄弟犹豫难决。”

杨文尧横跨两步，和查子清并肩而立，施展蚁语传音的功夫，说道：“眼下形势，十分微妙，好在咱们还未对易天行有所承诺，如若那姓徐的少年胜了，这布在四周的黑衣人，定当把暗器集中对付他，那时，或将有可乘之机！”

查子清也用蚁语传音说道：“目下之局，险恶万分，易天行虽然是个强敌；但那徐姓少年的武功只怕不在易天行之下，而且任性自负，不易驾驭，再加上那老叫化子从中策谋相助，日后不难形成江湖上另一支主脉。今日这两人之战，不论谁胜谁败，对咱们来说，都是有害无益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查兄说的不错。但最重要的是，不管两人哪个得胜，也都是阻挡咱们进入孤独之墓的障碍。”

两人都用蚁语传音交谈，别人只见他们口齿微微浮动，却一句也听不到。

查子清望了场中对峙的徐元平和易天行一眼，接道：“双方已然到弓张满月之境，立时即将全力相搏一拼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如若咱们利用两人相搏的机会，冲出这黑衣人的重重围困，生死成败，各占一半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杨兄如能和兄弟一人生擒一名黑衣人，当作兵刃，以挡暗器，生机就大增了。”

杨文尧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以他们同伴当作兵刃，拨打暗器，使他心理上先有了一层顾虑。”

查子清忽然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借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动手的机会，冲出重围；但此举并非上策……”

杨文尧目光一转，说道：“查兄可是担心令郎吗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这不过是原因之一，最重要的是错过今日的机会，咱们难再有杀死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的机会。”

这两人既都是咱们进入孤独之墓的障碍，自不能不先找机会除去；而眼下就是最好的机会。他们这一战，不论哪个取胜，亦将累得筋疲力尽，咱们借势出手，当可一击成功。”

杨文尧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查兄高论，使兄弟茅塞顿开；但如胜者是易天行，只怕此愿将成泡影。咱们总不能一举把易天行属下全部歼灭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蛇无头不行，鸟无翅不飞。易天行如果伤在那徐姓少年手中，这般人群龙无首，斗志大减，咱们劝以利害或能收归己用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查兄虽然算无遗策，但此举终是冒险太大，万一料非所愿，这群人不为利害所动，群起相攻，咱们势将非伤在那强劲的暗器之下不可……”，他微微一顿，不容查子清接口，又道：“不是兄弟夸口，当今之世，除了兄弟之外，纵然能进得孤独之墓，也将为墓中埋伏的巧妙机关所伤，与其咱们以生命作注，行险求功，倒不如让他们伤在那孤独之墓中的巧妙机

关之下的好。”

查子清忽然转过脸去，望了杨文尧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戮情剑匣现在易天行的手中，传言那剑匣上刻绘了孤独之墓中藏宝之地，和墓中机关的原图，杨兄无此原图，难道亦能进入墓中不成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这个查兄尽管放心，只要能把强敌除去，进入孤独之墓一事，包在兄弟身上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兄弟之意，先除强敌，只待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，一分出胜败，咱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扑向得胜之人，各用全力出手，务求一击成功。”

杨文尧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，兄弟……”

忽见徐元平手腕一振，手中戮情剑立时幻起一片光芒，直向易天行扑了过去。

易天行早已蓄势戒备，徐元平挥剑击出之时，也同时发动，右掌向前一推，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直撞过来，身子向后一倾，平贴地面向后飞去，疾如离弦之矢，身子挺起时，人已到三丈开外。

徐元平吃易天行推出一掌的强猛劲力一挡，疾向前冲之势，缓了一缓，易天行已借机逸走。

但见青光暴张，一丈方圆之内尽都是森森逼人的剑气，散布的剑光，遮去了徐元平的人影。

耳际间响起了两声惨叫，断草石屑，伴着血肉横飞。

徐元平这驭剑一击，用出了全身劲力，眼看易天行逃出了剑下，但却收不住势，戮情剑幻起的冷芒扫击在易天行停身处一座小石碑上，断草共石屑齐飞，两个相距最近的黑衣人也遭了池鱼之殃，吃那环飞的剑气罩住，劈斩成四段，鲜血喷射而出。

要知徐元平的功力，还未到收发随心运用这驭剑击人的上乘剑道之境，力量发出，难以驾驭，剑势指向，不受控制。

剑光忽敛，人影骤现，徐元平仍然站在他原来的位置上，手握戮情剑，闭目而立，似正在运气调息。

显然，这驭剑一击，耗去他甚多真气。

第二十九回雾里看花

杨文尧、查子清，早已运集了功力，蓄势戒备，只待易天行和徐元平一击之间，分山胜败，立时将向那得胜之人出手，哪知事情大出意外，两人竟然没有硬拼。

查子清回顾了杨文尧一眼，道：“杨兄且慢……”

杨文尧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眼下情形，全出了我们意料之外，咱们要怎么办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袖手旁观，静以待变。”

忽见徐元平睁开了双目，神光炯炯环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你亮出兵刃吧！今日之局，其结局定然是十分凄凉、悲惨的局面，在场之人，能够生离此地的，只怕不多……”

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过来，打断了徐元平未完之言。抬头看去，只见驼、矮二叟，当先疾奔而来，在两人身后，一顶紫色小轿，小轿后紧随着白发苍苍的梅娘。

倏忽之间，那小轿和驼、矮二叟，已奔到了徐元平和杨文尧的停身之处。

驼、矮二叟停下身子，微微向旁边一闪，分站两侧，护住那顶紫色的小轿。

抬轿的是两个身穿土布短裤褂的彪形大汉，两人等待驼、矮二叟站定了方位之后，才缓缓放下肩上的小轿。

那随在轿后的白发老姬，突然抢上一步，伸手揭开轿帘。一个面垂黑纱的紫衣少女，缓步由轿中走了出来。

在场之人，除了易天行手下那些黑衣人，都已和这紫衣少女有过数面之缘，对她的美丽，无不赞赏，不知何故，她竟然戴上了面纱。

只见那紫衣少女覆面的黑纱，缓缓转动了一周，突然举起雪白玉腕，招了招手，说道：“查玉，你受了伤吗？”

查玉只觉一阵喜悦，泛上了心头，伤疼也似是轻了甚多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多谢姑娘关心，这一点区区之伤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
那紫衣少女伸手对易天行道：“查玉一定是你属下伤的了，快些把解药给我！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两粒丹药，倒入那紫衣少女的手中。

紫衣少女谢也不谢一声，接了丹丸，立时缓步向前走去，衣袂飘动，掠着徐元平身旁而过。

一阵幽幽的清香，扑入了徐元平的鼻中，这香幽使徐元平为之心神一荡，不自禁的转头望着那紫衣少女的背影。

只见她莲步缓移，柳腰轻摆，慢步走向查玉，柔声说道：“这是易天行的解药，他决然不会骗我，你可以放心吃下去。”

查玉受宠若惊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姑娘相赐，纵然是有毒之药，在下也不敢推辞。”伸手去接那紫衣少女手中的药丸。

她面上垂着重重的黑纱，没有人能看到她面上的表情；但却可从那温柔动人的声音中，听出了她对查玉是那般款款情深。

只听她娇声说道：“你受了伤啦！最好不要劳动，就让我喂给你吃吧！”

说完话，她竟然当真的举起右手，把手中药丸，送入了查玉口中。

在那个时代中，纵然是夫妇之间，也只能在闺闼中谈情说爱，至低限度也要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；但这位紫衣少女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这般的肆无忌惮。所谓男女授受不亲，她这举动简直是大逆不道。

杨文尧看的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恭喜查兄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强敌环伺，生死难卜，何喜之有？”

杨文尧还未来得及说话，那紫衣少女柔媚的声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只管放心好了，纵然易天行给你的真是毒药，我也能把毒解掉！”

查玉道：“姑娘医术，在下亲眼所见，当有起死回生之能。”

紫衣少女娇声道：“你这般信任我，我心中很快乐。我们那南海门下奇书上不但载有各种武功，而且还记有各种医道。我胸中所期。只不过那书上九牛一毛。将来咱们可以挑灯夜读，共研那书上记载之学，愿你成为天下第一高手，我学成当代中第一名医，你救人、我济世，咱们并辔江湖行道。”

查玉如闻仙乐般，听得他自己也不敢相信，只觉一阵紧张，汗水涔涔而下，轻微的喘息着，说道：“你这话……可都是……当……真……的吗？”

他心中太过紧张，口齿也变的不听话了，一句话说了两三次，才断断续续的把它说完。

那紫衣少女缓缓伸出手来，抓住查玉一只手腕，说道：“字字出于肺腑，句句发自内心，我在这样多眼睛相视之下，这般待你，你难道还不肯信我吗？”

查玉道：“我不是做梦吧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秋阳高照，哪里会是做梦，咱们别在这荒野的地方多停，跟我走吧！”莲步轻移，缓缓向前走去。

查玉心中也不知是喜是惊，一脸茫然之色，随在那紫衣少女身边而行。

杨文尧一跺脚，道：“有子如此，夫复何憾，查兄的令郎，好叫兄弟眼热……”

查子清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只怕杨兄不是眼热兄弟犬子，是为南海门奇书惋惜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兄弟为查兄和令郎高兴还来不及，岂会有妒忌之心？”

查子清忽然叹息道：“此事发生的太过突然，只怕未必是福，兄弟倒是为犬子担忧。”

那紫衣少女拉着查玉走了两三丈远，查玉才似乎清醒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家父尚被困此地，在下一人随姑娘而行，心中实在难安。”

那紫衣少女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你不会叫他来吗？”

查玉回过身子，遥对查子清一礼，叫道：“爹爹。”

查子清微微一皱眉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他口中虽是高声相问，但人却大步直走过来。

杨文尧眼珠一转，紧随查子清身后而行。

那环守在四周的黑衣人，突然举起手中金筒，对着了查子清和杨文尧。

查子清冷冷喝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倏而停住了脚步。

查玉看的心头一跳，回头对那紫衣少女道：“家父被易天行手下挡驾了。”

那紫衣少女举起素手一挥，高声说道：“易天行，把你这环伺在四周的黑衣人撤了好吗？”

易天行大步走了过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一向尊重姑娘之言。”举手

互击两掌，高声喝道：“未得我令谕之前，一律不许出手，违者处死。”

那举起手中金筒的黑衣人，果然一齐收了金筒，向后退去。那坐在一侧疗息伤势的冷公霄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急步奔到杨文尧身后。

丁玲眼看群豪齐齐撤走，低声对丁炎山道：“叔叔能够走动吗？”

丁炎山全身被沙土埋起，须发尽都烧光，削瘦的怪脸上，也烧的伤痕累累。

这伤势如换上了平常之人，早已气绝多时，但丁炎山凭仗武功，运气抵御烈焰，伤势虽极沉重，但人还未晕过去，仍有极强的求生意志，听得丁玲之言，忽然挺身而起，道：“这点伤大概还要不了叔叔的命。”

丁玲凝目而望，只见他全身衣服，已被火焰烧去十之八九，代替的是满身白泡，全身上下，已经找不出一片好肉，当真是惨不忍睹，黯然一叹，别过头去，哭道：“叔叔伤势如此之重……”

丁炎山大声接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大步向前走去。

杨文尧、查子清、冷公霄都情不自禁的回顾一眼，见他惨重伤势，都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。

徐元平目睹那紫衣少女对查玉的深情模样，心底忽然泛生起一股莫名的感伤，似妒忌，也像惘然。

他无法分辨这滋味是恨，是爱，在他的生命中，从未经验过这些事情。

易天行负手而立，神态间一派悠闲。

那紫衣少女当先而行，查玉紧随那紫衣少女之后，查子清、杨文尧、冷公霄鱼贯相随，丁炎山距三人大约有一丈多远，他虽然昂首挺胸，大步而行，但步履之间，摇摆不定，显然在勉强支持。

这时，神丐宗涛也奔了过来，他原和易天行动手相搏；但易天行想用天罡阵的威势，来迫使查子清、杨文尧就范，随让拂花公子和三个白衣童子，出手困住宗涛，准备先把查子清、杨文尧等迫服之后，再设法解决神丐宗涛和徐元平的事情，或把两人杀死，或生擒收为己用，反正目下已被各大门派揭穿了伪善面目，这个虚名，大可不必再多保留，索性揭去伪装，大干一场。

哪知他计划虽好，但结果却事与愿违，徐元平的武功高出他意料之外，正在他将要说服查子清、杨文尧的当儿，出手来攻，影响了全局。这紫衣少女不速而至，又出他意料之外。

易天行心机深沉，一看眼前形势，对己大是不利，如若不给那紫衣少女留下情面，南海门出手助敌，立时将强弱易势，何况他对那紫衣女的智慧，早已心折，想她深入天罡阵来，定然早已有了准备。

他心念一转之间，当时就决定了听那紫衣少女的话，进而或可和南海门结盟，以对付中原武林同道，退而保存实力，免得元气大伤。

宗涛冲开拂化公子和三个白衣童子的围困，大步奔了过来，正赶上丁炎山强忍伤痛，步出墓地。

他虽然不齿丁炎山的为人，但见他伤势如此之惨，也不禁黯然一叹。

丁玲急步走近宗涛，低声说道：“干爹，你和徐相公一起走吧！此时不是争气逞勇之时。”

宗涛久走江湖，见识博广，对目下情势早有预见，如若那紫衣少女带着杨文尧等一千人去后，易天行必将用全力对付徐元平和自己，此地实已不宜久留。

心念转动，回头对徐元平道：“走吧！来日方长，报仇亦不必急于一时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去接金叔父出来。”他生具至性，时时以金老二的安危为念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金老二蜷伏墓冢一侧，动也不动一下，看样子似是受了重伤。

徐元平纵身一跃，直扑过去，两个起落，人已到金老二的身边。

只见他双目紧闭，脸色铁青，但全身却不见一点血迹伤痕，徐元平心头一震，伸手向他前胸摸去，只觉心脏微微跳动，尚有一息未绝。

他轻轻叹息一声，左手一伸，抱起金老二，背在背上，右手横剑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这时，那紫衣少女带着查玉、杨文尧等一千人，已行至十余丈外，只有神丐宗涛，还站在原地等他。

易天行两道眼神一直盯在徐元平的身上，嘴角间微泛笑意，直待徐元平走近身侧之时，才突然一伸左臂，拦住去路，笑道：“小兄弟不再留一会吗？”

徐元平右手一挥，一道青芒，横削过去，迫得易天行倒退三尺。

神丐宗涛纵身而起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你自信能以挡得老叫化和徐元平两人联手之力吗？”

徐元平豪壮地接道：“晚辈今生一世，旨在为父母报仇，只要能手刃亲仇，纵被乱刃分尸，亦是死而无憾。老前辈只请把晚辈这位叔父带出险地，寻找一位名医，疗治好他的伤势，要他把晚辈复仇经过，书焚我父母、恩师灵前，晚辈就感激不尽了。”左手一送，硬把背上的金老二送了过去。

神丐宗涛微一沉吟，终于伸手把金老二接了过来。

徐元平一挥手中戮情剑，肃容道：“易天行，你已经知我是谁了！不用再多费口舌解说，我亲耳听到你口述杀害我父亲的情形，亲眼看到你杀害我恩师的经过，你快些亮出兵刃吧！”说罢，诚诚敬敬的捧剑而立。

易天行一看他捧剑而立的姿势，心头微微一凛，暗道：此人武功不知来自何人传授，对剑道一门，似是有着甚深的素养。

宗涛背着金老二，一连两个飞跃，赶上丁玲，叫道：“小鬼女！”

丁玲回头说道：“干爹吗？”

宗涛道：“你把这人背上……”，他突然放低了声音：“到那日我和徐元平动手的庙里等我。”

丁玲一臂受伤，但她仍然强忍着伤疼把金老二接了过来。

宗涛突然一跃，凌空而起，探手折下一枝松枝，掂在手中，重又大步走了回去。

这时，那带先而行的紫衣少女突然停下来，牵着查玉一只手，笑道：“咱们瞧瞧热闹再走。”声音柔媚，动人悦耳。

查玉连声应道：“好啊！”只觉她抓着自己手的纤指微一用力，竟然又重走回去。

杨文尧、查子清等，都已脱出了那黑衣人的包围，胆气大壮，个个停步而观。

只有冷公霄和丁炎山头也不回一下，仍然大步直行。

两人受伤甚重，必须早些脱离此地，才能想法子治疗。

丁玲紧随在丁炎山身后，走过紫衣少女身边时，忽听那紫衣少女说道：“这人全身火毒已攻内腑，三个时辰内不予救治，非死不可。”

丁炎山侧目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紫衣少女忽然大笑道：“你瞧什么！当今之世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救你。”

丁炎山似是自知伤势无救了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低声对丁玲说道：“玲儿，你快回鬼王谷去吧，我是没有救的了，纵然有救，这等活罪，我也难以忍得下去。”身子一转，直向正东走去。

丁玲回目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，看她娇躯依偎在查玉肩上而行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此女纵是一代天人，不拘俗凡礼法，也不致在这等众目睽睽之下，故意做作出这等劲儿，只怕是另有作用。

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姑娘请暂留一步，贱妾有事请教。”

那紫衣少女果然停了下来，回头说道：“丁姑娘有什么事？”

丁玲道：“贱妾叔叔火伤极重，举世间既只有姑娘可医，不知可否一发慈悲心肠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求我救他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我求姑娘。”

紫衣少女格格的娇笑声，从那浓重的垂面黑纱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我如果答应你救他性命，不知你如何感谢于我？”

丁玲道：“姑娘只管吩咐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应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可惜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太少了，这么吧！咱们先记到帐上，等到以后我有需人之处，再请你帮我做一件事，好吗？”

丁玲想到丁炎山垂危的伤势，不假思索地接道：“好吧！”

那紫衣少女突然转过头去，说道：“梅娘，用咱们南海独门手法，闭住那人全身穴道，再把咱们南海神丹，喂他一粒，别让他元气散去。”

梅娘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你真要救他吗？”

紫衣少女缓缓点头，答道：“梅娘，难道现在你还忍心拂违我的心意吗？”声音柔婉凄凉，听得人黯然神伤。

梅娘突然举起左袖，蒙在脸上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随便吧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为你效命。”纵身一跃，落到了丁炎山身侧，举手一掌，拍了出去。

丁炎山运起功力，大步而行，但觉全身伤疼如割，难以忍受，正想自碎天灵要穴一死，忽觉一阵疾风撞了过来，只觉全身几处要穴一麻，人就晕了过去。

梅娘探手入怀，摸出一粒丹药，放入了丁炎山的口中。那紫衣少女突然举手一招，道：“欧驼子，你把这人送到林外，交人好好看管。”

驼背老人大步走了过来，抱起满身重伤的丁炎山，疾奔而去。

丁玲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多谢姑娘慈悲，此恩此德，我将永铭肺腑之中，目下既无事情吩咐贱妾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不能走，你必须留在这里照顾他的伤势，我答应你只替他疗治好身上所受的火毒，可不能帮你看顾他。”

丁玲望望背上的金老二，为难的一声长叹，不知所措。

这时，易天行的属下全都自行集中过来，团团把徐元平和宗涛围了起来。

杨文尧低声向查子清道：“查兄，看来那徐姓少年和易天行这仗是打定了，这两人不论谁胜谁败，都对咱们有利，不过目下还有南海门这一千人，纵然是可收渔翁之利，咱们也不能随便出手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目下的情势十分微妙，实叫人无法预测大局变化，看样子只有见机而行了。”

忽听徐元平大声喝道：

“诸位请站开一点，免得被我误伤……”

易天行冷冷地接道：“你们都站开，最少要站在两丈开外。”

他朗朗大笑一阵，又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用剑的人很多；但能够驭剑击敌的，只怕难得找出一两个来，你们今天可以开开眼界了……”

他声音说的很高，显然他是有意让全场中所有的人一齐听到。

宗涛愕然一呆，低声问徐元平道：“你习过驭剑的武功吗？”

徐元平淡然一笑道：“没有，但在用剑之上，我得别人传授过此种武功，不是易天行说出来，还不知道这就是驭剑之术。”

宗涛手中松枝一横，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、笑道：“好！今日一战，不论你生死，但你的英风豪气将永垂于武林了。六十年来，没有一个人，在你的年龄里有着你这样的成就！”

这几句话对徐元平有着无比的鼓励，只见他剑眉轩动，豪气飞扬，仰天一声长啸，说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，晚辈也许要在今日一战之中，伤死对方手中，含恨九泉；但我确信，易天行亦将付出极大的代价……”

他忽然轻轻叹息一声说道：“晚辈有一事相求老前辈，不知老前辈能否答应？”

宗涛笑道：“你说吧！只要老叫化能够办到，决不推辞！”

徐元平目光闪闪，投注到丁玲身上，道：“老前辈请即带着你的义女立即离开此地，晚辈才能安心一战！”

宗涛笑道：“老叫化这一生中，可算得相识满天下，知己无一人，年登古稀，才遇上了你这位忘年之交……”

徐元平黯然一叹，道：“晚辈未习剑道，但凭胸中一点记忆，和人动手，胜负之数，可想而知。老前辈侠名满武林，犯不着陪我作此一战。”

易天行似是被徐元平豪气宗涛的至情所感动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也没有胜你的把握，不过我却习过剑道一门武功，咱们生死胜败的机会各占一半！如果你有事待理，咱们不妨把此战延缓一些时日，订个后会之约。”

只见丁玲大步奔了过来，直冲到宗涛身侧。

宗涛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丁玲婉然一笑道：“干爹不走，我也不要走了。”

徐元平看她背上的金老二，只余下奄奄一息，不禁心头一阵感伤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丁玲缓缓把在背上的金老二交给徐元平道：“我三叔身受重伤，必须及时疗治，我必须留在这边照顾他的伤势……”

徐元平接过金老二，背在背上，接道：“有劳姑娘之处，在下深铭肺腑，异日定当补报。”右手一挥戮情剑，大喝道：“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。”奋身一纵，直向外面冲去。

他冲出的方向，正是拂花公子所守，此人虽非浑浑噩噩，但因幼小就在父亲余荫庇护之下，纵横于白山黑水之间，养成一种目中无人的性格，眼看徐元平径向自己停身之处冲来，不觉大怒，长袖疾挥，飏然拍出一掌。

徐元平健腕振处，戮情剑划出一片冷芒，横扫剑气劈向了拂花公子挥击而来的长袖，右肩一抬，硬接了拂花公子拍来的一掌。

他跃起的身子，吃拂花公子那强猛的掌力一震，由空跌落实地。

宗涛一皱眉头，双肩晃动，直抢过来，准备出手救援。

忽听拂花公子大叫一声，身子忽然向后退了四五尺。

神丐宗涛看的一怔，停下了脚步。

他阅历丰富，一望之下，已然看出拂花公子是被徐元平的内家反弹之力所震。

易天行心中微生凛骇，暗道：这等强猛的反震之力，除了玄门罡气之外，只有佛门中般若禅功，才能有此威力……

忖思之间，忽觉杖风啸空，拂花公子身后四个五旬左右的老人一拥而上，四只蛇头杖，一齐扫出。

徐元平剑眉怒耸，星目圆睁，在四人排山倒海的蛇头杖进击之下不退反进，戮情剑一招“天河倒泻”，幻起层层青芒，护住身子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四支蛇头杖，一齐被从中斩断。徐元平神威大发，反手一剑，横削过去。

他手中的宝剑虽短，但剑上放射出的青光，长及数尺，挥动之间，剑风袭人。

四个老人想不到一合之间，兵刃就被人削去，微一怔神间，剑风已直逼过来。

四人惊愕之间，一齐纵身后退。

徐元平神威凛凛，颀然又发一剑。

青芒轮转，剑风直逼六尺开外，四周之人纷纷向后退去，让开一条去路，徐元平借势破围，疾奔而去。

那紫衣少女目睹徐元平的神勇，忽然茫然一叹。

这叹息凄凉无比，使站在她身侧的查玉，心神为之一动。

但那叹息声仍然缭绕在耳际未绝的当儿，那重重黑纱中，又传出来那紫衣少女愤怒的声音道：“胡一书，快截住他！”

胡矮子胡一书眼看徐元平去势如箭，无论如何都难追赶得上，心头一急，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这一喝几乎是用尽他全身之力，声如雷鸣，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。

徐元平人已到七八丈外，听得他大喝一声后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

胡一书喝声出口，人已飞纵而起，徐元平刚刚转过身子，胡一书人已追到。

他已目睹徐元平的武功，哪里敢存大意之心，长袍一撩，探手摸出一支金笔。

徐元平一脸茫然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胡一书对徐元平的豪壮之气，早已心折，当下金笔一摆，说道：“在下奉令领教阁下几招武功！”

徐元平奇道：“你奉谁之命？”

胡一书微微一笑道：“自然是我们小姐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可是那穿紫衣的少女吗？”

胡一书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南海神叟之女，身份何等尊贵，你怎能随口胡说。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仰脸望着天上的悠悠白云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她为什么要拦我呢？”

一股寂寞的感觉，袭上心头，只觉世界上所有的人，都和自己相离的那么遥远，生身的父母、教养的恩师、还有那赐恩如山、情义似海的慧空大师，一个个都逝别而去……

他感觉自己是这样的孤寂，茫茫的人海中没一个知己，丁玲在自己准备和易天行决一死战的时候，竟然把金老二交还自己，似乎这些人和自己交往，都有着另外的用心，一旦面临艰苦、危险时，立时情义全绝，独善其身。

徐元平陷入了所有的英雄、豪杰都无法克服的痛苦寂寞、冷落之中。

他有着被世人遗弃的感觉，这感觉愈是英雄的人物愈是强烈。

他悲惨的身世，凄凉的经历，使他的被冷落的感觉、尤比他人强烈、敏感。

如果，这时胡一书突然一笔点去，徐元平势非被伤在金笔之下不可，但他却没有突然下手，摇动一下金笔，高声说道：“战阵之间，生死一发，你在想的什么心事？”

徐元平似是被他的喝问惊醒，目光转投胡一书身上，说道：“你想和我手，并非什么难事，等我去问问她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”

胡一书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去问谁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问那紫衣少女，我和她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你出手拦截于我？”说完一笑，大步直向前面走去。

胡一书看他那一笑中，流现出无比凄凉，英雄气短，使人油然而生酸楚之心。

胡一书自命不凡，昔年纵横大江南北，数十年未逢过敌手欧驼子、胡矮子，被江湖武林同道并称为驼矮二叟，声誉卓著一时。

他有着甚大的成就和声誉，也同样受过英雄的寂寞，他深深领会到徐元平那微微一笑中流现的愁苦和寂寞。

那笑容给他的感受，十分强烈，他不自觉的向一侧横跨三步，让开了去路。

徐元平昂首挺胸，豪气飞扬的大步而行，在百道目光注视之下，更显得他的神武，威风凛凛，不可一世。

不少人为他的胆气、英风心折，但有几儿知道这样豪情慑人，铁胆侠风令人心折的英雄人物，内心中却是无比的虚空，无比的寂寞……

那紫衣少女面上垂遮着重重的黑纱，没有人知道她是否也把目光投在徐元平的身上。

但她却有无比的镇静，徐元平眉宇间泛起的怒意，和那凛然慑人的豪风，经过之处，无不纷纷避到一侧，替他让开了一条去路，但那紫衣少女却亭亭玉立原地，动也不动一下。

秋风吹起她紫色的衣袂。

徐元平直逼那紫衣少女身前两尺，两道凌厉的目光，像闪电一般，盯注在她的脸上，似是要穿过那蒙面黑纱，看清她脸上神情，是喜是怒。

满头白发的梅娘，站在三尺开外，她已提聚了全身的功力，扶杖而立，只要徐元平一有不利那紫衣少女的举动，立时将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冲击过去。

这时，全场所有之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徐元平和那紫衣少女的身上。

那紫衣少女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你瞧着我干什么？快滚开去！”

徐元平突然扬起手中的戮情剑，道：“你骂哪个？”

那紫衣少女娇若银铃的声音，透出重重的黑纱道：“你敢杀我吗？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垂下高举的戮情剑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也懒得问你了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那紫衣少女娇躯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全身颤抖，倒在了查玉怀中，低声

叫道：“梅……娘……杀……了……他……”

她的声音不停的抖动，这几个字，似乎用了她全身的气力，话出口后，人已晕倒在查玉的怀中。

梅娘竹杖一点，白发飘飘地喝道：“截住他。”

驼、矮二叟齐应了一声，猛向徐元平扑了过去。

梅娘却大迈一步，走到了那紫衣少女的身侧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”举手按在她前心之处，满脸都是焦急之情。

胡一书金笔疾点，一招“凤凰点头”金笔幻起了数点光影，直向徐元平点击过去。

欧驼子却疾发一记掌力，带起了一阵啸声。

徐元平右手斜斜一挥，戮情剑荡起一道青虹，封住了胡一书点来金笔，飞起一脚“魁星踢斗”，迫退了欧驼子扑来的身躯，冷冷喝道：“我和两位无仇无恨，不愿和你们动手……”

欧驼子大声喝道：“动手相搏，强存弱亡，哪里还有不愿意这回事。”两掌交替抢攻，倏忽之间，连发了四掌。

胡一书挥笔侧攻，金笔化为点点寒芒，迫得徐元平一连后退三步。

神丐宗涛手提一松树枝，急急奔了过来，高声喝道：“誉满武林的驼、矮二叟，合手对付一位后生晚辈，你们要不要脸？”

欧驼子突然停下手，目注宗涛，怒声说道：“你如不服气，不妨上手试试！”

徐元平回目一顾宗涛，说道：“老前辈请站开去，别管晚辈的事。”

神丐宗涛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徐元平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今日之局，晚辈已四面楚歌，南海门无缘无故的要和我动手，老前辈犯不着陪我树此强敌。”说完之后，也不容宗涛答话，接道：“刀剑无眼，两位要当心了！”

三人交手不过二招，已是生死惊险，触目惊心。

这时，那晕倒在查玉怀中的紫衣少女，经梅娘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一阵推拿，吐出长长一口气醒了过来，缓缓挺身坐起。几滴鲜血，由那重重覆面的黑纱上，滴落在查玉身上和她紫色的衣服上。

查玉自那紫衣少女倒卧在怀中之后，全身如触电流，有一种极特殊的感受，心中想着她那绝世无双的容色，鼻息间嗅到一阵阵醉人的清香。

玉人在怀，心波荡漾，心中也不知是苦是乐，他几次用于指捏住那紫衣少女复面黑纱一角，想揭开再瞧瞧她动人的美貌；但见梅娘施救时沉痛神情，强自按耐下心中的冲动。

当他眼看紫衣少女醒来后，滴出的点点鲜血时，心头才大感震动，迷乱的神智骤然一清，急急说道：“你受了伤吗？可是徐元平暗发内力，震伤了你的内腑？”

他已对徐元平的武功十分佩服，觉着以他的武功，足可无声无息的发出暗劲伤人。

那紫衣少女摇摇头说道：“不是，如果他动了手，只怕我已……”，忽然觉着说溜了嘴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徐元平疾如流星的背影，闪了两闪，消失不见。

原来驼、矮二叟在两招交接之下，已然知道对方武功高强，再加上戮情剑的威力，想拦住他，决难办到。

两人微一犹豫，徐元平已借机疾奔而去。

他的身法迅快绝伦，去势如箭，眨眼之间，人已到四五丈外。

神丐宗涛眼见徐元平已脱围而去，低声对丁玲说道：“咱们也该走了！”纵身而起，一连几个飞跃，直向正东而去。

丁玲自知轻功难以和徐元平、宗涛相比，在场之人，不论哪一个要追截于她，都非难事，故而并未随宗涛而行。

梅娘手扶竹杖，缓步走近驼、矮二叟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平时都是极为自负的人，联手合力，也拦不住一个不过弱冠之人，实在替我们南海门现眼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的甚重，只听得驼、矮二叟个个面现羞愧之色，垂首而立。

那紫衣少女慢步行来，叹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梅娘，不用责备他们了，那人的武功，实非他们能敌；而且他手中又有削铁如泥的宝剑，更是如虎添翼，而且人已走远，追赶不及，再说他们几句，也是无补于事。”

梅娘一顿竹杖道：“下次再和他们相遇之时，我该亲身临敌了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再被他逃离开去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他的武功很奇怪，我们每次遇到他时，他都像进步了很多，一个人天赋再好，也不能有这等惊人的进境！”

梅娘嗯了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这确叫人百思难解。”

这时，易天行也缓步走了过来，查子清、杨文尧却仍站在原地不动。

原来他们担心再陷入易天行的天罡阵中，所以不肯涉险，远远的监视着那些黑衣人的举动，只要对方一有举动，立时见机而逃。

丁玲自忖已无逃走之能，索性也大大方方的走了过来。

查玉一直跟在那紫衣少女的身后，寸步不离，那紫衣少女移动一步，他就跟上一部。

拂花公子目睹群豪一场龙争虎斗，心中狂傲之气减了不少，默然不言的和易天行手下的四老六童站在一起。

易天行走近那紫衣少女跟前，拱手一礼，笑道：“姑娘相嘱之事，在下无不遵办，不知咱们的合作前约，是否有效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前约纵然有效，但相约内容，也得有所修正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只管提出，只要在情理之内，在下纵然吃些小亏，也不要紧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这般迁就于我，只不过想早进孤独之墓，入墓之后……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多虑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不用对我多用心机，那孤独之墓中除了机关布设之外，还另有其他的埋伏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什么埋伏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仔细看那戮情剑匣之上的原图，觉出有几个地方很奇怪，应该有机布设才对，但却没有，这和那其他地方的精巧布设大相违背。不过，我一直也无法想得出来，必需要身临其境，才能触动灵机。”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姑娘估计咱们进入墓中，破除各机关，直达核心，这一去一回，大概要多少时间？”

紫衣少女微一沉思道：“如果事情顺利，十二个时辰以内就可退出古墓……”

易天行接道：“如果事情不顺利呢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那就难说了，三天五日，很难预料，但却不致超过七日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如果有兴，咱们今夜就进此墓如何？在我计算之下，三日内难有武林高手赶来，除非他们早日闻得风声，已经动身来此，现在行途之中……”

那紫衣少女不容他说完，立时摇头接道：“平分孤独之墓中存宝，那是进入墓后的事，入墓之后，生死难卜，纵然幸存，只怕那时候你已不肯听我之命了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在下不过是珍视、尊重姑娘的才智，如若说到听命，未免有伤大雅了。”

紫衣少女缓缓伸出手来，扶在查玉的肩上，格格娇笑道：“你急于早进孤独之墓，谋得墓中存宝，不外两种用心……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不知是哪两种用心？愿闻高论。”

紫衣少女回过脸去，低声对查玉说道：“叫令尊和杨文尧过来。”

查玉略一犹豫，急步奔了过去，说道：“爹爹、杨叔父，请去一趟。”

查子清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查玉道：“那紫衣姑娘要揭穿易天行进入孤独之墓的用心，请爹爹和杨叔父作个见证。”

杨文尧目光转动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见四老六童和那些黑衣人环站一侧，列队而立，心中一宽，笑道：“事关武林大局，咱们就过去听听吧！”他微微一顿，回头对查玉一笑，低声道：“你要好好的用心了，莫让好花落别家，不但你可得一位如花娇妻，贵堡如能得到南海门全相助，号今天下武林，并非什么难事。我这做叔叔的也可附随骥尾，在江南为贵堡略尽绵力。”

查玉道：“晚辈一介武夫，只怕难以入雀之选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那紫衣少女和易天行不远之处。

杨文尧轻轻咳了一声，拱手说道：“姑娘相召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特请两人来作个见证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什么见证？”

紫衣少女缓缓退到查玉身侧，提高了声音说道：“易天行，你那两种用心，一是想从孤独之墓中找到那孤独老人遗留下的武功，习成绝技，以遂争霸武林之愿……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当今之事，又谁能确知那孤独老人把生平的武功，录留在孤独之墓，姑娘才智一向使在下敬佩，但这几句话，却有些捕风捉影了。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纵然那墓中没有孤独老人录遗的武功，你也可以伪造一本秘录，欺骗世人，用以炫耀同侪，笼络人心。”

易天行拂髯大笑，道：“不论猜的对与不对，姑娘这等高人一等的卓见，仍然使在下敬服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至于你第二个用心，那就险诈无比，骇人听闻，我看不说也罢！”

易天行脸色一变，但刹那之间，又恢复镇静之色，笑道：“姑娘尽管请说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要借孤独之墓的惊险布设，一网打尽武林高手……”

杨文尧长长一叹，接道：“好办法，世人谁都知道那孤独之墓中机关重重，入墓之人，九死一生；但谁也按耐不下好奇之心，只要能接得邀请之柬，势非冒险赴约不可。”

易天行突然对那紫衣少女拱手一礼，道：“得蒙指点，茅塞顿开，姑娘之才，确有过人之处，可惜的是……”他缓缓把目光移注到查子清和杨文尧的身上，眉宇间泛现杀机。

杨文尧接道：“可惜被兄弟和查兄听到了？”

易天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为使此一秘密不致外泄，只有杀两位以灭传言之口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易兄想的虽是不错，只怕事实上难以如你之愿。丁炎山伤虽未死，鬼王谷一定不肯就此罢休；冷公霄乃千毒谷主之弟，谷主决不致袖手不理乃弟受伤之事……”

易天行大笑接道：“除了千毒、鬼王二谷之外，还有你们杨家、查家二堡……”

那紫衣少女身躯忽然向前一倾，举手按在额角，说道：“我头痛死了，梅娘扶我上轿。”

梅娘伸手，把那紫衣少女抱了起来，送入小轿之中，放下垂帘。

查玉急步奔了过去，高声问道：“你头痛得很厉害吗？”

垂帘中传出那紫衣少女微弱的声音道：“你要耐心的等我，我要先走一步了……”

一阵和风吹过，查玉只觉秋日已残，严冬将至，因此在他心底深处，突地泛起了一阵浓重的寒意。

他呆望着这垂帘的小轿，逐渐在秋风落叶中远去，逐渐消失无影。

西落的残阳，虽然仍留恋地拖着它长长的影子，但她毕竟去了，匆匆地来，匆匆地去，来时没有带着什么，去时，却似已带去了查玉的生命与灵魂。

良久，他黯然叹息一声，忖道：

“她若是真心对我，为何对我这般轻视，要来就来，说去便去，难道她不知道我的感觉，不知道我会难受吗，她若非真心待我，那却又是为什么要对我如此……”

他本乃绝顶聪明之人，是以在如此深沉的迷惑中，犹能冷静地为自己分析，但不管他如何冷静，紫衣少女那似有情又无情的言语，都仍时时刻刻在他耳畔响着。

易天行手捋长须，目光一转，突地哈哈笑道：“查世兄此刻心里，是否还在想着那位惊世绝艳，并世无双的女子！”

查玉呆了一呆，只听见易天行又自朗声笑道：“查世兄是否在心中暗自猜测，不知道这女子是多情，抑或是无情！”他突又长叹一声，摇首道：“真真假假，爱爱恨恨，真为难了你。”

查玉心房跳动，面色厉变，只见易天行语声未了，突地拂袖转身，走了开去。

他缓缓走到杨文尧身前，嘴角又复泛起了一丝难测的笑容，缓缓道：“至于杨兄你的心里么……嘿嘿，想必是在思忖，不知今日能否生离此处。”

杨文尧心头一震，但口中却淡淡道：“是吗？”

他目光一扫，便已将当场情势看清，那些黑衣人以及四老、六童俱都远在一边，一时之间，万万无法赶来，是以他心中极为镇定，深知单凭易天行一人之力，绝对无法将自己困在此间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刻敝下俱都远在三丈外，以他们的脚力，纵然兄弟呼喝，亦无法在刹那之间赶来，是以杨兄此刻必定十分镇静，深信

单凭在下之力，必定无法留得住兄台们的大驾，是吗？”

他轻描淡写地反问一句，杨文尧心机纵然深沉，面色亦不禁为之一变，冷冷道：“易兄卓见，当真叫人敛佩的很，只是在下愚昧，实在还没有如此远见。”

易天行仰天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虽无知人之明，但对杨兄你的心意，却自信还不致猜的太错……”，笑声一顿，突地抬手劈出一掌。

杨文尧目光转处，只听“呼”的一声，一股掌风电奔而来，自身侧扫过，其强猛罡烈之力道，竟是自己生平未见。

回首一望，但见远远的荒草砂石，竟被他这遥遥一掌，击的四散飞扬，就连那苍苍古柏的树干，亦自剧烈的震荡起来。

耳际间响起了一声闷哼，查子清向前移动的身躯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杨文尧心头剧烈的一震，他意识到这一掌才是易天行真实的功力……

只听易天行哈哈大笑道：“查兄自觉有没有能力接得兄弟之掌，如果查兄自信有能力接得在下之掌，那就尽管请便。”

查子清满脸凝重之色，一语不发的缓步走了回来。

显然，他对易天行相询之言，无法回答。

杨文尧身躯一个轮转，闪到查子清的身侧，和他并肩而立。

易天行目光如电，一掠两人冷冷地说道：“两位可要联手一试兄弟的掌力吗？”

杨文尧仰天长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易兄苦苦相迫，兄弟等不得不一试锐锋了。”

言词之间，一派无可奈何之情。

易天行面色肃然的向前走了两步，道：“两位都是极为熟悉武林情形的人，兄弟有几句相劝之言，不知两位是否肯听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大丈夫宁死不屈，兄弟等目下虽然陷身在易兄重重包围之下，但也不甘心忍受屈辱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两位但请放心，兄弟决无强人所难之意……”

他忽然拂髯一叹，道：“南海门的势力，已经深入中原，那紫衣丫头挟绝世智慧，和诡异的武功，欲问鼎中原武林霸业，可笑我中原武林同道，都还像沉睡正酣，毫无警惕之心……”

杨文尧一皱眉头道：“易兄不是和南海门相订有约，先谋孤独之墓中的存宝，再共图武林霸业二分天下，怎的又忽然改变了心意了？”

易天行淡淡一笑道：“兄弟如若真要和那紫衣丫头联手结盟，只怕眼下两位不是横尸溅血于此，亦将身受重伤就缚了。”

查子清、杨文尧虽闻此言不大顺耳，但仔细一想，倒是实情，不用南海门下之人出手，单是易天行的手下，就足以使两人伤亡当场。

两人相互望了一眼，默然不语。

易天行略一思忖接道：“兄弟直言出来，或有伤到两位之处，甚望两位大量包涵……”

查子清道：“在下和杨兄，自信还有点容忍之量，易兄请说不妨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千句总一句，中原武林同道如不早谋结盟，必将为南海门那紫衣丫头所用，她可以兵不血刃，把中原武林搅成一个互相残杀的惨局。”

查子清沉思了良久，道：“易兄话是不错，但此事关系整个武林，并非兄弟和杨兄一二人力量能予解决。”

他虽已听出易天行话中弦外之音，但却不愿由自己口说出来，故作听不懂的样子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时此地，已非身份颜面之争，两位故作不懂，兄弟只有明说了！”

杨文尧、查子清听他一开口，就揭露了两人胸中之秘，不禁脸上一红。

易天行淡淡一笑道：“眼下南海门的势力，尚未在中原开展，据兄弟所知，他们眼下能够算上高手的，不过六七人而已。如若查兄、杨兄，能够捐弃成见，和兄弟携手合作，对付南海门中人物，决不致输与他们。”

查子清哈哈一笑道：“易兄话是不错，只是捐弃成见一事，说来容易，作来甚难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两位是不愿和兄弟合作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不是在下不愿和易兄合作，而是易兄心机太深，实令我等难以相信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知如何两位才能相信兄弟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这个，很难说清楚了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兄弟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证明易兄确有和南海门为敌之心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那紫衣少女眼下走的不远，咱们追上前去，易兄如能先和他们动手，在下和查兄立时出手相助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两位可是觉着咱们眼下的实力，定能胜得南海门吗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以兄弟所见而论，南海门中最是难缠的，是那满头白发的老嫗，除了那老嫗之外，其他之人，均不足畏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兄弟之见，和查兄略有不同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兄弟洗耳恭听高论。”

易天行叹道：“兄弟顾虑的倒是那紫衣丫头，其人不但智慧绝世，而且行动言词之间，都教人莫测高深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那紫衣少女么……”

杨文尧笑道：“分由令郎对付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对付南海门，除了武功之外，还得有一番详细策划才行，如若两位愿和兄弟共图大举，不妨到兄弟行舍之中休息一下，顺便食用一餐酒饭，也好借机计议一下，对付南海门的办法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易兄盛情，兄弟等却之不恭只好叨扰。”

易天行拱手说道：“兄弟走前替两位带路了。”转身向前走去。查子清目光一转，只见四老六童和那些黑衣人已齐齐退走，不禁胆气一壮，伸手一把抓住丁玲，大步随在易天行身后而进。

走约四五里路，到了一片满生翠竹的山沟中。

易天行遥指那翠竹林中隐现的屋顶楼角，笑道：“这就是兄弟的行舍了。”微一欠身，长揖肃客。

且说徐元平背负金老二，一阵急奔，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，回首不见有人追来，才停下了脚步。

他缓缓放下背上的金老二，无限悲苦地叫道：“叔叔，叔叔。”

奄奄一息的金老二，慢慢的睁开了一双失去神采的眼睛，凄凉一笑，道：“孩子，扶我坐起来，我有几句紧要的话，要对你说。”

徐元平摇头苦笑道：“叔叔伤势惨重，此刻不宜费神说话，先疗治伤势要紧。”

金老二苦笑道：“你不用多费心了，除了你爹爹之外，当今之世，知道易天行隐秘最多的就是我了，他必欲杀我而后甘心。所以，他下手极重，趁现在我还有一口气，把几句紧要之言告诉于你，你也知道你爹爹如何的死去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这些都已由三叔父告诉我了，而且我也曾听过易天行亲口所述，虽然中间还有几点疑窦未明，但那不关紧要，易天行是凶手，已是千真万确的了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唉！孩子，我目下半身已经麻木了，除了易天行或有能救我之法外，当今之世，只怕再也没有人能够把我由必死之路拖回来。”

说完一声长叹，又缓缓闭上眼睛，好像他说这几句话，已用尽了他的气力。

徐元平看他闭上双目之后，脸上的肌肉动也未动一下，一副等死的神态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“他心中已存了必死的念头，纵然给他服用下起死回生的灵丹，也是难以收效，必得先行让他动了求生之念，然后才能设法救他……”

心念一动，黯然道：“易天行点穴手法虽然毒辣，但如说除他之外无人能解，那倒未必见得……”

金老二闭着双目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你不用白费心啦……我已经不行了！”说话有气无力，一副生机全绝，行将就木的神情。

徐元平忽觉一阵幽伤，泛上了心头，只觉天地之间，所有的人，都弃他而去，心中一阵激动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凄然说道：“叔叔当真要弃我不顾，撒手而去吗？”这几句话，字字句句由肺腑中弹震而出，语音神情，充满无比的痛苦，无比的凄伤。

金老二那紧闭的双目，突然睁开，眼中神光闪闪，叹道：“易天行的独门点穴手法，不但别人难以解救，而且惨酷无比，全身经脉，逐渐硬化而死，行血不息，经脉硬化，那痛苦实非常人能够忍受。孩子，我纵然愿忍受痛苦，但无人能解他点伤的穴道，也是枉然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容小侄一试，叔叔心存求生之念，小侄或可奏功。”

他近来武功大进，把慧空口授的“达摩易筋真经”原文，逐渐的融会贯通，想到真经上有一段易筋洗髓之法，或可用来疗治金老二的伤穴。

金老二双目眨动，肃然说道：“好吧！你就试试看！”他被徐元平的诚挚感动，启发了求生之念。

徐元平精神一振，抱起金老二，就附近选择了一片隐僻所在，立时运起功力，推拿起金老二的伤穴。

他一面默诵真经原文，字字求解，一面耗消真元，以透肌过肤的真气，推拿金老二的伤穴。两个时辰之后，人已经累的全身大汗，头晕脑胀。就在他头昏力尽的当儿，同时把经中原文含义融通于胸。

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吸一口气，使昏昏欲睡的神智为之一清，默思经文含义，不禁心神微震。

原来经文中的推拿脉穴手法，虽可疗治金老二的伤势，但必须连续三十六时辰的不停推拿；中间虽有小息，但双手不能离开那受伤脉穴。

徐元平自忖成就，难以连续不绝三十六个时辰推拿金老二的穴道，何况

这三日三夜之久的时间里，无能抗拒任何袭击，只要一个普通的人，都可把两人一齐杀死……

一直闭目侧卧的金老二，忽的睁开眼来，望着徐元平满头滚落的汗水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孩子，你很累吗？”

徐元平心头一凛，振起精神答道：“平儿已想出解救叔父受伤穴脉的办法了……”

金老二道：“孩子，为难你了！”

徐元平装出欢愉的微笑，道：“不过需要时间稍长，还要叔叔多多忍耐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这一点不用你担心了，我要看你手刃易天行替大哥大嫂报了仇，才能死的瞑目九泉。”

徐元平怕他看出自己疲累之态，赶忙说道：“在疗治伤势之时，叔叔需得闭上眼睛，绝对不能随便睁开。”

金老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平儿，你不要太累了。”缓缓闭上双目。

徐元平仔细看去，只见他脸上泛现起一片祥和冷静，似是对徐元平疗治他伤势一事，充满着信心。

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吸了两口气，心中暗道：徐元平啊！徐元平，当今之世，你只有这样一个亲人，不论如何的艰苦，你也要把他救活，纵是力尽而死，也该在所不惜……，当下一振精神，双手加力，又开始在金老二身上推拿起来。

他身上汗水如雨，滚滚而下，精神上也感到无比的困倦，在恍惚的神智中，一直清晰的记着，手指不能停下……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徐元平突觉全身一凉，晕迷的神智突然一清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满天乌云，不知何时，已经下起雨来。只听金老二微弱的声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平儿，天可是下雨了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是啊！不过叔叔的伤势，必需要一口气疗好，虽然下雨了，咱们也不能移动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唉！孩子，这不是太苦了你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平儿只恨本身功力不够，不能在短时间中，替叔叔疗好伤势……”

金老二道：“不知要多长时间，才能疗好我受伤的脉穴。”

徐元平暗暗忖道：我如直言相告于他，只怕他会想到很多困难之事，看来只有骗他一骗了。当答道：“要一十二个时辰吧？”金老二长长叹息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徐元平低下头来，在衣袖上擦拭一下汗水，当他抬起头来，忽觉项颈之间一凉。

他觉出那森森凉意，不似雨水，不禁心头一凛，困倦之意，顿然消去。

一阵轻微的疼痛，一行鲜血，缓缓由项颈间，滴落在地上。

他意识到一把锋利的兵刃，正架放他的项颈上，而且已划破了他颈上的肌肤。

但他轻轻的咳了一声，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……”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怕对方答话的声音，惊动了金老二，急急又接了一句道：“你施展传音入密的功夫和我交谈，别惊扰了病人。”

身后果然传过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道：“你可猜想得到我是谁吗？”

徐元平仔细分辨那声音，甚觉耳熟，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来是谁？

第三十回一掌败鬼王

这时，徐元平已然累的筋疲力尽，纵然对方不用利刃架在他项颈之上，也是无伤敌之能，当下轻轻一叹，道：“你的声音我很熟悉，但我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来，不知我可否回头瞧瞧？”

身后传来了一声轻笑，道：“你想死的明明白白，那也是人情之常，你就回头看看吧！”

徐元平停下手指，正待回头看时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我如回头看到了他面貌，他势非杀我不可，不禁犹豫起来……

相持大约一盏热茶工夫，徐元平尚未回首，那身后之人，已等得有些不耐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还不回过头来看我呢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如我不回头瞧你，可否延长我三日死期？”

那人似是听得甚觉奇怪，说道：“什么？延长你三日死期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现在杀了我，我叔叔亦将伤发而死，岂不是一刀二命？宽限我三日时间，先让我把叔叔的伤势疗好，你再杀我也是一样。”

那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么办吧！我身上携带有一种药物，服用之后，三日后才能够发作，你把这毒药服下，我才能信你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好吧！你把那药物拿来！”

身后伸过来一只洁白的玉手，掌中托着两粒红色丹丸。

徐元平微微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此人肤色如玉，手指纤纤，看去不似男人，难道是个女孩子……

心中忖思之间，缓缓伸手取过两粒红色丹丸，正待吞下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这毒物服下之后，不知我的功力，是否会受影响？”

那人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三日后毒发必死，无药可救，但在三日之内，不会影响到你的功力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相信大驾之言。”张口把两粒红色的药丸吞服下去，接道：“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或是隐身在附近暗处监视着我。”

那身后人沉吟了一阵，叹道：“你的言词，字字句句，都令人无法不信，果然是一位诚笃可信可托的君子。”

但闻步履之声，逐渐远去，渐不可闻。

徐元平服用下药丸之后，心中不禁泛生出黯然的感觉，想到父仇未报，母恨未雪，慧空大师遗托之事也未替他办好，自己却要在三日之后告别人间，也许要死的不明不白，连逼自己眼药而死的人，也难看上一眼。

他叹息一声，目光投注到金老二的脸上，只见他双眉轻皱，脸上一片痛苦之色，但嘴角间却又微微带着笑意，分明他在忍受着极深的痛苦，但又深信自己能够重伤复愈，两种神情混合在一起，显出他内心中坚决的求生意志。

徐元平振作精神，连吸两口长气，闭上双目，排除杂念，一意调息。

他得天玄道长无意一脚，踢活了生死玄关，虽然任、督二脉未通，但真气已可旁通奇经八脉，直上十二重楼，适才替金老二疗伤之时，虽亦常运气调息，但心中一直百感回旋，杂念未除，此刻，杂念澄清，神意集中，顿觉真气畅行经脉，内力源源而生。

原来他预知了三日后必死无救，报仇雪恨之事，都成了梦幻泡影，一心一意，只想救活金老二，反而有助他神意集中。

风雨渐大，大滴如珠，徐元平真气流转不息，内力绵绵不绝，人已进入

浑然忘我之境，心中唯一的念头，就是早些疗治好金老二的伤势，对风雨的侵袭，浑似不觉。

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落雨已住，云散天晴，夕阳返照来一抹阳光，积水反映，霞光闪闪。

忽然身后传过来一声叹息道：“天色又入夜了，你还不休息一下吗？”

徐元平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已经过去一天一夜了？”

那声音轻柔地接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，我送给你的食用之物，你一点也未食用，都给大雨冲走了！”徐元平目光一转，果见身侧放着两个瓷盘子，盘中一片莹洁，想那盘中食物，都已被大雨冲刷去了。

目光回转，向后望去，刚刚看到一角黑衣，心头突然一震，赶忙又转了回来，暗道：好险啊！好险，我如回头望他一眼，他借故说我看到他的面貌，变卦不守三日信约，岂不是其咎在我吗？”

那身后之人，等了一阵之后，忽然缓步而去。

徐元平不敢回头张望，只能从那人的脚步声，辨出他逐渐远去。

这虽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，但却要极大的忍耐之力，克制住好奇的冲动，只要他回头一看，立时可以辨出来人是谁；但他为了金老二的安全，必须强忍住心中的好奇和冲动。

他仰天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又复运气调息，调息好精神，又开始用手推拿金老二的穴道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工夫，忽然觉到那股绵绵不绝的内力，倏然中断，不禁心头一震，停下手来，暗道：这一日一夜的工夫，我一直觉着内力绵绵不绝，何以此刻突然中断不继？

心念一动之间，忽然觉着饥肠辘辘，饥饿无比。

他回头望了那两个大瓷盘子一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果这两盘子中的食物，不被雨水冲走，我也不致受这饥饿之苦了。他发觉了后力不继的原因，是因饥饿所致时，才想到自己已经两日一夜，未进饮食了。

一念动心，只觉那饥饿之苦，愈来愈重，如果不能及时进些食用之物，别说后力难继，无法再继续替金老二疗治伤势，单是这份痛苦，已是不易忍受了。

他咽了两口馋涎，自言自语地叹道：“还有两日夜时光之多，难道我能撑过这段时间么？”

忽然由身后伸过来一个白色瓷盘，一个娇柔的声音，随着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腹中定然是很饥饿了，快把这半只外吃下去吧！”

徐元平凝目望去只见那磁盘中除了半只鸡，还有两个馒头，一股肉香，直扑鼻中，本待伸手取食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叹道：“阁下的好意，我只能心领了。”

那人奇道：“你不饿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很饿，但我两只手不能离开我叔父身上穴道，无法取食。”

那人似是极为愤怒，冷哼一声，将那瓷盘收了回去。

徐元平咽下一口馋涎，咬紧牙关，闭上双目，勉强忍耐着饥饿之苦，继续运气调息；但觉腹中饥饿难挨，竟然难以提聚真气。

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忽觉肉香浓郁，直冲内腑，睁眼看去，只见一只鸡腿，正放自己唇边，身后传来一个平和的声音，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喂你吃下去。”

徐元平腹中饥饿，也不再谦辞，张开口来，很快把鸡腿吃完。

只听那身后之人，笑道：“你饿了很久吗？吃的像狼吞虎咽一般。”紧接又送过来夹着鸡肉的馒头。

徐元平一口气吃了半只鸡和两个馒头，肚内饥火已消，嘴巴在衣袖上擦了兩下，说道：“虽然两日之后，你要把我杀死，但今日一饭之恩，我仍然感激不尽。”

那身后之人默然不语，沉吟了良久之后，突然幽幽一叹，起身而去。

徐元平听他那移动的脚步之声落地甚重，似是有很沉重的心事……

他微一思索，立时屏弃杂念，运行真气，替金老二疗治伤势，不大工夫，已入浑然无我之境。

当他再度停下休息时，忽然觉着头顶之上，多了一些什么，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茅草结成的顶盖，四面用竹子撑住，用以遮蔽烈日风雨。

三日时光，转眼过去，他有了茅棚遮日蔽雨，又有人及时送上饮食，得以维持他的体力，才算把一件艰苦的疗伤工作完成。

那送给他食物之人，对他似乎是愈来愈是关心了，单见那餐餐不同而可口的佳肴，已显示出对他的关怀。

第四日早晨时分，徐元平已觉出金老二几处受伤的脉穴，完全通达，疗伤大功告成，心中甚为喜悦，低声说道：“叔叔你可以睁开眼睛瞧瞧了。”

金老二自得徐元平启动生机之后，一直忍受着痛苦。但因徐元平绵绵不绝的内力，使他承受的痛苦大减，晕晕糊糊的过了三日夜的时光，有时神智全失熟睡不醒，醒来亦是晕淘淘的茫无所知，但他心中一直记着不能睁眼之事，始终闭目未睁，感觉之中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但他均弃绝外念，不想，直待听到徐元平呼叫之言，才缓缓睁开双目。

徐元平满脸微笑之容，说道：“叔叔可暗中运气试验一下，看看受伤的脉穴，是否已经完全通了。”

金老二依言运气相试，果然伤穴全通，忽然挺身而起，抓住徐元平一只手腕，热泪盈眶地说道：“孩子苦了你啦……”，他生平之中，极少有这样激动，只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却不知从何说起，一时之间，反而默然无语！

徐元平仰天长长吸一口气，勉强压制下心中的激动，说道：“平儿替叔叔疗伤，真气损耗甚大，必须要十日静养，想请叔叔替我配几剂药物，以便我静养时服用。”他想到今日已是相约三日死期，必须想个法子，让金老二离开此地，免得他看到这一幕惨剧。

果然金老二为之一骇，霍然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知道什么药物吗？我立刻就去配制。”

徐元平淡然一笑，随口说了几样药物，他曾经看了那紫衣少女开给丁玲疗治伤势的药单，脑际之中，还隐隐记得两样，随口说了出来。

金老二久在江湖上走动，见闻极是广博，那紫衣少女开的药物，都是疗伤圣品，徐元平说了两样，果然把金老二给骗过，当下默记心中，说道：“平儿，你就在此地等我……”，仰脸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在天色入夜之前，我一定赶回此地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叔叔不用太急，我只不过是损耗一点真气，你大伤初愈，不宜急急赶路。如果今夜赶不回来，明天回来也是一样。”

金老二似是急于徐元平复原，说道：“不论如何，我今天一定可以赶回。”也不待徐元平再答话，急奔而去。

徐元平望着金老二急奔而去的背影，心中泛起了一阵凄苦之感，低声说道：“再见了，叔父，当你购药归来的时候，平儿已经身首异处了……”

他说的声音异常低沉，但金老二却似受到了感应一般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过头来，徐元平只道被他听到，不禁心头一惊。

只见金老二高举右臂挥手说道：“平儿，不要离开此地，天黑之前，我一定可赶回来。”纵身跃起，施展开陆地飞行功夫，急奔而去。

徐元平眼看金老二背影消失不见，缓缓站了起来，步出草棚，只见草色枯黄，落叶纷纷，一片肃杀之气。

三面青山环抱，正西方却是一片黑黝黝的密林，这是一个很少人迹的荒凉所在。

一丛及人的青草，矗立在丈余外处，那方圆数尺之地，似是得天独厚，仍然有些青翠之色。

徐元平此时的心情有如汹涌的长江大河，万念滚滚闪过心头，他缓步走近草丛，凝目相注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地方倒是一处大好的埋身之地。”

他呆呆的站了一阵，缓步走向那草棚之中，盘腿而坐，闭上双目，想以内家调息之法，使杂乱的心情平复下来。但他却失败了，千万艰难唯一死，他虽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，但这死前的一段折磨，却不是豪气所能抗拒，但觉往事如电闪过心头，一直无法使心情平复下来。

忽听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，急急走了过来，停在身侧之处。

徐元平只道是相约之人，暗道：既愿束手就死，何须再见仇人形貌。于是眼也不睁的说道：“你动手吧！”

这四个字说来虽是简简单单，却不知掺杂着多少种复杂的感情，未了的恩仇、常忆的友情，以及他这一生中的曾遭遇到的悲欢离合，辛酸苦辣，他似乎都要在这一刹那间体会、宣泄出来，因为自今而后，世上的成败荣辱，俱都不再与他有关，就正如坠下的果实与生长的枝叶一样。他怅惘而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这多姿多彩的世界。

只听那沉重的脚步声，突地一顿，然后一步一步地向他走了过来。

他仔细地分辨着这脚步声，冀求能在这单纯的声音中，寻找出自己的答案：“此人究竟是谁？”但他转念一想，又不禁暗笑自己，暗笑人类的情感为什么永远是这么矛盾？一种根深蒂固的理智，与另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感，永远是在互相争斗着，直到他死前的一刻，仍无法终止。

就在这一刹那间，他对于生命的存在与人类的通性，似乎又了解了许多。

脚步之声更近，终于停在他身侧，他心中暗叹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三日之限已至，你只管快些动手。我……死亦无憾。”

他突然想到他凭自己的力量，救活了他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嘴角当时泛起一丝安慰的微笑。

秋风簌然，立在他面前之人，似乎轻轻惊叹了一声，然后一个沉重嘶哑的口音诧声说道：“动手？动什么手？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“我既已与你订下三日之约，你便是将我千刀万剐，我也不会怪你，此时此刻，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你大可不必在我临死前还这般折磨侮辱于我！”

他语声竟是那般诚恳而无畏，叫人听了，无法不由衷地发出敬佩与感叹。

哪知那沉重嘶哑的声音竟又轻咦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公子，你……究竟说的是什么，小的……小的实在听不大懂。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沉声问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直到此刻，他犹未张开眼来，那嘶哑的语声“呀”地一声，感叹道：“原来公子竟是个……竟是个……”。

他终究不敢说出“瞎子”两字，改口说道：“小的名叫张忠，又有人将我唤做张一爷。公子若有什么吩咐，只管吩咐好了，小的还有两膀子气力，叫我做‘动手’的事，再好也没有，叫我用心思，那却是……”

他“嘿嘿”干笑数声，倏然顿住语声。

徐元平心中思潮反复，不知面前之人是戏弄自己，抑或是真的与此事无关。心念数转，他终于忍不住霍然张开眼来。

凝目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大汉，肩上挑着一担木柴，腰中斜插着一柄巨斧，只看那巨斧要大于平常樵夫所用的两倍，就了然此人有过人的臂力。

张忠惊噫了一声，向后退了两步，放下柴担。

他原想徐元平是个目难睹物的瞎子，不料他睁开眼睛之后，却暴射出慑人的神光，像两道挟着霜刃的冷电，看透了人的肺腑心肝。

徐元平轻轻一皱剑眉，茫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当真是行樵之人吗？”

张忠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是啊？小的打柴为生，已近十年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每日都由此处经过么？”

张忠摇头笑道：“没有，这条路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走了。”徐元平轻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那你是不知道了……”，他这话似是对张忠说，但又似自言自语。

张忠茫然一笑，道：“公子是读书之人，说的话我自然是听不懂了。”挑起柴担，举步欲去。

徐元平看那一担柴，大约有两百余斤，但他随手一提，竟然放在肩上，毫无吃力之感，不禁赞道：“你的气力不小啊？”

这次，张忠似是听懂了徐元平说的什么，咧嘴一笑道：“我娘老是说我像头蛮牛，一把死气力，除了打柴之外，什么也不会。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你家中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张忠道：“除了老娘和我之外，再无他人了。”

徐元平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你很好福气，还有个妈妈照顾你……”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把碎银，和两个金锭，“你拿去用吧！”张忠有生以来，从未见过金锭，和那样多的银子，不禁为之一呆，双目盯在金银之上，全身轻微的颤抖，显然，这一堆金银，使他十分动心。

他呆呆的瞧了良久之后，突然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我未替相公做一点事情，如何能受此重金，就算替你家做上十年长工，也用不了这多金银。”

他的纯厚朴实，勾起徐元平的感伤，暗道：我如不是身负有血海深仇，我如有双亲在堂，倒宁愿像他这样，平平淡淡的过了一生。心念转动，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这些金银，对我来说，已是无用之物了……”

张忠瞪大双目奇道：“金银怎会无用，可以买牛耕田，买马拖车，置房买田讨媳妇，样样都用得上，哪里会没有用呢？”

徐元平淡然一笑道：“我已快要死了，这些金银你拿去替我买口棺木，明天来此地收我尸体，埋在那深草之下，余下的，你就买些田产、牛马讨个媳妇，奉养老母，好好的过日子吧。”

张忠凝目望了徐元平一阵，伸出颤抖的手，接过金银，说道：“我先把

金银带去，回去问问我娘，该怎么办？”这位纯厚的樵人，显然已为他生平仅见的财物动心了。

徐元平望着他急奔而去的背影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看来人生名利之关，实是不易看破，此人这般忠厚纯朴，也会为财帛动心。

他安详的微微一笑，似是对人生又深入了一层认识，缓缓闭上了双目。

人在将死的时候，不是万念涌心，思绪如潮，那就会特别的平静。徐元平经过一阵躁急不安之后，变的特别平静，心如止水，万念俱寂，慢慢的运气调息。

要知一个人在整个的生命过程中难得有几次真正的胸无杂念，不论如何调息求静，潜意识中，总难免有所挂念。此刻，徐元平却进入了确无杂念之境。

调息一阵之后，突觉一股真气由丹田之中向上面冲去，有如渴骥奔泉，不可遏止。如在平常之时，徐元平必会为此一特异情形，停下行功；但此刻，他却置之不理，暗暗忖道：是啦！我服用那人的毒药，也该到了发作的时候，想是药性发作了。仍然运息如故。

只觉那向上疾冲的真气，冲过了十二重楼，直向生死玄关逼去。

全身的血液，也随那向上冲动的真气，沸动起来，躁动起来，一种忽升忽沉的感觉，使他心中起了无比的忧急和不安。

这时，忽然又响起了一阵脚步之声，直行过来。

徐元平正为体内一种真气忽升忽沉的冲突干扰，好像一只大鹏被关在一所铁笼之中，久思破笼而出，此刻那铁笼破损了一个大洞，它正用尽全力向外挣动，但那破损的洞口甚小，却无法容它展翼而去。他虽隐隐感到又有人向他走来，但体内气血强烈的冲突，使他无暇去想这件事情，反正他觉得今日非死不可了……

忽然觉着气血强猛向上一冲，脑际之间，轰然一声大震，那躁急和不安的情绪，顿时为之消失，一种飘飘欲飞的感受，使他又生出轻松之感。

这当儿，忽然感到右腕脉穴，被人一把扣住，耳际间响起了一个陌生口音，道：

“好啊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……”

徐元平听那口音不对，霍然睁开了双目。

只见一个身体高大的和尚，用左手扣着他的右腕脉门，放声大笑。

徐元平仔细瞧了一阵，忽然忆起此人，乃是少林寺中慧字一辈，仅存的两两位高僧之一，慧果大师。

慧果笑如龙吟，直冲霄汉，余音回荡在山谷之中，满山回鸣，尽都是哈哈大笑之声。

他似是有着无比的欢愉，也有着无比的激动，长笑声绵延了一刻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终于被老衲找到了，哈哈，为找你踏破三双芒履。”

徐元平神色镇静，毫无脉穴被拿住的惊慌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找到了在下，也不值得这般高兴啊！”

慧果满脸泛布起杀机，道：“小施主不用装痴作呆，拿出来吧！”徐元平道：“拿出什么？”

慧果道：“戮情剑。”

徐元平暗暗忖道：我已是将死之人，留下宝刃，也是无用，此剑取自少

林，还于少林，总比落于他人之手好些。左手缓缓伸入怀中，摸出戮情剑来，说道：“拿去吧！”

慧果接过宝剑，随手放入怀中，道：“剑匣呢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遗失啦！”

慧果脸色一整，冷然说道：“此剑虽有削铁如泥之利，但剑匣尤为珍贵，眼下施主的生死，已在老衲掌握之中，一个人死了之后，万事皆休，留得剑匣，也是无用，小施主要三思了！”

徐元平仰脸一声轻笑，道：“生死之事，在下早已置之度外，老禅师如果想借此要挟，那可是失算之策……”，他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不过此剑乃贵寺之物，还于贵寺，乃理所当然之事，戮情剑匣，现在南海门那紫衣少女手中，老禅师找她去讨吧！”

慧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剑在你的手下，剑匣却被人拿走，此言叫老衲如何能信？”

徐元平大声说道：“我说的字字真实，你不信那有什么法子，慧空、慧因两位老前辈，他们人格何等清高，你却这般贪心，同出一门，一样的修为，优劣之分，有如天壤之别，我还剑于你，也无非是看在慧空、慧因两位老前辈的份上而已，哼！我懒得再理你！”说完缓缓闭上双目。

慧果凝目望去，只见他脸上一庄严，毫无一点畏死的神情，使人一瞧之下，竟有着一一种凛然难犯之感，不禁心中一震，暗道：此人小小年纪，却有这等视死如归的豪气。一阵惶愧之感袭上心头，缓缓松开了徐元平右腕脉穴。

徐元平缓缓睁开双目，淡然一笑道：“戮情剑匣确在那南海紫衣少女的手中，大江南北的武林道上，都已为此女进入中原，不远千里赶来，想来老禅师亦必早有耳闻了！眼下二谷三堡中人物，都在勾心斗角，想从紫衣少女手中取得剑匣，老禅师定要寻找此物，那就快些赶去，迟恐生变，也许会被人夺走！”

慧果大师道：“不知那紫衣少女现在何处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离开之时，她们都还留在孤独之墓，眼下行踪何处，我就知道了！但她在中原根据之地，在邙山碧萝山庄，我已把胸中所知，尽皆相告。你要去，可以去了。”

慧果双眉一耸，说道：“老衲有一句不当之言，不知是该不该问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禅师尽管请说。”

慧果道：“施主坐在此地，可是等什么人？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等死！”

慧果听得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！等死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错，我是等死。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如非等死，我也不会把戮情剑还给你了！此剑虽是你们少林寺中之物，但慧空老前辈已经打赌输给我了。我如能活在世上，必要保有此剑！”

慧果道：“但眼下你并未死，为何有心放弃此剑？”徐元平笑道：“快啦！我已经活不了多久啦！最长也不会到日落时分，也许顷刻之间。”

慧果道：“老衲虽然不通星卜之术，但就你气色而论，既不像身受重伤，也不像中了什么奇毒。但听你言来，却是非死不可，实叫老衲猜测不透了。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天下的事，有很多是出人意料之外，在下不愿把此事告人，老禅师……”

师字未完，突然急声吼道：“闪开！”

一道白芒，疾如流星般急射而到，掠着徐元平耳根擦过。

慧果头也未转，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人？胆敢暗算老衲？”

只听一声娇脆的冷笑，道：“你再试试我满天花雨的手法！”

慧果肩头微耸，身形突地斜斜飘起，只见他宽大的袈裟，飘拂飞舞，有如一朵轻云般冉冉升了上去，去势似乎并不甚急；但那来势急快的银芒，竟未能接近他身形三尺以内。

日光强烈，但这一蓬银芒，比日光尤觉强烈，带着丝丝缕缕尖锐的风声，闪电般掠过慧果的脚下，击向徐元平身上。

徐元平眼帘微垂，有如一尊石像般，竟似全然没有将这一蓬致人死命的暗器放在心上，直到他身形一尺开外，这一蓬银芒突又一散，惊虹电掣般自他身侧擦过，尖锐的风声，震得他衣衫为之拂动起来。

慧果真气一沉，双足落地，情不自禁地转目一望，见到徐元平这等镇静的功夫，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敬佩之意，暗叹忖道：“此人性命若真的无法活过今日，倒的确是武林中一大损失。”

他虽然心胸狭窄，但见了徐元平这种恢宏气度，英雄本色，心下却也不禁暗中倾倒。

心念一闷便过，只听身后又是响起一声冷笑，慧果浓眉一扬，沉声道：“漫天风雨，又当如何？”

身后那娇脆而冷峭的声音，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：“还有子母流星呢！”

话声落地，身后竟有暗器破风之声击来，慧果虽然自恃身份，至今未曾回首；但此刻只觉心弦震动，忍不住霍然旋过身子去，眼角斜瞟。只见一串银光，笔直袭来。

这一串银芒聚而不散，薄而不急，比方才那一蓬银雨的来势，竟是大不相同。但光芒闪动之间却似隐含着一种令人不得不为之紧张的意味。

慧果只觉心头一震，不待银光袭至，身形又自一旋，的溜溜旋开五尺以外。

他身形方动，突听“叮”的一声轻响，当头一点银星，突地急射而出，有如一匹乍放缰绳的惊马，突地由缓行而急奔，速度之差异，竟无法以言语文字描述。

接着又是两声轻响，三点银星，由直袭变为横飞，然后便是一连串的“叮叮”声响，一串银光，又自变为一蓬银芒，四面八方，乱雨般击至端坐如山的徐元平身上。

这一阵“叮叮”声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有如丧命之钟，又有如摄魂之铃，暗器未至，已足以令人惊心动魄。

徐元平双目一张，目光利箭般注向当中的那一点银星之上，对四散击来的银雨，竟似不闻不见。

慧果身形顿起，目光立刻转向徐元平望去，只见那当先激射而出的一点银星，在这微一霎眼之间，已将触及了徐元平的胸腹要害之处。

这生死存亡的一刹那，徐元平忽然疾快的伸出了右手，屈指轻轻一弹，只听一声波然轻响，那激射而至的银芒，斜斜向一侧飞去。

紧接着一提真气，原姿不变的凌空而起，寒芒闪闪，分由他身外四周划过。

慧果轻声赞道：“好胆气……好身法！”

徐元平仍然盘膝而坐落在原地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慧果目光一转，投注到丈余外一片丛草之上，高声说道：“老衲已领教了漫天花雨，子母流星，不知还有什么惊人手法吗？”

草丛后响起了一个银铃般清脆的声音，应道：“你向左面走上五步，再试试我‘三元联第’和‘一天飞蝗’手法如何？”

慧果大师脸色一整，道：“要老衲再试你两样手法不难，但得让老衲见识一下女施主是何等人物？”

草丛后缓缓走出来一个全身的黑衣少女，背插双剑，漫步而来。

徐元平目光一转，只觉此女似曾相识，但却一时间想不起何时见过。

只见那黑衣少女目光转动，一瞥徐元平微笑说道：“你的胆气实在叫人佩服！”目光一转，凝注到慧果大师脸上，道：“你可是少林寺中的和尚吧？”

慧果道：“老衲乃嵩山本院慧果。”

黑衣女道：“天下武林人物能够躲得我漫天花雨和子母流星两种手法之人，难得挑出几人。你这老和尚武功不错，因此我料想你必然来自少林。”

慧果看她一身黑衣，容色绝伦，年纪不过二十上下，能打出那等慑人魂魄的手法，决非平常之人。当下正容说道：“不知女施主高名上姓？”

他目睹徐元平击打暗器的手法武功之后，心中狂傲之气，忽然消减甚多。他忽然想到如若把徐元平换成自己，决然不会有那等沉着的豪气。

只见那黑衣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叫上官婉倩……”

徐元平心头一动，忽然想起和她拼掌受伤之事，接口说道：“在下和姑娘原有三年之约，只怕难以履行诺言，这里先行谢罪。”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不要紧，过去之事，已成过去，不用多想它了。”

徐元平凛然说道：“大丈夫立世之本，信义当先，既有承诺，岂能不放在心上，不过今日乃在下的死期……”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设若你死不了呢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旧约定当践履。”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可惜你要死了。”

徐元平仰首望着天上一片变幻的云彩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大色已近午时，那相约之人，仍然不见到来，难道他忘记了今日相约之事吗？或是想我已服下毒药，难过三日之限，让我自行毒发而死呢？

他一心只想到自己生死之事，对眼下的情景，根本没有留心。

只听风声呼呼，衣袂被风飘了起来，转眼看去，原来上官婉倩已和慧果大师打了起来。

两人出手之势，十分吓人，每出一掌一招，必带起强烈的破空劲气。

转眼一瞥之间，忽然发觉那高耸的丛草旁侧，站着一个全身白衣的人。以他目光的锐利，一顾之间竟似未把那人看清，除了记得他穿着一身白衣之外，脑际之间，竟是未留下那人一点印象。

这时他不得不重新转过头去，仔细的向那白衣人望去，看了一阵之后，忽觉心地泛起来一股寒意。

那人长的并不如何难看，但全身上下却是找不出一点生人的气息，他脸上似是被一层青霜笼罩，掩藏了他内心所有的表情，有如从棺材中拖出来的一具尸体，使人一见之下，就有着一一种阴气森森之感。

徐元平长长吸一口气，暗暗忖道：世上竟有这样死人般的活人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那白衣人右手一探，似是从怀中摸出一件东西，目光转

动，好像在计算上官婉倩和慧果大师两人离他的距离。

徐元平愈看愈觉不对，忍不住高声叫道：“你们不要打了！”

上官婉倩娇躯一闪，脱开了慧果大师的掌势，落到徐元平的身侧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怎么？你可是担心我打他不过吗？”

徐元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。”

慧果和上官婉倩相搏了一阵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只感对方武功路数诡异难测，而且内力充沛，乃生平仅遇的高手之一，打下去，决非一两百招之内可以分出胜败，是以听得徐元平喝叫之声，立时停手不攻。

上官婉倩星目一转，又道：“那你是怕我伤他啦！”

徐元平摇摇头，道：“两位动手相搏，胜败乃必然之事，在下自是不用多管闲事。”

上官婉倩嗔道：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是你嘴巴痒了吗？”

徐元平剑眉微微一耸，道：“两位转过头去看看那草丛旁边，再责怪在下不迟。”

上官婉倩回头望了一眼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这些人是人是鬼？”她骤然见到这些装束，不自觉地脱口而出，想到自己在武林中的威名，纵然是鬼，也不该这等害怕，赶忙住口。

徐元平目光一转，不禁也是一怔，说道：“奇怪呀！怎么一转眼，变成了这样多人？”

原来那草丛旁边，一排站了五个衣着、身材一般的白衣人，他们都穿着同样的麻布白衣，脸色同是一片青色，不论目光如何锐利的人，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把他们分辨出来。

慧果也似是五个白衣人的出现有些震动，但他究竟年龄较大，为人较为沉着，保持着平静的神态，默然不言，心中却在不停的忖思江湖之上，哪一处人物这般装束？

片刻之后，上官婉倩的神情逐渐的平复下来，她身负绝世武功，胆气是要比平常之人壮大甚多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不信阳光普照之下，真的有鬼出现……”回目望着徐元平道：“你有胆子没有，咱们一齐过去瞧瞧！”

徐元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要在此地等人，那人未到之前，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。”

上官婉倩嗤的一笑，道：“你等哪个？”

徐元平心中忽然一动，但口中仍然应道：“和我相约的人！”上官婉倩道：“那个人不会来了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要来早就来了，现在天已快过午时，自然是不会来啦！”

徐元平霍然站起来，道：“你见过那人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见过，而且从小就在一起长大，形影不离。”

徐元平忽觉心中一阵剧激的震荡，道：“可就是姑娘吗？”

上官婉倩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知那药力几时发作。”

上官婉倩抬头看看天色，笑道：“早哩，要到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夕阳残照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还有两三个时辰好活了。”

上官婉倩柔声说道：“要是那药物年久失灵了，你就永远不死啦……”

忽听慧果大声叫道：“鬼王谷……”

耳际间响起了一阵夜枭悲鸣般的长笑，尖锐刺耳，难听至极，突地，一个高昂的声音混入了那长笑声说道：“鬼王谷，鬼王驾到。”

这两句话，一字一句，拖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余音荡漾在山谷之中，回鸣不绝于耳，听得人心头泛起一阵冷森森的感觉。

上官婉倩骂道：“鬼王谷中的人，果是没有一点人味。”

只见那草丛之后，一蹦一蹦的跳出来两个头戴白帽，身穿黑衣，腰系麻绳的人来。

这两人活像两具僵尸，行动之间，双腿并立，只用双脚的弹力跳动，手臂直垂，双目圆睁，怎么看也没有一点生人味道。

慧果大师合掌当胸，高喧一声佛号。

高喧的梵音，响彻云霄，混入那凄厉长笑之中。

徐元平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“丁玲、丁凤在这等环境之下长大，自是难怪她们带几分明森之气；但自和自己相识之后，两个人都似在缓缓的转变，尤其是丁凤，出身鬼域，倒是难能可贵……”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两个跳动的人突然停了下来，那凄厉的长笑声，也随着停了下来。

高耸的草丛后，缓步走出一个头大如斗，巨目阔口，身披黑袍，身不满五尺的人来。

这人虽然长的很不匀称，但举步行动之间，却有着一种颐指气使的高傲气度。

慧果大师回首对徐元平道：“江湖上久传鬼王谷谷主丁高生具异像，此人可能就是鬼王谷的首脑丁高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样师也不识得鬼王吗？”

慧果道：“鬼王丁高很少在江湖上行动，老衲虽然久闻其名，但尚未见过其人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待晚辈问他一声。”

上官婉倩却似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之事，低声对徐元平道：“鬼王丁高的寒阴气功，已练到伤人于不知不觉之中，而且擅施迷药，天下无出其右，你可要小心一些了。”

只见丁高在两个黑衣白帽，以蹦代行之人左右护卫之下，直对三人停身之处走来。

徐元平突然一侧身，大步迎了上去。

上官婉倩回手一把，没有抓住，双足一点实地，娇躯疾射而出，后发先至的抢落到徐元平的前面，玉臂拦住了徐元平前行之势，说道：“站住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怔，但却依言停了下来，心中暗道：这丫头的举动好生自负，也不想想凭什么可以拦阻我的行动……

只见那黑袍大头怪人，左手一挥，两侧随行之人，应手停了下来。

上官婉倩不容徐元平开口，抢先说道：“你就是鬼王丁高吗？”那大头黑袍怪人巨目中神光一闪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敢这般对老夫说话？”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怎么样？我没有开口骂你，已经算对你客气了！”

黑袍大头怪人冷然一笑，巨目一转，说道：“给我拿下。”左面那黑衣白帽之人，应声出手，直垂的长臂突然一举疾向上官婉倩抓去。

上官婉倩星目一瞥，看那人指掌尽成一片紫色，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脏的手。”娇躯一晃，闪了开去。

那人一击不中，突然一跳，疾如流矢般直冲过来，双臂齐举合击而下。

徐元平心中暗暗忖道：我连番奇遇，学成了一身武功，父母大仇未报，却已死亡在即，现在，恐怕是我最后一次施展武功机会了。

一股强烈冲动，泛上心头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上官姑娘请让在下一阵。”一提真气，右手疾挥而出，一招“金索缚龙”，直向那黑衣白帽的怪人右腕之上抓去。

这时，上官婉倩已二度纵身避开那人的袭击，两手一挥，肩上双剑一齐出鞘。

只听慧果大师失声叫道：“十二擒龙手法，这是我们少林寺不传之秘啊……”

那黑衣白帽之人，身体虽然僵挺不弯，但动作却是快极，第二度扑击上官婉倩未中，人却突然一跳，横里蹦开三尺让开了徐元平的一击。

徐元平道：“这是少林寺的十二擒龙手法。”口中应话，人却欺身而进，扬手一掌，拍向鬼王丁高。

站在丁高右面那黑衣人突然一蹦，抢到了丁高前面，双手齐举硬接了徐元平一掌。

徐元平只觉一股极强的暗劲，硬把自己的掌力给挡了回来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看不出他还有这等深厚的功力。

那人挡开徐元平一掌之后，长臂一伸五指若钩的当头抓下。

徐元平忖道：这两人行动之时，一蹦一蹦的，手臂也似是异于常人，也不知练的什么武功，接他一掌试试。心念一动，右手一抬硬向他手上抓去。

他一心只想到难以活过今日，纵然对方练有绝毒武功，也不放在心上。

两人手掌相接，徐元平忽觉如触冰铁一般，不禁心头一骇，暗道：这人手指怎么这般寒冷。

就在他心神分动的工夫，忽觉腕脉一麻，右腕已被人一把扣住。

这时的徐元平，又非月前可比，慧空大师转纳于他的一口真元之气，均已大部为他引归经脉，收为己用，因此他的内力，陡然大进，一觉脉穴彼扣，立时迫运一们真气，贯注于右臂之上，即时行气似珠，运劲若钢，右脉间立时坚逾铁石。

那黑衣白帽怪人，一把抓住了徐元平的脉门，心中甚是高兴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如此雕虫小技，也敢卖狂……”，突觉对方腕脉上泛起一股强猛之力，猛一扩张，紧扣的五指，登时被震的一松。

他正在洋洋自得，自擂自夸之际，陡然受此一震，立时警觉到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强敌，笑声中断，神情大变，大张的嘴巴，突然合拢起来，神情尴尬至极。

这当儿，那攻袭上官婉倩的人，陡的转过身来，举手一掌，拍向徐元平的背心。

徐元平被扣脉穴一解，行动已恢复灵活，听得身后掌风袭来，霍然转身拍出一掌。

他不知本身功力，已入生搏虎豹之境，只想到右腕仍在人五指合扣之中，必须全力发掌拒敌，这反手一掌，用出了十成功力。

双掌接实，砰然一震，那白帽黑衣人突然闷哼一声身子忽的向上一蹦，

重又落在原地，双手直垂，静站不动。

徐元平暗暗叹道：江湖上的高人，当真是有如过江之鲫，这两人不过是鬼王丁高左右手下，竟然能接了我全力一掌，而且原地未动，连一步也未后退……

心中忖思之间，忽见那人直垂的双手，平平向上一举，张嘴吐一口血块，全身挺直跌倒在地上，呼的一声，沙土横飞。

原来他全力一击，无意用出了慧空相授的般若掌力，一击之下，把那人内腑心脏，震的片片碎裂。

此掌乃佛门无上心法，掌力击出，毫无惊人的威力，专以伤人内腑，纵然练有铁布衫一类横练功夫之人，也无能抵受。

这惊世骇俗的一掌，使鬼王丁高和上官婉倩同时为之一呆。

只听慧果低声的惊唄，道：“啊！般若掌力，这是不可练成的事……”，他显然震骇的有些失了常态和镇静。

那扣着徐元平右腕的白帽黑衣人，似是已被吓傻，呆呆的站着不动。

徐元平对自己惊人的掌力，也似甚感意外，满脸茫然的望了那倒摔在地上的尸体一眼，缓缓的转过脸去，低声喝道：“松手！”

那扣着徐元平手腕的白帽黑衣人，惊吓迷乱的神智，似是被徐元平一喝而醒，举手一掌，当胸拍去。

徐元平横臂一架，反手一招“五岳困龙”，反扣住了对方手腕。

慧果大师低声赞道：“好手法！”

只见徐元平双目圆睁，沉声喝道：“松手！”那白帽黑衣人，果然应声松开了握在徐元平右腕上的五指。

原来徐元平反手扣制了他的右腕脉门，微一加力，那人登时感到半身麻木，不由自主的松开了手指。

这时徐元平如动杀机，右手一挥，立可把对方伤在掌下；但他突然放开了那人脉穴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不是我敌手，我要斗斗鬼王丁高。”他出道以来，常听鬼王之名，想在日落身死之前，和扬名天下的鬼王打上一架，也可多使这短暂的生命，留给武林道上一些回忆。

这是他生平中最后的一战，说完话，立时凝神提气，蓄势待敌。鬼王丁高就在他身前丈余左右之处。

那黑衣白帽的怪人虽被徐元平松开脉穴，但并未马上离开，微闭着双目，静站在原地不动，似是受了重伤一般。

只听鬼王丁高阴恻恻的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当真要和老夫动手吗？先报姓名上来。”

徐元平朗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徐元平。”

忽见那静立不动的白帽黑衣人，突然睁开了两目，右手一挥，疾快绝伦的向徐元平右手之上划去。

徐元平怒声喝道：“你要找死吗？”手腕一翻，拍出一掌。

只听砰然一声，掌力正击在那黑衣白帽怪人前胸之上。

那黑衣人惨叫一声，向后倒去；但左手却借势扫出，划在徐元平左手背上。

徐元平觉出手上轻微一疼，低头看时，左手背上微见血痕，被那黑衣人的指甲划破，伤势轻微，也未放在心上。

这时，鬼王丁高向前移动了一下矮胖的身躯，冷然说道：“徐元平这三

个字，在武林虽是籍籍无名；但你的武功，却是老夫一生所遇的有限高手之一，能在举手投足之间，打死了我护身之鬼，眼下江湖难以选得几人。只此一桩，老夫也该和你动手几招了。”

徐元平目光一瞥仰卧在身后的两具尸体，正容说道：“有幸奉陪。”

鬼王丁高敞声大笑，道：“小心了！”举手缓击一掌。

徐元平右手一招“手拨五弦”，斜里发出一掌，人却疾向旁侧闪开五尺。

他在近月之中，连番和当代第一流高手相搏，对敌的经验大增，心知以鬼王的盛名，这缓来一击，必藏杀手，不是存心引敌，定是将暗发出绝毒的功力，斜发一掌，以测强敌实力，横跃避开，以充裕的时间应付强敌诡变。

果然，两股掌力一触，鬼王发来掌力之中，蕴蓄了极强弹震之劲，徐元平只觉自己的掌力有如击在一股暴射而下激流上，柔软中带有强大的反弹之力。

鬼王丁高冷然一笑，左掌一扬，接连又劈出一掌。

徐元平试敌一掌，戒备之心更甚，肃容而立，诚诚敬敬，发出一掌。

这一次，他用出了八成真力，脚踏丁字步，原地未动，显然，他已存心硬接鬼王一击。

两道破空的劲气一接，激起了一阵气漩，丝丝寒气，有如针芒般穿透徐元平劈出的护身掌劲，袭上身来，登时体内生寒，泛起一身鸡皮疙瘩，不禁心头一凛，纵身而起，飘出八尺。

鬼王巨目一瞪，暴射出两道摄人心神的寒光，喝道：“再试我一掌如何？”右手疾急的推来一掌。

这一掌和前两次的势道大不相同，掌势挥动之间，立时划出了一道狂风，激射而到。

徐元平两掌平胸推出，果然又硬接一击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鬼王丁高那矮胖的身躯，快若电光石火一般，紧随着发出的掌力而到。

徐元平二度接实对方一击，心头忽然剧烈一震，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只听冷笑起自身侧，一双巨灵之掌，斜肩抓下。

这惊人的迅快，迫得徐元平有着措手不及之感，匆忙之中，随着那下击的掌势，疾向地上倒去，身子还未落实地，忽然一个转身，横翻五尺。

丁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一式云里翻身！”左脚一抬，疾欺而上，徐元平身子还未挺直，鬼王丁高右掌已到身前数寸之处。形势迫得徐元平无法选择，不是挺受一击，就只有硬挡他袭来的掌势，当下右掌一翻，接住了鬼王丁高的一击。

只觉对方掌势来的虽快，但劲力并不强大，心中方自奇怪，忽觉一股阴寒凌厉的暗劲，循臂而上，冲向内腑。

原来鬼王丁高蓄劲掌中不发，只待双方接实，才发出强凌的内劲，揉合着寒阴气功之力，想一举震伤徐元平的内腑。徐元平吃那凌厉的反震之力一弹，身不由已向后退了四步，全身摇颤，步履不稳。

鬼王丁高冷笑道：“萤火之光，也敢和日月争辉，再试我一掌如何？”双肩一晃，紧追而上，右手一扬，当胸劈出。

徐元平只觉如置身在冰雪之中，寒意阵阵泛上心头，眼看丁高又是一掌劈来，突然大喝一声，振奋神威，又接一击。这次他全力出手，用出十成功

力，但却未带一点破空风声。这正是佛门中至上心法的般若掌力。

第四度双掌相接，有如轻絮相触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但闻鬼王丁高哼了一声，矮胖的身躯，忽然向后暴退七八尺远。

徐元平却欺身攻上，挥手抢攻，左掌右指，连环击出。

鬼王丁高的高傲气焰，似乎已被那一掌压制下去，双目圆睁，脸色凝重，显然已毫无轻敌之念。

这时，两人似都已存了以快速的掌势变化决胜，攻拒之间，神妙无方，上官婉倩和慧果大师都被两人掌招之上的诡谲变化吸引，聚精会神，凝目而视。

徐元平愈打精神愈好，拳路掌势的变化，也愈来愈奇，鬼王丁高，却是脸色越来越是沉重。

激斗之间，见徐元平口齿启动，一缕柔和的歌声，袅袅飘起。他的脸上，随着那柔和歌声，泛起一片庄严，急快的掌势，也忽然慢了下来。

上官婉倩大为焦急，暗道：怎的这人忽然疯了，相搏正值紧要关头，生死决于瞬息之间，他又抢得先机，只要后力能继，终有胜敌之时，能够一举击败息隐江湖十余年的鬼王丁高，那可是一件大光彩的事；但他却无缘无故的唱起歌来……

转眼望去，只见慧果大师双目圆睁，缓步向前移来，似是看的更入神了。

突听鬼王丁高一声厉啸，迅急的拍出一掌，转身急奔而去。徐元平也不追赶，望着鬼王远去的背影，呆呆出神，那飘荡在耳际的歌声，也随之中断。

不远的草丛处站的白衣人，也紧随鬼王丁高身后而去。

徐元平回目一瞥那倒卧地上的两具尸体，仰脸长长吸一口气，看着夕阳残照，低声说道：“太阳就要下山了……”

上官婉倩莲步姗姗的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真的很怕死吗？”徐元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想到人世上还有很多事要我去做，眼下实是死非其时。”

慧果大师突然走了上来，手中摇动着戮情宝剑，耀目的寒光，在落日映照之下闪动着，说道：“此剑还是交由你暂时保存吧！”

徐元平摇摇头，笑道：“此剑得于少林，还于少林，乃理所当然之事，还是由老禅师收着吧！”言词之间，隐隐流露出将死的悲哀。

上官婉倩突然伸出雪白的玉掌，笑道：“交给我吧！我替他收存着。”

慧果一缩手腕，道：“女施主不觉太贪心吗？”倒捏剑尖，把宝剑送入徐元平的手中，道：“你的武功，足以配用此剑，老衲告别了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而去。

徐元平望着他随风飘动的衣袂，心中暗暗付道：奇怪呀！此人一向贪心，天涯追踪，志在求剑，怎的宝剑到了手，反而这等大方起来……

上官婉倩突然伸手一把抢过他手中宝剑，笑道：“人家既然不要，那就送给我吧！”

徐元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此剑乃少林寺之物，我不能答应送你；但我可以不向你讨。”

上官婉倩流目四顾，但见荒山寂寂，四外无人，突觉一阵羞意泛上心头，垂下头去，说道：“你的武功，眼下我已自知不是你的敌手，咱们比剑之约，就此取消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任凭姑娘裁决，在下无从不从命……”，忽然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咱们向那边走走可不可以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好啊！这我应听你的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等等。”急急跑到那草棚之处，用手写了几个大字，匆匆向东奔去。

上官婉倩紧紧相随着他，放腿而行。

徐元平信步而奔，毫无目的，走了一阵，到了一处山脚之下。但闻泉水淙淙，一溪清流，由山上倒泻下来，就在断崖下聚成了一个水潭，四周青松环绕，景物甚是清幽，立时坐了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上官婉倩看他望也不望自己一眼，一副冷傲神态，心中甚是恼怒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

两人僵持了良久工夫，上官婉倩再难忍耐，首先开口说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徐元平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该走了，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上官婉倩生平之中，从未受过此等羞辱，霍然跃起怒道：“是你叫我来的，哼！谁稀罕跟你一起？”

徐元平微闭的双目，突的一睁，看晚霞只剩下一抹余彩，不禁轻声一叹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金叔父该回来了！但愿他不要找到此地才好。”他似是根本忘记了上官婉倩还在身侧，看也未看她一眼。

这冷漠使上官婉倩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她愤怒的拔出长剑，直向徐元平前胸刺去。

哪知徐元平浑如不觉，剑尖刺破了他的衣服，他仍然若无其事，闭目而坐，动也未动一下。

上官婉倩玉腕一挫，及时的收住了剑势，无法宣泄的愤怒，化成了满腹委屈，滴滴热泪，夺眶而出。

她原想徐元平会和她大打一场，或是好言解说，要她放下宝剑，至低限度也该出言责骂她几句；可是对方这不声不响漠视生死的神态，却大出上官婉倩的意料。她本可一剑把他杀死，但她却又无法下得了手。她天性中潜在着无比的倔强，冷漠和羞辱，在她的感受上，重过生死。

徐元平缓缓睁开了微闭的双目，淡然一笑道：“你哭什么？”

上官婉倩用力的把宝剑摔在地上，用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怒声说道：“我高兴哭，你还能管得了吗？快些捡起地上的宝剑，我给你一个公平的取胜机会。这一次不分出生死，决不许住手。”

徐元平望了那宝剑一眼，道：

“我在最饥饿的时候，你送给我食用之物，不用问那遮蔽风雨的草棚，也是你替我搭的了……”

上官婉倩尖声叫道：“不要说了……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但我已答应不向你讨戮情剑，作为答谢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已经清结了……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谁稀罕你的戮情剑！”探手摸出戮情剑，振腕甩了出去，只见一道青芒，电射飞出，击在一块大山石上，深没及柄。

她余怒未息拔出背上一支长剑，挥剑一挑地上宝剑，直向徐元平飞了过去，冷冷说道：“接住！”

徐元平伸手一把，接过长剑，但立时放在身侧地上，说道：“比剑之约，姑娘已经亲口取消了。”

上官婉倩娇艳的嫩脸上，已变成一片青白之色，显然，她心中仍有无比的气愤、激动，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我不愿杀死一个坐以待毙的懦夫，你如不愿动手，那就用你身边的剑自刎算啦！”

徐元平似是被她的羞辱激怒，伸手握剑，挺身而起。

上官婉倩冷笑一声道：“好，这才像男子汉的气概。”挥手一招“龙行一式”连人带剑，一齐冲上。这一击，似是发泄了她胸中所有的愤怒，冲刺之势，凌厉无匹。

徐元平突然横跨三步，避开来势，投剑于地，挺胸一站，和颜笑道：“我已垂死之人，提不起争胜之心……”

上官婉倩柳腰一挫，硬收住向前冲击之势，大声接道：“胡说八道……”

徐元平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不信我的话，那也是无法的事，在下为人最恨谎言。”缓缓闭上双目，盘膝而坐。

上官婉倩呆了一呆，慢步走了过去，只见徐元平脸上，泛起了一层青气，果已中毒甚深。

但觉前胸之上，如受人重重一击，手中长剑当的一声，跌落在地上，缓缓蹲下了身子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徐元平脸色庄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快些捡起那戮情剑去吧！我自愿服用下你的毒药，我一点也没有恨你的感觉……”，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我现在正以本身的内功，和攻入体内的药毒相抗……”，他庄严的脸上，忽然泛升起一缕微笑，道：“我不是你心中想象的懦夫，我不愿和你动手，是因为我感激你，在我最饥饿的时候送给我食用之物，如果不是你送食物给我，也许不用服你的毒药，我已经早被饿死了，唉，那时候我如死了还要拖累我金叔父一起死去。”

上官婉倩急道：“我给你服用的不是毒药，你怎会中了毒呢，天啊，要急死我了……”

徐元平霍然睁开双目，两道眼神炯炯如电的逼视在上官婉倩脸上，只见她泪眼眨动，满脸惶急之情。

这位横行在西北武林道上，倔强任性的女孩子，忽然间变的脆弱起来。

只听她如泣如诉地说道：“自从我懂事之后，没有人敢忤逆过我，父母宠爱，恩师情慈，我幼小就在娇纵的环境中长大……”

徐元平泛起一个黯然的微笑，道：“你很幸福。”

上官婉倩用衣袖抹去脸上的泪痕，接道：“我记得我没有流过眼泪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们男孩子，遇上了委屈伤心之事，也常会在无人之处，大哭一场，女孩子流上几滴眼泪，那也算不得什么丢人之事。”

他生平之中，最是不解女孩子家心事，说几句慰藉之言，听来也十分刺耳。

上官婉倩怔了一怔，叹道：“我艺满出师后，一向横行在西北道上，这些年来，从没有遇过敌手，但在偃师郊外易天行那密窟之中一战，却和你打了个两败俱伤，从那天起，我心中就恨上了你，我暗中不知发了多少次誓，一定要亲手杀了你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唉！女孩子的气量当真是小，两败俱伤，你仍然这般记恨于心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因此，当我再遇上你时，确存了杀你的心……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现在该很快乐了，我仍然死在了你的手中；

但我将死时的心情，却一点也没有恨你的感觉，杀一人并不太难，但一个被害人毫无恨你的感觉，那实是不容易了。”

上官婉倩急道：“可是我，我……我早就不愿让你死了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忽觉出我不是真的恨你。”

徐元平奇道：“你暗中发了无数次的誓，要杀了我，那还不是真的吗？”

上官婉倩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，反正那不是真的，我给你服用的药物，是我爹爹秘制的疗伤灵丹，不但不会伤害到你，而且对你的身体，还有补益，可是你怎会中了毒呢……”。

她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，两颗晶莹的泪珠，夺眶而出，黯然地接道：“但你中毒的事，却又是千真万确，你的脸上已显示出剧毒侵入了内腑，你真的是不能活了……”，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乞求和渴望。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是真的，我也难再久于人世了……”他仰脸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你该走啦！”

上官婉倩期望在他的答话中，能找出一线生机，但她却失望了，他漠然生死的神情，使人有着生机全绝的感觉。

她生性暴急，但此刻却变的无比温柔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当真要我走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就要死了，你留这里，可是准备替我收尸？”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好吧！不论你如何讥讽我，我也会逆来顺受。”缓缓站起身来，急步而去。

徐元平望着她的背影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唉，最是难解女人心，她迫我服下致命的毒药，在我将死之前，却又这般友善的对我……”。

片刻之后，上官婉倩怀抱了一捆枯枝赶来，在七八尺外，燃起了一堆野火。

天已入夜，黑暗中那一堆野火，更显得特别明亮。

上官婉倩大胆的走到了徐元平的身侧，傍着他左肩坐了下来，幽幽一叹，说道：“一个人没有了求生之心，纵然有起死回生的灵丹，也无法挽回他的生命。你虽然中毒甚深，但尚未陷入生机全绝之境，只要你生意坚决，疗治并非太难。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我也觉出受毒甚深，但如说在今夜中能要我的命，只怕未必见得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死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如果你能早些离开，也许我还不致于死。”上官婉倩脸色一变，挥手一掌拍了过去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徐元平面颊上登时肿起了五个鲜红的指印。她生性暴急，虽然尽量想使自己变的温柔，但火气一冲，仍是无法控制得住。

徐元平睁开双目，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打的好！”

上官婉倩尖叫一声，突然伏在徐元平的怀中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，口中低声诉说道：“我没有存心打你的，但我情不自禁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打的很好，时机选择的恰当无比，在目下情景之中，你纵然再打我几个耳光，我也不会还你一掌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如肯好好打我一顿，我也不会这样气愤了。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现在我心中平静的很。”

上官婉倩轻轻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哀莫大于心死，他连一点反抗的意识也

没有，自然是难以活下去了。

一缕深沉的愁苦，泛上眉梢，她缓缓解下披在身上的黑缎斗篷，披在徐元平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安心的死吧！我要坐你的身边陪着你，我会把你尸体运到甘南上官堡去，选一处山明水秀、风景幽美的地方，把你埋葬起来……”

徐元平摇摇头道：“不要，待我毒性发作时候，我会跳下悬崖，摔个粉身碎骨，让野兽和老鹰吃去我残余的骨肉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决没有给你服下毒药，但你又中了剧毒，在你死之前，应该弄清楚什么人下的毒害你。是那少林寺的老和尚，还是鬼王丁高。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忽然想起掌毙丁高随身二鬼时，手背曾被划伤的事。

低头看去，只见那受伤的手背上的伤痕，只余一道微白的痕迹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果那人手上剧毒侵入了我的内腑，这伤处早该溃烂，决不会好的。这等迅快，这想法实是多虑了。

忖思之间，忽听上官婉倩怒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徐元平转头看去，只见那一堆燃烧的野火之后，站着一个身躯魁梧的人影。

夜色朦胧，中间又有火光映照，无法看清那人的脸色神情。

突然间，由另一个方向中传过来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别说你躲在这个浅山崖下，纵然是藏在天之涯，海之角，老身也能追查到你的行踪。

这声音苍劲尖厉，显然是女子口音。

徐元平只听那声音有些耳熟，但一时却又想她不起，冷然的扫掠了一眼，只见人影幢幢，在夜色中晃动，淡然一笑，闭上双目。

上官婉倩星目一转，忽然挺身而出，娇躯闪动，迅快绝伦的奔到一块大石旁边，玉腕轻伸，拔出戮情剑，重又跃回徐元平的身侧，倒握剑尖，道：“快拿起兵刃。”

徐元平微一启动双目，接过宝剑，随手放在身前。

上官婉倩迅速的捡起地上双剑，握于左手，冷然喝道：“什么人，快些报名上来，要不然别怪我暗器歹毒了！”

正西方传来了一声粗豪的大笑，道：“女娃儿好大的口气。”徐元平低声说道：“趁他们尚未近身，姑娘快些走吧，咱们已经被包围了。”

上官婉倩盈盈一笑，柔声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当真不能打架了吗？”

徐元平疾睁双目，神光一闪，但迅快的重又闭上，说道：“我恐怕是不行了，你快走吧！”

上官婉倩举手理理被夜风吹乱的鬓前散发，笑道：“那我更不能走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要留在这里保护你。”

只听正北方传过来一声叹息，接道：“只怕连你也活不成了，还要保护别人？”

这声音有如黄莺晨唱，动人至极，徐元平闻声惊心，登时醒悟到来人是谁。

但见那野火之后的高大身形，缓缓向前走动，片刻之间，已到了那高烧的野火前面。

火光照耀下面目已清晰可见，只见他方面大耳，长髯垂胸，正是碧萝山庄的庄主王冠中。

他神态肃然，眉宇间泛现出深沉的愁苦，但举动却十分缓慢，有如拖着

千斤重铅，走过那高烧的野火直向两人停身之处行来。相距还有四五尺远，上官婉倩突然一挥手中长剑，冷冷喝道：“站住啦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当心我手中长剑。”

王冠中冷漠的瞧了上官婉倩一眼，沉声叫道：“徐元平，你睁开眼睛。”

徐元平缓缓睁开双目，凝注在王冠中的脸上，肃然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王冠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有几个徐元平？”

徐元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所知，只有一人。”

王冠中道：“我却见两个了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可惜另一个徐元平已经死了！”

上官婉倩听得微微一怔，回头把目光盯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连眨也不眨动一下，似是要看穿徐元平的内腑；显然，他两人的谈话，已引起她甚大的关怀。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当今之世，真有两个徐元平，只怕那活的一个，也不久于人世了。”

王冠中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一个人能预知自己的死期，可算得第一等聪慧之人。”

上官婉倩仔细打量了徐元平，觉着眼下之人，和第一次相遇的徐元平，毫无不同之处，她心中曾经极端的厌恨过这个人，因此，她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这人和留在她脑际中的人，毫无不同。

她挥动一下手中的长剑，指着王冠中冷冷喝道：“你这人疯疯癫癫，胡说八道的什么？”

只听身后一个尖厉的声音，说道：“此人与你无涉，最好不要惹火上身。”

上官婉倩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白发飘飘的老妪，站在丈余开外，手握竹杖，满脸肃杀之气，两道目光盯在自己脸上，不禁心头火起，一挥长剑，怒道：“你瞧什么？”

那老妪还未来得及答话，身后突然闪出来一个面垂黑纱的女子，接道：“瞧你长的有几分人才……”

上官婉倩大怒，接道：“瞧了又怎么样？”玉腕一扬，登时有两点寒星疾射而出。

徐元平深知她发暗器的手法，厉害无比，不自觉的竟然替那紫衣少女担心起来，低声喝道：“姑娘不可……”

只见梅娘手中竹杖一挥，立时幻起了满天杖影，一阵乒乓之声，那电射而去的寒芒，完全被击落在地上。

上官婉倩吃了一惊，忖道：这老婆婆好快的手法。

徐元平目光一转，只见驼、矮二叟，和一个身着红衣，肋架铁拐的人，分站成一个圆周，把两人团团包围起来。

徐元平忽然一挺而起，大声说道：“诸位摆出这等阵势，不知是何存心？”

上官婉倩放下平举胸前的长剑，缓缓走到徐元平的身侧，说道：“你想死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死也不行啊！他们要我项上之头，那有什么法子？”

上官婉倩嗔道：“你的手呢？”

徐元平扬了双手道：“长在双臂之上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要它做什么用？人家要杀你，你就不会反抗吗？”

徐元平低声一叹，道：“就算我杀了他们几个，我身上剧毒，亦将发作

而死。”

上官婉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你是甘愿被人杀死了？”

徐元平淡一笑，拱手对王冠中道：“你们如想我束手待毙，先请让开一条路，放这位姑娘过去。”

王冠中转向那面覆黑纱的紫衣少女望去。显然，他是无法作得了主。

上官婉倩一挥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不用让，我自己想走时，自然闯得出去。”

王冠中冷冷说道：“想向你讨上一点东西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知你们要向我讨什么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讨取你项上人头。”

徐元平神色如常的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只要你们能耐心等上一夜，这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这几句话，大出王冠中意料之外，不禁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徐元平心平气和的重又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我说只要你们能够耐心的等到天亮，取我项上之头，并非难事……”他抬头望望天色，又道：“现在已经初更时分了，距天亮的时间，并不太长。”

场中突然肃静下来，那缓缓向徐元平逼行而来之人，也同时停下了脚步，似是所有的人，都为徐元平这几句话为之一怔。山风吹拂四外松枝，发出轻轻的沙沙之声，充满着凄凉的山野，更显得凄凉了。

徐元平道：“你武功再高，也不是他们的敌手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纵然非敌，我也不甘心坐以待毙，反抗而死，总要比任人屠杀的好。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人家要杀的是我，不知你急的什么？”上官婉倩呆了一呆，怒道：“难道别人能杀你，我就不能杀你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姑娘误会了，在下之意是此事既与你无关，你似是不必卷入这次是非的漩涡之中。”

上官婉倩余怒未息地说道：“我高兴怎么样，就怎么样！哼！我爹爹都不管我的事，你是我什么人？要你管我？”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正色说道：“你的武功虽然不错，但想凭借一人之力，胜过数人之众，绝对难以办到……”

忽听那紫衣少女大声接道：“这位上官姑娘既然愿以身陪葬，你们就快些动手啦！”

第三十一回生死抉择

王冠中突然一撩长袍，取出一柄乌光闪闪的铁尺，说道：“我王某人自离南海，安身中原后，从未用过兵刃和人动手，今宵之战，势必要分出生死，免去拳掌之争，也可早见真章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耸眉头，道：“眼下初更将过，一宵时辰，在人生能值几何，难道你们连这几个时光，都等待不及吗？”

王冠中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当今之世，高人虽多，但在下却敬重你是一个好汉，豪气干云，光明磊落才亮出兵刃……”

徐元平双目一瞪，怒道：“既然知在下言出必践，你就不该这般苦苦相逼，激怒于我，只怕你们也难得讨到好处。”

上官婉倩盈盈一笑，回眸流盼了徐元平一眼道：“这几句话，说得倒还有一点男子气概。”

只听那肋架铁拐的红衣人，怒声喝道：“你要豪气，此刻就横剑一死，又何苦等到天亮！如若不愿自绝一死，我们就只好动手了。”

徐元平肃然说道：“诸位如一定要逞强一试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兵刃无眼，动上手只怕难免要有人溅血横尸。”

那红衣独腿大汉，虽是残废之人脾气却暴急异常，大声喝道：“咱们看看是死的哪个？”一顿铁拐，凌空直扑过来。

上官婉倩右手长剑一挥，划出一道银虹，封住了来路。

这一剑蓄势而发，威势极猛，只听一阵金铁相触的大震之声，那疾扑过来的红衣独腿大汉，凌空冲飞过来的身子，竟然由空中被震落下来；但上官婉倩也被那铁拐上强猛的反弹之力，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那红衣独腿大汉万万没有料到，一个容色秀丽的少女，竟然有这等强劲的腕力，不禁微微一呆。

王冠中似乎也未想到上官婉倩竟敢硬挡师弟去势，当下沉声喝直：“姑娘好深厚的内力，无怪有几分狂气。”手中铁尺一挥，直欺而上。

上官婉倩左手长剑斜斜划出，剑势出手，一连三变，撒出一片寒芒。

哪知剑尺将要相触之际，上官婉倩那撒出的点点剑花，突然合了起来，不由自主的撞在那铁尺之上，好像王冠中的兵刃之上，有着极大的吸力，把她长剑吸了过去，不禁心头一震。

上官婉倩觉着左手长剑被那铁尺吸住，右手长剑立时紧随着扫过去，剑芒闪闪，横削右腕。

王冠中大喝一声，手中铁尺一扫，把上官婉倩左手的长剑震开，横尺一扫，荡开了她右手长剑，一招“分花拂柳”，疾向她玄机要穴之上点去。

上官婉倩疾退了三步，避开一尺，双剑齐挥，展开了凌厉的攻势。

她剑招迅快辛辣，极尽变化之能，出手几剑，迫得王冠中失去了还手之能。

动手到四五合后，上官婉倩逐渐的觉出不对来，只觉对方那乌黑油光的铁尺，隐隐中有一种极强的吸力，剑势的变化上，大受影响，常常无法把精奥之处发挥出来，逐渐被迫处下风。

徐元平冷眼旁观，也发觉了王冠中那兵刃上有一种奇妙的作用，使得上官婉倩的剑招变化，受了甚大的影响。

十合之后，上官婉倩已被迫得尽失先机，陷身危境，看情势再打下去，

十合之内，上官婉倩非伤在对方铁尺之下不可。

徐元平轻轻一皱眉头，伸手捡起了地上的戮情剑，茫无所措的望了激斗中的两人一眼，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。

上官婉倩在险象环生中，突然疾出两剑奇招，迫得王冠中退了一步，横剑跃出战圈说道：“不行，你手中兵刃奇怪，这场搏斗不够公平。”

王冠中目光一掠手中铁尺，说道：“今夜之战，并非一般的比武争名，尽可各出绝学求胜，我这两仪尺确有不同于一般兵刃之处，但非什么邪法鬼谋，你如畏战，那就只有束手就缚……”

他目光一掠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宝剑，接道：“他手中兵刃，效能切金断玉，也异于一般兵刃，难道也不能用于动手相搏之中吗？”

上官婉倩怒道：“宝剑乃正宗兵刃，你这兵器刀不像刀，剑不象剑，带着一股吸入兵刃之力，奇形怪状自然是不能算数了！”

那红衣独腿大汉一顿手中铁拐，怒道：“大师兄不要和她罗罗嗦嗦，时光已经不早了。”

上官婉倩右手一探，摸出一把金针，说道：“你要用奇奇怪怪的兵刃，那就不要怪我用暗器了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生死之搏，不受比武规矩限制，姑娘有什么绝技，尽管出手。”

上官婉倩娇声喝道：“好！你们要是伤在我暗器之下，可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”说完，玉腕一振，一蓬金芒疾射而出。

王冠中大喝一声，手中两仪尺随手一挥，乌光暴张，那满天疾飞的金针，尽被两仪尺吸了过去。

上官婉倩芳心大震，暗暗忖道：不知这两仪尺是什么东西造成，竟然有这等奇妙的威力，看来我这身怀暗器，只怕难以发挥作用了。

她原想在这等近距离中，以自己暗器之力，就足以使强敌伤亡，哪知王冠中手中的两仪尺竟是专门克制暗器之物。这一来，所恃落空，叫她如何不惊？

王冠中大笑说道：“女娃儿还有什么歹毒的暗器，一齐用出来吧！今夜要你败的心服口服。”

上官婉倩目睹暗器难以奏效，心中又惊又怒，大喝一声，挥剑疾扑而上。

王冠中冷笑一声，两仪尺突然施展开南海门中绝学，落英十三变，封闭上官婉倩双剑，全力抢攻。

但见两仪尺疾变如风，刹那间连攻五招。

这五招既快又辣，着着致命，上官婉倩登时被迫得手忙脚乱，应接不暇。

如论她武功、剑招，足以和王冠中拼搏一阵；但王冠中那两仪尺的吸力，却使她剑招变化常受克制，精奥之处，无法发挥，处处落于被动之中，勉强应付了五招，立时闹的险象环生。

徐元平眼上看上官婉倩伤亡就在顷刻之间，再不挺身而出难再抢救，气聚丹田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王冠中不但未停下手，两仪尺反而一紧，一引上官婉倩右手长剑，疾向她右手腕上劈了下去。

上官婉倩右手长剑吃他两仪尺吸力逼住，救援不及，被迫得左手一松，丢下了手中长剑，缩腕避过一尺。王冠中左脚上前一步，两仪尺用出判官笔的招式，向“玄机”重穴点去。徐元平大声喝道：“我叫停手！你们都没听

到吗？”举手一掌，疾劈过去。

强猛的掌风，划起了呼啸之声，直向王冠中撞击过去。王冠中右手两仪尺原势不变，仍然追袭上官婉倩，左掌横里推出，硬接了徐元平遥遥一击。

这时的徐元平，掌力何等雄浑，王冠中分力兼敌，吃亏不小，双掌接实、旋风突起，徐元平被震的双肩晃动，王冠中却被那一撞之势，震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上官婉倩借势一侧娇躯，避开两仪尺，伸手捡起了落在地上的长剑。

那红衣独腿大汉气呼呼大叫，铁拐点地，身躯旋空横飞，但见人影一闪，铁拐已挟着凌厉金风，直向徐元平当头劈了下来。徐元平疾向左侧一闪，让开了那红衣独腿大汉劈下的拐势，右手戮情剑斜斜撩击出去。

避敌还击，快速的几乎是一齐出手，但见寒芒过处，一片红色的衣袂应手而落。

那红衣独腿大汉一击不中，借那铁拐抡动带起的风力，身子盘空一转，飘落到七八尺外。

回首一顾，不禁心头一骇，再看身着红色长衫的下摆，已被削去了一块。

一阵羞忿泛上心头，单足猛一点地，人又向徐元平扑了过去，半空中抡动铁拐，横里扫击过去。

徐元平看那铁拐击来之势，猛恶无比，双肩晃动，疾退两尺。

只听掌风盈耳，一股暗劲，当胸直撞过来。

徐元平左手一挥，接下一掌，凝目望去，看那发掌之人，正是驼、矮二叟中的欧驼子。

矮叟胡一书一撩长衫，取出一支铁笔，纵身一跃，直向上官婉倩攻去。

他原来施用金笔，但那金笔却被徐元平戮情剑削断，临时改用铁笔。

王冠中挥动两仪尺，侧攻而上，上官婉倩登时陷入了两面受敌之境。

徐元平戮情剑忽出奇学，一招“孔雀开屏”撒出一片寒芒，逼退那红衣人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请和在下联手拒敌。”

上官婉倩似已为王冠中两仪尺所震慑，听得徐元平一叫，立时移动身子，走了过去。

徐元平大发神威，剑势一变，戮情剑光华大盛，把王冠中两仪尺的招数，完全接了过来，使上官婉倩从容对付驼、矮二叟的双掌一笔。

这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搏斗，争战之人又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只见掌影纵横，剑光闪闪，铁拐啸风，笔芒点点，攻拒之势，奥妙引人。

上官婉倩摆脱两仪尺的威胁之后，手中双剑，展开了奇诡的变化，交错的剑芒，着着指袭驼、矮二叟的要害大穴。

转眼之间，双方已力搏五六十合。

徐元平逐渐的感到手中的戮情剑，沉重起来，心中暗暗忖道：王冠中的两仪尺，不但变化精奇，而且发出的吸引之力，愈来愈是强大，这般搏斗下去，决难持久，看来非先把此人击败，或是重伤在戮情剑下，才有取胜之望。心念一转，杀机忽生，长啸一声，摆脱铁拐，直向王冠中攻去。

王冠中突然感觉压力大增，戮情剑寒芒如雨，招招带着强凌的剑风，剑势雄浑，那丝丝的剑风，已使人有着抗拒不易之感。

上官婉倩双剑忽紧，把那红衣独腿大汉的铁拐招数，也接了过来。

她这一逞强，立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，那红衣独腿大汉铁拐招数，不但狠辣无比，而且劲道强猛无匹，上官婉倩一和铁拐相触，立时被震得手腕酸

麻，长剑脱手欲飞，但她生性好强，暗运全身功力，咬牙苦拼，不肯示弱。

南海门的武功，本以诡辣见称，上官婉倩的武功，也是走的偏激诡辣之路，双方搏斗之间，凶险之象当真是触目惊心。

徐元平的剑招，刚好和几人相反，他把慧空大师口授易筋真经中三十六招降魔杖法，化作剑招施用，出手剑势，凌厉中不失正大，但奇奥处却又有着鬼神莫测之妙。

王冠中的两仪尺，逐渐的被徐元平剑招克制。

那面蒙黑纱的紫衣少女，突然高声叫道：“大师兄快些施出咱南海门飞鹰十八式，要不然你支撑不过十个照面了，如若你完全陷入他剑招控制之下，再想反击，那就无能为力了。”

王冠中只觉自己空有一身武功，但却无法施展出来，似乎是每一个变化，都在对方剑势的控制之下，常常被迫得中途撤招。

听得那紫衣少女喝叫之后，似是茅塞顿开，大喝一声，手中两仪尺突然一变，疾向徐元平前胸点去。

徐元平运足腕力，挥剑猛向两仪尺上扫去，他心知戮情剑锋芒足以削金，存心要把王冠中这神奇兵刃毁去。

哪知王冠中一尺击出之后，人随着凌空而起，两仪尺自然的避开了徐元平的剑势。

他轻功极高，一跃之势，足足飞起来两丈有余，悬空两个翻身，疾扑而下。

徐元平虽然连日和江湖高手相搏，但象这般猛恶的攻势，还是初见，不禁心头为之一骇，一时间想不出制敌之策，身躯横闪，避开三步。

王冠中双足微微一点实地，身躯二度飞起，巧妙的一翻，人已到了徐元平的身后，两仪尺探手下击，左掌同时发出了猛烈的劈空掌风。

徐元平抢得的先机，已完全失去，反而被人主动的袭击控制了局势。

王冠中凌空袭击，矫若游龙，而且招数愈变愈奇，四五个照面之后，徐元平已被迫得无法还手。只有静站原地，等待着王冠中攻势迫身，再设法应变拒敌。

忽听得一阵金铁大震，上官婉倩左手长剑，被那红衣独腿大汉手中铁拐震飞，银光闪动，飞出六七丈外。

倔强的上官婉倩，虽然震飞了一剑，但战志仍然高昂不灭，娇躯疾转，闪开了铁拐和矮叟胡一书的铁笔，右手长剑借机交到左手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把金针，玉腕一振，一蓬金雨，急射而出。

这一把金针，不下三四十支之多，在这等极近的距离之下，威势更足以慑人心魄，那红衣独腿大汉和驼、矮二叟，均被迫得纷纷仰身倒卧，以避金针。

上官婉倩借机会一提真气，娇躯凌空而起，右手单剑疾向王冠中追刺过去。

徐元平急急喝道：“使不得……”，余音未了，忽见王冠中高大的身躯在空中打了一个翻转，两仪尺疾快无比的反击过去。

上官婉倩疾刺过去的长剑，被两仪尺上强大的吸力一引，突然失了准头斜向一侧，王冠中左手一挥斜劈而下。

悬空交手，时间上更是差不得一毫一发，上官婉倩剑势受扰，全身完全暴露对方掌势笼罩之下。眼见那急落而下的掌势，就要击中前胸，忽见一道

青芒，电射而至。

原来徐元平一见上官婉倩的长剑被人引开，已知她要伤在王冠中手中，当下一提真气，驭剑而起，直向王冠中左臂斩去。

那飞鹰十八式，本是专门在空中相搏的招术，乃南海门独步武林的奇学之一，徐元平目睹形势危殆，只好不借耗消真元之气，驭剑抢救上官婉倩；但他刚才一番动手之后，原来用作抗拒毒发的真气，大为损减，剧毒立时漫散内腑，使这剑道中最上乘的武功，威势减去甚多。

但这已使王冠中大为震骇了，急施一招“神鹰入云”，一抬头，身子忽然疾升三尺。

他应变虽然够快，但仍然感受剑风冷芒，掠面而过。

徐元平一剑逼开了王冠中，人却和上官婉倩一齐落着实地。

他虽然身负上乘武功，但因未习过那飞鹰十八式的空中换气之法，是以不能和王冠中一般在空中翻转自如，久停不落。

上官婉倩大险之后，仍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，望着徐元平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要不救我，这一次我非得受伤不可……”，忽然发觉他喘息甚重，脸上汗水如珠，滚滚而下，不禁大急，顾不得身处险境，急急接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徐元平左手疾伸而出，说道：“闪开。”身子一侧，急掠而过。

只听一声闷哼，传入耳际，上官婉倩回眸一瞥，只见驼叟高大的身躯，横向一侧摔了过去。

显然，欧驼子是被徐元平掌势击中；但惊人的是这一掌打的无声无息，和那奇奥绝伦的手法，使人连看也未看清楚。矮叟胡一书和那断腿红衣大汉，似是都被徐元平一击重创欧驼子所慑，同时呆在当地。

徐元平举手用衣袖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，傲然说道：“哪一位不服气，但请出手，如若各位自知难以凭强使在下屈服，那就让出一条路来，放过这位姑娘。”

那红衣独腿大汉突然大喝一声，疾行而上，横抡手中铁拐，一招“朔风狂啸”拦腰扫去。

这一击威猛惊人，只看得上官婉倩替徐元平捏了一把冷汗。但见徐元平身子一转，不退反进，疾如电奔般，疾欺而上，举手一掌，拍在那红衣独腿大汉左肩上。

这一击不但要身法快如星火，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人的胆气。那红衣独腿大汉突然大叫一声，整个的身躯，向后倒飞过去，摔出四五尺远。

徐元平神威凛凛地喝道：“哪一位还有胆上来试试？”王冠中两仪尺平举胸前，缓步向上走来，一面肃容说道：“阁下的掌法，乃在下生平仅见的奇学，王某人有幸领教。”徐元平道：“我本无伤人之心，但诸位却要这等苦苦相逼，迫我出手……”

白发萧萧的梅娘，突然一顿手中竹杖，喝道：“站住，你也接不下他的掌势，让我这老迈的人试他一试！”

忽听那紫衣少女娇弱无力的声音，由蒙面黑纱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梅娘，你用咱们南海门中‘无相气功’和‘倒海三式’对付他。”

王冠中凛然止步，退到一侧。

原来“无相神功”和“倒海三式”都是南海神叟生平绝学，王冠中投身南海门十余年，也不过只听师傅说过，现下听师妹忽然说了出来，自知难再

勉强出手，只好退到一侧。

梅娘缓步逼进，竹杖着地有声。

这时，徐元平头上的汗水，更是滚如涌泉，全身的衣服，都为汗水湿透。

上官婉倩奔了上来，挡在徐元平前面，说道：“你已经很累，让我对付这老婆婆吧！”

梅娘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站开去。”举手一杖，缓缓击来。

上官婉倩举剑一封，架住了竹杖，正待用力把它弹震开去，忽觉那竹杖上发出一股极强的劲道，上官婉倩怕仅剩的一剑再被对方震飞，全力握住不放。

但那竹杖上的力道，强大无比，上官婉倩全力握剑，竟然被连人带剑震拨一侧。

这是她生平之中，初次遇上内功如此强大的劲敌，不禁心神大震。

梅娘一杖震拨开上官婉倩，左手一挥，疾向徐元平劈了过去，口中冷厉地喝道，“小娃儿，先接我一记劈空掌试试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”

这时徐元平内腑的毒性，已然发作，自觉全身虚弱无力；但他生性好强，听得梅娘一激，竟然强提真力，硬接一击。

这一掌力道奇猛，徐元平但感全身受到强烈的一震，气血直向胸口翻动，耳际长鸣不绝，眼前金光乱闪，头重脚轻，再也站立不稳，仰面一跌，晕倒地上。

夜风吹飘起梅娘头上的白发，她冷若冰霜的脸上，闪掠过一抹杀机，竹杖一起，直向徐元平玄机要穴之上点去。蓦地里白虹疾闪，一道剑光，电奔而到，剑杖相触，砰的一击脆响。

梅娘手中的竹杖，吃那疾奔而来的剑光架开，击在一块山石上，一块拳头大小的山石，应手而碎。

上官婉倩运足了全力，架开了梅娘竹杖，人已经累的有些喘息。

这位倔强的姑娘，接过白发萧萧的梅娘两杖之后，似是已自知无能相敌，并未借机抢先，垂下手中长剑，傲然说道：“你不能杀他！”

梅娘冷漠地一笑道：“为什么……”，但她却似突又恍然大悟地接道：“是啦！完把你杀了之后！再杀他！”

一挫腕，收回竹杖，横抡欲击。

上官婉倩似未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，冷漠地说道：“我打你不过，你要杀死我，那自然十分容易；但你却未能是他的敌手……”，她微微一顿后，又道：“如是他未战得筋疲力尽，只怕你在百招之内，也无法伤得了他！”

梅娘一顿竹杖，入石三分，怒声说道：“他连我一掌也接不下，何以我打他不过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样搏斗不公平！”

梅娘厉声喝道：“讨死的利口丫头，哪里不公平了？”

上官婉倩镇静地说：“他未和你们动手之前，身上所中的剧毒，已经开始发作，连番苦战，早已不支，你在他力尽当儿，那自然是一击成功了。”

梅娘道：“就算如此，也不能证明老身不是他的敌手！”上官婉倩冷然笑道：“你学过剑吗？”

梅娘道：“老身摘叶可以伤人，飞花可以杀敌，这一根竹杖已是多余，纵有利剑，也不屑用。”

上官婉倩听得火起，不觉摆起上官堡的小姐派头，娇吒道：“我问你懂

不懂剑术，谁问你武功了？

梅娘倒是被她强不畏死的豪气所动，略一沉吟道：“老身一十八般兵器样样都能用得，何况用剑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最上乘的剑道，无非是驭剑伤敌，你自信能有此能力吗？”

梅娘微微一怔，道：“驭剑之术，老身虽然不会，但也伤我不了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的武功之高乃我生平所遇强敌中第一高人，但如说你能胜得他，只怕未必，在江湖上行走，凶险随时难免，你如果自信能够胜他，今宵不该伤他，七日后再来此地，好好的较量一场，那时，他体力已复，你们作一场公公平平的搏斗，胜者心安理得，败的也死而无怨！”

那久未出言的紫衣少女，突然冷冷地接道：“他既然已经毒浸内腑，你如何能让他活过七日？”

上官婉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自会想办法替他解毒！”

紫衣少女冷笑道：“你不用遁词欺我，当今之世，除了我，无人能够救他，也无人敢于救他！”说着移步向前。

梅娘横跨两步，挡住了上官婉倩，替那紫衣少女让开一条路。

紫衣少女走近了徐元平，缓缓蹲下身子，轻掀复面黑纱一角，瞧了瞧徐元平的脸色，叹道：“剧毒已泛现于眉宇之间，难过今夜子时……”她仰起脸来，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他只有一个时辰好活了！”

上官婉倩虽然夸下了口，但她心中实无解救徐元平身受剧毒之能，听得这紫衣少女之言，心中大是焦急，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向人询问，只好苦在心头。

那紫衣少女突然站起身，冷冷地对上官婉倩道：“你守在此地，等着他气绝吧！但有一件事，我要得到他的尸体，你只要能够答应，我们就立时撤退，等你确定他已经死了，尸体就交给我们带走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要他尸体何用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谁也无法预料数日后的心情，也许我把他投在山谷中喂蛇，也许我把他暴放在山峰上让兀鹰分食……”，她轻轻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也许我会替他筑建一座很精巧坟墓，以收殓他的遗体！”

上官婉倩微一怔道：“你的心可算够得上毒辣二字，死不记仇，他人死了，你还要糟蹋他的尸体？”

紫衣少女娇声道：“你是他的什么人？竟然这样问我。”

上官婉倩脸上一热，忍着答道：“我是他的朋友，怎么样？”

紫衣少女一阵脆笑道：“朋友？既非同出一师，又不沾亲带故，自认是他朋友，你也不觉害羞吗？”

她举手理一下吹乱的散发，接道：“再说他也未必会承认你是他的朋友。唉？自作多情的姑娘！”

上官婉倩生性好强，具有须眉之风，对那紫衣少女前几句话，倒未放在心上；但后面两句话，却是深深的刺伤了她的芳心。

她凝目望着那卧仰在地上的徐元平，心中泛生起千万愁苦，暗暗想道：是啊！不知他承不承认我是他的朋友，如若此刻能够挣动，只要他轻微的一摇头，我立时将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全场中突然沉默下来，每人的心上，都如负重铅。

那紫衣少女忽然俯下身子，缓缓捡起了戮情剑，说道：“此剑虽然锋利

无匹，但具有此剑之人，一生都得不到快乐，名剑如名花，孤芳自赏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突然抬起头来，喝道：“放下，不要碰他的东西。”紫衣少女柔和地说道：“这是你们中原武林道上的传说，凡是具有此剑之人，一生都要寂寞孤单的度过，想来你一定知道这个传说了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知道又怎么样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知道了就最好不过，我用这柄剑刺入他的心中，这剑上沾了他的血，你再用这柄剑自绝一死，我就为你们建筑一座鸳鸯坟。墓碑上刻出你以身殉情的经过，劝世人永别妄图戮情宝剑，想那哄动之情，必然要超过孤独之墓。”她的声音柔美中充满着幽幽哀怨的郁力，婉转的说来，字字扣人心弦，梦呓般轻诉，使人有着一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，似是天地间充满痛苦、死亡……。

上官婉倩茫然叹息一声道：“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一个人活上一百岁，也是难免一死。如若死了之后，能留给世人深长的怀念，那也算死的值得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上官婉倩缓缓的向四周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在你们重重的包围之下，我想冲只怕也冲不出去。”

梅娘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。”

紫衣少女恐梅娘冲撞之言，启发了她的求生之意，赶忙接道：“那我就杀他了。”

玉腕缓缓探下，直向徐元平前胸刺去。

上官婉倩幽幽的叹一口气，闭上双目。

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女剑客，忽然变的脆弱起来。

微弱的星光下，隐隐可见那紫衣少女皓腕颤抖，显然她内心正有着无比的惊惧和激动。

锋利的剑尖刺入了徐元平的前胸，一缕鲜血，泉水般直喷出来。

那紫衣少女娇啊一声，全身都急促的颤抖起来。

梅娘疾快的伸过了一只左手，握住了她纤巧的五指。颤栗似是有着强烈的感染，梅娘一和那紫衣少女手指相接，似是突然被人在她前胸击了一拳，全身也为之激剧一震。原来那紫衣少女手掌纤指，冷若冰石。

梅娘惊呼了一声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了？”

那紫衣少女紧紧反抓着梅娘的手腕，叫道：“梅娘，我刺错了地方吗？”

两人同时开口，谁也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？上官婉倩霍然睁开眼睛，首先映入眼的是那一缕喷射鲜血，她愕然的一声惊叹，重又闭上了双目。

那紫衣少女吃力的拿起垂下的右腕，举动之间，有如负重千斤，她迅速的退后了两步，全身依偎入梅娘的怀中，当的一声，戮情剑跌落在石地上。

王冠中、驼、矮二叟，以及那缺了一条腿的红衣大汉，脸色都十分沉重，八道目光，怔怔的盯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肃然的神情中，流现出一股轻淡的感伤。似乎对才华横溢，豪气干云的徐元平，默致着歉疚和惋惜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，呼啸的山风中，飘传过来了一个沉重声音，道：“倩儿，倩儿……”，这声音似是由老远处飘传而来，但入耳字音，却是清晰异常。显然，这人有着深厚的内劲。上官婉倩迅速的捡起地上的戮情剑，对准前胸。

那锋利芒刃，切金断玉，上官婉倩只需微一用力，戮情剑立时将刺入前胸。

只听那呼唤倩儿的声音，愈来愈凄凉，在黝暗黑夜里，呼啸的山风中，更显得声动心弦，亲情似海。

上官婉倩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，幽幽说道：“我爹爹在呼唤我，让我见爹爹一面，再死好吗？”

紫衣少女凄凉的说道：“亲情深重，你见了爹爹之面，如何还能够死呢……”

她望了仰卧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，叹道：“只怕他的尸骨，就要凉了，你如不愿意死，我们就收去他的尸体了。”

上官婉倩黯然说道：“我答应了，决不会变，见上我爹爹一面后，立刻就死！”

呼啸而过的山风，此刻似乎突地减轻了风势，变得有如九月时节，楼头怨妇足下的秋风一般萧索、幽怨而凄清……

这萧索、幽怨而凄清的微风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将她幽怨而凄清的语声，飘送到远方。

紫衣少女木然而立，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，她轻移莲步，走到徐元平身侧，缓缓俯下身来，拉起徐元平的一只手掌。

只见她十指纤纤，缓缓将徐元平手掌握了起来，她春葱般的玉指，虽然早已轻轻颤抖了起来；但此时此刻，却无一人觉察。

只听她幽幽叹息了一声，仰面向天，缓缓道：“想不到霎眼之间，他手掌便已冰冷了。”

刹那之间，她只觉心弦倏静，万念齐灰，仰天一叹，道：“苍天……你竟然真的教他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死去了吗？”

徐元平的手掌果已冰冰冷冷，她就似握着一片晶莹的寒玉一样。

紫衣少女却轻轻一笑道：“毒已入血，命已垂危，他即使早一个时辰死了，又有什么可以值得惊异和惋惜之处呢？”

上官婉倩霍然长身而起，目光垂落，满含怨毒地望着她，右腕微抬，寒光一闪，疾向紫衣少女刺去。

梅娘突地轻叱一声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身形闪处，已至上官婉倩身侧一尺左右，只要上官婉倩剑光再进一寸，梅娘掌中那一根多节的竹杖，便立刻会点到她的重穴之上。

哪知上官婉倩眼神却已突地黯淡起来，根本没有觉到梅娘的竹杖已触及她的罗衫。

她只是轻叹一声，缩回长剑向徐元平黯然瞧了一眼，幽幽道：“你死了，很好……”，剑光一转，回刺自己的咽喉。

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夜包中突地如飞奔来一条人影，大喝道：“倩儿，倩儿，是你在说话吗？”

上官婉倩语声未落，这人影已闪电般掠来，身形之迅快，有如苍鹰束翼而下，神龙自天而降。

森森的寒芒，已触及上官婉倩的肌肉，她脑中空空洞洞，一心一意只是想死，直待那慈爱的呼唤，传入耳际，晕迷的神智，忽然一清。

但见一个花白长须，身躯高大的黑衣人，站在她身前的两尺开外，星光下，只见他满含着两眶泪水，一脸愁苦神情，黯然说道：“倩儿，你受了委屈吗？”

他深知这位刚愎倔强的女儿，从小在娇纵之中长大，对些微委屈，也是

难以忍受，看她要横剑自刎，便认是受了极大的羞辱，才这般痛不欲生。

上官婉倩凄凉一笑，道：“爹爹半生宠爱女儿，恕女儿不能尽孝膝前了……”

上官嵩心头一震，大声喝道：“倩儿！”这两个字，几乎用尽了他生平之力，声音凄厉，高拔云霄，深夜之中，空谷传音，满山尽都是呼唤倩儿的回应之声。

上官婉倩听那震耳欲聋的倩儿呼叫声中，充满着无比的慈爱，无比的感伤，心中忽然一清，叫了一声：“爹爹……”，两行清泪，已夺眶而出。

她心中很明白自己在父亲心中，所占的地位极重，眼看着年迈苍苍的老父，热泪滚下双颊，实不再忍伤害老父之心，缓缓的垂下了手中的戮情剑，幽幽说道：“爹爹就只当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！”

上官嵩目光迅快的环扫了一周，道：“可是这些人欺侮你么？”

上官婉倩摇摇头，道：“是我答应了人家，非死不可。”

上官嵩微微一怔，道：“生死之事，也可以随便答应的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悔亦无法了。”

上官嵩凄然说道：

“你不念老父惦念你死后的伤悲，也该想想你那半身瘫痪的老娘，如若知你死讯，她还能不能独生人世……”。

他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倩儿！为父一生之中，从来言无不践，我自是不愿让我的女儿反复无常，如若他们依武功杀了你，我这做父亲的纵然痛断肝肠，那也是无话可说。他们巧言骗你自刎而死，算不得光明正大的行径，纵有承诺，也不必一定遵守……”。

梅娘突然一顿手中竹杖，厉声接道：“我们不过是念她年幼无知，才让她自绝一死，纵不自绝，也一样难逃死亡之运！”

上官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鹿死谁手，还难预料，且先莫大言不惭……”，转眼望着上官婉倩接道：“倩儿，过来，咱们父女联手斗斗南海门……”。

梅娘突然一顿手中竹杖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们父女之情，这等深重，老身就成全你们了。”

举手一杖，疾向上官嵩劈了过去。上官嵩冷笑一声，横里闪开三步，避开了梅娘一击。梅娘手腕一转，那纵击而下的竹杖，忽的变成横击之势，拦腰扫去。

上官嵩暗暗一惊，恃道：好快手法。刷的一声，肩上的长剑出鞘。

正待用剑封架梅娘的杖，哪知梅娘手腕一挫，突然又把竹杖收了回去。两道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，冷冷对上官嵩道：“过来，咱们找处空旷地方动手，你只要能够接下老身二十招，立时放你们父女走！”

上官嵩掂了掂手中长剑，沉吟不语、心中却暗暗想道：倩儿平常刚愎任性，勇猛绝伦，纵然遇上了强敌，也是从不畏缩，看她神定气闲，并无刚刚和人力搏之像，不知何故，却要凌剑自绝。

他只管用心推想，根本未听到梅娘说的什么。

王冠中一挥两仪尺，恭恭敬敬对梅娘说道：“老前辈请休息片刻，让晚辈先试他一阵如何？”

梅娘冷冷望了王冠中一眼，沉吟不语。

原来上官嵩闪避梅娘的杖势，退到了那紫衣少女的身侧，只要一挥剑，一举手，立时可把那紫衣少女伤在手下。王冠中似是也惊觉到了师妹所处的

险境，不敢贸然出手，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久闻上官堡主的武功，高出杨家、查家二位堡主，心慕已久，快请过来这片空旷之处，咱们好好较量一下。”

上官嵩久走江湖，何等老辣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他们能逼死我的女儿，让她横剑自绝，不知何以对我这般客气起来？目光转动，只见那紫衣少女垂首而立，竟似不知自己在她身侧。

她面上垂着黑纱，无法看清楚她的神色；但看她站的角度，似是正把目光投注徐元平的脸上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她这般呆呆的站着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？

忖思之间，忽见那卧在地上的徐元平，身体蠕动了一下。紫衣少女长长吁了一口气，缓缓坐了下去，举手对上官婉倩一招，道：“快坐下来，听我吩咐，迫出他身上毒血……”

上官婉倩微一犹豫，但却依言坐了下去。

双方紧张的形势，因那紫衣少女一句话，登时松懈下来。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在两人的身上。

王冠中听师妹口风，似乎徐元平大有回生之望，心中百感交集，也不知是喜是愁。

他深知师妹的聪明，世无伦比，她精研医道，木绝尘寰，决不会随口而言。

他仰脸望望天色，默然不语，对徐元平的复生，他有着极矛盾的心情，既觉着这样一位武林奇葩真的死去了，实在大为可惜；又觉着如不能此刻把他置于死地，再过上几年岁月，武林之世，只怕难有与他匹敌之人……

这矛盾的心情，使他对徐元平的生死，看的十分重大，只觉得这人的生死，关系整个武林的劫运。

上官婉倩蹲下了身子之后，望着那紫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我要怎么帮忙？”

紫衣少女说道：“你用左手按在他前胸的玄机穴上，右手运集真力，迫他行血畅流。”

上官婉倩两道目光，缓缓由徐元平脸上扫过，凝注在他右胸的伤口之处，说道：“他现在死了呢？还是活着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一息仅存，心脉未停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那是还活着了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还没有完全绝气，但已距死亡不远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要迫出他身上部分毒血，然后再闭他的穴道，这些事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，如若拖延过久，他失血而死，纵有起死回生的灵丹，也无法救得他活了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刺了他一剑呢？如若不是你刺他一剑，也不会这样危险了。”

她口中虽在抱怨，但双手却依照那紫衣少女的吩咐，左掌按在徐元平玄机穴上，暗中运气，畅和他的血脉。

紫衣少女轻轻掀起蒙面黑纱一角，望望徐元平的伤口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不是我刺他一剑，现在已经没有救了！”上官婉倩一运气催动他血脉之后，徐元平本已缓和出血的伤口，突然又泉涌而出。

看到那喷射热血，上官婉倩心中忽然泛起无比的感伤，抬头望了那紫衣少女，幽幽说道：“你可是存心要我亲手弄死他吗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如若他真的死了，我就烧光这世间流传的医书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又道：“是咱们两个人弄死了他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关我什么事呢？是你杀了他！”

紫衣少女冷笑一声，不再答理上官婉倩，静静望着上官婉倩迫出徐元平身上毒血的情形。

这时，徐元平半身衣服尽为鲜血湿透，望去使人惻然。上官婉倩目睹其情，心头泛起无比的凄凉，纤纤十指，也开始剧烈的颤抖。

她抬头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，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？”

紫衣少女默然不语，似是根本没有听到上官婉倩的话。又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徐元平的身躯突然抖动了一下。上官婉倩停下右手，忍声喝道：“怎么样了，你可是要我用内力逼出他身上所有的血吗？”

紫衣少女冷冷说道：“稍安勿躁，要你停手时，我自然招呼你。”

上官婉倩心中虽是大感忿慨，但两只手却不由自主地又动作起来。

徐元平身上存血，似已被上官婉倩催运内力迫出将尽，伤口的涌血，变成了眼泪一般，点点滴出。

紫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啦！”

上官婉倩应声运指，连点徐元平四处穴道。

紫衣少女不待上官婉倩再问，抢先说道：“现在，他身上毒血已将放尽，只要再服一些祛毒的药物，养息一阵，就慢慢好了！”

上官婉倩忽道：“我看他是难再活下去了，一个人身上的存血，被放将尽，哪里还能活得下去。”

紫衣少女缓缓站起身来，蒙面黑纱，在山风之中微微飘动着，莲步轻移，向前走去，神态从容，由上官嵩身前走过。上官嵩手横着沉重的银剑，环目一扫四周，低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话出口，人也同时跃奔过去，银剑一举，横在那紫衣少女后背的命门穴上。

在他喝声出口的同时，梅娘、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，同时发动，疾向上官嵩行了过去。

几人去势虽快，但仍然慢了一步，他们尚未欺近，上官嵩闪动着寒光的剑尖，已抵在紫衣少女背心之上。

梅娘首先倒跃而退，厉声喝道：“快退回去。”

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，应声而退，跃落原位。上官嵩仰脸一阵长笑，伸手一把抓住了那紫衣少女的左腕。

他出手用力甚大，但听娇嗯一声，疼得那紫衣少女全身打了两个寒颤。

梅娘尖声喝道：“不要伤着她……”

上官嵩沉声喝道：“你们胆敢向前逼近一步，我就立时把她伤毙剑下！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暴急地叫道：“动了我师妹一根头发，你们父女就别望生离此地。”

上官嵩虎目圆睁，冷然说道：“老夫杀了她又能怎样？”那红衣缺腿大汉，呆了一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王冠中轻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上官堡主，有什么话说，尽管请讲。我们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应。”

显然，这紫衣少女陷落人手，已使南海门气焰尽消。

梅娘竹杖一顿，长叹说道：“老身向不轻作承诺，今宵破例答应你们……”

上官嵩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上官嵩生平从不求人。”梅娘突然一晃双肩，

疾快无比的欺到了上官婉倩的身侧，探手一把，扣住了上官婉倩的右腕脉门。

上官婉倩正低头望着徐元平放血后的反应，全神贯注，对身外之事，浑似不觉。

直待梅娘抓了她的手腕，她才似霍然警觉；但也只淡淡的回顾梅娘一眼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梅娘暗运功力，但却蓄劲五指不发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要你爹爹松了姹儿，我就放开你的脉穴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谁是姹儿……”

目光转处，只见上官嵩正扣着那紫衣少女的手腕，接道：“就是那紫衣少女吗？”梅娘道：“不错，快要你爹爹放了她！”

上官嵩纵然长笑，道：“如果老夫不放呢？”

梅娘道：“我就先杀了你的女儿！”

上官嵩道：“这紫衣女娃儿还要不要命？”

紫衣少女突然插口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决然杀我不死，不信你就试试！”

上官嵩奇道：“什么？我杀不死你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手中有的是兵刃，不妨试试看呢！”

梅娘凄然说道：“姹儿，你发了疯吗？”

紫衣少女娇声笑道：“我不是好好的嘛！”

梅娘道：“生死大事，岂是儿戏？你怎可以让他试呢？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他要是听了我的话，一剑把我杀死，你们不是可以慢慢的摆布他女儿了吗？”

上官嵩听得心头一震道：“老夫是何等之人，岂肯上你这个丫头的当！哼！他们如何整治我的女儿，我就如何对你！”

这几句话问答之中，已充分流露出这个被人扣制着脉穴的姑娘的死亡，都足以使对方亲人们肝肠痛碎。

但也说明了，只要梅娘不加害上官婉倩，上官嵩也决不致加害紫衣少女的性命。

王冠中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上官堡主请再多考虑一下，最多你只有一击的时间，一击不中，就再无下手的机会了，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时间，从容不迫的摆布你的女儿！凌刚碎割，而且还要让你亲眼看着！”

上官嵩目光扫了四周一眼，冷冷答道：

“我手中这柄银剑，有二十四斤之重，天下可用之剑大概无出我这银剑重量之右了，它伴我三十年江湖行踪，从未有人在我银剑击中下，逃得性命……”

忽听上官婉倩叫道：“姹儿，姹儿，快些过来！”那紫衣少女回过脸去，说道：“你叫哪个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叫你呀！你不是叫姹儿吗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
上官婉倩回头望了梅娘一眼，道：“这位老婆婆叫你，我听到了，没有人告诉我。”

紫衣少女举步欲行，但手腕被上官嵩紧紧捏住，难以摆脱。

上官婉倩低沉凄凉地叫道：“爹爹放开她吧！”

上官嵩道：“放开了她，只怕咱们父女，今宵就难以逃得……”

上官婉倩叹道：“生死有命，爹爹不用放在心上，我求你放开她。”

上官嵩缓缓垂下银剑，松开五指，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紫衣少女活动了一下左腕，缓步向上官婉倩行去。上官嵩银剑一挥道：“你们现在已无顾忌，哪一个先和老夫动手？”摇挥一下手中银剑，凝神而立。

那红衣缺腿大汉一顿铁拐，纵身欲上，却被王冠中一横两仪尺拦住了去路，低声喝道：“二弟不可莽撞出手。”

只见那紫衣少女走到上官婉倩身边，牵着她一只手，一同坐了下去。

梅娘微一犹豫，自行放开了上官婉倩的右腕。

上官婉倩目光投注在徐元平身上，说道：“他刚才又挣动了一下……”

紫衣少女接道：“你一定要救他吗？”

上官婉倩点点头，道：“他一直认为我逼他服下毒药，我要把他救活，告诉他我没有对他用毒。”

紫衣少女叹道：“好吧！我答应你；但我一生从不愿吃一点亏，我救了他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说来容易，做去难，只伯你难以信守。”上官婉倩道：“只要我力所能及，无不答应。你不用卖关子，快些说吧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一生做事，从不愿陷入绝境……”，说话间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只羊脂般的玉瓶，接道：“这瓶中是我们南海门的腐心神丹，服下之后，七日之内，腐心剧毒，即将深入内脏……”。

上官嵩只听得虎目圆睁，怒声喝道：“什么？你要我女儿服用这等绝毒的药物吗？”

紫衣少女冷冷地接道：“我要是有意让她服用，也不会对她说明了。如若我说这瓶中药物，是我们南海门中灵丹，服用后，能够延年益寿，增长内力，不知你信是不信？”

上官嵩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自然是不信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说出了这瓶中是绝毒的腐心毒丹，如若你的女儿自愿服用，自是不干我事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一直说下去吧！我倒要见识一下你用什么方法，能让我甘愿服此毒丹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你要我救他性命，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；但我不愿使你觉得太为难，因此提出两个难题由你自己选择一个……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第一个是要我服之腐心神丹了？不用再说啦！你说说另外一个吧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另一个更简单，只要你立下重誓，他的伤势好了之后，你不和他说一句话，也不许帮他一件事，就成啦！”

上官嵩高声接道：“这很容易，倩儿快答应吧！”上官婉倩幽怨地望了老父一眼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问道：“服下这腐心神丹之后，不知还能活多久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不要紧，只要你能按时服用解药，三五年也死不了；但如不服解药，七日内五脏六腑腐烂而死，我可以先给你三粒解药，每日服用一粒。”

上官婉倩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就试试你们南海腐心神丹。”

紫衣少女娇笑道：“那很好。”伸手取过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一粒绿色的丹丸，道：“你吃下去，我立刻就动手救他，一顿饭工夫之内，我可以

使他复生。”

上官婉倩接着毒丹，两滴热泪滚下双颊，幽幽说道：“爹爹，我知道这选择将伤到爹爹之心，但望爹爹原谅你的不孝女儿了。”

上官嵩早已激动得全身抖动，颤声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是发了疯么？”

上官婉倩淡淡一笑，举手把一粒腐心毒丹，投入口中。

紫衣少女道：“此丹绝毒，入口后就化成溶液，毒随血行，侵入肺腑，你如妄想把它藏入口中，那可是自找苦吃……”

上官婉倩怒道：“你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早已咽下去了，不信你瞧瞧看！”说完，果然自行张开了樱口。

紫衣少女又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个碧玉瓶子，倒出来四粒白色的丹丸，说：“你倒是很守信用，这三粒解毒灵丹，你要好好收存着，十二个时辰后服用一粒，此后每隔一个月，再服一颗，三粒灵丹可保你三月无恙。”

上官嵩一颗心随着女儿服用下的毒丹，直向下面沉去，过度的激动和伤痛，使他的手足瘫软，近在咫尺，竟然无法及时抢夺下女儿手中毒丹。

在他想来，上官婉倩不致任性到明知那丹药绝毒无比，赌气服用；却未曾料到她竟然真的把一粒毒丹服下。

那紫衣少女似是也被上官婉倩服下毒丹的豪情所慑，轻轻叹息一声，伏下身子，迅速的扶起徐元平左肩，低声对上官婉倩道：“你快把你手中那白色的丹丸，给他服用一粒。”

上官婉倩依言施为，捏开徐元平的牙关，把一粒白色丹丸，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

紫衣少女低声说道：“听我吩咐，推拿他身上穴道。”上官婉倩瞪了那紫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有一天我总要把你斩死剑下！”

紫衣少女娇脆的一笑，道：“此后岁月，你将尝试到奇毒腐心之苦，自顾不暇，哪里还会有时间记恨于我……”

她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现在快推拿他项间‘天窗’、‘廉泉’二穴。

上官婉倩依言，双手各按二穴，开始推拿。

紫衣少女低声说道：“每穴推拿十次，移到‘缺盆’、‘气舍’二穴之上。”

那紫衣少女不停口述，上官婉倩依言施为，片刻之间，又连续推了徐元平“中府”、“神藏”、“步廊”、“大包”、“承满”、“太乙”、“天枢”、“行门”八处大穴。

上官嵩经过一阵调息，激动的心情，逐渐的平复下来，突然一上步，把手中二十四斤的银剑，架在紫衣少女颈上。上官婉倩低声说道：“爹爹，别伤了她！”

紫衣少女头也不转地冷冷说道：“杀了我，你将亲眼看到他女儿，身受那剧毒腐心之苦，七日夜呻吟不绝，声声断肠……”。

说完，突然举起双掌，重重的击在徐元平前胸之上。她这两掌似是用力极猛，击在徐元平前胸之后，徐元平突然睁开了双目，挺身而起。

紫衣少女迅速的站了起来，举步欲行。

上官嵩银剑微一加力，硬把那紫衣少女举步欲行的娇躯，重又按坐在地上。

一个念头，闪电般由上官嵩脑际掠过，暗暗忖道：此女娇嫩的有如平常之人，只要我微一用力，她就似承受不住，难道她不会武功吗？但她口述人

身要穴，如数家珍一般，不像毫无武学基础之人。

他在忖思之间，白发苍苍的梅娘，却悄无声息的举手按在上官婉倩的背心之上。

上官嵩目光一瞥，冷然说道：“你如伤了我女儿寸肤一发，我立时把这女娃儿斩毙剑下。”

梅娘道：“我只要微一加力，即把你女儿心脉震的寸寸断裂。”

上官嵩道：“她服用了剧毒之药，难以活过三月……”

徐元平左手按在胸肋间的伤口之上，右手一探，捡起了地上的戮情剑，手腕一抖，疾向上官嵩右腕脉门点去。

他出手既快，上官嵩又在毫无防备之下，想也来不及想，本能的一松银剑，避开右腕要穴。

徐元平原未存心伤他，右腕一抬，不容那银剑落地，已把它踢飞起来。

但见银芒一闪，长剑直向梅娘飞击过去。

梅娘冷哼一声，举起手中竹杖啪的一声，击在那疾飞而来的银剑之上，二十四斤重的银剑，登时被击的横向一侧飞去。

上官婉倩已觉出那按在后背“命门穴”上的手掌，蓄蕴着强大的暗劲，只要自己一挣动，势必将启动她的杀机，是以在梅娘掌势未离开她命门穴前，不敢移动一步。

徐元平一击之下，见梅娘仍未移开按在上官婉倩要穴的左掌，立时挥剑欺上，连出三招。

但见青芒闪闪，逼的梅娘连退两步，左掌也被迫移离了上官婉倩的命门穴。

上官婉倩借势一跃，飞落在父亲身侧。

梅娘厉笑一声，喝道：“你要讨死？”竹杖横里扫击出去。

徐元平仰身疾退，跃开八尺。

他在重伤之后，全身存血放至将尽之时，虽有着精深的内功，体力亦极衰弱，刚才一鼓作气，大振余勇，救了二女，眼下二女脱险，振起的精神，随之溃散，双脚着地不稳，跌个仰面朝天。

梅娘举起竹杖，放在他“玄机”要穴之上，满脸愤怒杀机，但却蓄劲不发。

她早已看出那紫衣少女对这位英拔不群，气度豪硬的少年，有着一一种恨于置之死地，怜爱重于性命的奇怪感情。

她不知一旦杀死此人之后，会给那紫衣少女如何一种刺激？她天赋的绝世才华，使任何人都无法预测她的感情变化。

只听上官婉倩高声叫道：“他重伤未复，体力衰弱，任何人在这一段时光中都可以把他杀死。你乘人之危杀了他，算不得什么英雄。”

这时，王冠中和红衣缺腿大汉，早已跃落到那紫衣少女的身侧，分立左右相护。

只听那紫衣少女清亮的娇笑之声，响荡在耳际，接道：“梅娘，不要杀他，放他去吧！”

梅娘一提竹杖，缓步退开。

徐元平左手按住伤口，右手撑地坐起，捡起了戮情剑，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他没有向谁道谢，脸上是一片冷寂的神色，既无惜恋，也无怨愤。

他漠视生死，也忍得下痛苦。

夜色中，只见他摇动的背影、逐渐的远去。

谁都看得出来，他在用着全力挣扎而行，他有着无比的坚强，不愿在任何人面前示弱；他也有着无比的寂寞，没有一个人问他的伤势如何，说几句慰藉之言。

一阵强厉的山风吹来，飘起那紫衣少女复面的黑纱，但她却浑如不觉。

王冠中迅快的伸出右手，接下她复面的黑纱，轻说道：“山夜风凉，师妹身体要紧，咱们早些回去吧！”

紫衣少女如梦初醒般，长长的吁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当真是一条硬汉……”，一滴热泪，滴在王冠中手背上。

王冠中如受重击，全身一颤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该回去了。”

忽听上官婉倩尖声叫道：“等等我……”，放腿向徐元平去路上疾追过去。

紫衣少女急急叫道：“他走不远，快站住，我有话说！”

梅娘应声出手，竹杖一横，拦住了上官婉倩的去路。

上官婉倩心急如焚，一见竹杖拦路，立时横向一侧跃去。但梅娘身法何等迅快，哪还容她绕过竹杖，当下右手暗运内力，硬把上官婉倩向前行进的娇躯拉后数尺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如存心杀你，这一击已把你立毙杖下了。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柔声说道：“上官姑娘，等一等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上官婉倩回头怒道：“什么话说？”

紫衣少女缓步走了过来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追他干什么呢？他身上余毒未清，活不过多久时光了，你要给他送葬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这人毒如蛇蝎，不要你管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我要把他摆布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成，让他多受几年折磨，因此，还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去，这里有一个药方，你带着去吧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什么药方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一面清除他身上余毒，一面却让另一类慢的毒性，逐渐侵入他的肌肤之中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哼！这有什么用呢？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这叫做前门逐虎，后门引狼……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不要听啦！”转身欲去。

紫衣少女突然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我这药方虽然暗蕴奇毒，但那药性缓慢，两三年后，才能发作，如他不服此药，身上剧毒余力，三日内可要他的性命，两害相权取其轻，还是服我的药好。”

上官婉倩怔了一怔，暗道：“是啊，药虽含毒，但可延长他的性命，何况那药性发作要两三年后呢？在这段时日中，尽可遍寻天下名医求治……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笑道：“你不用多用心机了，你只不过有三个月可活，你毒发身死在他之前，如若妄想他求医疗治，岂不是替人作嫁？”

上官婉倩怒声接道：“你说的什么话？我听不懂。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鬼谷二娇，和他日久相处，情愫早生，你如千辛万苦的帮他求访名医，疗好毒伤，但自己却难过三月大限，这又何苦呢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样恨他，他确实是一位诚厚的君子，滔滔人世，他这样的人，绝无仅有，唉！我过去也和你一般的恨他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日日夜夜我都在想着如何能把他伤在剑下，如何当着天下

英雄之面，把他羞辱一场……”

紫衣少女摇手阻止再说下去，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方白色绢帕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可有画眉黛笔，借我用用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从不描眉徐粉，哪来黛笔。”

紫衣少女缓步走近那余烬未熄的野火旁边，伸手取过一枝尚未燃完的枯枝，随手在那白绢上写下药方交给上官婉倩说道：“我已把话说的很清楚，信不信在你了。”

上官婉倩不自主的接过绢帕，抬头看去，只见爹爹正和那施用两仪尺的大汉，打的难解难分，不禁一蹙秀眉。

紫衣少女急急说道：“你爹爹如脱开身，定然不让你相陪着一个余毒未清，命在旦夕的人结伴而行，必将全力阻止于你，趁此机会，快些去吧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们人多，我爹爹武功再高，也不是你们的敌手。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单是梅娘一人，你爹爹也打她不过，你该明白我这话，并非危言耸听，你只管放心的跟他走吧！我保证决不让你爹爹受到毫发之伤……”

上官婉倩忽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我和爹爹一别，只怕今生今世，再无见面之日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看你的面相，决不是早夭之人，也许你们能访得名医，援手相助，解去你们身上之毒，纵然事与愿违，也不妨事，反正你还有近百日的时光好活，等他伤势好了之后，你再回甘南上官堡，见你爹爹一面，也不会迟，你去之后，我会告诉你爹爹，不让他追寻你的行踪，要他早回上官堡去等你。”

她的声音柔和无比，可是字字句句，都使人有着凛然不安的感觉；但又无话可驳，只觉除了照她吩咐去做之外，别无良策。

上官婉倩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剑下杀死之人，已然难计其数，不知为什么不能杀你……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这其中道理博深，一言难尽。你一直没有杀我的机会，虽然你只要举手之劳；但在那举手之前，你的心志，已然被我征服控制……”，说至此处，突然向后退了两步，双手捧着前胸，接道：“快些去吧！他体力未复，万一跌入了山涧之中，势必被摔个粉身碎骨不可。”

上官婉倩举手抹去脸上泪痕，道：“我爹爹的安危有劳你了。如若我三月后还能不死，定当补报此番情意。”

紫衣少女笑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谁知道咱们这次分手后，日后还能不能相见？他已经去远了，你快些去吧！”

上官婉倩长长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，转身直向徐元平去路追了上去。

紫衣少女望着她背影去远，放声大笑一阵，缓步走了回来，高声说道：“大师兄快停下手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王冠中两仪尺急施一招“暴雨梨花”，两仪尺化成一片光影，逼得上官嵩向后退了两步，借势一跃，横出五尺。

第三十二回丧庐怪医

上官嵩和王冠中动手之时，觉着对方兵刃似有着一股极强的吸力，自己剑招上很多精奥的变化，都无法施展出来，心中大感惊愕；但又不便出言追问，力搏了二三十个照面之后，渐觉不支，只觉手中兵刃运用之上，渐感沉重。

王冠中已操胜算当儿，忽然一跃而退，上官嵩一面运气调息，两道目光，却凝注在王冠中手中兵刃上。

只听那紫衣少女高声道：“上官堡主，你和我大师兄动手几十招了，定已知今日之战，凶多吉少！”

上官嵩冷冷答道：“未分出胜败之前，很难说鹿死谁手。”紫衣少女道：“如果我们用两人合攻你一个，你自信能挡得几招？”

上官嵩道：“这个，很难说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还有自知之明。”

上官嵩怒声说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，我上官嵩是何等人？岂肯束手就缚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没有人要你束手就缚，令爱临行之际，再三恳求于我，不让我伤害于你。”

上官嵩道：“我女儿巾帼女杰，岂肯出言求人，老夫不信！”紫衣少女道：“在平常之时，她是不会，但眼下情形不同。”上官嵩道：“什么不同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她已服下了我们南海门中绝毒之药，三月后，必然无救。人之将死，大部将消去争胜之心，她要我转告你，不要你去追寻她的行踪，三个月内，她自然会回到甘南上官堡去。要你替她准备好一副棺木，她要很安静地死在自己的家中。”

上官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已答应了她，不伤害你，你快些走吧……”。

上官嵩微一犹豫，转身向前走去。

紫衣少女高声说道：“目下此地是非正多，你不用去找你女儿了，早些回去。

如若你被事耽误，归去迟了，见不到你女儿最后一面，那可是终身大憾了！”

上官嵩放声大叫道：“倩儿，倩儿！”

放腿向前奔去，声如雷鸣，直冲霄汉，深夜之中，这声音更显得悲壮凄凉，空谷回音，满山谷都是呼叫倩儿的回音。

紫衣少女忽然叹息一声，低声对梅娘等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梅娘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孩子，你不是要杀那姓徐的么？为什么又放他去啦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杀了他只不过一刀一剑之苦有什么好，我要慢慢的折磨他，让他受尽了活罪再死。”

梅娘缓步走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中原武林道上，杀机腾腾，浩劫将至，数十年来养精蓄锐的武林高手，即将展开互相残杀，咱们留在这里，难免要被牵入这场是非之中，不如早回南海去吧！”

紫衣少女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要回去啦！”

梅娘道：“你不想你爹爹吗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爹爹学博天人，他自有排遣之法，不用我承欢膝下。”

梅娘道：“南海景物，世无其匹，那拖舟巨鲸，奇花仙草，样样都非中原可见之物。你就一点也不怀念吗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不怀念，我要挑起中原武林间的仇恨，看南七北六一十三省的武林高手精英相互残杀溅血。”

梅娘道：“唉！你如肯早年学习武功，现在也可以和他们一较身手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如学成武功，只怕早已死在别人手中了。”

梅娘道：“你不学武功，那也罢了。从小就抱住书本不放，把身体糟蹋得弱不禁风，你这样的身体如何能经得长途跋涉，终日劳碌？孩子，听我一句话吧！咱们还是早些回南海去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这样一副样子，见了我爹爹之后，定要大伤他心，那就不如死在外面的好。”

王冠中道：“师傅胸罗万有，也许能疗治好你的……”。

紫衣少女娇声喝道：

“不要再说下去了！我不要听，我要让中原武林人物自相杀伐的两败俱伤，才能出了心中一口怨气……”。

她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你们如愿帮我完成这个心愿，那是最好不过，如不愿助我，尽管请走。”

梅娘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！你如执意不回南海，我也不回去了。”

王冠中道：“师妹执意要留在中原，小兄等自将尽力保护……”。

紫衣少女突然放声一阵大笑后，沉默不响，半晌之后，才接道：“你们答应了，就永不要再提转回南海的事……”，她忽的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转过身子，缓步向前走去。在场的人，都觉着她言不由衷，但谁也无法猜想到此刻她心中想的什么？

梅娘轻轻一顿竹杖，当先随在那紫衣少女身后，向前行去，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及驼、矮二叟鱼贯相随，漫步向前走去。

除了脚步着地的沙沙之声，伴着那轻啸的山风之外，再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那紫衣少女脸上的幽苦，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欢乐。

且说上官婉倩急步奔行，片刻之后，已追上了步履踉跄的徐元平。他的体力，显然已无法支持，他行进的双腿，举步之间，有如负着万斤，摇颤不稳。

但他却有着无比的坚强，虽然已筋疲力尽，但却不肯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
上官婉倩很想追上去扶他一把；但另一个心念，却闪电般从脑际掠过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他此刻正以全身所有的潜力，和受伤的身躯搏斗，自己如若赶去扶他，说不定将会激起他的愤怒。她放慢了脚步，缓缓而行，相随在他的身后。

这是一道倾斜的山坡、坡间生长着矮松丛草。

徐元平重重的喘息着，不时用左手抓着矮松丛草，借力攀登。

终于，被他爬上了峰顶。

只听他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坐了下去，放下手中的戮情剑，倒在一株矮松下。

山峰下传来了上官嵩呼唤倩儿的声音，字字如铁锤一般敲打在上官婉倩的心上。她的心剧烈的跳动，泪水像是泉水般夺眶而出。

她紧咬着牙关，一语不发，回眸望望倒卧在矮松下的徐元平，奔了过去，

低声说道：“你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气力，不要再倔强啦！让我扶你走吧！”

她一连说了数声，徐元平一直不闻不问，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。

伸手摸去，只觉他呼吸若断若续，手臂僵硬，人已晕了过去。

呼叫倩儿的声音，逐渐远去，渐不可闻。

上官婉倩举起手中的绢帕擦拭一下泪痕，一阵幽香扑入鼻中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想起了这绢帕上，还写着疗治徐元平伤势的药方，赶忙停了下来。

打开看去，只见两个字迹，已被泪水浸湿的有些模糊不清。

她无暇仔细查看，匆匆收起绢帕，抱起了徐元平，望着他苍白的脸色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
“死了吧！死了可以少受多少折磨……”。

忽然觉着怀抱中的徐元平，挣动了一下，一启双目，重又闭起。

上官婉倩低下头去，俯在他前胸之上，听了一阵，只觉他心脏还在不停的跳动，脚尖一抬，挑起了戮情剑，握在手中，放腿向前奔去。

一口气翻越过两处山巅，到一处避风的所在。

这是三山对峙的山凹，方圆不过三四丈大小，生满着青草。

上官婉倩找了一处柔软的草地，放下了徐元平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，坐在他的身侧，仰脸望着升起的旭日，呆呆的出神。

她无法决定行止，面对这样一位奄奄将毙的重伤之人，更有些六神无主。

这位从小被父母娇宠长大，生性躁急的姑娘，呆坐了一阵之后，突然挺身而起，拔出背上长剑，投在草地上，恨恨地说道：“我要是从小不练武，读些治病疗伤的医书，现在不是可以救他了吗？”

忽然脑际灵光一闪，想起那紫衣少女相赠白色解毒丸来，暗暗忖道：他刚才服用的药丸，和那丫头给我的继命解毒丹丸，同由一个瓶中倒了出来，自然是一种药了，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再服一粒呢？

心念一转，立时从怀中摸出丹丸。

山谷中透射过一缕晨阳的光芒，照在两粒白色的丹丸上，每一粒丹丸都和她本身有着莫大的关系，徐元平服下一粒，她即将付出一个月的生存代价。

面临着这种极端的冲突，上官婉倩亦不禁黯然一叹，像是为自己减少一月的生命惋惜……

她缓缓捏起一粒丹丸，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

这丹丸不知是何药配成，确有着惊人的奇效，徐元平服用灵丹，不过片刻时光，突然挺身坐了起来。

他望望肋间的伤口，缓缓把目光移注到上官婉倩的脸上，冷冷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徐元平的倔强神情，反而使躁急的上官婉倩，变的温柔起来，她理一下飘浮在鬓边的散发，笑道：“我也不知，这是个幽静的山凹，没有名字。”

徐元平目光转动，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山势，说道：“我要死在山峰上，谁把我送到此地了？”

他还有清晰的记忆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晕在山峰上，我把你抱到此地，那里山风太大……”，她幽幽一叹，接道：“我就跟在你身后，看到你带着重伤爬登山坡，我想去扶你，又怕你生气。”

徐元平目光忽然移注到上官婉倩身旁的戮情剑，说道：“把宝剑给我。”

上官婉倩依言取过宝剑，递了过去。

徐元平接过了戮情剑，晃了两晃，日光耀射之下，闪烁着夺目的寒光，上官婉倩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果然是一柄绝世无双的利器。”

徐元平缓缓放下戮情剑说道：“江湖上传说此剑最不吉利，看来是不错了。”上官婉倩忽然想起那紫衣少女相赠药方之事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紫衣丫头在我临行之际，用绢帕写了一张药方，她说你身上余毒未清，要你照方服用，以清余毒……”，话到此处，突然住口不说下去。

徐元平轻轻嗯了一声，回目望了那戮情剑一眼，道：“承蒙相助，无物奉赠，此剑虽是少林之物，但恐怕我已无法带走它了。与其让它遗落这大山之中，倒不如送给姑娘了。”

上官婉倩轻颦黛眉说道：“那紫衣丫头说，你如不照绢帕上药方服用，只怕难以活过一夜。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道：“我肋间剑伤，可是那紫衣姑娘刺的吗？”

两人你言我语，完全格格不入，答非所问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等荒野所在，买药不易，咱们早些上路，找个市镇……”

徐元平摇摇头道：“姑娘的盛情在下心领了，我要去了！”缓缓站起身来，摇摇摆摆的向前走去。

上官婉倩一跃而起，拦住去路，正容说道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用你管。”

突然振奋余力，沿着山谷放腿而奔，眨眼之间，转过了两个山弯不见。

上官婉倩呆呆的望着他消失的背影，心中泛现出一种被羞辱的感觉，一跺脚恨声说道：“哼！不知好歹，去死吧！”伏身捡起了戮情剑，信步向徐元平的去向走去。

徐元平一口气跑出了三四里路，忽然觉出余力用尽，两腿一软，栽倒地上。

但他的神志，仍然清醒，长长吸一口气，又挣扎爬了起来，仰脸望着无际的蓝天，落下来两滴泪水。

他用冷傲掩遮住了脆弱，但却无法掩没去心灵的寂寞，他用无比的坚毅忍耐，在人前装出豪强；但无人时，却忍不住心中的悲伤。

他不愿受人怜悯，也不愿受人因怜悯赐与的帮助，他用痛苦和死亡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英雄，但却无能充实心灵因孤寂而成的空虚，英雄的心，是这样寂寞……

一阵沉重的脚步声，遥遥的传了过来，徐元平警觉的滚入一片草丛之中。

他想死的默默无闻，让尸体和草木同朽。

但闻那步履声愈来愈近，一个十六七岁的童子，背负着一个年迈的老翁，缓步走了过来。

崎岖的山道，使那童子不胜负荷之感，他一面不停地挥拭着头上的汗水，一面重重的喘息着。

背上的老翁，似有着很沉重的病势，紧紧的闭着双目，目光照射着他满脸堆累的皱纹，看他的年龄，至少在花甲以上了。那童子似是已走的筋疲力尽，缓缓放下背上的老人，叫道：“爷爷，咱们休息一会再走吧！”

那老人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，梦呓般他说道：“孩子苦了你啦！我这样老了，也该死啦，但我不看到你讨过媳妇搬入我为你们建筑的新居中去，死也难以瞑目，我还得再活几年，看到你讨过媳妇再死……”。

徐元平听得心中一动，暗想道：“这老人的心愿，多么的平凡，只愿看

到他的幼孙，娶个媳妇，然后才能死的瞑目，我却身负着血海深仇，以及对那赐恩如山的慧空大师许下的心愿，一件也未完成，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死去吗？

一念动心，生死大事，又开始在他脑际中盘旋不息，他重新考虑自己是否就这样死去……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他默诵着这一句批判生死的名言，我在人世上留下了什么？

他开始怀疑自己，这种大无畏的做法，究竟是英雄的本色，还是畏惧未来的艰苦。

生与死两个极端的观念，开始在他脑际中展开了剧烈的冲突、激荡。

一阵山风，吹过来一缕幽香，凝目望去，只见上官婉倩悄无声息的站在那老翁的身侧。

她右手拿着戮情剑，背上却背负着一个空着的剑鞘，长发散乱，一副无精打彩的神态。

她望了那老人一眼，回头对那童子说道：“小兄弟，他是你什么人？”

那童子道：“是我爷爷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他病的很重吗？”

那童子忽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我爷爷病了三个月啦，山那边有一位很好的看病先生，可是他出去啦，昨天才回来。”

上官婉倩双目中忽然闪动着喜悦的光芒，说道：“你看到过一个受伤的少年吗？”

那童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我背着爷爷去看病，走的近路，这条路很少人走。”

上官婉倩忽然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一块金锭，交到那童子手中说道：“这锭黄金，做你祖父疗病之需，快些告诉我，那看病先生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童子有生以来，从未见过这样多的黄金，颤抖的伸出手，接了过来，说道：“那看病先生就住在山岭北边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那地方没有名字么？”

那童子道：“有是有，但我已记不起来了，不过那地方很好找，就在这岭下面，有一座山石砌成的房子，孤孤零零的，别无人家。”

他缓缓伸过手，说道：“这一块黄金定然值很多钱，你还是收回去吧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收着吧！我亦要找病人去！”说完，放腿向前奔去。

那童子听得甚是奇怪，冲口叫道：“姑娘要找病人？”上官婉倩身法迅快，人已跑出去了两三丈远，听得那童子呼叫之言，突然转过身来，目光到处，瞥见一人，倒卧在草丛之中。

她停身之处，刚好对着草丛的一片空隙，如非那童子呼叫，决然不会见到那丛草之中有人。

她无暇答那童子之言，纵身直向草丛之中奔去。

只见徐元平圆睁着双目，依草而坐。

上官婉倩怔了一怔，樱唇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原来她想问徐元平，要不要她帮助，话到口边，忽然想到此人倔强无比，一言错出，又可能激起他强烈的反应，赶忙又把欲待出口之言，重又咽了回去。

他眨动了两下眼睛，说道：“你要找我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缓缓伸出手来，盈盈一笑，道：“有一个看病的医生，就住在这座山下边，我背你去瞧瞧好吗？”徐元平垂下头去，默然不语，苍白的脸上，忽然泛升起一层淡淡的红云。

上官婉倩微咬樱唇一笑，道：“你害羞吗？”

徐元平尴尬的一笑，仍是默然不语。

上官婉倩看他羞忸的神态，忽然觉着自己又长大了甚多，正容说道：“快伏在我的背上，我背你去找那看病先生。”

徐元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待我这样好，真叫我不知如何报答才好。”

上官婉倩摆出大姐姐的派头，说道：“我高兴这样做，谁要你报答了？”背起了徐元平急奔而去。

翻越过一座山岭，果然看到了一座青石砌成的房子，四周竹篱环绕，孤零零的突立在一片空阔的草坪上，显明异常，只要到了这一片草原上，任何人一眼之间，都可以看到那座石屋。

上官婉倩放步而行，片刻间已到石屋前面，只见篱门紧闭，不见人踪。

她侧耳听了一阵，高声叫道：“先生在吗？”

石室中传出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上官婉倩道：“看病的！”

那苍老的声音，重又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自己进来吧！”上官婉倩轻轻一推，篱门大开，缓步走进去。

一块黑色的木匾，横在门上，写着“丧庐”两个白色大字。上官婉倩啐了一口，暗暗骂道：“怎么起了这样一个既难听、又不吉利的名字？”

她微一犹豫，终于向前走去。

两扇灰白色松木门，紧紧的关闭着，仅有的一扇窗子，也被一片黑布遮去。

上官婉倩暗暗忖道：这哪里像是看病的处所，看来倒象一处恐怖的坟墓，荒凉的山野，孤独的石屋，白门竹篱，黑布掩窗……

只听那苍老的声音，重又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两扇门没有加栓，你自己推门进来吧！”

上官婉倩左腿一抬，点在门上，呀然一声，木门大开。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白发、白须的耆翁，盘膝坐在石地上，两道特长的白眉，垂遮了双目，无法看出他双目是睁是闭。

徐元平耽心上官婉倩出言伤害了那老人，赶忙低声说道：“这老人神态怪异，孤零零的住在这等荒野的所在，决非平常之人，咱们要忍耐一些。”

上官婉倩正想开口喝问，听得徐元平一说，立时微微一笑，温柔地说道：“老伯伯，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我这般老丑，自然是不会有女娃儿陪我住在这里了。”

上官婉倩心中大怒，秀眉一蹙，正待发作，忽觉后背之上，被人轻轻点了一指。

她聪明绝顶，立时警觉到徐元平在暗中指点于她，当下勉强把胸中一股忿怒之气，忍了下去，一指背上的徐元平：“我们听说老伯伯精通医术，善治疑难杂症，特来求医。”

那老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他是你的什么人？是哥哥，还是丈夫？”

上官婉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伯伯，你猜的都不对，他是我的兄弟。”

徐元平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默默不语。

上官婉倩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兄弟先中了剧毒，又受了很重的内伤，老伯伯快给他看看吧。”

那老人缓缓举起手来，说道：“把他的左腕拿过来给我瞧瞧。”

上官婉倩拿过了徐元平的左腕，递了过去。

那老人右手五指搭在徐元平的左腕之上，低下头去，过了有一刻工夫之久，才缓缓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他伤的实在很重，但脉象仍然十分畅和，似是被一种极强的药力托着。”

上官婉倩听得心头一震，暗暗忖道：这老人单依片刻把脉的时间，竟然能探出他服用了灵丹，诊断果然高明。当下说道：“老伯伯说的不错，他是服用了一种灵药。”

那老人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再把他右腕拿过来给我瞧瞧吧！”

上官婉倩依言送过去徐元平的右腕。

那老人手指一和徐元平右手相触，立时一皱眉头，又一声长长叹息。

上官婉倩已对面前的老人，生出了很大的信服，静静的坐在一侧，看他把完了徐元平的右腕脉门，缓缓放开了徐元平的右手，立时急急问道：“老伯伯，可有法子救他吗？”

那老人突然一睁两眼，神光暴射而出，摇摇头道：“老朽毫无把握。”

上官婉倩只觉他双目大的出奇，要比常人大上一倍，他猛一睁眼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呆了一呆，才回忆出那老人言中之意，不禁心中一凉，急急接道：“怎么他的伤势，没法子救了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老朽觉着无法疗治的病势，大概世间很少有人能够救得，你替他准备后事吧！他大概活不过七天了。”

上官婉倩急得热泪滚滚而下，凄然说道：“老伯伯请再想想，有没有法子救他了？”

那老人摇头说道：“没有法子。”答的斩钉截铁，毫无商量余地。

上官婉倩突然觉着一股仇怒之气，直冲而上，欲待背起徐元平走去，忽然想到那紫衣少女开的药方，探手入怀，摸出绢帕，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你既精通医理，请看看我这个药方，倒底有没有用？”

那老人冷冷的看了上官婉倩一眼，不屑的接过绢帕，怒道：“我不信当今之世，还有比老夫更好的疗伤药方！”

上官婉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先瞧瞧再说不迟。”那老人随手展开绢帕，目光一和绢帕相触，立时全神贯注。看完之后，放下绢帕，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想不到当今之世，竟然还有这等通达医理的人。”

上官婉倩听得心中一喜，笑道：“这药方有没有用？”

那老人缓缓把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让我瞧瞧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双手撑地，缓缓移动到那老人眼前。那老人道：“你张开嘴巴来，给我瞧瞧。”

徐元平依言张开嘴已，那老人慢慢伸出枯瘦的手指，捏在徐元平的人中穴上，仔细的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中了很深的毒。”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不错，他肋骨的伤痕，就是为了放他身上的毒血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服用之毒，还是外伤之毒？”

徐元平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上官婉倩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心中还在怀疑我吗？唉……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除了你让我服下的药物之外，我再也想不出

如何会中了毒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鬼王谷之人，最擅用毒，你和他们动手时，手脚可曾和他们相触过么？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举起左臂，凝目望去。

只听那老人说道：“不错了，就在这里。”

上官婉倩仔细看去，只见徐元平左手背上，有着一道极淡的紫色痕迹。

那老人突然抬起头来，望着上官婉倩，道：“老夫生平之中，素以精通医理自负，想不到临老之际，见到了这张药方，那个开药方的人现在何处？快带我去见见他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唉！老伯伯，救人如救火，你先救他，然后再去找那写这药方之人不迟。”

那老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药方虽然好，可惜上面一种药物，被水润湿，看不清楚了。”

上官婉倩微微一怔，探头望去，果见那绢帕之上，湿了一块，字迹已被水湿透，模糊不清。

那老人抬头望望上官婉倩说道：“这人开了药方，字字奇笔，除了像老夫这等精通医理之人，可以看出他行笔下药独到才华之外，这药方纵然流传世间，也是无人敢用。”

上官婉倩脸色苍白地说道：“老伯伯既是如此通达医理，想来定能猜出那水湿透的药物了？”

那老人忽然一闭双目，叹道：“绢帕光润，那湿去字迹，已然毫无迹象可寻，只有凭借老夫的才智去猜想了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知要好多时间，才可以想的出来？”

那老人道：“最快也要一十二个时辰……”。

他忽然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可能想出和那药方调和的药物；但未能和他用药一般，如由老夫猜测，倒不如去找那原开药方之人，请他补上好了。”

上官婉倩暗暗忖道：“眼下那紫衣少女已不知行踪何处，要到哪里找她？”

只见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生死有命，上官姑娘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”

上官婉倩无限痛惜地说道：“那药单的一种药物，被我拂拭脸上的泪痕之时洗去……”

徐元平不容她再说下去，接口说道：“这药方可是那紫衣少女开给你的吗？”

上官婉倩点点头，道：“是呀！时间迫急，眼下又不知她去向何处，我们要到哪里去找？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不用找她，那人心地毒辣，开的药方，定然另有作用。她不是想救我，只不过想用药力，托着我一口元气不散，让我多受一些活罪罢了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她曾告诉我这药中有毒，但却能够挽救你多活几年。”

徐元平双目微微眨动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可否把那药方拿给晚辈瞧瞧？”

那老人犹豫了一下，终于把绢帕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行医之道，可分为顺逆两种，这药方上所开的药物，无一不是足以致命的毒物；但数毒调和之后，却又产生出中和的药性……”。

说话之间，徐元平已接过了那老人手中的绢帕。

只见他双目闪动，冷冷一笑，突然奋起余力，把那绢帕撕得片片碎裂。

上官婉倩惊叫一声，急急奔了过去。

徐元平挺身而出，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，抖手一扬，把握在掌中的碎绢，撒在门外。

上官婉倩两道清澈的目光，扫了满空飘飞的碎绢一眼，黯然说道：“你这样是何用心？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的盛情，我心领了……”

忽听那长眉老人大喝一声，呼的一掌，直向徐元平劈了过来。

上官婉倩右手疾挥，挡了那老人一掌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你疯了吗？”

那老人掌力强猛，上官婉倩接实一击，竟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

徐元平目光一扫那长眉老人，说道：“老前辈可是为晚辈撕去药方震怒吗？”他心中一直深留着慧空大师被囚幽室的形貌，对年长的老人，一直存了崇仰之心。

那老人被徐元平一言道破震怒之因，反而有些不好意思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那张药方，珍贵无比，老夫应该留下以济世人，被你撕去，岂不可惜？”

上官婉倩接了那老人一掌之后，已感觉出对方武功非同凡响，横身挡在徐元平的身前，接道：“老伯伯，那药方可是你开的吗？”

长眉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虽非老夫开的，但老夫却不许别人毁去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药方是我所有，纵然毁去，也是与你毫无干系，你这般出手就打，未免有些欺人过甚了……”

徐元平低声接道：“不要多讲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上官婉倩回眸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，反正咱们都已活不了多久啦！我要件件事都依着你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什么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也服用了那紫衣少女的毒药！”

徐元平脸色一变，双目中闪动着忿怒的光芒，道：“这个贱婢，当真是心如蛇蝎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能怪她，是我自愿服用，她说的很清楚……”

她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还是让我背着你走吧！”

徐元平咬牙切齿接道：“可惜我不能活了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如果还能活着，要怎么样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要把她劈死掌下，免得留她在世上害人！”

上官婉倩笑道：“走！我们去找一处景物幽美的地方等死吧！”

徐元平豪气尽消的一声长叹，伏在上官婉倩的背上。上官婉倩背上徐元平，缓缓向前走去。

只听那长眉老人高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这一声呼喝震人耳鼓；但上官婉倩却有如未闻，也不向这长眉老人望上一眼。

长眉老人沉声道：“年纪轻轻，便要等死，真教老夫见之生厌，难道你身中之毒，当真是普天之下无药可救吗？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霍然张开眼来，轻声道：“站住！”这一声呼喝几至轻不可闻，但上官婉倩立刻顿住脚步，徐元平道：“回去！”

上官婉倩呆了一呆，垂下眼帘，忽然幽幽叹息了一声，缓缓转过身子。

徐元平也忍不住叹息了一声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，道：“你问问这位前辈，可有为你疗毒之药？”

上官婉倩霍然转回了头，无限幽怨地瞧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你真的不要我死吗？”

这一句本应充满着感激和欣喜的言语，她说来却充满了幽怨和悲哀。

长眉老人目光一扫，望了这一双多情的少年男女一眼，眼中不禁泛出一线怜悯与同情之意，但口中却哈哈笑道：“老夫若是没有解毒之药，我自己便不知死过多少次了。”

上官婉倩秋波凝注，默不作声，她此刻有求死之意，而无贪生之念。别人若是要救她性命，她反会对此人心生怨恨，此刻但觉一股怒气，涌上心头，木立了半晌，忽然大喝道：“别人的生死与你何关，要你多管什么闲事？”

说话之时，她掌中已暗暗扣了一把追魂夺命、见血封喉的毒针，正待扬手挥出，将这长眉老人置之死地；但她心念方动，手掌未扬，忽然下意识地瞧了徐元平一眼，手掌又下意识地缓缓垂下。

掌中的银针，随着一连串“叮当”轻响，一齐落在地上。

长眉老人淡淡一笑，他似乎已将人世间所有的情感都了解得那么深刻，是以他仅是淡淡一笑，淡淡问道：“假如他不死的话，你还有如此决心求死吗？”

上官婉倩本该着恼，但有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，使得她脱口而出：“真的吗？”

长眉老人目光一掠徐元平，突地沉声问道：“你想不想死？”

徐元平双手一松，无可奈何地躺到地上，上官婉倩急扭回身，只见徐元平茫然望望屋顶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想死吗？”

长眉老人仰天大笑起来，半晌之后才收住笑声说道：“想不到‘情感’一事竟真有如此魔力，能教人将生死之事，都不放在心上。”

这几句话，真似一把锋利的剑，刺入了两人心中，徐元平回眸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只见她脸上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红云。

任何一个少女，一旦被人揭露心中的隐秘，都将本能的以羞恹掩饰心中的喜悦或愤怒。

长眉老人忽然把投注壁上的目光，移到上官婉倩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过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上官婉倩回首朝徐元平嫣然一笑，慢步走了过去。她笑的很奇怪，和那轻颦的秀眉极不配合，没有人知道她笑的是欢愉，还是愁苦。

一绺散乱的长发，垂在鬓下，她习惯的举手理一下散发，停在那人身前。

长眉老人沉声说道：“你走近点，老夫有事和你商量。”上官婉倩转过头去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你当真要救他吗？”

上官婉倩点头答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长眉老人正容说道：“女娃儿，你们两人之中，老夫只能救活一个……”，他冷峻的目光一扫徐元平道：“但你们两个人都和老夫无亲无故，我对你们两个，全无好恶爱憎，要救哪一个？实叫老夫难以决定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救他。”

这两个字，答的斩钉截铁，毫无半点牵强、犹豫。

长眉老人肃然说道：“你虽然选择了死亡，但在你未死之前，仍将付出

巨大的代价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要我怎么样？”

长眉老人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道：“你附耳过来。”

上官婉倩双眉一蹙，沉吟一阵，终于附耳过去。

那长眉老人目光一直投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似是根本不知道上官婉倩已把那张匀红的嫩脸移送过去。

徐元平体力似已不支，缓缓的坐了下去。

上官婉倩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有什么吩咐？快些请说。”

那长眉老人啊了一声，右手食中二指一并，迅如电光石火一般，点了过去。上官婉倩骤不及防，被他突然一击，点中晕穴，啊哟一声，倒栽地上。

徐元平双目一瞪，霍然而起，厉声喝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长眉老人阴森森的一笑，道：“你伤势甚重，已无能走出我的‘丧庐’……”。

徐元平大喝一声，全力劈出一掌。

长眉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娃儿。”

右掌一挥，硬接一击。

两股掌力接实，徐元平忽然倒退了三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上官婉倩穴道虽然被点，但神志并未昏迷，急急地说道：“不要伤他！”

那长眉老人双掌一按实地，盘坐原姿不动的飞了过去，落在徐元平的身侧，右手挥动，连点了他三处穴道，然后轻轻一掌，击在他天灵要穴之上。

徐元平长吁一口气，霍然睁开了双目，道：“在下敬你是老人，心中极是尊敬，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卑……”

长眉老人纵声大笑，打断了徐元平未完之言，接道：“老夫已数十年未和人动手了，想不到今天会和你们两个男女娃儿，试了两招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施用诡计求胜，算什么英雄人物？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你现在该明白老姜要比嫩姜辣了吧！”

徐元平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如若在下不是身受重伤，今日非要教训你这老鬼一顿不可。”

长眉老人脸色一整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一生之中，从未遇上过无法疗治之病，除非那人已油尽灯枯，必死无救，凡是经过老夫诊治的病人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还回健康，一条是死亡之途……”

他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两人虽然身中剧毒，但看去生机充沛，毫无死亡之征……”。

徐元平道：“你既无解救我们中毒之能，怎的又看出我们生机充沛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凭一生看病的经验，岂会信口开河，个中微妙之机，纵然说给你听，你也不会懂的……”，他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老夫自信如能有足够的时间，甚有希望解除你们身受之毒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要等你想出解毒之法，只怕我们早已毒发而死了。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老夫在你们等待期中，自有稳定你们身上毒性不致发作的办法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知我们等到几时？”

长眉老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七天吧！你们在我这丧庐之中等待七天。七天之后，如若老夫仍然想不出为你们疗治之法，再解开你们穴道，送你们离去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这‘丧庐’二字倒是名副其实，凡是进了此门之人，能够再活着回去，只怕是难有几个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自有保你们不发作之能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毒虽未发，可是我人却要活活饿死了。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岂有被活活饿毙之理，老夫立刻带你们到我药房中去，尽七日七夜的工夫，替你们疗毒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那药房距此有多少路程？”

长眉老人突然泛现出欢愉之色，笑道：“就在‘丧庐’之后，老夫要让你见识一下遍天之下的奇药异草……”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鬼话连篇。”

长眉老人毫无愠意地笑道：“天下多的是名山胜水，风景幽美之处，而老夫却选择这等荒凉的所在自非无因。”

上官婉倩冷哼一声，闭上双目道：“谁要听你的鬼话了。”

长眉老人微一笑道：“老夫如不带你们去瞧瞧，谅你们也不会相信……”。

只听一个童子的声音传了进来，道：“先生在家吗？”

上官婉倩忽然想起路上所遇的童子，倏然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有人找你看病了！”

长眉老人微一沉吟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闭着双目，不要睁开……”，提高了声音接道：“什么人？进来吧！”

上官婉倩微启双目望去，只见一个童子，满头大汗的背着一个老人，走了进来。

那童子目光一掠徐元平和上官婉倩，脸上微现讶然之色，但却一语未发的走了过去。

长眉老人诊过了病人脉搏之后，说道：“他病的很重，元气大伤，我只能延续他三年的寿命。”

突举双手，互击三掌。只听呀然一声，石室一角，突然裂现一座石门，一个满身金毛的猩猩，手中捧着一个白木盘子，摇摇摆摆走近那长眉老人身前。木盘中放着文房四宝，和一叠厚厚的白笺。

长眉老人就盘而书，走笔如飞，写好之后，拍了拍那金猩猩，举手一指石门。

金猩猩又摇摇摆摆的走向石门之中，片刻之后，提着一大一小两包药物，走了出来。

长眉老人接过药物，对那童子道：“这大包的药用水煎吃，服过三日，再开始吃这小包中的丸药，这包丸药合共千粒，每日一粒，可使延寿三年，丸药服完，就开始替他准备后事，你记下没有？”

那童子应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道：“先生，那位姑娘是好人……”，他似是自知无力劝服那长眉老人，话说一半，突然转身大步而去。

上官婉倩望着那童子逐渐消失的背影，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怎能武断那老人，只能再活三年了？”

长眉老人不再理会上官婉倩，缓缓站起身子，直向壁角走去。

上官婉倩望着徐元平说道：“唉！这老人衣着古怪，举动诡秘，只怕不是好人，咱们现在穴道受制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成，只有忍受他的摆布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如若我没有中毒，就有自解穴道之能；但现下却无能为力

了。”

上官婉倩用力挣了一下，想滚到徐元平的身侧，但她穴道受制，半身经脉麻痹，虽然用尽了全身气力，但却无法移动身躯。她绝望的叹息一声，流下了两行泪水，说道：“完啦！”

只听呀然一声，那壁角暗门，又呀然大开，两头金毛猩猩，先后的走了出来，四只怪目，一齐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身上，同时向上官婉倩奔去。

这两个看来异常笨拙之物，但奔行起来，却十分迅快，几乎是一齐到了上官婉倩的身侧，四只毛茸茸的怪手，同时向上官婉倩抓去。

左面一只低啸一声，身躯一侧，把右面一头挤的向旁边横跨两步，枪过上官婉倩，咧嘴一笑，反身而奔。右面一只，似是无可奈何，缓步走近徐元平，懒洋洋的伸出两只毛茸茸的怪手，抱起了徐元平，向那大开暗门中走去。

这两人虽身负绝世武功，但因穴道受制，竟然连两头金毛猩猩也无法对付。

只听一声呼叫平儿的声音，遥遥的飘传过来，那声音极是沙哑，似是已在这连绵大山中，呼叫了甚久时间，但徐元平仍然能从那沙哑的余音中，分辨出那是金老二的声音。

但觉眼前一暗，人已进入了壁角的暗门之中。

徐元平叹息一声，尽力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，运气调息，希望能凭自解穴道之法，拼尽余力，解开受制的穴道。他无法判定那长眉老人的用心何在，亦为自己的生死安危担心，他忧虑上官婉倩受到了什么羞辱。准备耗尽残余的元气，为她的安危一拼。

为上官婉倩，他有双重愧疚，如非她为了相救自己，决不会到这恐怖的地方；如非她听信自己崇敬老人的话，当不致被那老人暗施诡计点中穴道……。

这深深的自责自谴，激起了他强烈的拼命之心，一面排除心中杂念，一面按照《达摩易筋经》文中运息的心法，调培真气。

那猩猩虽经那长眉老人长期教养甚有灵性；但他的天赋智能，究竟不能和人相比，自是无法觉出徐元平已在暗中调培真气，通解受制脉穴。

只听那长眉老人的声音，响起在耳际，道：“你们究竟是什么身份，同住在一室之中，方不方便？”

徐元平睁眼望去，只见景物大异，一股浓重的药物气息，直扑入鼻。

一座三间大小的房子，并放着两张单人的木榻，除了木榻之外，堆满了各类各型的盒子、罐子，和一捆捆的药草。

有四盆从未见过的药草，被放在靠窗处一条木凳上，两盆盛开着白色的小花，两盆结满朱色的果实。

徐元平正待开口答复，上官婉倩已抢先说着：“我们是姐弟身份。”

那长眉老人凝目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姐弟身份，同居一室，大不方便，那就把你们分开住吧！”

上官婉倩急道：“我们从小就在一起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”

那长眉老人望了两个猩猩一眼，指指木榻。

两个猩猩缓步走了过去，把两人放在榻上，摇摇摆摆的退了出去。

那长眉老人满脸欢愉之色，笑道：“老夫自隐居此地之后，从无人进过我的药室，你们别小看了我这一室药草，几乎耗去我一生精力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白山黑水……”

他举手指着窗下两盆结着朱果的花草，接道：“那两盆朱果，不论色彩和形状，都给人一种悦目的感觉，可是它却是草药中三种最毒的药物之一，色艳果甜、食用起来，甚是可口，可是口中余甜未尽，人已中毒死去。”

他回目望了两人一眼，兴致勃勃的接了下去，道：“爱讲话的女娃儿，你猜猜那开着白花药草，是否有毒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朱果有毒，那白花自然是无毒之花了？”

长眉老人摇摇头，说道：“果是有毒果，花是有毒花……”

上官婉倩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这满屋药草尽都是有毒之物，只怕你也是有毒的人了！”

长眉老人怔了一怔：“这一下倒被你猜中了！”

上官婉倩吃了一惊，忖道：只听过有毒之物，还未听说过有毒之人。

心中虽然疑窦丛生，但口中却冷冷接道：

“那有什么稀奇，当今武林之中，擅用毒物之人，多的不胜枚举，千毒谷中之人，虽是三尺之童，亦会用毒，鬼王谷虽以‘迷魂药物’驰誉江湖，但对用毒方面，亦有独特之技，鬼王丁高满身上下无处不毒……”。

长眉老人摇头接道：“他们不过是擅于用毒而已，至多把毒粉、毒汁隐藏于衣履之上，自己事先还要服用下解毒药物，纵然是练成了奇毒武功，身上之毒，也不过限于一指一臂，不似老夫这等全身各处无处不毒，不论心肝肺腑，血液经脉，都和剧毒融合，如饥食毒糕，渴饮毒汁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怒声喝道：“不要说啦，我不要听你胡说八道。”

长眉老人脸色一整，肃然说道：“老夫年已古稀，还能和你这年纪轻轻的女儿娃打诨不成，难道你要老夫立誓才能相信不成？”

上官婉倩略一沉思，道：“你五腑六脏，血液经脉，都已有毒汁渗入，为什么还不死呢？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问的好，老夫如非食毒养命，早已骨化黄土了！”

上官婉倩看他谈兴甚高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你点了我的穴道，咱们谈话甚不方便，可不可以把我的穴道解开，咱们好好的谈话？”

长眉老人沉吟了片刻，道：“你如妄想逃走，那可是自找苦吃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已为老伯伯的谈兴引起了兴趣，你就是要我走，我也是不会走了。”

长眉老人面上泛现出欢愉之色。

上官婉倩看他心中已经有些意动，为自己解开穴道，但却迟迟不肯动手，赶忙接口说道：“老伯伯今年几岁了？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记不清楚了，大约在八十以上啦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人却对上官婉倩走了过去，挥动右手拍活她被点的穴道。

上官婉倩暗中运气，觉得真气畅通无阻，才突然挺身坐了起来。

长眉老人目注上官婉倩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女娃儿，我看你眼珠乱转，可是想逃走吗？”

他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我这一生之中，可称得孤独一世，远离人群，独居这荒凉的深山之中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，看他闭目而卧，似已睡熟过去，心中大为担忧，霍然一跃下榻。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要动他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”

上官婉倩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老人脸上，道：“你用诡计骗我，点中了

我的穴道，我用诡计骗你，又让你解开了我的穴道，咱们谁也没有吃亏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是老夫危言耸听，留此接受老夫医疗，还有几分生存之望，离开此地必死无疑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自己满身是毒，还能替别人疗毒……”。

长眉老人道：“用药一道，学问深博，老夫借剧毒保身养命活到年登古稀，岂不是最好的证明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又道：“适才老夫看你那身怀药单之人，亦是无药不毒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纵然能延年益寿，但却落个满身是毒，那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

徐元平突然睁开双目，说道：“老前辈看我的伤势，可能医好么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好、坏均等，各占一半机会。”

徐元平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不论你用什么法子，只要能使我多活几年就行。”

上官婉倩听得心头大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他本是视死如归的硬汉，突然间变的这等软弱起来，贪生畏死……”。

徐元平似是已从上官婉倩的目光之中，看出了她心中的疑惑，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，死将抱憾九泉，我该多活几年再死。”

上官婉倩黯然一笑，道：“望皇天佑你能长命百岁。”

徐元平只觉她既似出自真诚，又似有意讽刺，苦笑一下，说道：“一个人满怀着未完的心愿，如何能够安心的死去，这道理我也是刚刚想通……”，他素不善言，只觉心中想到之事，无法形诸于口舌之间，言未尽意的淡淡一笑，望着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不论你用的什么剧毒，把我弄成一个什么样难看的人，那都无关宏旨，最重要的，是我要保持着武功，不能失去。”

长眉老人肃然说道：“碌碌世人，只知道毒能害人，却不知物极必反，水能熄火，火亦可沸水，这其间的道理，全在能否知其秘诀。

老夫天生缺憾，夭寿之因，由生俱来，和你们这后天中毒所伤，大不相同，自不能相提并论……”。

徐元平似是为此老人之言，引起强烈的好奇之心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倒是闻所未闻之事，只听说毒物足以致命，还未闻毒物可以养人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，人生短短数十年之岁月，晃眼而过，所谓积劳成疾，只不过是某部分的机能损伤过重，影响所及，所有的机能，全部为之瘫痪停止，这就是死亡的奥秘。”

徐元平点点头道：“老前辈言之有理。”

长眉老人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行药之道旨在能使那停息瘫痪的人体机能，早日恢复功能，可怜世人，大都只知某果，不明其理。”

徐元平赞道：“晚辈常常想到生老病死之事，只觉个中道理，甚是费解，得蒙一言，使晚辈茅塞顿开。”

长眉老人忽然急行两步，拍活了徐元平的穴道，笑道：“孺子可教，你要比那女娃儿可爱得多了。”

他说的眉飞色舞，显然，他内心之中，确有着无比的快乐。

上官婉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毒老人，你全身无处不毒，手臂口舌之间，定然也都是满蕴剧毒，你和我们说话，挥手扬指的拍拂我们穴道，定然把你身上的剧毒，也传给我们了！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一个人的生命之中，潜藏着无与伦比的强大之能，如

果把这潜能完全发挥出来，足可与天地同参，所谓功参造化，并非无稽之谈，短短数十年的人生旅程，没有人把一生的潜能完全发挥出来，老夫以毕生精力，钻研医学，探求生命奥秘，垂七十寒暑，一年前才发觉人的生命中藏着强大的能量……”，他重重咳了一声，仰脸望着屋顶，接道：“说来你们也许不信，老夫从未习过武功；但我的一举手一投足，丝毫不比学过武功之人逊色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你说的一点不错，这话真是叫人无法不相信……”

徐元平摇摇手，阻止上官婉倩打岔，接道：“你不要扰乱了老前辈的思绪。”他已从慧空传授《达摩易筋真经》学到了甚多秘奥的武功，启发了他的灵智，使他觉着这老人之言，甚有道理。

上官婉倩大眼眨了两眨，微笑不语，心中却暗暗忖道：“好吧！你竟被这老头吓唬住了。”

只听那长眉老人接道：“如若因一种极毒之药，刺激生命中的潜能，使他发挥出来，不但能延年益寿，而且武功、内功，也将随着生命潜能的发挥，大为增长。”

上官婉倩暗暗骂道：哼！痴人说梦，连篇鬼话。

徐元平闭目想了片刻，高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有道理！”

上官婉倩惊愕道：“你这样容易受骗吗？我幼小生长在武林世家，见闻不可谓不广，只听人说过毒能害人，却从未听说过毒能养命，你别听他唬你了……”，她伸出纤纤玉指，指着那长眉老人接道：“你看他这副形象，骨瘦如柴，手似鸟爪，蓬发长眉，形似鬼怪，哪里像懂得医道之人？”

徐元平心知她个性倔强无比，如若再硬行阻止她，可能激起她更为强烈的反感，此时此地，只有婉言相劝，当下举手一招，低声说道：“过来。”

上官婉倩娇美的粉颊上，闪掠过一抹会心的微笑，温柔的走了过去，旁依在徐元平身侧而立。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这位老前辈，集一生的精力，探求生命中存在的奥秘，又以他本身的生死作为体验，自非空穴来风的事。他的话，咱们虽不一定去信，但应该很用心听听。”

上官婉倩点点头，回眸望着那老人笑道：“老伯伯，你慢慢的说，我不再打岔了。”

长眉老人望着两人并立的神情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好一对可爱的孩子。”

上官婉倩偷偷瞄了瞄徐元平，缓缓的偎在他左肩之上。

长眉老人目光投在窗下的白花朱果上，接道：“我原想强迫你们接受我的疗治，现在我决定不勉强你们了。我要说服你们，让你们自愿接受我的疗治。”他重重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我确未习过武功；但我常服用刺激人身发挥潜能的毒液，因此，我有着大异常人的气力，我熟习人身脉穴，出手认穴自是极准。不识老夫之人，谁也不知我不会武功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既然亲自体验，自非欺人之谈，晚辈极愿一试。”

长眉老人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我服用毒糕、毒汁，由少而多，进势极慢，你却从未服用过此等之物，如若骤然服用，数量必极微小。但你身受之毒，发作在即，如不大量服用，只恐甚难收效。但数量加多，老夫又毫无把握，这一点老夫不得不先予说明。”

徐元平回顾了上官婉倩一眼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也只好冒险一试了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冒死求生。”

上官婉倩轻轻一颦黛眉，道：“老伯伯，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法子？”

长眉老人背起双手，来回走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法子只有一个，生机可增大增；但是老夫却无绝对的把握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什么？”

长眉老人肃然说道：“换血……”

上官婉倩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换血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，换血，把老夫身上这有毒之血，输入他的体内，先使他血液含毒，再服用大量毒汁，生机当增长甚多。”

上官婉倩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些事骇人听闻，我从未听说过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别无善策。”

徐元平却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只要不使我武功丧失，晚辈甚愿一试。”

长眉老人叹道：“对我而言，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，老夫或将因失血而死……”。

徐元平愕然道：“这个晚辈还未想到，既有如此之险，那就不必试了……”。

长眉老人忽然满脸坚决地说道：“留我这老朽之命，倒不如成全于你……”。

忽听砰然一声巨震，打断了那老人之言。

紧接着传来了一阵吱吱怪叫。

长眉老人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什么人敢擅闯‘丧庐’，伤我猩猩？”

上官婉倩娇躯一挺，低声对徐元平道：“你坐着别动，我和他出去瞧瞧。”

只听一个呼叫“平儿”的沙哑声音，杂混入那猩猩怪叫声中，传了进来。

徐元平神情激动，霍然而起，接道：“来人是我的叔父，两位且慢出去，让我想想，要不要见他？”

上官婉倩横跨一步，挡住了长眉老人。

只听一声接一声隆隆巨震，混着那呼叫“平儿”的沙哑之声，不停的传了进来，显然金老二心头急躁之下，不知用什么东西，猛击那“丧庐”石墙。

长眉老人怒声喝道：“女娃儿，快闪开去，我那猩猩恐已被来人打死了！”举手一挥，横里发出。

上官婉倩知他全身上下，无处不毒，不敢用手封架，娇躯横移，闪避开去，飞起一脚，疾向他右膝踢去。

徐元平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们不要打啦！咱们一起出去见他。”

上官婉倩收住攻势，笑道：“对不住啦！老伯伯。”

长眉老人哼一声，大步向前走去。上官婉倩、徐元平鱼贯随在他身后而行。

长眉老人伸手一按机簧，石墙缓缓向外推出，只听一声暴喝自石墙外传来，道：“你们把我的平儿藏到哪里去了？”

喝声之中，充满焦急与关切之情，显见字字俱是发自肺腑。

徐元平只觉心头一阵热血上涌，一步抢在长眉老人身前，走出石墙，他此刻真力已大是不济，急行两步，已是气喘咻咻。

抬目望去，只见金老二已箭步掠来，急声道：“平儿，你怎样了？有什么人伤害了你吗？”

如此真挚的爱护之情，有如利剑般笔直刺入徐元平心里。

一时之间，他只觉心头堵塞，热泪盈眶，颤声道：“金……叔叔，我……”

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看得到你！”

金老二亦是满眶热泪，轻轻拍着徐元平的肩头，道：“傻孩子，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，你只要吃下这包药，马上就会好的！”

徐元平目光转动，只见金老二身上衣衫已破碎一片，面颊之上也似有轻微的伤痕，显见他方才与那猩猩恶斗甚剧。

但是他仅有的手掌之中却仍紧握着那一包为徐元平去配的解毒之药，他甚至宁愿自己失去性命，也不愿将这包药失去。

当徐元平目光转到这一包“解毒之药”的时候，这正直而善良的少年心中又不禁澎湃起一阵情感的浪潮，既觉自疚，又觉感激。

他垂下目光，只见金老二足边，正倒着那只狰狞的猩猩，薄暮时分轻淡的阳光，照映得他全身金光闪闪；但却也使他金毛间的血光更加触目。长眉老人满面痛惜之情，正在检视着这猩猩身上的伤势，竟比他检视人类伤势时，还要仔细三分。

金老二目光却始终凝注着徐元平，缓缓道：“平儿，你可知道我方才有多么的焦急，直到我看到你安然无恙，我才放下心来……”忽然仰天长笑起来。

笑声未住，突听身侧一人冷冷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语声森冷澈骨，教人听了之后，莫名所以地会生出一种寒意。

金老二回首望去，只见一个枯瘦如柴，长眉垂目的老人，满面带着一股肃杀之意，站在他身侧，一双冰冷森寒的目光，眨也不眨地盯在他身上。

第三十三回千毒谷主

在江湖中闯荡数十年的金老二，可谓阅人多矣，但直到此刻为止，他却未曾见过这样的人物。

四目相触，他不禁为之一愕，怫然道：“我笑我的自觉可笑之事，阁下这般相问，不觉着是多管闲事吗？”

长眉老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你可知道你此刻是在什么地方么？”

金老二下意识地四望一眼，道：“我……我在……”干咳两声，不再言语。

长眉老人冷冷接道：“老夫不管什么人，但只要踏入我这‘丧庐’一步，不但身体行动，要受老夫辖制，便是性命亦被老夫操在掌中。”

金老二浓眉一扬，突地仰天狂笑道：“好威风呀！好威风！好煞气！但我金某听来却当真可笑的很！”

长眉老人阴恻恻道：“当真有这般可笑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不错，金某走南闯北，至今数十年之久，但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突见长眉老人双掌一拍，那看来已是气息奄奄的猩猩，竟随着他这一掌，蓦地自地上一跃而起。

徐元平、金老二、上官婉倩，心头俱是一惊，他们方才眼见这猩猩已是伤重难支，再也想不到他在一刹之间竟能有如生龙活虎般一跃而起。

徐元平暗吃一惊，忖道：“这老人之医道，看来竟有起死人而活白骨之能，他在这刹那之间，便将这猩猩重伤治愈，我若非眼见，岂能相信？”

思忖之间，只见长眉老人手掌缓缓抬起，向金老二轻轻一指。

这一指，既无由真力而激发的锐风，亦无含蕴后劲的显示，全金老二却身不由己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抬头一望，只见那满身血液犹未全干的猩猩，双臂斜举，十指箕张，一双金睛，似已凸出眶外，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，缓缓走来。

方才他虽然也曾与这猩猩交手，但此刻，却突然发觉这猩猩不但在目光中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煞意，便是他每一个轻微的动作中，也似乎潜伏着一种满充杀机的凶气。

数十年来在江湖中闯荡的历练与勇气，在这刹那之间，竟全都自他身上消失。这是一种不可解释的情况，他竟又身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，那猩猩脚步却变的更急。

一勇必有一怯，一智必有一愚，一冷必有一热，一凶必有一弱，这本是人间的至理，但勇怯、智愚、冷热、凶弱之间的距离，却又教人难以判别。这就是武林谊士间时常可能发现的微妙心理。

长眉老人面容木然，眼神仿佛没有望在任何一个身上，但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丝轻微的动作，却都没有逃过他眼里。

只见徐元平先是面带惊诧，瞬即神色大变，到了那猩猩的脚步距离金老二已不及两尺，徐元平突地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身形微动，闪电的身向那猩猩掠去。

不但这一声大喝宛如晴空霹雳，丝毫不似身中重伤之人所能发出，他身形之快，更是令人目力难以企及。

他似乎已拼尽了全身仅有的真力，甚至已透支了一些他生命中的可能永生都不会动用的潜力。

只见一条人影飞到猩猩身旁，然后紧接着便是惊天动地的大吼，那猩猩一连退出六七步之多，横身跌到地上。

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的徐元平蕴含有如此惊人的力道，俱都骇然的望向徐元平，只见他亦是身躯木立，有如木桩一般钉在地上，然后渐渐摇晃，竟也横身跌在地上。

金老二大喝一声，和身扑了上去，惶声叫道：“平儿……平儿……”

那猩猩低吼一声，霍然站起，上官婉倩柳眉一扬，疾向这猩猩掠去。

那长眉老人却仍是面色木然，呆呆地望着那猩猩的脚步，似乎对一切事部早有成竹在胸，又似乎对一切事都不放在心上。

哪知上官婉倩身形方自掠到猩猩身前两步之处，突地凌空一翻，退了回来。

但见她纤手一扬，寒光乍见，已将那柄震动武林的戮情剑持在手中，面向那长眉老人冷冷道：“你这猩猩虽有刚铁之躯，但它能挡得住这戮情剑的锋芒吗？”

长眉老人木然的圆睁着一双眼睛，忽然眨动了两下，冷峻的脸上，也泛现出一股慈和之气，突然举起双手，互击三掌。

那仆而复起的猩猩，突地转过身子，狰狞的双目，转投注那长眉老人的身上，缓步走了过去，一副穷凶极恶神态，直似要择人而噬。

上官婉倩心底里忽然泛起一股复杂的感想，只怕这‘丧庐’之中，潜蕴着甚多人生的奥秘，一切都显得那样反常，荒凉的山野中，坚牢的石室里，人和兽都充满肃杀和冷酷；但这些又无法完全掩遮人性中潜在的那些慈和。

没有人能够评断这老人的善恶，他不救闻达于世，隐居这荒凉的山野中，穷毕生精力研究人生的奥秘，忍受了这孤独的寂寞，埋葬了宝贵青春，两头猩猩，一室毒草、毒花、相伴他度过了漫长的岁月，也许无数的求医之人，受着他调制的毒药之害；但有一个没法否认的事实，他却为他们延续了生命……这些复杂的情感，疾快的由她脑际闪过，也就不过是刹那的时间，一种人性本能的善良，使她不自主叫道：“老伯伯，快退开去。”

纵身而上，锋芒惊世的戮情剑，直指向那猩猩的背心。长眉老人尖厉地叫道：“不要伤害了它。”

突然举手一掌，拍在那猩猩的头顶之上。

上官婉倩迅速的停下了手，但戮情剑仍然指在那猩猩的后背上。

长眉老人两道眼神，一直盯注在那猩猩的脸上，他肌肉颤动，似是暗中用了甚大的气力。

只见那猩猩狰狞的面目，逐渐的隐去，缓缓闭上双目，倒卧在地上。

长眉老人紧随那倒摔在地上的猩猩，蹲了下去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他哭的十分伤心，须发俱颤，泪水如泉，声如怒吼，满室尽都是回荡的大哭之声。

这样年迈苍苍的老人，哭的又这等伤心，激起了上官婉倩不自禁的怜悯之情。

她缓步走了过去，蹲在地上，说道：“老伯伯不要哭了……”

她心中很想劝这老人几句，但却不知从何说起，说了一句，倏然而住。

那老人似是已哭的神智不清，对上官婉倩之言，恍如未闻，仍然号陶大哭不止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金老二独臂伸展，抱起了徐元平，正欲借机离去。

上官婉倩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金老二回过身来望了上官婉倩一眼突然纵身一跃，人已到了门口。

上官婉倩霍然而起，高声说道：“你带他离开此地，无疑是要绝他生机。”

金老二已踢开木门，准备离去，听得上官婉倩喝叫之言，突然又停了下来，道：“这话当真吗？”望了怀抱中的徐元平一眼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奄奄一息；但感心头一沉，又缓步走了回来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等重大之事，难道我还和你开玩笑吗？”

金老二虽然大半生在江湖之上闯荡，历经了无数的劫变，目睹过无数的惨局；但那些人事事，都没有激起过他深切的关心。

徐元平的生死，在他的心目中太重了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饱经沧桑的金老二，也有些乱了方寸。

上官婉倩缓步迎了上去，凄凉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他是你的什么人？你这般关心于他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他是我义兄之子……”。

凄凉的往事，陡然回集到金老二的心头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我们南岳三杰，只余我一个还苟延残喘活在此世，但也落得了残废之身，皇天见怜，得保大哥的骨肉，洗雪仇冤，扬名武林，完全在此子身上了，他如毒伤难救，我也是难以独活人世……”

上官婉倩凄凉一笑，道：“我不知他的出身来历，但他的武功，却使我倾心异常，上天造就了他这样一株武林奇葩，决不会让他就这般平凡的萎枯而死……”，她言未尽意，但却倏而住口。

只听那长眉老人的哭声，愈来愈是凄凉，似是这一哭，发泄出了他一生孤独寂寞，有如江河堤溃，不可遏止。

生性暴急，动辄杀人的上官婉倩，似是被这凄凉的哭声，触动她心底里潜伏的女性温婉和同情，两只又大又圆的眼中，不停的滴着热泪。

上官婉倩举手拭一下脸上泪痕，缓步走到长眉老人身前，探手从怀中摸出来一方白色绢帕，轻柔的拭去那老人脸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老伯伯，不要哭了。”

长眉老人回过脸来，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止住哭声，凝目思索片刻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

上官婉倩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老伯伯，你这一把年纪了，怎么喜、怒起来，还是和小孩子一般模样呢？”

长眉老人沉吟了一阵，肃然说道：“老夫生平之中，从未遇到这等欢乐之事……”，他激动的心情，逐渐的平复下来，目光一瞥金老二和上官婉倩道：“孩子们，跟我来！”

金老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叫哪个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叫你啊！如若老夫早年成家，只怕儿子年岁，比你还要大了！”

金老二看他眉毛，发须，尽都已成了灰白之色，果是比自己老迈甚多，强自忍下一口气，抱起了徐元平，走了过去。长眉老人抱起倒在地上的猩猩，推开壁角暗门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上官婉倩低声说道：“这老人一生孤苦，养成了一种僻怪之性，咱们还在求他之时，老前辈最好能顺着他些。”

金老二点点头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不论是谁，只要能救活平儿之命，要我

金老二给他磕上三个响头，我也决不推辞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走入那放置着各种毒物、毒草的地下暗室。长眉老人把怀中猩猩，放在地上，随手摘下一朵白花，一枚朱果，又从堆积的草药中寻出了几种药物，混在一起，启开那猩猩的牙关，放入他的口中，举手在那猩猩头顶之上，拍了两掌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乖乖的吃下去吧！”

上官婉倩低声对金老二道：“那白花朱果，都是足以制人死命的绝毒之物。”她究竟未脱童心，不知不觉间，要卖弄一下心中所知的隐秘。

金老二点点头，默然不语，但两道目光，却不住打量四周的景物。

但见那猩猩口齿启动，把放入口中的药物，吞了下去。长眉老人回过头来，举手对金老二一招，说道：“抱他过来！”

金老二轻轻的咳了声，抱着徐元平走了过去。

长眉老人移动那猩猩的身躯，说道：“放下来。”

金老二微微一犹豫；但却依言把徐元平放在地上。

长眉老人缓缓伸出双手，在徐元平胸前摸了一阵，叹道：“他伤的实在很重，眼下只有以毒之法攻毒，或可挽救性命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何谓以毒攻毒之法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他身受的剧毒，已经攻入内腑，毒性已发，救他之策，不外先解了他身受的毒性，然后再调元进补，养息生机，使他能够逐渐的复原；但老夫既无为他除毒之能，只能施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了。用几种奇毒的药物，让他服下，数毒齐发，自相中和，或可使他垂危的生命，重发生机。”久走江湖的金老二，也似被徐元平生死的困扰，搅乱了心，回目凝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不太危险了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却不相强，愿不愿让我疗治，由你们决定。”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不是老夫危言耸听，如不及时施药，他决难再活过四个时辰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不错，他死了咱们谁也别打算再活下去。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我早就准备死了；但又觉着一个人死的太过寂寞，现在有你们几位相伴，那可是最好不过！”

金老二暗暗忖道：好啊！原来他们都不愿再活下去了。

长眉老人突然站了起来，摘了一朵白花、朱果，又从那些堆积的药物之中取出几种，放在手中揉搓起来。

长眉老人道：“除了那白花、朱果之外，我这药物大都采集了数十年之久的药物，早已焙制过，只要用手揉合在一起，就可以食用了，不必要经火煎熬。”

此时此刻，上官婉倩和金老二似是都已经失去了主宰事物的能力，一切都听命那长眉老人的摆布；但他们却又似不赞成那老人的措施，只是无法提出反对罢了。

金老二和上官婉倩，四道失去神采的目光，一齐投注在那长眉老人的手上，连眨动也不眨动一下。

只见那长眉老人双手互搓了良久，白花、朱果，尽揉成浆，和很多药物，揉合在一起之后，捏成了一粒粒的药丸。

他手法极有分寸，捏出的五粒药丸，一般大小。

药丸捏成之后，他忽然也变的犹豫起来，望了上官婉倩和金老二一眼，道：“这五粒药丸的毒量，足可以使数十人一齐倒毙，毒性极重……”。

长眉老人话至此处，倏然而断，似是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他想听听两人的意见。

哪知金老二和上官婉倩，都木然不作答复，浑似未听到那长眉老人之言。

沉默延续了一盏熟茶工夫之久，那长眉老人自言自语的接道：“不过，眼下假如不用这样重的毒量，只怕他难以再支持下来。”他自言自语，也无人接他之口，似是眼下的一切变化，完全由他裁定了。

他拿起了第一颗药丸，启开了徐元平的牙关，缓缓坐下了身子。

久未说话的金老二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如果他服下这五颗药丸之后，不会复生，那就是无可救药的了！”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，这样重的毒性，不是振发他生命的潜力，就是毒绝他生命中所有的生机。”

说话之间，把手上第二颗药丸，又放入徐元平的口中。金老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也缓缓坐了下去，似乎他的精神，也到了无法支持之境。

长眉老人随手拿起第三颗药丸，放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上官婉倩道：“不要这样快，让他慢一点吃好嘛！”长眉老人道：“没有时间了，老夫心中亦想早些知道是生是死。”拿起第四颗药丸，投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

隔了片刻，又拿起第五颗药丸，放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全室中突然地静了下来，六道目光，一齐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，等待着他的反应。

时间在焦虑中，过的似是特别的缓慢，片刻工夫，在三人的心目中，有似过了几年。

上官婉倩终于忍耐不住，伸手向徐元平的前胸上面摸去。只觉他心脏仍然在微微的跳动，长长的叹一口气，道：“他的心还在跳动着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一个时辰不是过的很快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当儿片刻时光，有如一年般悠长。一个时辰，岂不要等老了吗？”

那长眉老人却端坐不动，有如老僧入定一般。

时光在焦急、沉默中溜走，虽然像平常一般，但在金老二和上官婉倩的感受之上，却是特别的缓慢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徐元平仍然静静的躺着，动也没有动过一下。

上官婉倩伸出右手，在徐元平胸前按了一下，只觉他心脏，仍然跳动着，气息依然，并未断绝，才暗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伯伯，他的心脏还在跳动。”长眉老人突然睁开双目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上官婉倩侧耳，凝神听去。

只听一个粗厉的声音，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这屋里的人死光了没有？”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，想是那来人叫了几句，不见有人答应，极是愤怒，不知用什么东西，击撞在墙壁之上。只听另一个声音接口骂道：“奶奶的，孙子王八蛋躲着不讲话，惹我动了怒，放一把火烧了你这臭房子。”上官婉倩暗暗忖道：这人说起话来，好生粗野。那长眉老人却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哼！我这‘丧庐’乃青石砌成之屋，量你也烧不着。”他说的声音极低，纵然是坐在身侧的上官婉倩也不过隐隐可闻。

但闻那粗厉的声音，高声叫道：“有活人快给我出来一个，再要延误时刻，被我找入暗室，杀个鸡犬不留。”金老二低声说道：“来人似是久在江湖上闯荡之人，竟然猜到有人隐入在暗室之中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这暗室石门，和石壁一般颜色，不知内情之人，决然看不出它，纵然被他看出，那石门也是坚牢异常，想打进来，决非

易事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这两人说话粗野，叫人有难以入耳之感，我出去教训他们一顿，才能消胸中之气。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你出去打上他们一顿，还不如给他们不理不睬，让他们自己着急的难过。”只听砰砰嘭嘭的撞击之声，不断的传了进来，大概来久不见有人答话，愤怒难当，猛力敲打起来。

长眉老人回目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只见她秀眉不住颦动，似是极力在压制住心中的愤怒，不禁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唉！年轻之人，涵养的工夫，比起老年人差的多了。”

上官婉倩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是啊！这‘丧庐’既非上官堡，这人打开打不开，都不关我事，我急个什么劲呢？”只听那击打石壁之声，愈来愈是响亮，轰隆隆隆，震耳惊心，想那室外之人，定然是用着分量极重的外门兵刃，撞击墙壁。

那撞击石壁的声音，虽然更加强烈，但上官婉倩定下心后，反而变得镇静了许多。

时光，在震耳的响声中溜过，那声音虽也给人很多烦躁，但也分却三人不少焦虑之心。

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，那撞打石壁的声音，突然停了下来。长眉老人得意地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他们打的手酸了，自然会离开这里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只怕他们不会离开……”

忽听徐元平缓缓的吁一口气，双臂突然伸动了一下。上官婉倩失声叫道：“谢天谢地，他醒过来了。”

哪知徐元平双臂伸动一下之后，突然又静卧不动。

那长眉老人双目眨动了两下，道：“奇怪呀！怎么他又不动了？”

金老二冷冷说道：“是不是回光返照？毒发身死之际的一点反应？”

上官婉倩伸手按在徐元平前胸之上，停留了片刻，道：“他心脏还在跳动……”

突觉一股浓烈的烟火之气，冲了进来，散布全室。

金老二霍然而起，道：“他们真的放起火了！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要紧，他们烧不了那坚牢的石壁。”

上官婉倩突然站了起来，但又缓缓坐下。

长眉老人道：“你想出去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想惩处他们一顿，但又不放心他。”

长眉老人凝目沉吟了片刻，站起身子，从那堆积的药草中，捡出一个密封的瓷罐，又取来一只酒杯。

拿着那瓷罐，摇了两摇，然后启开密封，一股强烈的酒香，混入刺鼻的烟火味中，扑鼻攻心。

长眉老人尽顷那瓷罐所有，倒出大半酒杯浓黑的液汁，低声对上官婉倩道：“孩子，把你的剑借我用用。”

上官婉倩犹豫了一下，但终于把宝剑递了过去。

长眉老人右手举着锋芒绝世的戮情剑，轻轻在左臂上一挑，登时有一股鲜血，直冒出来，滴入那酒杯之中。

上官婉倩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长眉老人严肃地说道：“我要他吃下这杯混入了我血液的毒酒……”

他放下戮情剑，纵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刚才他服用的是天下最毒的药物，现在我给他服用的是天下最毒的动物精血，这一罐五毒泡制的药酒，我已经封存了很久，没有用过，现在只得给他服用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看来你这密室之中，不论草药、瓶罐，件件都是有毒之物了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不知底细之有，妄取我室中的一草一木，都将被活活毒毙。”

上官婉倩目注那半杯混入鲜血的药物，接道：“如若你这混血毒酒，给他服用之后，他仍然不能夏醒过来，怎么办呢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那就没有法子，咱们就只有陪他殉葬。”

金老二的两道眼神，呆呆的盯在徐元平的脸上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决然不会死的……”，他的声音愈来愈低，渐不可闻。

长眉老人包扎好自己的臂伤，随手拿起了混合了鲜血的药酒，右手抱起了徐元平的身子，食、中二指暗运劲力，撬开了他的牙关，缓缓把一杯药酒，倒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密室中气氛紧张，轻微的呼吸之声，也可听到。

这一杯混血的药酒，不仅是关系着徐元平的生死，而是关系着这室中所有之人的性命。

室中的烟气，愈来愈重，已然影响到人的视线，但这三人全付精神都贯注在徐元平的身上，对室内蔓延的浓烟浑如不觉。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长眉老人才把那一杯混入了自身鲜血的毒酒，完全灌入了徐元平的口中。

上官婉倩猛的吸一口气，只觉烟嗅刺鼻，不自主的咳了起来。

金老二和那长眉老人，都被上官婉倩的咳声惊醒，抬头望去，只见密室的门口，并肩站着两个中年大汉。

左面一人粗眉暴眼，手中握着一根分量甚重的铁棍，右面一人身材瘦长，脸长如马，手中倒提着一把鬼头刀。

这两人不知何时进来，在门口站了多久时光。

长眉老人缓缓放下手中酒杯，打量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怎么进来的？”

左面那粗眉暴目的大汉，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别说你躲在这地下密室，就是钻入老鼠洞中，我们也一样找得着。”

上官婉倩秀眉一蹙，满脸杀气地喝道：“讲话小心一点……”。

那手提鬼头刀的大汉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子走了大半辈子江湖，从来没有人敢这般对我说话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不容他把话说完，霍然挺身而起，右手一扬，娇声叱道：“贼骨头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

一蓬金针，电射而出。

那两个中年大汉，江湖经验甚是老到，一见上官婉倩右手一挥，立时纵身向旁侧闪去。

他们闪避得虽快，但那金针暴散一片，距离既近，去势又极迅快，饶是两人见机得早，躲避得快，仍然有两枚金针穿破了两人的衣服，毫厘之差，就要划破肌肉。

那粗眉暴目大汉冷笑一声，骂道：“鬼丫头，竟然施用这等歹毒的暗器。”

他口中虽然大声喝叫，但心中却十分畏惧上官婉倩的金针暗器，隐在门侧壁后，不敢再探出身来。

这时，那浓烟愈来愈浓，想是两人打开那石壁暗门之后，燃烧的烟火，

随之钻了进来。

只听砰然一声大震，一铁棍直捣在密门上，一块木门击的洞裂成数块。

上官婉倩捡起了戮情剑，道：“两位请保护着他，晚辈先去把这两人结果了，咱们再设法行出此地，别让他们用火封住了出路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这两个家伙一左一右的守在门口，姑娘要行出门去，太过冒险了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妨事，晚辈自有克敌之法。”

娇躯一闪，人已闪到了室门后面，右手戮情剑突然向外一探。

一根铁棍，一把鬼头刀，一左一右的由两侧劈击而下，直向上官婉倩手腕之上劈去。

上官婉倩早已有备，手腕忽的一沉，诱使敌人刀棍齐向下面扫去，人却借势一跃，飞出室外。

她身还未落着实地，一声阴冷的笑声，迎面传来，喝道：“回去。”

一股疾猛的劲力，直逼过来。

上官婉倩悬空一个大转身，戮情剑随手挥动，幻出一片护身剑影，直向左边斜落过去。

她幼得良师，武功非凡，微一接触之下，已觉出那击来劲力，强猛绝伦，不可挡拒，立时斜向一侧飞去。

只听当的一声金铁交响，疾袭过来的一柄鬼头刀，被那护身的戮情剑削断。

上官婉倩纵横西北武林道上，素以辣手见称，对敌经险甚是丰富，这才迎面的一击，已知来了强敌。

徐元平毒伤未解，金老二累疲未复，那长眉老人虽然力逾常人，全身剧毒，但他不会武功，不足为恃。

今日之局，十分显然，两方的生死胜负，大半要看自己……

念过心转，杀机忽生，戮情剑顺势向后一推，寒光疾闪中一声惨叫，那手持鬼头刀的大汉，应声倒摔在地上。

长眉老人突然一掌拍在那躺在身侧的猩猩头上，然后抱起当门而卧的徐元平，向室里移去。

这时，那粗眉暴目手执铁棍的大汉，眼看同伴伤亡，心中极为愤怒，一招“泰山压顶”迎面向上官婉倩劈了下去。

上官婉倩目光一转，看室外地势狭窄，那站在宵烟中的强敌，又不知是何来路，纵有上乘轻功，也不宜在这等狭地施展，当下一个“巧燕翻身”，疾快的闪入室中。

金老二身子一侧，让过上官婉倩，单臂挥动手中捡起的门框，猛力地向那暴目大汉手中的铁棍之上敲去。

木框击在铁棍上，砰的一震，金老二手中的木框，应声碎裂三截。

但那暴目大汉在骤不及防之下，手中铁棍被金老二全力一震，落在地上。

金老二迅速的迈出一步，奋起余力，把手中一截断木，猛向那暴目大汉投掷过去。

只听那暴目大汉惨叫一声，仰面栽倒地上。

原来他正待伏身去捡地上铁棍时，金老二适时投出怀中一截断木，加上室外浓烟弥目，视线不清，一击之下，正中那大汉前额，当时被击的昏了过去。

金老二一探独臂，抓住了地上的铁棍，还未提起，突然伸过一只脚来，踏在铁棍之上，耳际间响起了一个险沉的声音，道：“放下！”

随着那阴沉的声音，一股浓重的腥气，扑入了鼻中。

金老二阅历丰富，心知对方如存心伤害自己，那只踏在铁棍上的脚，早已踢中自己要害，当下松开右手，缓缓站起身子。

只觉额角之上一凉，又似被人轻轻打了一下……

只听上官婉倩微带慌急地叫道：“长虫！”

金老二本能地向后退了两步，才抬头向室外望去。一个瘦矮的老人，当门而立，几根稀疏的头发，衬着颌下几根花胡子，一身黑衣，一条全身赤红的小蛇，缠绕在他的右臂上，左臂上盘绕一条花纹灿烂的巨蛇，蛇身和蛇尾，一大半环绕在他的身上，在浓烟中望去，如着彩衣。

金老二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千毒谷主……”。

那瘦矮的老人无声无息的一咧嘴巴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一迈步踏进了室门。

他两臂上盘绕的双蛇，突出他身外尺余左右，蛇信伸缩，极是吓人，是以当他举步入门时，上官婉倩和金老二都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那仰卧在地上的猩猩，忽然挺身而起，双目圆睁，凝注着那黑衣矮瘦的老人脸上，作势欲扑。

金老二既知来人是千毒谷主，急急回头对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老前辈快些喝住猩猩，这位是名满当今武林的千毒谷主。”

他心知来人武功，高强绝伦，如若这猩猩扑击于他，势必引起他的杀机。

长眉老人忽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既称千毒谷主，对用毒之事，定然所知甚多了……”

矮瘦老人目光一瞥那怒目而视的猩猩，浑如不见一般，丝毫未放在心上，阴沉沉地接道：“略知一二……”，目光一扫金老二，接道：“这老头子是什么人？你既称他老前辈，自然非藉藉无名之辈，可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朋友？”

金老二单掌立胸，欠身答道：“这位老前辈乃‘丧庐’主人，和神州一君素不相识。”

千毒谷主干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既然在此地现身，想来令东主易天行，也就在左近了。”

金老二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奉东主令遣，迷途至此……无意进此‘丧庐’。”

那长眉老人目光盯在那矮瘦老人身上盘绕的毒蛇之上，看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两条蛇倒都是难得一见的绝毒之物。”

双手反击两掌，那怒目横眉的猩猩，突然缓步走回到那人身侧。千毒谷主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两条绝毒之蛇，已经被我驯服了，无我之命，决计不会伤人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驯服两条毒蛇，算不得什么难事……”

千毒谷主脸色一变，接道：“这两条蛇，乃我费尽心血，选天下最毒之蛇，交配而生。口蕴剧毒，厉害无比，不论何等禽兽，只要被它咬上一口，当场倒毙，武功再高之人，也是难以防备。”

长眉老人大笑道：“但老夫却不怕你这毒蛇！”

千毒谷主怒道：“不信你敢试试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试试就试试……”，大步向前走了过来。金老二一皱眉头，拦住那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前辈行医济世，救人要紧，何苦要争这些闲气？”

长眉老人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，竟然依言退了回去。上官婉倩看局势暂时缓和下来，缓步走到徐元平的身侧，蹲了下去。

千毒谷主目光一掠上官婉倩手中的戮情剑，回头问金老二道：“那女娃儿是什么人？她手中拿的可是传诵江湖的戮情剑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她是甘南上官堡主掌上明珠，手中所拿，正是传诵江湖的戮情剑。”

千毒谷主目光凝注在上官婉倩身上，打量了好一阵，笑道：“貌不在鬼谷二娇之下，只是稍嫌英气过重……”

上官婉倩回头瞪了那矮瘦老人一眼，强忍下心中之气，默然不语。

千毒谷主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夫和令尊交情不错，论辈份，你该叫我一声老伯伯！”

金老二眼上看上官婉倩装作不闻不理，赶忙接口说道：“上官姑娘，这位是千毒谷主冷老前辈，和令尊交谊甚深，快些过来见礼。”

上官婉倩略一犹豫，终于缓步走了过来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见过冷老前辈。”

千毒谷主干咳了一声，笑道：“久闻上官姑娘纵横在西北道上，所向无敌，今日一见，才知道人也长的美丽无比，有女如此，强胜儿子百倍，令尊的福气，好叫老夫羡慕。”

上官婉倩听他言词之间，既带有长辈的口吻，又隐隐含着轻佻之意，当下勉强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请坐，晚辈还要照顾病人。”

千毒谷主缓缓把目光移注到徐元平的身上，道：“能得上官姑娘照顾，定然大有来头，不知他是何人门下？”

金老二抢先接道：“是在下一个子侄。”

千毒谷主闭上双目，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行途疲劳，要借此密室养息一下精神，你们自管忙碌去罢！”说完，依壁而坐。

那两条毒蛇，仍然环绕他身体之上，昂首吐信。

金老二微一皱眉头，轻步走到徐元平身侧，低声对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老前辈，他几时才能醒来？”

长眉老人伸手按在徐元平前胸之上，说道：“眼下情势，老夫可以断言，他已不致再有变化，但几时醒来，却是难以断言。”

上官婉倩附在金老二耳边道：“千毒谷主，盛名四播，内功精深，哪里会这等脓包，赶一点路就困倦不支呢？这其中只怕大有文章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我也觉着奇怪……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会不会有人冒充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此人我已见过两次，都是在千毒谷中，他已数十年之久，未离过千毒谷了，此刻离谷，必然有什么重大之事……”。

他微微一顿道：“平儿一醒，咱们就带他离开此地，免得招麻烦。”

上官婉倩听父亲谈过千毒谷主之名，心毒手狠，险恶绝伦，当下点头说道：“只不知他几时才能醒来？”

只听鼾声大作，那千毒谷主竟然睡熟了过去。

长眉老人凝神听了一阵，道：“他睡着了。”

金老二摇摇头，道：“他好像是真的十分困倦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不信他真的会……”。

金老二赶忙摇手阻止她再说下去。

徐元平静的躺在地上，紧闭双目，神情间十分平和，毫无身受重伤后的痛苦。

金老二双目一直盯注在他的脸上，看他久不醒转，心中甚是难过，长叹一声，落下来几滴眼泪。

他探着相视，眼泪正好滴在徐元平的口中。

长眉老人突然双手一拍道，“是啦！我忘了用药引子了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要用什么药引，快说！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眼泪……”。

只听徐元平长长吁一口气，忽然挺身坐了起来。长眉老人一跃而起、鼓掌大笑，道：“毒人，毒，老夫之道不孤矣！”

他越叫越是高兴，叫到后来，又忍不住手舞足蹈。但闻千毒谷主那作鼾之声，频频作响，如奏鼓乐，随着那长眉老人手舞足蹈之势，极有节拍的响了起来。

起初之时，似是那鼾声有意和那人的舞蹈相台；但片刻之后，长眉老人的舞蹈之势却似被鼾声控制，随着那鼾声的快慢转动。

上官婉倩和金老二都觉出那鼾声不对，心中感受到极强的诱惑，似是要随着那鼾声的节奏而舞，但每将要起步之时，都强自忍了下来。

上官婉倩举起戮情剑，只觉一股森冷的剑气，逼得神志一清，突然站了起来，低声对金老二道：“老前辈好好的看着他，我去叫醒千毒谷主……”

金老二目注那长眉老人的舞蹈之势，手却不停的击打，“啪啪”之声也和那老人的鼾声配合。

他心神旁注，根本没有听到上官婉倩说的什么，含含糊糊的应了一声。

上官婉倩挺身而出，直向千毒谷主走了过去。

相距还有三四尺时，忽听咕的一声，那满身花纹的巨蛇，身子突地向外探出两尺，血口大张，似是要择人而噬。上官婉倩倏然止步，本能的一扬手中戮情剑，幻起一片剑光，护住了身子。

上官婉倩高声叫道：“冷老前辈，你醒醒好吗？”

只见那闭目作鼾声的千毒谷主，微微咧嘴一笑，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他说话之时，鼾声顿住；但说完之后，那鼾声重又响了起来。

上官婉倩强忍下心中愤怒之气，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先把鼾声停下，好不好？”

千毒谷主笑道：“老夫一生之中，从不听人相劝，除非那人付出了老夫认为满意的代价！”

他说话之时，鼾声仍然断断续续。

上官婉倩回头望去，只见金老二手臂挥动，既将起而舞蹈；显然，他的内力，已无法再和那催人舞蹈的鼾声抗拒。

那长眉老人更是大蹦大跳，须发横飞，满头大汗。但最使上官婉倩惊心的，是那初醒过来的徐元平也有些跃跃欲动……

时间迫促，已无暇给她思索，当下冲口说道：“你说吧！要什么？”

千毒谷主霍然睁开双目，炯炯神光，逼注在上官婉倩的脸上，道：“老夫并无相逼之心，你如自己愿意，可不能责怪老夫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快说吧！你要什么？”

千毒谷主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老夫开出两个条件，任你选择一个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先停下鼾声，咱们再慢慢的谈，好不好？”原来他一面说话，一面仍然不停的作鼾。

千毒谷主道：“老夫从不肯轻易信人，你先答应了我，这鼾声才能停下。”

上官婉倩目光一瞥，只见金老二和徐元平都已起身，那恶形怪状的金毛猩猩，也扭动起肥重的身躯，随声而舞，不禁芳心大急，道：“不论什么我都答应……”。

千毒谷主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老夫有一独子，生具异禀，如以世俗的眼光看去……”。

上官婉倩接道：“可是丑陋的见不得人？”

千毒谷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算他是吧！但依老夫的威名，替他讨上十个八个貌美如花的媳妇，可不算什么难事……”。

他急急作了一阵鼾声，使应鼾而舞之人，开始了急速的轮转，才冷冷接道：“但一般之人，老夫又看她不上，你如能答应老夫，以身相许犬子，不但你这一生享受不尽，就是令尊，也可沾光不少。”

上官婉倩呆了一呆，道：“那第二个条件呢？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以你手中的戮情剑抵押，老夫立时停下鼾声；但他们能否生离此室，那要看他们的造化了。”

上官婉倩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我答应第一个条件，嫁你那宝贝儿子，你是否还要刁难他们？”

千毒谷主笑道：“你如果答应身侍吾子，咱们算是一家人了，老夫生性最是偏私护短，对你当爱护备至，言听计从。”

他脸上忽然泛出慈爱的光辉，目光中满是期望之情，凝注在上官婉倩的脸上。

上官婉倩只觉前胸如受重重的一击，不由自主的退后了两步，暗暗忖道：想不到这威震江湖的一代毒梟，爱子之心，竟然是如此的深切……

她举手理一理垂散在鬓边的秀发，低声问道：“你这般为子求婚，可是因为我长的很美么？”

千毒谷主赞道：“秀外慧中，世无其匹，尤强过丁家的鬼谷二娇。”

上官婉倩黯然一笑，道：“不知你那宝贝儿子，是怎样的一个丑法？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他不过生具异句，有些威猛吓人，四肢不缺，五官完整，怎能真的算丑？”

上官婉倩举起一只素手，按在额间，放声大笑道：“由来红颜多薄命，巧媳常伴丑夫眠，我答应你了！”

千毒谷主双目中闪烁起欢愉的神光，喜道：“这话可是当真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出我之口，入你之耳，难道还会假吗？”

千毒谷主鼾声顿住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老夫要带你去见鬼王丁高，要他瞧瞧我讨的儿媳妇，胜过他们鬼谷二娇好多了……”。

只听金老二大声叫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已经跳得满身大汗，也该停下来休息一下了！”

原来，千毒谷主鼾声一停，金老二和徐元平立时止步，只有那长眉老人仍在手舞足蹈，不肯停息。

上官婉倩回目望了那人一眼，叫道：“快抓住、再让他跳下去，要把他活活累死啦！”

徐元平仰脸而立，似是正在回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，听得上官婉倩喝叫之言，啊了一声，探手向那长眉老人抓去。他虽然初醒不久，但却似功力尽复，出手疾快绝伦，一把正抓在那长眉老人的左臂之上。

长眉老人被徐元平一把抓住之后，舞蹈之势，突然停住，回目望着徐元平道：“毒人……”

徐元平一皱眉道：“毒人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；你和老夫一般，成了毒人。不论你血液内腑五官四肢，到处都充满剧毒。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松开了那老人的左臂。

长眉老人忽然举起双掌，猛力一击，大声笑道：“我要去昭告天下人，吾道不孤了。”放腿向室外冲去。

上官婉倩急叫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，探手一把，没有抓往。只听千毒谷主干咳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他跑不了。”

手臂一振，臂上那满身花纹的巨蛇，突然直窜而去，疾如离弦流矢一般，蛇头一转，缠在那长眉老人双腿之上。

徐元平突然对那老人深深一揖，道：“老前辈活命之恩，在下永铭五中，等晚辈办完几宗大事之后，定当和老前辈一起找个隐秘所在，居住下来。今生今世，不再踏入江湖一步。”

长眉老人缓缓转过身子，道：“如若你的诺言能够实现，老夫自当把生平所学传授于你。”

突然一阵隆隆之声，起自地下。

金老二大声叫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千毒谷主忽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果然就在此地了。”

长眉老人冷冷接道：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，我这密室下面，有一股暗流通过，每隔上一月时光，总要有这样一次的震动之声……”

徐元平急急问道：“有一座孤独之墓，不知离此好远？”

长眉老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不算那山峰阻隔，大约有十几里路。”

突听千毒谷主大声说道：“孩子快来，我有一件紧要之事，要对你说。”

上官婉倩和徐元平同时转过头去，望着千毒谷主。两人年纪，在这五人中最小，一听千毒谷主呼叫之言，一齐转目相望。

上官婉倩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叫我吗？”

莲步轻移的直走过去。

千毒谷主点头笑道：“自然是叫你了……”，他突然放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孩子，你可知道我为什么突然到这等荒凉的所在吗？”

上官婉倩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啊！”

千毒谷主目光一扫站在室外的金老二和徐元平，施展“传音入密”的功夫，接道：“眼下武林中各路英雄，都已云集到孤独之墓，准备发掘那孤独之墓的隐秘。”

“老夫独得传闻之秘，此地有一条暗流通入那孤独之墓，如若能从那暗流中进入孤独之墓，当可避开那重重机关的阻挡，直达那古墓之中，又可免去和武林高手争斗之险……”，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但这也是一件十分危险之事，你既已答应了身侍吾子，从今之后，你已是我千毒谷主冷家之人、千毒谷、上官堡，也因此联手合作，一致对外……”。

他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法，别人根本听不出他说的什么，只见他口齿启动，一直不停，上官婉倩却静静的站着不动，似是在很用心听他之言，又似漠然不闻。

金老二似是看出了苗头不对，轻轻一扯徐元平的衣袖，说道：“平儿，跟我来。”大步向外走去。

徐元平回顾了那长眉老人一眼，跟在金老二身后走去。

走约两三丈后，金老二才停下脚步，低声对徐元平道：“平儿！你武功复原没有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精力异常充沛，武功恢复几成，一时间倒很难说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千毒谷主乃江湖上最为狠毒的高手之一，不但武功绝高，而且善用毒物助阵，那上官姑娘和他叽哩咕噜说个不停，决非什么好事。你武功纵然完全复元，也未必是他敌手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趁这机会一走了之，免得招惹麻烦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适才那千毒谷主之言，已隐隐说出来此用心，再证之‘丧庐’主人之言，这密室地下的暗流，八成就是通往那孤独之墓中的洪水。”

金老二点点头道：“贤侄推论不错，只是水道暗藏地下，而且激流汹涌，纵是水性好之人，只怕也是无法越渡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小侄亦虑及此。但是那千毒谷主既然赶来此地，想必早已有了渡水之法，小侄想随他之后，借暗流进入古墓，我料想易天行必然不甘心拱手把墓中存宝让人，定然设法进入那古墓之中。小侄自当取元凶首级，奠祭于家父、三叔灵前，纵然不能手刃元凶，亦必将设法借那墓中的埋伏，和易天行同归于尽。”

金老二突然一扫脸上畏惧之色，道：“好！咱们一起入墓，我也可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徐元平摇摇头道：“小侄把胸中所思所想之事，尽皆相告叔父，但却有一件事，想恳求叔父答应。”

金老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要我答应你置身事外……”

徐元平接道：“叔父已经是伤残之躯，纵然进入古墓，但对平儿也未必能够有所帮助，这一次身历生平之劫，短短数日夜，有如过了很多年，使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很多！”

金老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成熟多了……”

忽听上官婉倩柔婉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徐相公……”

徐元平回头望去，只见她当门而立，面带微笑，那笑容给人的感觉，并非欢愉，而是一种忧郁的苦笑，想到她数日来照顾之情，一缕怜惜，油然而生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缓步走了过去。

上官婉倩低声喝道：“别过来！”

莲步款移，迎了上来。对上官婉倩，徐元平有一种极深的感激心情，他依言停了下来，星目眨了几眨，凝注在她的脸上。

她脸上忧苦的笑容，逐渐的散去，代之而起的一片茫然萧索的神情，似是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都离她而去。

她娇小的身躯，一直偎入徐元平的怀中，才停了下来，凄凉地说道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你可知道千毒谷主为什么来到此地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可是为了要进孤独之墓吗？”

上官婉倩点点头说道：“你猜的不错，这密室之下有一道暗流，通入那孤独之墓。”

她轻轻叹一口气，放低了声音道：“不知道千毒谷主如何得知了这件隐秘，而且他有了越渡地下激流之法。”

上官婉倩多情地望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我也很想去看看那孤独之墓中的情景；但那千毒谷主，却坚持不让我去，他说那墓中机关重重，险恶万分，冒此风险大是不值……”

徐元平奇道：“你上官堡和千毒谷交谊甚厚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一宫、二谷、三大堡，甚少往来，纵然是有所交往，那也是利害相关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千毒谷主为什么要这般关心于你？”

上官婉倩话锋突转，就是存心要引诱徐元平这般问她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因为我是他未过门的儿媳妇啊！”

她心中另有打算，有意这般说出，是以毫无羞悛之感。

徐元平骤闻此言，心中忽然生出一种惘然的感觉，一抹凄凉泛上双颊，别过头去说道：“千毒谷主、上官堡齐名武林，这一桩婚姻倒是缔结的门当户对。”就这说几句后的工夫，他已恢复了镇静的神情。

只听一个和蔼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该走了。”

只觉一股腥气，扑了过来，余音未住，千毒谷主已到了两人身侧。

他双臂微一伸缩，两条伸头吐信的蛇，忽然掉过了蛇头，盘在身后，生伯吓着了上官婉倩一般。

上官婉倩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久闻那孤独之墓中存宝无数，很想去开开眼界。”

千毒谷主摇头说道：“孤独之墓，乃近百年来江湖上一件充满着神秘的传说，那墓中是否真如传说形容，很难预料。但迄今为止，还无法得到证据，一宫、二谷、三大堡，以及诸大门派，独行大盗，无不处心积虑的想一探究竟……”。

徐元平忍不住突然插口说道：“那孤独之墓中……”，赶忙咳嗽几声，住口不言。

千毒谷主冷峻的目光转到徐元平的脸上，道：“孤独之墓中怎么样？”

不善谎言的徐元平，在此情此景之下，也不得不通权达变了，淡然一笑道：“那孤独之墓的神秘，既然能在江湖上传诵不绝，想来当非无的之矢。”

千毒谷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嘿！满口废话……”

上官婉倩心知徐元平倔强无比，怕两人冲突起来，赶忙接口说道：“我已久闻孤独之墓的神奇之名，心里实在想入墓看看，何况除了谷主之外，千毒谷中我再无相识之人，离开此地，只有回上官堡了。”

千毒谷主呵呵一笑，目光一掠那两具尸体，接道：“这‘丧庐’之外，恐怕早已布满了武林人物，我在进入这密室之前，已然连杀五人。

这证明了一件事，那就是此一地下暗流通入孤独之墓，已非我独得之秘……”，他轻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过我已在这‘丧庐’四周，埋伏一十二个高手，不论何人，再想进入此地，只怕不是容易之事……”。

他似是自知说的话离题太远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面铜牌，接道：“你拿着这面铜牌，凡是千毒谷中之人，都会对你尊敬无比，要

他们护送你先回千毒谷去，等我办完此地之事，就立刻赶回去，亲率犬子，赶到上官堡去，探望我那亲家。”

上官婉倩眼珠转了两转，娇声说道：“我要和你一起进入孤独之墓瞧瞧。”

以冷酷驰名江湖的千毒谷主，忽然间变的十分慈和，耐心地笑道：“孩子，墓中又无可观之景，而且步步杀机，有什么好瞧的，还是不要去啦！”

上官婉倩摇摇头，坚决地说道：“我一定要去。”

千毒谷主沉吟了半晌，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但在进入墓中之后，一切都要听我的吩咐，不要任性而为。”

上官婉倩点头一笑，回顾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他和那位金老前辈，也要去孤独之墓，咱们和他们一起走吧！”

千毒谷主脸上忽然闪掠一抹杀机，说道：“地下暗流，波涛汹涌；但听这隆隆水声，当可知声势何等强大！地下暗流，不见天日，如无准备，纵是水性极好之人，也是无能渡过。”

上官婉倩微微一蹙秀眉，道：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千毒谷主笑道：

“孩子！这两人既是神州一君易天行的手下，和你们上官堡自是无关，不杀他们，已经是对他们太过仁慈……”

忽听那长眉老人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得我的准许，谁敢在这‘丧庐’之中杀人？”

千毒谷主冷冷一笑，道：“我纵然杀了一人，你又当怎的？”

长眉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好好……”

他面上虽是满面笑容，目中闪动着的，却是令人心寒的光芒。

上官婉倩秋波一转，忽然走到千毒谷主身侧，叫道：“爹爹。”

千毒谷主怔了一怔，面上既是惊奇，又是喜悦，俯首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上官婉倩娇声笑道：“爹爹，我们不是要到孤独之墓中去吗？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当然。”

上官婉倩含笑道：“我们既然要到孤独之墓中去，那么我们还在这里惹什么闲气？”

千毒谷主微一皱眉，突地大笑道：“正是，正是，我们还在这里惹什么闲气！”衣袖一拂，立刻便向外走去。

徐元平一直面色凝重，他心中其实已被千毒谷主方才的言语激怒；但此刻突地干咳一声，讷讷道：“在下也想到孤独之墓中去一行，谷主若是肯与在下同去，在下虽然无能，但入墓之后，在下好歹也能助谷主一臂之力。”

千毒谷主面色微微一变，突听上官婉倩娇笑道：“爹爹，我有一件事情始终奇怪，这地下暗流如此激烈，你老人家是怎能渡过去呢。”

她神色变的越发温柔。

千毒谷主目光注定在她脸上，目中神光闪变不定，似是有些愤怒，隔了半晌，突见他仰天狂笑起来，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叫爹爹说出这方法，可是为了他吗？”伸手指向徐元平。

上官婉倩秋波一转，娇靥上不禁泛出一阵嫣红的颜色，垂下头去，讷讷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，终于还是说不出话来。

千毒谷主哈哈笑道：“好孩子，没有关系，只因为爹爹爱你，所以，什么事都没有关系，只是……”他语声微微一顿，面上笑容顿敛，正色道：“爹爹为了此事，不知化了多少心力，制作了几件专为渡过这种激流的皮衣，一

身上下一齐护住，而且连双目之上，都护以一片水晶，别说这种普通的激流，便是天河水中，也照样可以来去自如。”

徐元平听得心头一凛，暗暗忖道：原来他早已预备了越渡那激流之物，我如欲越过地下激流，进入那孤独之墓，看来只有抢他的特制皮衣了……

只听上官婉倩柔声说道：“爹爹那特制皮衣只有一件吗？”

千毒谷主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如若只有一件，我也不会答允让你同去了。”

上官婉倩回顾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激流深藏地底，咱们虽有皮衣，也不能挖地而入。”

千毒谷主把目光转注在那长眉老人身上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夫进入这‘丧庐’之初，原想以辣手，逼你供出那进入地下激流的路径，但此刻正值老夫满心喜悦之际，不愿出手伤人，你如能说出进入水道之路，老夫决定留你一条性命。”

长眉老人仰脸狂笑，久不作答。

千毒谷主似已等得不耐，冷厉地道：“老夫生平之中，甚少动过这等仁慈之心，你如再置若罔闻，可别怪老夫出手毒辣了！”

长眉老人顿住大笑之声，双目中凶光闪烁了一阵，忽然变的十分平静地说道：“要我带你进入那水道不难，但得先把你那特制的渡水皮衣，拿出来给我瞧瞧。”

千毒谷主冷沉地说道：“老夫这一生，还未遇到过和我讲斤算两之人……”

上官婉倩急急说道：“爹爹旨在早进那孤独之墓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就以爹爹的武功，也不怕他们抢去，拿出来瞧瞧又有什么要紧。”

千毒谷主望了上官婉倩一眼，叹道：“唉！你这孩子……”，缓缓撩起长衣，取出一个油布包裹，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，打开包裹，让他们见识见识。”

上官婉倩素手轻挥，缓缓解开油布包裹，只见两件柔软的黑毛皮衣，整整齐齐的折叠在一起。

千毒谷主微笑道：“做这两件水獭皮衣，费了数年之功，你先穿上一件吧！”

上官婉倩秀眉轻颦，缓缓取出一件，披在身上。

千毒谷主替她拉好衣领，结上扣子，一个千娇百媚的黄花少女，登时变成一个全身黑毛的怪物。

徐元平双目注定另一件水獭皮衣，心念千回百转，不知是否出该手去抢。

只听那长眉老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好玩，好玩！在下也想到孤独之墓去瞧瞧……”

千毒谷主冷冷接道：“你可是想借我一件皮衣？”

长眉老人怒道：“笑话，老夫自有更好的渡越激流之物。走！我带你进水道去。”

徐元平听得心中一动，大步走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，除你之外，老夫还要带着那猩猩同行。”

金老二也急步走了过来，拱手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也想去那孤独之墓瞧瞧。”

长眉老人一面大步向前行进，一面连声说道：“好极，好极，多多益善。”口中说话，双手却开始移动那堆积在室中的药物。

不大工夫，露出一堵石墙，他指着那石墙，说道：“打开这堵石墙，就是通往那地下水道之路。”

千毒谷主大步走了过来，举手在那石壁之上，轻轻弹了几指，只听一阵砰砰之声，那石壁之中，果似空的一般，回头望着那长眉老人问道：“可是要用掌力，劈开这座石壁吗？”

长眉老人说道：“这壁间原有一座暗门，数十年前，老夫堆积这药物之时，无意之间，旋开一次，那次之后，再未开过……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不知怎样的旋法？”

长眉老人叹道：“记不得啦！如若我自己会旋也不用对你说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不过这石壁之后，是一条很长的甬道，通往那激流之处，打开石壁，决然不致有水涌出。”

千毒谷主干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让你们见识一下老夫的裂碑掌力。”举手一掌，拍在那石壁之上。

徐元平见他掌击之处，应手碎落了尺许大小半寸深浅的痕迹，暗自忖道：此人掌力，虽是不凡，但这石壁，不知多厚，一掌一掌的拍击过去，不知要多久才劈得开。当下挺身而出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请到一侧小息，让晚辈试试戮剑情的锋芒。”

戮情剑绝世锋芒，早已驰名江湖，千毒谷主虽是极为自负之人，也不愿拼耗内力以掌力击破，当下依言闪到一侧。

徐元平取出戮情剑，暗运内力，举手向石壁之上刺去。

宝剑之名，果不虚传，破坚石有如摧枯拉朽一般，片刻工夫，已被挖成一个足可容一人通过的石洞。

金老二冷眼旁观，发觉千毒谷主两道眼神一直盯在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剑上，故意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平儿，留心手中的宝刃。”

千毒谷主回目冷冷望了一眼金老二，沉声对上官婉倩说道：“孩子，这剑不是你的吗？待爹爹给你夺回来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向徐元平欺了过去。

上官婉倩横身拦住了千毒谷主，急急说道：“此剑原是别人之物，爹爹不可妄自出手夺取。”

她心中大急之下，口不择言，听得千毒谷主怔了一怔，才自我解嘲的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既然非咱们之物，以爹爹这等身份，自是不便去抢……”，回头望着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你看看此地对是不对？”

长眉老人冷然说道：“你心中可是存疑？”一伏身子，当先而入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千毒谷主一横身子，两条怪蛇咕的一声，掉过头去，拦住了徐元平和金老二的去路，正待举步紧随那长眉老人身后而入，却不料上官婉倩娇躯一侧，抢在了他的前面。

被誉为武林中一代毒梟的千毒谷主，对待上官婉倩，确有着无比的容忍气量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抢什么？”

举步随在上官婉倩的身后而行。

徐元平、金老二鱼贯而入。

百壁后果然是一条高可及人的甬道，两侧都是青石砌成的坚壁，广逾三尺，足可容二人并肩而行，显然这甬道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工筑成。

这时，传入耳际的水声，反而不似刚才那等隆隆巨震，变成一片沙沙之

声，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入耳惊心，使人另有一种不同的感受。

几人转了几个弯，那水声愈来愈是响亮，使人心中不自主地生出一种寒意。

长眉老人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说道：“这水声响的有些不对。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平日之时，这激流一片轰轰烈隆，今日水声却是一片刷刷之声……”

千毒谷主大声叫道：“是啦，定然是有人进入那孤独之墓，开了这激流水闸，激流有了出路，澎湃而下，是以不闻那反撞而回的隆隆之声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说的不错。”

千毒谷主回头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就而论，一想便知，用不着三反五思。”

千毒谷主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看不出你这小子倒是很聪明啊！”

长眉老人高声说道：“前面一座铁门，拉开就是水道了！”

洞中黑暗，几人虽有很好的目力，也看不远，听得长眉老人喝叫之声，才运足眼力着去。

只见甬道已至尽头，一堵石壁迎面挡住大路。

千毒谷主和蔼地说道：“孩子，闪开路让我过去看看！”

上官婉倩娇躯一侧，让开去路，千毒谷主大步走了过去，上官婉倩施展千里传音之法，低声对徐元平说道：“我先和他进去了，不知那长眉老人，所说已有越过激流之法，是真是假？”

徐元平也施展千里传音的方法答道：“依据在下推想，当不致有假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先进去，再想法接迎你。”

徐元平忽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我看那长眉老人，满脸阴沉之色，神情变化不可捉摸，你要小心一些了！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要紧，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时间啦！生死之事，只不过是早迟而已！”

只听一阵铁板震动之声，紧接着响起了千毒谷主的声音，道：“孩子，你过来瞧瞧吧，这水势汹涌澎湃，急流若漩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啦！”

上官婉倩应了一声，急急奔了过去。

徐元平、金老二紧随上官婉倩的身后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第三十四回二探古墓

只见那壁间铁门已被拉开，滔滔激流，汹涌而过。

这甬道建筑之时，似是已顾虑到这座铁门开启之后，水势可能冲入，特以在两侧筑建了两道水闸，任那激流雷鸣，奔势如涌，但水势始终无法涌出铁门。

上官婉倩生长在西北，那地方甚少河流，她虽然一身武功，但水底工夫，却是一窍不通，眼看那澎湃怒流，芳心大为震骇，呆了一呆，才毅然说道：“我随在爹爹身后，自然是不要紧了，我一点也不害怕！”

她的声音，有些微微发抖，显然是违心之论。

千毒谷主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倔强的孩子，这等激漩的水势，连老夫看了都有些害怕，你一点都不害怕，岂不是自欺欺人之谈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除非你也不去，我就知难而退……”，她说话的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让徐元平等听到。

千毒谷主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这话可是说给我听的吗？”

双臂一抖，两条蛇突然急窜而下，盘在他的脚前。

上官婉倩嗔道：“自然说给爹爹听了，不信咱们一起退回去吧！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好，好，就算你说给我听的吧！”抖开水獭皮夜穿在身上，另从身上拿出一条丝带，接道：“孩子，把这条带子扎在你的身上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把手中一端，紧紧束在自己的腰间，结了一个活结。

上官婉倩依言把丝带在身上扎好，高声说道：“爹爹，咱们可以走了。”她声音虽然高昂，但却隐隐流露出一股凄凉的味道。

千毒谷主双目盯注在那长眉老人脸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铁门不要关起，如若一日夜工夫还不见我们回来，再关不迟……”，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其实你们就关上这道铁门，老夫也不害怕。”

缓缓转过身去，抓起两条怪蛇，向那激流走去。上官婉倩回目望了徐元平一眼，突然大步而行，抢在千毒谷主的前面。

徐元平身子一侧，疾由那长眉老人身旁穿过，跟随在千毒谷主的身后。

行不过六七步远，已到那激流边缘。

一股阴寒之气直扑上来，当先而行的上官婉倩，情不自禁的打了个寒颤，回过身子道：“爹爹……”，秋波转处，发现徐元平正站在千毒谷主身后，一阵心情激动，忘去了下面之言。

千毒谷主望着激流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再想想要不要去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上官婉倩忽然大踏一步，跃入激流。

千毒谷主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任性的孩子！”紧随上官婉倩身后跃入水中。

那激流漩涡之力，十分强大，两人一跃入水，登时卷沉水底踪迹不见。

但见水花一溅，那溪水又恢复了原有的澎湃汹涌。

徐元平呆呆的望着水面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好厉害的一股激流。”

只听长眉老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瞧这两个人是死定的了。”

徐元平莫名所以的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他们有水獭皮衣护身，何以非死不可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这道激流，不但急漩如轮，而且深藏地下，一个人三日夜不吃饭，可以忍受；但如要久不换气，只怕要活活闷死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一个内力精纯之人，施展鹤眠龟息法，闭上一两个时辰不

出气，并非什么困难之事。”

长眉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老夫就不大清楚了。”

金老二突然插嘴说道：“看水流去势，那孤独之墓中的水门，可能已被打开，时机不再，寸阴如金，咱们如要去，得要早点动身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错……”，回头望着那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前辈自称有越渡这激流之法，不知怎样一个渡法？”

长眉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要比他们安全多了，你们等会吧！”

转身急奔而去。

金老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咱们追出去吧！别让他关上了铁门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用吧！此人不像阴险之人。”

两人等了不大工夫，那长眉老人果然如言而来，只是在他的身后，多了一头金毛猩猩。

金老二道：“你真要带它去么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说一不二，它已相伴我数十年岁月，此去是生是死，谁也无法预料，带着它也好作个伴儿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那越渡的办法，也该说出来啦！”

长眉老人目光凝注左侧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千毒谷主枉有虚名，他也不想若这道激流当真通往孤独之墓，那筑墓之人极可能在此地留下越渡这激流之物……”

金老二左顾右盼了一阵，不见任何可用之物，不禁一皱眉头。

长眉老人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如若是那越渡激流之物，一眼能够看到，只怕早被那千毒谷主取用了。”

转身走了两步，举手在那石壁之上一拉，但闻砰然一声，石壁间忽然现出一个巨大的裂口。

徐元平大步走了过去，只见那裂口里面，放着一个形如棺材之物。

长眉老人打开盖子，笑道：“咱们坐在这里吧！”金老二探头一望，只见里面原已设好座位，当先跨步而入。只见那长眉老人先把金猩猩抱了进来，然后自己也坐了进去，双手一拉，合上盖子。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都进来了，这东西如何下水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自然是有法子了。”

突然伸手，在那棺头前面用手一阵摇动，那棺材形的怪船，突然自动向前走了起来。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便滑行在激流之中，而且速度奇快又极平稳。滑行之间，忽见两团黑影，翻滚在激流之中。

徐元平目力过人，虽在极暗的光线之下，仍然看出两个身穿着水獭皮衣的人，只不过无法辨出哪个是千毒谷主，哪个是上官婉倩罢了。

但见一人伸手一把抓了过来，水流势急，那棺外又无可资攀拿之物，船棺一滑而过，把那伸手之人抛在后面。徐元平急的啊哟一声。

金老二急急说道：“平儿，你怎么了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他们恐怕是完啦！”

金老二哈哈一笑道：“你可是说那千毒谷主吗？他如葬身在这激流之中，咱们少了一个劲敌，有什么值得惋惜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可是那上官姑娘……”，想到上官婉倩数日来对他的照顾之情，心情一阵激动，但感热血向上冲来，高声对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这棺盖可否打开，我要出去！”

长眉老人冷冷说道：“我还想活着到那孤独之墓中瞧瞧，打开棺盖，咱们一个也别想活了。”

徐元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言之有理。”垂下头去，默然不语。

金老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孩子，那上官姑娘虽然对你恩情甚重；但她已经是那千毒谷主的儿媳妇了，你……”徐元平凛然说道：“叔父之言，把侄儿说成了何等人物？大丈夫受恩岂可不报？她虽是女儿之身，但侄儿视她有如男子一般。”

长眉老人高声说道：“两位不要吵！老夫算计流速行程，大概咱们快到孤独之墓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忽听砰然一声，那滑行的船棺突然停了下来。金老二道：“怎么不走了？可是船坏了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可能是已到了孤独之墓。”

徐元平看那水势流速仍然很快，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只怕是船坏了……”

余音未住，突觉身子一阵摇动，似是那棺材形状的怪船，由高空直跌下去。

但闻一声砰然大震，那棺木怪船又继续向前行去，似是这巨大的一震，并未把木棺碰坏，但它行速，却是慢了很多。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一路行速不变，此刻忽慢下来，不是船出了毛病，定然水速减低，切莫穿越了孤独之墓而去，而我们仍无所知，那可是难能弥补的憾事。

念转心动，低声喝道：“老前辈，你可能让这船停下来吗？”

那长眉老人道：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试试看吧！”右手用力一扳那船头操纵木轮的栓钮。

只听一阵彭彭咚咚之声，坐船忽然在水中旋转起来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停了下来。

徐元平借船上小窗向外望去，只见那砖石砌成的水道中，水势逐渐的减低，坐船横了过来，卡在两壁之间，是以再难前行，不禁暗自赞道：造这坐船之人，思虑实在周到，除非横舟卡在两壁之间，在这狂流之中，实难停得下来。

细看两壁不禁失声叫道：“敢是已到了孤独之墓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咱们打开盖子瞧瞧吧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水势又减弱了很多。

徐元平大声笑道：“到啦！不知何人已关上水闸，咱们如果晚来片刻，只怕已难进这孤独之墓了。”

那水势消减的速度异常迅快，不大工夫已低过坐船。

长眉老人扭开扣环，猛力向上一推，那船盖开了一半，似是突然遇上了甚大压力，又自动沉了下来。

金老二心中一动，叫道：“外面有人，平儿，你准备迎敌，我帮他推这船盖。”

长眉老人哈哈一笑，举手在那猩猩背上拍了一掌，说道：“帮帮忙！”

那猩猩举起双手，猛力向上一推，船盖升起了半尺，长眉老人和金老二同时相助，加劲向上推去。

只听一声冷哼，船盖突然一轻，向上翻去。

徐元平双掌护胸，当先站起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身水獭皮衣的千毒谷主，抱着上官婉倩，站在四五尺外，那两条怪蛇，仍然盘绕在他的身上，夹道积水仅及他膝下。

徐元平急急问道：“她怎么样了？”

千毒谷主冷冷答道：“与你何干……”，目光一掠那长眉老人，道：“有这等穿渡激流之舟，你竟敢不告诉老夫？”

长眉老人洋洋得意地笑道：“谁要你不听老夫的话……”。

忽听一个高昂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水退啦……”。

千毒谷主纵身一跃，落入那坐船之中，急急说道：“快坐下来，扣上盖子。”

长眉老人冷冷说道：“这木船是老夫之物，我高兴要谁坐，谁才能坐。你这般大呼小叫，喧宾夺主，给我滚出去！”

千毒谷主生平之中，从未受过人这样当面斥骂过，不禁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可是骂老夫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自然是骂你了……”，忽然想及此人，竟连这等相指而骂的情事也分辨不清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金老二扯了一下那长眉老人衣领，道：“小声一点，有人来了！”

徐元平已知那长眉老人不会武功，暗中运气戒备保护他，只怕千毒谷主恼羞成怒，突然下手施袭。

哪知一代枭雄的千毒谷主，对那长眉老人的斥骂之言，竟似毫不放在心上，缓缓放下上官婉倩，脱去她身上的水獭皮衣，推拿她身上要穴，直待上官婉倩醒来之后，才脱去身上的水獭皮衣，干笑一声，道：“如若不是老夫抓住了你这棺材般的木船，增快行速，可能是被拒于水闸之外，为此事饶你们一次不死。”

言中之意，似是包括所有的人。

上官婉倩睁开星目，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问道：“我可是在做梦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都还好好的活着，这是孤独之墓。”

上官婉倩举手理理长发，笑道：“我被那激流冲击的晕了过去，什么都不知道了……”

她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但愿咱们在这墓中，困上一月之后，你再出去。”

徐元平不知她言中含意深刻，暗示死期，只道她被激流冲晕了头脑，当下含糊糊地应道：“但愿咱们各自早偿心愿，也好早些离此。”

千毒谷主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孩子，你已经身有所属，老夫和令尊，都是名重武林之人，你说话要检点一些，不能留人话柄。”

上官婉倩缓缓站起身子，回顾了千毒谷主一眼，道：“我从小就随便惯了，我那生身之父，都不要管我，你要管我这样多吗？”

千毒谷主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情形不同了，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冷家的媳妇了。”

上官婉倩忽然格格大笑，道：“如果我死了呢？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老夫言出如山，你死了我也要下聘礼，接你的尸体到千毒谷去。”

上官婉倩凄凉一笑，道：“你尽管放心吧！生虽未必入冷家门，死却是你们冷家鬼！”

千毒谷主脸色一变，肃然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可是悔婚了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生平不作后悔事，打落门牙和血吞，答应了就永不更改。”

千毒谷主忽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上官嵩能把你从小宠大，老夫有何不能？孩子，只要你不忘此身已是我们冷家人，任凭你闹翻天，也有老夫为你担待。”

上官婉倩突然流下两行清泪，道：“只怕我薄命无福，有负爹爹一番错爱之心……”

只听一声大喝，遥遥传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原来上官婉倩讲到伤心之处，声音愈来愈大，夹道传音，被人听到。

千毒谷主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要命的。”他声音沉重有力，传出去良久之后，音量返射回来，满耳尽都是要命之声。那喝问之人，不再回声，显然对方已不愿再露行藏。

千毒谷主突然举步跨出那棺材般的怪船，笑对上官婉倩说道：“孩子出来吧！咱们藏身之处已经暴露，不用再躲躲藏藏徐元平暗暗忖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行藏既露，躲亦无益，这墓中水闸开而复闭，显然已经有人找到那水闸开闭机钮，看来这墓中已经有不少高人进入，我既有为而来，大可不必再躲避敌人。

心念一转，紧随千毒谷主跨步而出。

金老二和上官婉倩随着徐元平身后，跨了出来。

那长眉老人挽着金毛猩猩的左臂，一齐随出。

千毒谷主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带着这等蠢笨的畜生同行，无异自暴行踪，老夫替你除去如何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你动它一下看看？”

千毒谷主阴沉地说道：“老夫从不信邪……”忽然一把拉着上官婉倩，飚然而退，身躯晃动，人已到两丈开外。

徐元平似已警觉急急说道：“快些躲开！”

一闪身子，避到那怪船后面。

金老二提气一跃，闪开八尺，贴壁而立。

长眉老人江湖历练不丰，耳目也不似他人灵敏，眼看几人纷纷跃避开去，心中甚觉奇怪，刚想出言喝问，忽见一道火光，疾射而来，叭的一声，击中那怪船之上，立时爆散开去，化作一团碧光闪闪的火焰。

徐元平急急叫道：“老前辈，快躲起来。”

那长眉老人似是亦觉到了自己身处险境，身子一侧，向那怪船后面躲去。

只听一声尖锐的金风啸空之声，一道寒芒，电射而到，掠着他头顶而过。

徐元平伸手一把，硬把他拉入怪船后面。

那金毛猩猩究不如人灵慧，那长眉老人不招呼于它，它就不知如何躲避，目注那长眉老人隐身之处，吱吱两声怪叫。

但闻刷刷两声，又是两道光焰疾射而来，一支又射中横在夹道中的怪船上，一支却击中那金毛猩猩。

那红色的光焰，射中金毛猩猩之后，突然爆成一片大火，在猩猩身上熊熊燃烧起来。

长眉老人眼看那相伴自己数十年的猩猩，全身笼罩在一片火焰之中，大部金毛已被烧着，心中大为疼惜，不顾危险，一跃而起，直向那金毛猩猩奔了过去。

徐元平急声喝道：“老前辈！”

探手一把，抓住了那长眉老人的手臂，接道：“那猩猩中的是硫磺火箭，火焰顽强，不易扑灭；咱们已陷身危境，老前辈不可妄动。”

他生具侠胆柔肠，眼看那猩猩身受火焚之苦，心中甚是不忍，劝那长眉老人不可妄动，自己却疾跃而出，直向那猩猩冲去，挥手一掌，拍在那猩猩后背火焰燃烧最烈之处，左脚猛力一勾，掌上同时加劲，那猩猩顿时摔到地上。

这时，夹道存水，只不过余下一寸左右，徐元平暗运功力，力贯双臂，强行扭动那猩猩的身躯，在地上翻了两个转身，把它身上燃烧的火焰熄去。

只听强劲的金凤啸空之声，传入耳际，一道寒芒，挟着奇猛的威力飞来。

徐元平吃了一惊，暗暗忖道：什么暗器，威势这等强大！疾快抱着那猩猩，贴地滚向一侧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那道疾射而来的寒芒，正击在徐元平和那金毛猩猩停身之处，水花飞溅中直插石地。

如非徐元平及时的抱住那猩猩滚向一侧，这威力惊人的一击，足以把人畜一齐洞穿。

金老二凝神看那暗器，插入石地之后，还有两尺多长，形如标枪，后面却飘着一面黑色三角旗。

火光熊熊，可见那旗上绣着的白色骷髅标帜。

徐元平动作迅快，避开标枪之后，立时一挺而起，抱着那金毛猩猩，跃飞到那形如棺材的怪船之后。

长眉老人目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低声赞道：“孩子，当今世上，虽然有不少人练成各种毒功、毒药，但真正能当得毒人之称的，恐怕只有我们两人了……”。

说话之间，右手已从怀中摸出了两粒丹丸，放入那金毛猩猩口中。

只见那金毛猩猩口齿启动，把那两粒丹丸，吞了下去，忽然闭上双目沉睡过去。

长眉老人快乐的放声大笑道：“就目下形势而论，这孤独之墓中，可能已有了甚多高人，我虽有超逾常人甚多的臂力，但却丝毫不懂武功，在这幽暗的古墓之中，随时可能被人杀死……”。

徐元平道：“晚辈和老前辈走在一起，尽力防范，或能渡过凶危。”

长眉老人笑道：“不用啦，纵然你和我寸步不离，也无法防止那突然而来的暗器偷袭……”，他脸色突然一整，庄严说道：“现在我已给这头猩猩服用下最强烈的毒药，我自知难出这孤独之墓，也不愿相伴我数十年的猩猩活在世上，任人奴役，因而给他服下绝强的毒药，使他生命中所有的潜力，在三日之内完全发挥出来，片刻之后，它再醒来，已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了，它的双手，足可以生裂虎豹，不论何等武功高强之人，也难降服它，但我一旦被暗算而死，无人可驾驭它，势必要乱行出手伤人，现在我要传你驾驭它的密语，只要照我动作，它就可以代你拒敌度险……”

徐元平默然不语，心中却千回百转，暗暗忖道：这一头猩猩也是一个生命，只是它不似人类那般的奸诈，无善恶之念，是非之分，我徐元平如何能借重一个猩猩之力，保护于我。

他念头还未转完，那长眉老人已接续说道：“咱们眼下处境，凶险异常，随时随地有和人搏斗之险，寸阴如金，快些收敛心神，听我传授你驾驭它的

密语。”

徐元平忽然想到慧空大师传授他武功之时也是这般说法，不禁心头一凛，赶紧澄清心神，正襟而坐，肃然说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。”

长眉老人微微一笑，低声传授他驾驭那猩猩的密语和手势。他说话的声音极低，就是坐在两人身侧的金老二，也是听不清楚。

忽然间，遥遥的传过来两声厉叱，和一垂死挣扎的惨叫之声，划破夹道的沉寂。

阴森的古墓，一片漆黑，那声惨叫，也显得更为凄凉，动人心魄。

徐元平轻轻叹息一声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这墓中，果然已云集了不少高手，那人一定死的很惨。”

长眉老人冷冷地接道：“我传授你那驾驭猩猩之法，可都记下了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都记下了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记下了就好，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它就要醒过来了，你现在先试试看，能不能运用自如？”徐元平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传入耳际：“徐相公，快过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徐元平仔细分辨那声音，有些不像是上官婉倩，不禁微微一怔，沉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娇脆的声音按道：“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，你心中可是害怕吗？”

徐元平冷哼了一声，暗暗说道：“有什么可怕！”

霍然站起身子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金老二低声说道：“平儿，此时此地，不是争名逞强之时，天下高手云集此墓，彼此勾心斗角，手段毒辣无比，加上这墓中的黑暗，景物不辨，正是各自暗施毒手的好时机。”

他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那日在这孤独之墓外面一战，据叔叔冷眼旁观，你的武功，已使参与那场大战之人，都为之倾服不已，但也增加了他们杀你之心，江湖险诈，防不胜防，你要小心一些为是。”

但闻那娇脆的声音，重又传来，道：“徐相公！徐相公……”，语气之中，充满着痛苦和凄凉。

徐元平剑眉一耸，低声说道：“叔叔放心。”

加快脚步，直走过去。

金老二急急说道：“平儿，等等我，咱们一起去吧！”

站起身来，紧随在徐元平的身后。

徐元平微一沉吟，说道：“这位老前辈不会武功，叔叔还是留在这里保护他吧！”

金老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和你一道去，也许要拖累于你……”，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你发现情势不对，就快些回来……”，压低了声音，接道：“不到必要，最好不要和对方动手，那位上官姑娘仍对你一往情深，江湖之上人心太过险恶，不妨利用她的牵扯之力，借用千毒谷主之能……”。

徐元平摇摇头，接道：“这个，这个不太好吧！平儿堂堂男子，怎能利用一个女孩子情感上的矛盾，从中渔利。”

金老二说道：“据我观察，她似乎是有着极深的痛苦，答应嫁给千毒谷主之子，实非出于本心。”

徐元平心中对金老二是尊重，虽然不愿听他这些无谓之言，但也不愿发作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要去看看了，那呼叫我的女孩子，似是正受

着难以忍受的迫害。”

急步对那发声呼叫自己的方向走去。

金老二谆谆相告，加上他近来经历的风险，使他生出了甚大戒心，暗中运功戒备。

这是一条宽仅数尺的夹道，那呼叫之声传来的方向，刚好和暗器飞来的方向背道而驰。

徐元平走出了三四丈远，仍然不见动静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奇怪呀！难道她已经遇害了。当下高声道：“刚才哪一位要找在下？”

只听夹道中回音传来，不闻那女子答应之声。

徐元平运足目力，向前看去，只见三丈左右之处，夹道的两侧，似是又有一道横穿而过的夹道，心中暗暗奇道：这条夹道乃激流通道，此刻突然又有一道夹道横穿而过，显然墓中的机关，已经被人发动了。

心中付思，人却仍然放步向前行去。

夹道中幽寂的像一道死巷，徐元平落足虽然很轻，但仍可自闻步履之声。

突然间，由那横穿的夹道中，传出来一声厉喝，一条人影疾闪而出，迎面奔来。

徐元平霍然停下脚步，闪到一侧，本想放他过去，但又忽然想起数丈之外，就是金老二和那长眉老人停身之处，当下又举步跨回，拦在路中。

那迎面奔来之人行速极快，徐元平刚刚跨回夹道中间，他已冲到前面。

那人一见有人拦路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举手一掌拍了过去。徐元平右掌一推，硬接了那人一掌，冷冷喝道：“怎么出手就要伤人？”

但闻砰的一声，双方掌力接实，那疾冲而来之人被震得后退了两步。

徐元平凝目望去，只见来人是一个身躯矮小，环目方脸的中年人，一身短衣，背上斜背着一个长长的包裹，也不知藏的是什么兵刃。

那人被徐元平一掌震退了数步，不禁微微一怔，心想对面之人，不是三谷二堡中首脑人物，亦将是武林中甚得盛誉的高手，哪知凝目望去，竟然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少年，不禁脸色一变，怒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徐元平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又是谁人呢？”

那人刚才接了徐元平一掌，已然吃到了苦头，心知对方年纪虽然幼小，但武功却是不可轻侮，当下暗中提起真气，准备出手一击而毙对方，口中却故意说道：“咱们素不相识，你为何拦阻我的去路？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讷讷的答不出话来，只觉对方之言甚是有理，无法反驳。

突然间，又是一声惨叫传来，声音厉凄短促，显然是一种死亡呼号。

紧随着响起了一声长笑，摇曳在夹道之中，传播开去。

那矮小中年人似是被那惨叫之声，扰的心神震荡，全身微微一颤，不自主的回头望去。

就在他回顾之间，忽然大喝一声：“蛇……”，探手一把，向下抓去。

不远处传过一声阴沉的冷笑，道：“绝毒之蛇，死亡之口……”，余音未绝，那矮小中年人，突然倒地而毙。

徐元平凝目看去，只见他手中一条小蛇，猛的一窜，跃飞开去。

显然他探手一把，已然抓住那小蛇，只因蛇毒发作太迅，他还未及用力捏断毒蛇，人已毒发而死。

黑暗中，虽然无法辨识那颜色，但徐元平想到定然是千毒谷主身带两条

毒蛇之一，心中暗自骇道：不知什么毒蛇，毒性竟然如此之重，毒性发作的这般迅快……心中念头电转，口中却高声说道：“冷老前辈，还未走吗？”遥遥的传过来一声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目下这古墓之中，步步充满凶险、杀机，老夫看在我那儿媳面上，饶你一次不死，咱们再遇上时，我就要你的命了。”

徐元平忽然想起上官婉倩来，不知身在何处？何以不闻讲话之声。

一想起上官婉倩，就不自禁的想起来这数日中相待的恩情，不禁心头一急高声叫道：“冷老前辈慢走一步，在下还有事请教。”

一面急急向千毒谷主停身的地方奔行过去。但闻回音在夹道中飘荡，不闻千毒谷主的回应之声。他行动迅快，倏忽之间已到了那横过的夹道口处。只听一个冷峻声音，由那横穿的夹道中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随着那喝问之声，传过来一股强猛绝伦的掌风。徐元平早已留神戒备，回臂拍出一掌，人却陡然闪向一侧。两股掌力相接，旋起了一阵急风。

但闻一声冷哼，骂道：“老毒物二十年未入江湖掌力果然又强了不少。”

显然，对方竟然把徐元平当作了千毒谷主。

徐元平中一动，暗暗忖道：不知对方是何等人物，竟然把我当作了千毒谷主，想来他定然听到了千毒谷主的声音。

心念一转，侧身贴在墙壁之上，默不作声。

过了一阵工夫，冷峻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毒物你纵然不肯开口，也别想瞒得过老夫。”

徐元平听那声音充满急躁，想是心中早已等的耐。徐元平暗中提聚真气，缓步移到那横穿而过的巷口。数日以来，连番遇上凶险之事，对江湖上人心的险恶，早已有了认识，尤其这阴森幽暗的古墓之中，现下正在展开惨酷的屠杀，不论何人，只要一进入这古墓，在这古墓之中相遇，彼此就算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；虽是素不相识，但也以毒手相向。他听到过几声震耳的厉凄惨叫，那每一声呼唤之中，即有一个人失去了性命。

他亲眼看到了千毒谷主施放毒蛇暗中杀人的毒辣手段，在这等黑暗之中，那毒蛇却是攻击人最好的方法。

这些惨酷的杀人之术，使徐元平提高了警觉。

那人呼叫了两声之后，仍然不闻相应之声，心中似是难再忍耐，只听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想是那人已大步行来。

他似是有意让人听到他已缓步走来，故意落足甚重。

片刻之后，那步履声忽然停了下来，一条黑影疾跃而出。徐元平右手一抬，正待伸指点去，心中忽然一动，暗道：他迈着沉重步子走来，分明是存心想诱我中计……只听砰然一声，那人影撞在对面的石壁上，倒了下去。徐元平先是微微一怔，继而恍然大悟，那条人影，原来是一具尸体，被人默用内力，投掷出来，如若适才冒失出手，势必被隐身在转角之处的强敌暗算。

他暗自吸了一口冷气，忖道：江湖中人，当真是诡诈的很，一不小心，就将有杀身之祸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火光一闪，一个火折子投了过来，落在那尸体旁边，熊熊的燃烧起来。

幽暗的夹道中，骤然间出现了一片光明。

徐元平迅快移动身躯，向后退出了二丈多远，避到火折光芒照射之外。

一个高大的老者，缓步走出那横过的夹道，站在两条夹道的交叉路中。

这人胸垂白髯，身躯高大，虎头环目，生像威猛至极。只见他双目转动，望过两侧夹道之后，突然仰脸大笑三声，说道：“老毒物，你这般藏头露尾，算得什么人物。”

哼！老夫如能出了这孤独之墓，非得摔了你们千毒谷的招牌不可。”

对面的夹道中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叫，一个黑衣少女散披着长发，急急冲出。

那高大的白髯老者，忽然伸手，一把疾向那黑衣少女抓了过去。

不知是她有意让那老者抓住呢，还是已累得筋疲力尽，被那老人一把抓住右臂老鹰抓小鸡般的提了过去。

火光映射之下，徐元平看出黑衣女，正是鬼谷二娇中的丁玲，不知受到了什么惊骇，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狂奔而来。

丁玲似是自知难再逃脱，索性一闭双目，不言不语。那白髯老者随手一指，点了丁玲的穴道，放在暗影之处。

就在他一转身的工夫，对面夹道中，疾飞来一道光芒，叭的一响，打熄了火折子。

夹道中又恢复了原有的黑暗。

徐元平提聚真气，贴壁急行，倏然之间，又回到那夹道口处。

只听那长髯老人宏亮的声音，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呼的一股拳风，直向对面夹道中击过去。

一个阴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要命的！”

砰然一声大震，夹道中急风回旋，想是那人拍出一掌，硬接了白髯老人的拳风。徐元平凝目注视，趁那老人转身迎敌的当儿，疾快绝伦的闪入横过的夹道中。

但闻拳声带起的呼呼风响，旋荡在夹道之中，想是两人已经展开了全力搏斗。只听拳劲掌风的威势，就知道搏斗的两人，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。

徐元平抱起了丁玲之后，反而犹豫起来，古墓中岔道纵横，一不小心，就难免有迷失路途之危，他必须早回到金老二的身侧去，但要穿过两人拳、掌所发内力封锁的夹道纵然不至受伤，亦将被两人发觉。

他为人坚毅，略一思忖，决定冒险一试，解下丁玲腰间的丝带，把丁玲缚束在自己的身上，然后一提真气，贴壁向前行去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两人拳来掌往，打得激烈无比，双方武功似是极为接近，使这一场势均力敌的恶战，触目惊心。

徐元平提聚内力，护住了身子，缓步逼行。竟然被他冲过那激荡的劲力，而未为两人发觉。

他急步奔行到那棺材一般的怪船所在，放下怀中的丁玲，举手拍活她身上的穴道。

只听丁玲长长吁一口气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徐元平……”

只听丁玲嚤的一声，转身扑入了徐元平的怀中，道：“哎呀，这几天他们把我整治惨了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什么人这样对你？”

丁玲道：“杨文尧和易天行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他们几时进入了这孤独之墓？”

丁玲道：“时间已不短了，约略算一下，大概有四个时辰之久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他们可曾被困到水中吗？”

丁玲摇摇头，道：“我曾听到震耳欲聋的翻腾水势。”徐元平略一思忖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进入这古墓之中的武林高手，当真是不少了。”

丁玲道：“易天行不但选出八大高手随行入墓，而且入墓的要口处，都派有武功高强之人守护，每人都配带很多绝毒的暗器，在这等幽暗的古墓中，实叫人防不胜防……”，她微一停顿，喘了两口气，接道：“除了易天行和他的属下之外，还有杨文尧、查子清、查玉等，一齐来啦！”

只听一个宏亮的声音，喝骂道：“不用打了，那女娃儿被老毒物带走了。哼，咱们两个鹬蚌相争，叫别人坐得渔利。”一个阴沉、冷漠的声音答道：“谁要你出手就要揍人呢？”那宏亮的声音喊道：“老毒物，别人怕你用毒老夫就是不怕。你现身出来，试试老夫的拳头如何？”

徐元平低声问道：“三叔父，你可听出这人是谁么？”金老二道：“见人之后，或可相识，但凭声音却是听它不出。”

丁玲接口道：“我虽然在他们的强力压迫之下，但仍然留心了他们的举动，据我观察所得，易天行深入这古墓寻宝，不过是借作掩饰而已，他真正的用心，是想借这古墓，一网打尽武林高手，杨文尧、查子清，都已经中了他的圈套，欲罢不能了。”

她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这座幽黯的古墓之中，即将展开一场凶残的屠杀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，要埋骨这古墓之中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出手相搏，生死之机，各占一半，易天行怎能稳操胜算？”

丁玲道：“易天行处心积虑，每闯过一道机关，就暗中指派一人看守，必要之时，他只要一声令下，古墓中大部分机枢，都将为他的属下破坏，那时，凡是进入这古墓之人，纵然不被杀死，亦将活活饿死在古墓之中。”

徐元平无限感慨地说道：“名利二字，当真是害人不浅。这古墓中的凶险，无人不知，只因这墓中存放了富可敌国的财定，和那流传于江湖的玉蝉金蝶，引得无数人甘冒奇险……”。话至此处，突然被一声惨叫打断。

紧接响起一阵兵刃相击的声音，由远而近。

丁玲抬头望去，只见幽暗的夹道中，不时闪动兵刃的光芒，逐渐向几人停身之处而来，显然两人的搏斗，一强一弱，弱的一方，被对方迫得直向后退，不禁低声说道：“咱们再不离开此地，就要和人家碰上了。”那久久不发一言的长眉老人，突然出口接道：“这猩猩已经醒过来了，你快些试试看是否能够运用自如？”

徐元平凝神望去，只见那金毛猩猩，正缓缓挺身而起。几人和那猩猩相距甚近，虽在黑暗之中，亦隐隐可见那猩猩的狰狞面目，怒目圆睁，白牙森森，直似要攫人而噬。丁玲不自禁把娇躯向后收缩一下，道：“这猴子好生难看。”

徐元平的耳目，在几人之中最是灵敏，虽在那兵刃交响之中，仍然听到一种轻微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。他心中正在思索那老人之言，一闻那步履之声，本能的唔呀一声，挥手指去。他从那老人处学得指挥这猩猩之言，别人也听不懂他说的什么。

只听一声厉啸，那猩猩突然疾跃而起，快如流矢般直射过去。

只听传过来一声怒喝道：“好畜生！”紧接着砰然一声大震。徐元平怕那猩猩受伤，奋身一跃，直掠过去。

徐元平目睹前面黑影幢幢，翻飞不停，赶忙一沉丹田真气，疾向前冲的

身子，突然沉落实地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那猩猩双手张舞，厉啸不停，直向前面猛扑。

对面强敌，虽然不停的劈拍出凌厉的掌风，但仍然无法阻挡住猩猩狂冲猛扑，被迫得直向后退。

搏斗中，徐元平无法看清楚那人面貌，但隐隐所见的高大身材，似乎像是那长髯老叟。

只听丁玲高声叫道：“徐相公，快退回来……”。徐元平剑眉一耸，高声答道：“你们守在这里，不要离开。”口中说着话，人却疾向前面追了去。

金老二轻声说道，“他要去找易天行了，咱们一起去吧！”丁玲道：“假如咱们当真的找到了易天行，谁都别想活了……”，她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他不肯听我的话，你快些叫他回来吧。”

抬头望去，哪里还有徐元平的影子。

但闻猿啸凄厉，由远而近，分明那猩猩遇上了劲敌，又被迫退了回来。

长眉老人霍然惊觉站了起来，轻声说道：“猩猩遇上了劲敌，只怕就要退回来了。”

丁玲道：“我身受内伤，已无拒敌之能。”

金老二豪壮地接道：“生有处，死有地，我金某人走了一辈子江湖，遇上的凶险，难以计数，但都履险如夷，仍然未死，如若命该死在古墓之中，那也无可奈何，不论来人是谁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”

丁玲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金老前辈，晚辈倒是有一个拒敌之策，但需仗凭金老前辈相助。”

金老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能进入这古墓之人，大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，只怕我金某人，难以是人家的敌手，姑娘如想仗于我，那可是找错人了……”

丁玲道：“晚辈自受内伤，行动之间极是缓慢，只要老前辈能拒挡强敌的豪气，晚辈隐在你的身后，出其不意，施展迷魂药粉，在这等幽暗的夹道之中，或可制服来人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好啊，我倒是忘了你们鬼王谷的迷魂药了！”

只听悲厉的长啸，传入耳际，想是那猩猩，受人重击，发出的啸声。

金老二已知那长眉老人不会武功，急急说道：“老前辈请躲入这渡船之中，由在下和这位丁姑娘设法拒敌。”

那长眉老人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如若你们打他不过，那就设法把他引到这棺材旁边，让我来收拾他！”

金老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”呼的一声，把那燃烧的火折子吹熄，大步走到那棺材后面，捡起一把单刀。这时，那逐渐后退声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丁玲牙齿紧咬，暗中提聚真气，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，缓缓把身体移靠在夹壁上。

夹道中幽暗如夜，虽然练武之人，目力大异常人，但也难见五尺以外的景物。

金老二握刀在手，大步走了回来。丁玲轻声说道：“老前辈只要挡得来两招，我就有机会施这迷魂药粉了。”微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这古墓之中，一片黑暗，对咱们大是有利……”话至此处，突然重重的喘息几声，倏然住口不言。

金老二见闻何等广博，听得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丁玲

缓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我被他们严刑迫害，受了很重的伤，说话一多，伤势就疼痛难忍……”，她又喘了两口气，接道：“这玉瓶之中，藏的解药，你抹在鼻子上，就不怕那迷魂药粉了。”

只听拳风盈耳，一围黑影，缓缓向两人停身之处退来。丁玲迅速的闪到金老二的身后，道：“老前辈豪壮一些。”金老二打开玉瓶，抹上解药，横刀而立。

眨眼之间，那团黑影，已退至两人身侧，果然是那金毛猩猩。

这时，那金毛猩猩似是已累的无力嘶叫，双爪护在胸前，缓步而来。

紧逼那猩猩的是一个身躯高大的长髯老人。

只见他神情凝重，满头大汗，隐隐可听到喘息之声。他虽然迫退了猩猩，但亦似累的筋疲力尽，是以不肯妄发一拳。金老二让过猩猩，沉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挥手一刀，直劈过去。

那白髯老人全神贯注在那猩猩身上，听得金老二的喝声，刀光已到身前，左乎斜斜拍出一拳，一股潜力，逼住了刀势，正待开口说话，忽见一只素手由敌人身后伸出，不禁微微一怔。就这一缓，丁玲已弹出“迷魂药粉”。

那长髯老人话还未说出口，人已被药粉迷倒，砰的一声，倒摔在地上。

金老二单刀一挥，直劈而下。

丁玲急急叫道：“老前辈不要伤了他。”喝声中，右手全力向金老二臂上推去。

她身负内伤甚重，全力一推，虽把金老二推了开去，但却震动伤势，吐了一口血，跌坐在地上。

金老二被丁玲全力一推，单刀砍在石壁上，当的一声，激起了一串火星。

丁玲右掌紧紧的按住前胸，吃力地说道：“别伤他。”金老二缓步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先运气调息，不要忙着说话。”

那躲人舟中的长盾老人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接道：“伤的很重吗，让老夫看看。”跨出木舟，大步走到了丁玲身侧，也不问丁玲同不同意，抓过右腕，伸手就按在脉门之上。

夹道中恢复了原有的幽寂，那经过激战的猩猩，也疲累的倒卧在地上。

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那长眉老人突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伤的很重，老夫身上虽然带有成药，只是毒性重了一些，不知你愿不愿服用？”

丁玲道：“我还想多活几天！纵然要受尽痛苦，我也不怕。”长盾老人敞声笑道：“好啊！你想活多长时间……”金老二接口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咱们处境险恶的很，随时均可能有武林中一流高手来袭，你这般敞声大笑，岂不是把我们停身之处，告诉别人吗？”

丁玲娇喘几声，接道：“我想再活十天……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那太容易了。”伸手从怀中摸出几粒丹药，道：“你自己收着吃吧！如若能把几粒丸药吃完，吾道又多一人了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你又想多制造一个毒人出来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如若老夫早出道几年，今日武林当又是一番形势了。”

金老二对他把徐元平变成毒人一事，心中一直耿耿于怀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要创出一个毒人派来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，可惜时不我与，已经太晚了。”

丁玲缓缓捏起一粒丸药，轻声对金老二道：“他这丸药，当真能疗治伤

势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能疗伤势，确实不错，只是无异饮鸩止渴，伤势疗好之后，剧毒也侵入了内腑之中。”

丁玲自知伤势难再支持下去，听金老二说能够疗治伤势，立时吞下一粒。

金老二看出丁玲的内伤，已到了万分险恶之境，也不再劝止。站起身来，把那长须老人抱了过来，心中害怕那药物效力过后，此人突然醒了过来，想问丁玲如何处置，但见她服药之后，正在运气调息中，又不便惊扰，只好用单刀架在那人项颈之上，只要他一醒过来，立时挥刀斩下。那长眉老人一语不发，静静的坐在一侧，双目凝注在丁玲的脸上，似是等待丁玲服药后的反应。

丁玲坐息一刻工夫之久，忽然睁开双目，笑对长眉老人说道：“你这药物很灵，我觉着伤势已好多了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如若说药到病除，当时见效，老夫敢夸当今之世，唯吾独尊……”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长叹一声，回顾金老二道：“也许这世界还有一个人可以和老夫相比。”金老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长眉老人摇头说道：“不知道，好像那人还是一个妇道人家丁玲接道：“如若那人是女人，定然是南海门下那个鬼丫头了……”。

遥遥的传过来一声轻笑，道：“背人之后，说长道短，不怕嚼烂舌根子嘛。”柔音细细，分明是女子口音。

丁玲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仔细听去，那声音似是从一侧石壁传出。

再不闻回答之声，那人说完一句话后，似是已掉头而去。长眉老人骂道：“这阴风森森的所在，当真都是些鬼鬼祟祟的人物……”。

金老二道：“这古墓建筑灵巧，到处是密室夹壁，隔壁传音，算不得什么稀奇之事。”

丁玲目光一掠躺在身前的长须老人，道：“你没有伤了他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没有，但你要留下他来，不知有何作用？”丁玲道：“此人武功很高，杀了他未免可惜……”金老二道：“好吧！那就留着他醒来之后，杀咱们吧！”丁玲笑道：“老前辈且莫心急，我说他武功高强之意，是可以帮助咱们拒敌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这个只怕不容易吧！”

丁玲道：“晚辈自有妙策，让他甘心受命。”说话之间缓缓站了起来，走向那长须老人的停身之处蹲了下去。

金老二缓缓收回架在那人颈上的单刀，说道：“你最好先把他降服之后，再给他嗅上解药，要是被他先醒过来，咱们谁也别想活了。”

丁玲道：“老前辈尽管放心。”突然伸出了纤纤玉指，点了他双臂、双腿上四处要穴，然后从怀里摸出一瓶解药，涂在那长须老人鼻孔之上。

只听那长须老人打一个喷嚏，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丁玲、金老二等一眼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他双臂、双腿，要穴被点，除了腰之外，四肢难动，右手一抬未起，立时缓缓的躺了下去。

丁玲待他躺好之后，才冷冷说道：“你如妄想运气自解穴道，那可是自找苦吃。”

长须老人冷冷的望了丁玲一眼，默然不语，他虽在生死关头，仍然有一

股倔强之气。

丁玲用手捡起单刀，冷冷说道：“现在，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”

长须老人冷哼一声道：“龙遇水浅遭虾戏，虎落平川被犬欺。”

丁玲单刀一挥，一股冷芒疾掠那长须老人前胸扫过，一络长须，应手而飞，接道：“不论你如何骂我们，但眼下你无反抗之能，我只要一挥手间，立时可以要你身首异处，魂游鬼府。”

长须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哪两条路，先容老夫忖思一阵，才能答复。”

丁玲道：“简单的很，一条是你答应受我指挥，不得有丝毫抗违之心，一直到咱们离开这古墓为止，我就还你自由之身另一条路就是拒绝我，我一刀把你杀死。”

长须老人怒道：“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，岂肯受你这个黄毛丫头支使。”

丁玲冷笑道：“那你是选择后一条的死亡之路了。”缓缓举起手中单刀接道：“我现在先斩你一条右腿。”刀光一闪而下。

长须老人急急摇头，说道：“且慢动手。”

丁玲收住刀势，笑道：“你可是想活命吗？哼！能伸能曲，才是英雄人物，何况你出了这古墓之后，还有一雪此辱之机，如是被我一刀杀死，你就永远无法洗雪此辱了。”

长须老人道：“老夫出了这古墓之后，必要把你迫作奴婢，以雪此辱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那你是答应了。”

长须老人无可奈何的点点头，道：“就算答应了吧！”金老二急急说道：“孩子，江湖上人，极少信义，你放了他，他如不肯履行承诺之言，怎生是好？”

丁玲道：“大丈夫一诺千金，我相信这位老前辈答应了，决不会反悔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你相信，我可不相信……”

丁玲右手一挥，拍在那长须老人的“曲池穴”上，推活他左臂穴道。

金老二心头大急，独臂一伸，夺过丁玲手中单刀，对着那长须老人，作势欲劈。

丁玲缓缓从怀中取出一粒丹丸。长髯老人回顾了丁玲一眼，说道：“你手中的丹丸是何等毒物？先说给老夫听听再说。”丁玲笑道：“这丹丸名叫百步断肠散，乃五种绝毒之物，混合而成，服用之后，行上百步，毒性就要发作，断肠而死……”她举起丹丸，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不过，我带有解毒之药，你吃下这粒药丸之后，立时再服下一粒解药，一个时辰内毒性就不会发作了。”

长髯老人似是异常留恋生命，摇摇头说道：“一个时辰之后呢？”

丁玲道：“我再给你服用一粒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如此轮服不息，你那药丸，总有服完之日。”丁玲道：“你服用一十二粒之后，其毒自解。”说话之间，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，打开瓶塞，倒出一把白色丹丸，数出一十二粒，把余下丹丸捏的片片粉碎，洒在地上，接道：“我现在手中只余一十二粒解毒丸，只要我再毁去一粒，你就别想再活。”长髯老人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你这般毁去解毒药物，不知是何用心。”

丁玲道：“最是简单不过，只要你一有背叛我的举动，我立时毁去一粒丹丸，那时你可能把我杀死，但你也难再活命，落个同归于尽。”

长髯老人目光一掠金老二道：“此人可也要算进去吗？”丁玲一皱眉头，

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金老二道：“想不到你还看上金某人这条命了。”长髯老人道：“一个换一个，老夫未免太吃亏了。”金老二道：“好吧！你先说出用什么方法，把我们生命限制于十二个时辰之内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我用独门手示点你们五阴绝脉，十二个时辰之内，不得解救，百穴凝结而死。”

金老二抬头望着丁玲道：“孩子，咱们答不答应？”丁玲笑道：“晚辈的看法，咱们都无生离这古墓之望，答应或可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金老二道：“姑娘口中之他，可是指平儿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是啊！不是他是谁呢？”

金老二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只要对他有助，咱们死了也不冤枉。”

丁玲两指夹着丹丸说道：“老前辈，相约已好，你可以吃下去吧！”

那长髯老人果然不再推辞，张口吞下了丁玲手中的药丹。丁玲双手齐挥，拍活他双臂双腿的穴道。

长髯老人突然一挺而起！挥手一把，抓住了丁玲右腕。丁玲左手一伸，把一粒丹药交到金老二的手中说道：“老前辈好好的拿着，他一杀我，你就捏碎那粒。”

金老二远距那长髯老人手臂可及之外，大部药丸又在丁玲手中，气的长髯老人顿足，牙齿咬的格格作声。

丁玲迅快的一扬左手道：“你不用打坏主意，快吃下一粒药吧，再晚了毒性就要发作。”

长髯老人接过丹丸，冷冷说道：“转过身去，老夫要点你五阴绝脉。”

丁玲一面转动娇躯，一面笑道：“我这里还有十粒药丸，我那位叔叔那里一粒，你只要一下子不能把我们两人杀死，就你也无法活了。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别说你们两人，就是十条八条人命，也不值老夫一命。”说话之间，右手挥动，连在丁玲身后点了数指。他每指点下之时，丁玲就觉着全身一震，数指点过，半身酸麻难耐。

长髯老人放过丁玲，大步向金老二走了过去。

丁玲急声说道：“喂！你这点五阴绝脉手法，伤人之后，半身麻木，如何还能行动。”

长髯老人冷冷说道：“片刻之后，那酸麻即将消失，十二个时辰内，无碍你的行动。”

金老二自行转过身子，让那长髯老人点了五阴绝脉。长髯老人似是意犹未尽，大跨两步，伸手向那长眉老人抓去。

丁玲怒声道：“住手，咱们订约之时，并未连他计上，你一动他，我就捏碎解药，干脆都别活了。”

长髯老人年纪虽大，但他似是对生命，仍有着无比的珍惜，听得丁玲喝叫之言，果然不敢再动。

那长眉老人正在低头为他的猩猩疗伤，对强敌准备施袭一事，恍无所觉。丁玲一面运气调息，一面又服了两颗毒丸，果然精神大好，当下高声说道：“咱们守在此地，实非长久之策，早些走啦！”目光一瞥那长髯老人道：“你走在前面开路。”

在这些人中，丁玲的年事最幼，但她机智过人，才气纵横，几番料事谈话之后，隐隐成了主宰大局的领袖。长髯老人冷冷的横了丁玲一眼，大步向

前走去。丁玲低声对金老二说道：“你要毒老人带着猩猩走中间。”急迈一步，抢随在那长髯老人身后而行。

第三十五回自相残杀

走了十丈远，仍然不见一处岔道，那长髯老人却是愈走愈快，似是要一口气走完夹道。

丁玲停下身子，喝道：“站住，不要走啦。”

长髯老人冷笑一声，回头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玲道：“这夹道乃行水之路，穿越孤独之墓而过，咱们再往前走，那将离开心脏地带了！”

长髯老人纵声大笑，道：“老夫受命行动，心中不乐的很，哪里还管得水道旱道？”

丁玲道：“哼！不论咱们是否出墓，我已存必死之心……”。长髯老人道：“你倒是还有自知之明。”

丁玲道：“在十二时辰之内，你最好不要妄动恶念，等十二时辰已过，你服用剧毒化解，再动妄念不迟。”

长髯老人干咳两声，欲言又止。

丁玲道：“你在石壁上敲两拳，看看这一边有没有暗室夹道。”

长髯老人果然挥手一拳，击在石壁之上。但闻砰然一声，回音震耳。

丁玲道：“听石壁回音，里面不是夹道，就是暗室，你想法子把这石壁敲开吧！”

长髯老人怒道：“石壁坚硬，我赤手空拳，如何能够撞开。”丁玲冷冷说道：“那是你的事了，反正我最多还活一十二个时辰，早死一些时间，打什么紧。”

长髯老人突然向后退开两步，探手从长衫之下，取出一把铁凿，冷冷说道：“除非你遇到老夫这等细心之人，谁也不会带着开凿坚壁之物。”

丁玲看他神力惊人，想到他用的兵刃，定然也十分沉重，故意逼他取出兵刃，击打石壁，却未料到他竟带了专以凿开石壁钢凿，心中大喜，微微赞道：“老前辈智谋超人，超异群伦，竟然能事先备带此物。”

长髯老人随手一凿，击在石壁上，一片碎石，应手而落，口中却冷冷答道：“老夫一时失神，受你们暗算，心中实在不服的很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，这也算不得什么大憾之事。”

长髯老人似是被丁玲几句颂赞之言，说的大为高兴，手中特制的钢凿不停的挥动，耳际一片碎石落地之音，不大工夫，已凿开一个两尺见方的石洞，一片清辉，由洞中透射出来。

丁玲走了过去，探头一望，不自禁的赞道：“这建筑当真是巧夺天工……”，忽然住口不言，一跃穿入。

金老二急行两步，抢到那洞口之处。

洞口里映射出一片蒙蒙的青光，照亮了数尺方圆。

那长髯老人突然一伸右手，按住了金老二的后背“命门”要穴，低声说道：“想要命，就把你手中的解药给我。”

金老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只要大声一叫，她立时可以毁去手中部分解药，你的武功虽可以把我们杀死，但却无法在一刹那间抢到所有的解药。”

长髯老人冷哼一声，缓缓收回右手。

金老二身子一侧，道：“你先进去吧！”

长髯老人冷冷的看了金老二两眼，抡动手中特制钢凿，又击裂一些石壁，才探首而入。原来他身材高大，不似丁玲那般娇小，可以一跃而入。金老二回头对那长眉老人，道：“老前辈看看壁洞，那猩猩能不能过。”

长眉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人都能过，猩猩自然能过了。”金老二知他生性孤僻，也不再理他，身子一侧，穿过壁洞。这是一座广大的暗室，足足有四五间房子大小，四壁间，各嵌着四颗龙眼大小的明珠，屋顶上却垂悬着一盏琉璃长明灯。奇怪的是那长明灯仍然火焰熊熊，四壁明珠，吃那灯光一照，反映出一片蒙蒙的青光。

只见丁玲凝神站在一堵石壁之前，仰望着——一幅壁画，那长髯老人就站立她身后两三尺处。

金老二一皱眉头，暗暗忖道：这孩子究竟是经验不够，在这等险恶的环境中，竟然还有心观赏壁画。

凝目望去，亦不禁为之一呆。

只见那壁上，画着一座广大的墓园，夹道纵横，好像就是这孤独之墓的全图。

只听丁玲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奇怪呀！奇怪……”那长髯老人也似为那壁画吸引，缓步向前走去。金老二似是被丁玲的声音所动，霍然惊觉赶忙叫道：“丁姑娘。”

丁玲回头一笑，缓步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这室中陈设的富丽堂皇，哪里像座古墓……”

金老二道：“那孤独老人既能把玉蝉、金蝶和无数的珠宝，搬入此墓，这些陈设自非难事。”

丁玲目光一抬，望了那玻璃长明灯一眼，道：“难道那灯内之油，也燃烧了百年之久吗？”

金老二呆了一呆，想不出回答之言。

丁玲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这富丽堂皇的陈设不奇，奇在那纤尘不染，似是这室中经常有人打扫。”

金老二心头一震，目光环扫了全室一周，但见锦墩玉案，金杯银器，果是净洁如洗……

但闻丁玲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！神秘的孤独之墓，只怕是一场旷绝千古的骗局。”

金老二和那长髯老人，同时听得一怔，齐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玲举手理一理垂下的散发，缓缓走到一座锦墩旁坐了下来，目光缓缓由两人脸上掠过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笑你们这些蠢人，财迷心窍，中了江湖上流言之毒……”

长髯老人大声吼道：“老夫哪里蠢了。”声音如春雷绽动，震得人耳际间长鸣不绝。

丁玲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如指出了你的蠢处，你就自己打一个耳刮子给我瞧瞧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如若你说的让老夫心服口服，那也不是什么难事？”

丁玲道：“你活了八十二岁，可见过孤独老人吗？”

长髯老人道：“武林中人，有谁知此事，难道还用老夫亲眼所见不成？”

丁玲道：“玉蝉、金蝶，武林双宝，但不知有谁见过，只怕都是道听途说而已。”

长髯老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老夫虽未见过玉蝉、金蝶武林二宝，但却亲耳闻过它的妙用！”

丁玲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有一位才智绝世之人，编造了玉蝉、金蝶的故事，借人人好奇之心传播开去，于是，江湖上充满了玉蝉、金蝶的传说，一而百，百而千，极短的时间中，传诵于整个武林之中，那人就借了玉蝉、金蝶之力，创造出了孤独之墓。”

长髯老人听得又是一怔，举起右手，叭的一声，自行打了一耳刮子，说道：“不论你说的对与不对，但这些却是老夫生平中从未闻过之言。”

她缓缓把目光扫掠过那壁画：“除了这房中的洁净之外，另一件可疑之处，就是那壁画了。”

金老二和长髯老人一齐转过头去，把目光凝注在那壁画之上，只见图纹环绕，但却无什么特异之处。

丁玲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可看出可疑之处吗？”长髯老人和金老二二人相互望了一眼，瞠目不知所对。丁玲道：“两位仔细的看看那墨色可像是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吗？”

金老二独手在腿上一拍，道：“不错，江湖上久已传闻鬼谷二娇智谋过人，今日一见，果使人五体投地……”

丁玲微微一叹，接道：“老前辈不用称赞晚辈，咱们都已成网中之鱼，凡是进入这古墓之人，只怕都难再生离此墓了！”金老二道：“这人能一手掩尽天下英雄耳目，虽非孤独老人，倒也是值得一见。”

丁玲道：“这一点晚辈倒未能想通，多承老前辈示教了。”金老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只不知这人费尽了心血，耗用了无比庞大财力，建筑了这一座孤独之墓，是何用心？”丁玲道：“他为了诱使天下武林高手入此来散布出玉蝉、金蝶之谣，他的愿望终于达到了，这人的才智，确实高人一等长髯老人突然打断了丁玲未完之言，接道：“有人来……”余音未绝，一条人影已由那壁洞中穿跃而入，凌空一个转身，落着实地，举手护住前胸，防敌施袭，双目环扫了室中形势，拱手对丁玲说道：“丁姑娘……”

丁玲冷冷地接道：“你可是以为我死了吗？”

目光一转，凝注着金老二，道：“老前辈，最好能想法子把那洞壁堵上，免得室中光亮外透，引来强敌。”

丁玲两道清澈的眼神，转注那长髯老人身上，接道：“这位是查家堡的少堡主查玉，查家堡以百步神拳驰誉武林，想来老前辈定然识得了？”

金老二顺手提起一个锦墩，大步走了过去，修补壁洞。

长髯老人道：“晚一辈中之人，老夫相识不多。”

丁玲笑道：“查少堡主深得家传武功之秘，你先攻十招试试他的功力吧！”

查玉看那长髯老人满脸红光，重眉环目两面太阳穴高高突起，一望之下，即知是位身负上乘内功的高手，赶忙说道：“丁姑娘，这是何意……”，他话刚说，那长髯老人已挥拳攻到，果然是拳风强劲，带起了一片啸风之声。

形势迫得查玉不得不挥拳招架，举手一招“天王托塔”斜向长髯老人的脉穴上面扣去。

长髯老人冷哼一声，拳势忽变，双拳连环击出，倏忽之间，左右双手各攻五拳。

他拳势猛厉，招招如铁锤击岩一般，十拳猛攻，把查玉迫退了四五步。

长髯老人攻过五拳之后，立时一收拳，退回原位，说道：“百招之内，

我可取此人之命。”

丁玲嫣然一笑，回顾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毒老前辈，要你那猩猩出手攻他几招吧？”

自入到这石室之后，那长眉老人一直和猩猩并肩闭目而坐，他似在默想心事，又似在运气调息，金老二、丁玲和那长髯老人纵论古墓之秘，他连眼皮也未睁动过一下。只待听得丁玲相呼之言，才缓缓睁开双目，一掠查玉，道：“是他吗？”

丁玲笑道：“这人年事虽轻，武功却是高强得很啊！”

长眉老人冷笑一声，举手一掌，拍在那猩猩后背之上。查玉勉强接了那老人一掌，喘息尚未平复，听丁玲遣派人手攻来，赶忙一拱手，道：“丁姑娘，在下有要事奉告……”丁玲冷然接道：“等等谈吧！”

耳际间响起了一声厉啸，那闭目而坐的猩猩，突然一跃而起，怪目圆睁，金毛怒竖，利爪箕张，厉啸一声，扑向查玉。查玉右手一扬，打出一记百步神拳，人却疾闪一侧，顺手抓起了一把银壶。

那猩猩被查玉一记百步神拳，打的身子一颤，但它皮粗肉厚，虽受重击，毫无损伤，去势一缓，立时又向前面扑去。查玉暗运内力，举起银壶，高声说道：“丁姑娘，再不喝止那畜生，可别怪我重手伤它了！”

丁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一壶把它打死，自会有人找你算帐！”

查玉听得一怔，还未来得及回答丁玲之言，那猩猩已扑到身侧，赶忙一闪，举手一壶打了过去。

他受了丁玲警告的影响，不敢运足全力，只怕一壶把猩猩打死之后，激起那猩猩主人的拼命之心，是以，只用出了五成劲力。

只见那猩猩巨掌一挥，银壶应手飞去，长臂一伸，五爪已近查玉前胸。

查玉吃了一惊，急急吸气缩胸，堪堪避开利爪，反手一把，横斩过去。

但觉一掌如击在铁石之上一般，一股强大的反震之力，反而把自己震得退了一步。

查玉久经大敌，一击之下，已知不可力敌，必须设法巧取，借那反震之力，一个倒翻，跃飞上一张桌面之上。那猩猩剽悍异常，利爪挥舞，紧追不舍，毛臂撞击之处，桌椅横飞。查玉借室中布设护身，闪避那猩猩追击，间以拳脚反击，但那猩猩毛皮坚厚，挨上几拳，恍如无事，可是它那利爪毛臂，却是蓄力无穷，起落之间，微带啸风。

他既知无能和这猩猩硬拼力拒，只好以闪避为主，被那猩猩紧紧追逐的室中绕行不息。

丁玲目睹查玉狼狈之情，格格大笑了一阵，才对那长眉老人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要那猩猩停下手吧！”

长眉老人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双掌互击一响，口中唔唔呀呀，喝了两声，那追逐查玉的猩猩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转过身子，大摇大摆的走了回去。

查玉停下身子，喘息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丁姑娘……”丁玲冷冰冰地接道：“什么事，你现在可以说了？”查玉看她发号施令的威风，心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这些人中，除了金老二外，我全不相识，想这个鬼丫头，也未必会认得，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，竟能让这些人甘心受她之命。心中虽然奇怪，但口中却是不敢多问，整整身上的衣服，笑道：“丁姑娘，可看到家父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哼！没话找话说，看到了，只怕他现在已经死啦？”

查玉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说笑话了？”

丁玲冷冷说道：“谁和你说笑话了，这实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他被徐元平苦苦追逼，你想他还能活得了吗？”

查玉淡淡一笑道：“此刻这古墓之中，步步充满杀机，虽是亲若父子，也是无能相护。”

丁玲格格一笑，道：“你倒是想得开呀……”，她眼珠儿转了两转，接着道：“你怎么走单了，易天行呢？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爹爹的真实下落。”

查玉道：“自你逃走之后，易天行大为震怒，掌毙两个下属，下令所有人，分头追寻你的下落，在下本和家父同行，途中遇上了千毒谷主，他和家父互接两掌，彼此闪错而过，在下也和千毒谷主随行之人互攻三招……”

丁玲道：“不用问定然是你败了？”

查玉道：“三招硬拼，未分胜负，但这一来却把我们父子冲散，在下迷失方向，转入此地，想不到竟会遇上丁姑娘……”只听一个焦急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玉儿……玉儿……”查玉一听之下，立时辨出那是父亲的声音，当下一提真气，高声叫道：“爹爹吗？”呼的一记百步神拳，遥向金老二打了过去。

金老二刚把石壁塞好，忽闻拳风袭来，赶忙向旁侧闪开。查玉一拳击出，人也紧随着跃飞过去，扬手又是一拳，击向堵塞壁洞的锦墩之上。

只听砰的一声，那堵塞石壁的锦墩，吃查玉一记拳风震开。丁玲玉掌一挥，急急对那长髯老人说道：“快把他打死，愈快愈好。”

的髯老人眉头一皱似是不愿听丁玲之命，但他微一犹豫之后，终于应命出手，纵身一跃，直向查玉扑了过去。金老二让开拳风之后，探手捡起单刀，一招“风扫落叶”横里斩去。

这时，查玉已经落着实地，横里一个转身，让开一刀，运足全力，打出一记百步神拳，迎向那长髯老人劈去。长髯老人右手一伸，悬空接了查玉一击。

他虽然把查玉全力一击的百步神拳接下，但身子却被震的直落下来。

一条人影，快如离弦弩箭一般，由那壁洞中穿了进来，直向金老二扑了过去。

来人出手快极，金老二还未看清来人，右手中单刀已经被人夺了过去，人影一转，挡在查玉身前，随手一刀“力扫五岳”把那已迫近查玉身侧的长髯老人逼退。

丁玲一跃离位，低声对长眉老人说道：“毒老前辈，快让你那猩猩出手。”

长眉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孩子，不要慌，来人武功再高，我也有对付他的办法。”

丁玲奇道：“你不是不会武功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杀人致死，难道非用武不可吗，你只要让他走近我三步之内，我就有法子对付他。”

这时，那冲入室中之人，已经停身不攻，回身问查玉道：“孩子，你伤着没有？”

查玉道：“没有……”，一指那长髯老人接道：“此人武功甚高，爹爹对敌之时，不可大意。”

查子清目光凝注在那长髯老人身上，瞧了一阵，说道：“阁下可是铁拳汤万里汤兄么？”

那长髯老人拂髯一笑道：“查兄竟然还记得兄弟？”查子清道：“汤兄的美髯，天下无双，兄弟睹髯忆人，想到衡山之会，和汤兄欢叙的往事。”

汤万里捋起垂胸白髯，笑道：“一把胡子嘛，白完了。”查子清道：“汤兄风采依旧……”，目光一掠查玉，接道：“你这位汤师伯，一双铁拳打遍关外，白山黑水间英雄人物，无出其右，快些过来见过。”

查玉一抱拳道：“见过汤老前辈。”

汤万里尴尬一笑，道：“虎父无犬子，贤侄的武功，好叫老夫佩服。”

查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汤师伯过奖了，如非老前辈手下留情，只怕晚辈早已伤在你的拳下了。”

查子清一着室中情势，心中已觉出情形不对，那长眉老人双目似闭似睁，端然静坐，给人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，汤万里肯受丁玲指使，情势更为可疑，他乃老谋深算之人，未把情势全盘了然之前，不肯轻率从事，当下对丁玲一拱手，道：“贤侄女履险如夷，这份才智，实叫我们做长辈的惭愧。”

借着查子清和汤万里讲话的机会，丁玲已暗自分析了室中的敌我实力，汤万里武功虽高，但他既和查子清谊属旧交，已难恃作靠山，长眉老人虽然一身剧毒，但却不会武功，如若当真动手相搏，也难派上用场，金者二和自己合起来也难是查子清的对手，事情如若逼到汤万里无法下台之时，只怕不再为生死时限屈服……

她年纪虽然幼小，但智谋过人，遇事冷静，分析透彻，立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承蒙查伯伯关怀，晚辈感激的很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易天行自入这古墓之后，举动有如疯狂一般，不但想一网打尽天下英雄，就是杨文尧和老夫，也是他谋杀中的对象，此人心如蛇蝎，毒辣无比，难以合作……”

丁玲笑道：“查伯伯能及早觉醒，晚辈实为伯父庆幸。”

查子清道：“令尊也已进入这孤独之墓，想来贤侄女定已早得消息了？”

丁玲道：“家父也来了吗？查伯父可曾遇到过他？”

查子清笑道：“令尊怪啸传事之声，天下不作第二人想，老夫闻得他的啸声，岂不有如见面一般。”

丁玲道：“但愿家父也能找来此地，晚辈也好对他诉说一下受的委屈……”

只听衣袂飘风，一个满身鲜血淋漓之人，跃入室中。

散乱的长发、裂破的衣衫，和那满身渗透的鲜血，掩住了他本来的面目。以查子清见闻之博，识人之广，也无法在一眼之下，看出来人是谁。

墓中弥漫的杀机，使人人都有了极大的戒心，是以，当这满身鲜血的重伤人，跃入室中之后，竟无人伸手扶助于他。

只见他身躯摇了几摇，终于跌倒在地上，显然他的伤势，已重到无法再支持自己的躯体。

查子清缓步走了过来，冷冷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重伤之人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用尽气力从口中迸出了一句：“查子清……”

查子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兄台何人？怎知兄弟的名字？”

那人突然挣扎而起向前走了几步，扶在一张桌面上，回头说道：“查兄当真连兄弟也不认识了吗？”查子清仔细分辨他的声音，似曾相识，但一时之间却又想他不起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兄台伤势甚重，

不宜劳神讲话，可否让兄弟稍尽绵薄之力，助兄疗治伤势？”

只听那人吃力地说道：“我身受一十七处剑伤，纵然有起死回生的灵丹，只怕难以救得我了！”

他虽然借那桌面的支撑之力，但身子仍然摇摇欲倒，查子清伸出手去，扶住了他的身躯，接道：“阁下受了那一十七处剑伤，仍能支撑得住，这么深厚的功力，就非兄弟能及。”

那人得查子清扶持之力，身子果然站稳了许多，说道：“我身上的筋脉已被剑势斩断数处，身上的存血，已经将要流……”下面之言，竟然接不下去，砰的一声，摔倒在地上。

查子清仔细看他伤势，果然全身各处，都是伤痕，鲜血渗透了全身所有的衣服，这等惨重的伤势，纵然是华陀重生，扁鹊复活，只怕也无能救治了。

阴险的查子清，对这奄奄将死之人的姓名、来历，并不关心，他急于知道的是这人伤在了什么人的手下。当下暗运内功，一掌按在那人后心之处，说道：“兄台剑伤累累，声音也已有了改变，叫兄弟一时难分辨得出来，尚望兄台快些说出姓名，兄弟日后遇到你的后人，也好告诉他们一声。”一股热流，攻入那受伤大汉“命门穴”中，使他将散元气陡然回聚，答道：“兄弟太湖王……”，忽的吐出一口鲜血。查子清吃了一惊，道：“阁下可是太湖王大奇王兄？”王大奇道：“正是兄弟……”

查子清道：“王兄伤在了何人手中？”

王大奇口齿启动，还未来及答话，壁洞处传过来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伤在我的手中。”

查子清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身着长衫的壮汉，正举步走了过来。

但觉手中挽扶的王大奇，身子一侧，斜斜倒摔在地上，气绝而死。

查子清缓缓提起右拳，平举在胸，手中运集百步神拳功力，只要那人一有动手的行迹，立时全力劈出拳势，口中却冷喝道：“阁下能够连斩太湖王大奇一十七剑，自非毫无来头之人，何以不敢以真正面目示人？”

他见多识广，一瞧之下，已然发觉来人戴着人皮面具。只见来人右手横着长剑，左手在脸上一抹，取下人皮面具纵声笑道：“查兄，怎么连兄弟的口音也听不出来了。”查子清一见来人真正面目，不自觉的全身一颤，道：“易兄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是兄弟。”威棱的目光，环扫了室中一周。

查子清缓缓放下平胸右拳笑道：“易兄改用方言口音，兄弟如何能听得出来，武林中盛传易兄能说各方方言，今日方知传言不虚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查兄过奖了……”，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查兄可曾遇到杨文尧？”

查子清摇头答道：“兄弟一直未曾遇到过杨兄。”易天行冷漠一笑道：“查兄几时找着了丁姑娘？”查子清道：“兄弟刚刚到此……”，目光一瞥汤万里道：“这位是关外铁拳汤万里兄，白山黑水间有名人物。”易天行双目转动，一掠汤万里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汤兄也来送死了？”

汤万里一捋胸前长髯，道：“易兄说话要有点分寸！”易天行淡然一笑，举手对丁玲一招，道：“这古墓不过弹丸之地，姑娘不论躲到哪里，也是难以逃过在下的追踪。”丁玲见他眉宇间杀机闪动，立刻就要出手，只是不知他先对付哪个而已，汤万里和自己故是有份，查子清恐怕也是他对象之一，

当下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你要找杨文尧吗？”易天行道：“他到哪里去了？”

丁玲道：“我见过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？”易天行道：“可是遇上了南海门那紫衣丫头？”

丁玲摇摇头道：“不是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那是千毒谷主了。”

丁玲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易天行随手将那人皮面具收在怀中，纵声笑道：“杨文尧的生死存亡，在下本就未曾放在心上，他无论遇着谁人，更与在下毫无关系。只是丁姑娘若想借此拖延时间，在下却不妨再问一句……”，他语声微微一顿，缓缓道：“他莫非是遇上了天玄道长？”丁玲扬眉一笑，道：“你只道我性命已被你捏在掌握之中，是以才要以言语拖延时间。你既有如此想法，我也不愿与你争辩，到后一试便知。只是你既已问过了我，我也不妨再答你一句……”

她语声亦自微微一顿，缓缓道：“杨文尧所遇之人，虽然天玄道长那样的声名，但若讲到剑法武功，却未见在天玄道长之下。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易天行笑容一敛，截口道：“莫非是徐元平！”

丁玲伸手一抚鬓发，轻轻笑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徐元平！”

易天行目光一闪，面色似乎微微变了一变，突又仰天笑道：“好极好极，徐元平呀徐元平，你终于又到这里来了。”笑声虽高亢，但却仍未完全掩饰住目中闪动的不安神色。

丁玲见了他的神情，知道他已将徐元平看作他普天之下唯一的对手，芳心之中，亦不知是喜是慰，抑或是一种淡淡的惆怅；这定将雄视武林的少年英雄之情感，并无一分一毫属于自己。

查子清、汤万里，见到这武林中人人畏惧的一代枭雄，居然对一个少年如此看重，心中却不禁为之大奇。

汤万里道：“徐元平？此人是谁？兄弟怎么从未听过他的声名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汤兄久居关外，自对中原侠踪不甚熟悉，这徐元平么，便是……”

金老二突地一挺胸膛，出声道：“这徐元平么，便是天下武林中，唯一能使易天行稍存畏怯之心的人。”他虽然久处易天行积威之下，但此刻神情却甚是威风，徐元平的光荣与声誉，他似乎也染沾了几分。

易天行霍然回过头，目光棱棱，直视金老二，缓缓道：“兄弟对徐元平，当真有几分畏怯之心吗？”

金老二避开他的目光，道：“是否如此，你心里自然知道。”

查子清、汤万里，横目望向易天行，眼中满是疑问之意。

易天行目光一转，哈哈笑道：“不错，兄弟的确有几分畏怯之心……”，笑声一顿，缓缓说道：“是以兄弟不惜千方百计，也要将他除去！”眉宇间杀机沉沉，当真令人望而生畏。

金老二冷笑道：“只怕你……未必……杀得死他……”笑声之中，却已有了些颤抖之意。

易天行道：“有些人在兄弟眼中，生不足以为患，死不足以为忧，是以兄弟根本没有花费心机，去关心他的生死之事。”他目光望向金老二，冷冷道：“阁下直到今日之所以还能活在世上，便是这个原因。”

金老二面色灰白，闭口不语。

易天行接道：“但另有些人，活在世上一天，易某如不将之除去，便将

食不能甘味，寝不能安枕，我易某人为求心境平安，只有将他除之而后快了。”

丁玲眼波一转，缓缓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一心要将我除去，也是为了我在你眼中，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了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错。”

丁玲轻轻一笑，道：“我真是荣幸的很……”。

突地手掌一扬，一股淡如朝烟的粉雾，无声无息的弹指而出。

易天行哈哈笑道：“好狠毒的丫头！”

袍袖一拂，一股劲风，反卷而出。

丁玲变色急呼道：“快闭住气……”语声未了，金老二已翻身跌倒。

易天行仰天笑道：“鬼王谷迷药虽是天下无双，但害人不成，反易害己，这教训丁姑娘切切不可忘记了。”语声之中，缓缓移动脚步，一步一步地向丁玲走了过去。

丁玲颜色一变，急道：“毒老前辈，你那猩猩……”只听一声厉啸响起，那猩猩已自丁玲身侧一掠而过，直向易天行扑了过去。

易天行身形一闪，轻轻让开，丁玲急忙自怀中取出一瓶粉末，在金老二鼻端一抹，只见那猩猩金毛怒竖，厉啸连连，展动两条毛臂，十只利爪，似乎已将易天行身形笼罩。查子清、汤万里，目光凝注，神情紧张，只望这猩猩能一爪将易天行抓死。

哪知易天行却又朗声一笑道：“这畜生就只有这点道行吗！”轻飘飘拍出一掌，那猩猩竟无法闪避，被他一掌击在胸膛上，厉吼一声，凌空飞起一丈，远远跌倒墙角。

长眉老人神情不禁为之一变。

查子清、汤万里失望的暗叹一声，丁玲神情更是紧张，金老二打了个喷嚏，翻身站起，怔怔地站在当地。

易天行冷冷道：“丁姑娘还有什么手段，不妨都施出让兄弟看看。”

丁玲转目道：“汤万里，你忘了与我约定之事吗，快攻他三百招！”

汤万里本已捋须的手掌一紧，愕在当地。易天行目光一扫，冷笑道：“汤兄偌大年纪，居然也做了丁姑娘裙下之臣。此事若在江湖中传说出去，武林朋友必定觉得有趣的很。”

汤万里紫膛膛的面色，微微红了一红，厉声说道：“易兄如此说话，难道……”。

突听杨文尧呼声遥遥传来，自远而近，瞬息间便到了石室之外。

易天行已然举起待拍出的右掌，突然一收，回过头去，望那壁洞说道：“是杨兄吗？快请进来。”他说话的声音不大，但一字一句，都显得沉重有力。

但见人影一闪，杨文尧疾穿而入。

狡慧的丁玲，早已借机抓起一个银杯，趁那纷乱的一刹，借势投掷出手，只听砰的一声，那悬挂在屋顶上的琉璃灯，吃那银杯一击碎裂，存油飞洒中，灯光一晃而熄。

四壁间深嵌的明珠，失去了灯光的映射，光华也突然暗淡下来。

丁玲银杯出手，立时一抱那长眉老人，闪躲到一座锦墩的后面。

灯光一暗，室中顿然混乱起来，易天行最先发难，反手一掌，拍击向丁玲停身之处。

凌厉的掌风，撞击在一座放银盏玉器的木案上，登时桌翻杯飞，满室中

白影流动。

砰然一声大震，木案撞在石壁上，整个石室，立时开始急促的旋动起来。

原来那木案正击在操纵石室暗门的机关上。

汤万里大喝一声，扬手劈出一拳击中，两个迎面飞来的银杯上。

他刚被易天行掌力震飞的银杯，撞了一下脑壳，憋了一肚子怒火，劈出的一拳，用力甚猛，两个银杯吃他强大的拳力一震，挟着啸风微响，变向疾飞过去。

这石室只不过两丈方圆大小，站了六七个人，而且纷乱杂陈，穿行如梭，汤万里一拳击出，正值查子清急急自他身前穿越，银杯掠面而过，拳风撞中右肩，被震的横向旁侧退了两步。

查子清冷哼一声，回首一记百步神拳，直击过去。

哪知汤万里一拳击飞银杯之后，突然向旁侧退去，刚好易天行倒退过来，正赶上查子清百步神拳的暗劲冲到。

易天行武功卓绝，反应灵敏过人，觉着一股强猛异常的暗劲袭上身来，心知已难挥掌硬接，立时顺那袭来的暗劲，横向一侧跃去。但觉银光一闪，迎面劈了过来。

易天行猛吸一口真气，向前冲行的身子，陡然停了下来，运劲于背，承受了袭来暗劲，右袖一挥，逼住剑势，冷冷喝道：“杨兄你……”

杨文尧似是亦看清来人是谁，易天行话刚出口，杨文尧剑势已经收回，道：“易兄请恕兄弟失手。”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查子清打了我一记百步神拳。”

只听查子清高声说道：“易兄不要误会，兄弟实是无意……”

突然住口不言，回身拍出一掌，厉声接道：“什么人？暗向兄弟施袭。”显然，有人暗中向他攻了一招。

只听一阵哈哈长笑，道：“老叫化子。”

但闻砰然一声轻震，暗劲激旋，显然两人已硬行拼了一招。

查子清怒声喝道：“穷要饭的，也来送死了。”呼的又是一拳，直击过去。

只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，接道：“查兄出手打人，连看都不看的吗？”一股暗劲，反击了过来。

查子清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怎么这一阵工夫，这石室似是陡然问来了很多人呢……，忖思之间，忽觉一股暗劲，直袭上来，不自主的退后了两步，赶忙提聚真气向前一推，把那逼近身的暗劲化去，高声说道：“来人可是丁兄吗？”

来人轻轻的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正是丁高。”

易天行大笑说道：“好啊！久年不踏江湖的丁兄，竟然也赶来古墓之中。”

丁高冷冷说道：“易天行，不用卖狂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可敢据实相告。”

易天行说道：“易某人不相信入这古墓之人，还能活着离去，既都是将死之人，说了又有何妨？”

丁高道：“哼！你想一网打尽天下英雄，只怕心愿难偿！”

但闻一阵衣袂飘风之声，显然又有一人由那凿开的壁洞中跃入室中。

汤万里呵呵大笑，道：“好啊，想不列老夫凿开这一壁洞，竟然引进来这样多英雄人物。”

丁玲听得爹爹到来，胆气壮了甚多，他们父女之间，情感虽甚冷漠，但

为了鬼王谷的威名，丁高却不会让她吃亏，当下一理秀发，站了起来说道：“引人入胜的是那盏琉璃灯和这四壁嵌的明珠，一片漆暗，伸手难辨五指，有这一盏灯光，自然是人人趋之若鹜了！”

那长盾老人突然把一只形如蜡烛之物，塞入丁玲手中，道：“孩子，把这支烛火燃着。”

丁玲道：“好吧！燃起烛火，大家都可以看看这石室中有多少生死冤家，火并的对手。”

嚓的一声，晃燃了火折子，点起手中烛火。

火光一亮，四壁明珠光华也突然大盛，顿时照的满室通明。

丁玲星波流动，正待打量一下石室中的人物，忽听丁高声叫道：“玲儿！你一个人进入了这古墓中吗？”

擅动心机的丁玲，虽然对自己亲生的爹爹，也是不肯例外，她深知丁高最厌恶楚楚可怜的情态，当下就装出一派豪壮之气，答道：“爹爹也来了么……”。微微一停顿，接道：“自然是女儿一个人！”

丁高放声一阵怪笑，道：“好啊！不愧是我丁高的女儿！”

丁玲道：“爹爹夸奖了，女儿只能算未丢爹爹的人！”

易天行感觉特别灵敏，一皱眉头，喝道：“哼！鬼丫头，你手中点燃的什么火烛。”

他这一提，室中群豪都觉着有些不对，鼻息之间果然嗅到一股异样的气味，只是气味幽淡，不用心很难辨出。

查子清道：“这味道果然是有些不大对劲。”

群豪虽然觉出丁玲手中蜡烛动人怀疑，但却无人向她出手，想必是在这等烛火通明的所在，大家心中都对鬼王丁高有着几分顾虑。

丁玲也嗅到了手中烛火确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毒老人不知耍什么花枪，难道这支蜡烛，是什么毒药合成之物，想把全室中人，尽皆熏倒这室中不成，果能如愿，那到不错……，她早已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，对群豪虎视眈眈之态，视若无睹，缓缓把手中的烛火放置在一座木案之上，冷冷说道：“易天行，你虽在这古墓中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可惜这古墓本身就是一场旷绝千古的骗局，纵然你杀尽了进入此古墓中所有之人，只不过是为人作嫁，到以后自己也是难免一死！”

这几句话，字字动人心弦，室中群豪，无不为之动容。

丁玲格格一笑，抢先说道：“能进入这古墓之人，不是一方豪雄，就是名重一时大侠，谁都有着丰富的江湖阅历，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吧，这座石室可像是百年来无人打扫过的地方吗？”

易天行目光转动，打量四周一眼，突然高声说道：“宗兄，宗兄。”

原来他目光一转之间，不见了神丐宗涛。

鬼王丁高，似是也觉出了那蜡烛发出的气息不对，冷冷地喝道：“玲儿，把你燃起的火烛熄了。”

丁玲眼珠儿转了两转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可都选好了对手吗？我就要熄烛火了。”

除了这三人讲话之外，室中之人大都闭住了呼吸一语不发，原来室中之人，大都嗅出那气息不对，恐怕中毒，不敢随便出口说话。

丁玲缓缓伸手取过火烛，说道：“爹爹，眼下这室中之人，杀我之心最强烈的就是易天行，亮着烛火，他不好意思对我个晚辈下手，烛火一熄，女

儿这条命，决难再保。”

丁高道：“你放心熄去好了，我就不信有人敢在我面前杀害于你。”

百室中陡然间又恢复了黑暗，静止的局势，也随着熄去的烛光，急剧变化。

儿声怒喝闷哼，连续响起，紧接着掌风、拳劲，激荡而起，这些人似是在烛光未熄前，选择好的对手、方位，烛光一熄，立时开始了激烈绝伦的拼搏。

丁玲早已暗中运气戒备，等待着攻势的劲道近身之时，再纵身跃避开去。

她们父女之间，情意素来冷淡，丁玲自从记事之后，从未受到父亲一点关怀惜爱，如今听得鬼王丁高说出了保护她的诺言，心中忽然动了孺慕之情，竟然以自己的生死，来相试爹爹的承诺，是以竟然站在原地未动。

果然，打斗虽然激烈，竟然没有袭向她的掌劲拳风。

夜暗的混乱的激斗中，忽然响起来鬼王丁高的声音，道：“玲儿！你还好吗？”

丁玲心头一喜，叫道：“爹爹啊！我很好。”

丁高道：“果然不出你的预料，烛光一熄，易天行就向你出手，但他却忽略了爹爹的武功，就是距离再远我也能够救你，哼！人人都说易天行的武功，高绝一时，但在爹爹的眼中看来，算不得……”

声首忽然中断，想是易天行忽然强厉起来，迫得鬼王丁高无暇再接说下去。

混乱的激斗中，突然响起了一个响亮的声音道：“诸位之中，可有易天行吗？”

这声音来自壁洞口处，显然，来人尚未进入石室，加入战斗。

丁玲一听那声音，立时辨出来人是谁，心中莫名其妙忽然感觉到一阵紧张，高声叫道：“来人是徐相公吗？”

只听来人朗朗大笑，道：“丁姑娘吗？在下正是徐元平，可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混战？”

丁玲道：“这里的人可多啦，易天行、杨文尧、查子清都在这里……”。

她微一停顿，赶忙接道：“还有我爹爹也来啦！”

她自从记事以来，从未得到鬼王丁高的关心，此际稍获惜爱，立时大受感动，心中时时想到父亲。

徐元平道：“可是鬼王丁高吗？”

丁玲急急道：“是我爹爹，你怎么能直呼他的名字。”

徐元平左手一晃，突然亮起了一支火折子。

第三十六回旷世骗局

黑暗中，这些人打的激烈绝伦，但火光一亮，忽然都停了下来。

群豪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年轻英俊的少年，左手执着火折子，右手执着一把寒光耀目的短剑，挡在壁洞之处，目光闪闪，凝注着室内。

只见他右手短剑一挥，划出一道寒芒，两个距他较近之人，不自主的向旁侧退后了两步。

丁玲轻轻叹息一声，暗暗赞道：“好威风啊！好神气啊！”火折子耀射壁上的明珠，和他手中的绝世锋刃戮情剑，宝光剑气，满室腾辉。

鬼王丁高看清了来人是谁之后，不禁微微一怔，继而冷哼一声骂道：“这人好长的命啊！”

徐元平两道锐利的目光，一直盯注在易天行的脸上，缓步行动，旁若无人。

易天行心中一动，低声说道：“久闻鬼王谷的玄阴气功，自成一家，刚才试得丁兄阴风指，果是名不虚传！”丁高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心中却暗道“惭愧”。原来他刚才和易天行动手相搏，几度遇上险招，忽然有人暗中出手相助，才把险招化去，但易天行当面称赞于他，又不好不硬着头皮承认下来。

狡猾冷酷的易天行，不知何故，一遇上徐元平，心里就先行输上三分，眼看他大步行来，不禁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丁兄你也识得这个人吗？”

丁高道：“此人已经中了剧毒，不知何故竟然未死？”易天行笑道：“这人有三条命，我已经亲眼看到他受伤死过一次了。”

这时，徐元平已然逼近群豪，汤万里为了颜面，挡在路中，不肯让开。

易天行突然横跨一步，和鬼王丁高并肩而立，低声说道：“丁兄，此人仗剑而来，可是要找你吗？”

丁高道：“只怕不错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丁兄如若出手，兄弟极愿相助。”

丁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难道我还怕他不成……”，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只要易兄不在兄弟出手之时，暗算于我，兄弟在百招之内，可要他溅血石室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不是兄弟长他人的志气，这石室中人，除了兄弟之外，只怕都难是他的敌手，丁兄如不信兄弟之言……”。丁高连受易天行相激，杀机陡起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兄弟不信有这等事。”右手一扬，突然向徐元平点了过去。一缕冷风，随手而起。

徐元平冷冷喝道：“易天行何苦使别人替你卖命！”右手宝剑一挥，斜斜斩去。

一股冷森的剑风，随着他挥动的右手推出，鬼王丁高惊叫一声：“内家剑气！”陡然一收右手，点出的指风，倏而收回。易天行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这小子的武功，又长进了不少。口中却微笑说道：“你当真要和老夫动手吗？”徐元平豪壮地说道：“我由古墓之外，追到古墓之中，就是为了找你一战。”

狂傲的易天行不自禁犹豫了一下，目光缓缓转注到杨文尧的脸上，道：“你手中的宝剑借我用用。”

杨文尧慢慢地把手中宝剑递了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易兄，他手中的戮情

剑，削铁如泥……”

易天行接过长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……”，遂又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诸位旁边闪闪，这一位徐兄年纪虽然幼小，但在兄弟的心目中，早已许为当世劲敌之一，他的剑法和功力，都有着极深的造诣，不是兄弟自抬身价，这一场比剑相搏，当算得武林间甚难见到的一场恶战……”

徐元平仰脸一阵长笑，道：“你这般看得起我，倒是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能得在下许为劲敌之人，迄今为止，中原武林道上还只有你一人。”

徐元平脸色凝重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咱们这一动手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因此，在未动手之前，我要问你几句话。”

易天行摇头笑道：“我虽然佩服你的武功，却不愿答复你的相询之言。”

徐元平脸上一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老夫生平之中，所做的事情太多，一时之间，只怕想它不起，但老夫又不愿随口欺骗于你。”

徐元平冷言道：“如你打我不过，说是不说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哈哈，不觉着口气太狂了一点吗？”

徐元平右手一挥，戮情剑登时闪起了一道青芒，斜斜向易天行前胸划去。

易天行赞道：“好剑法！”

长剑一振，暴洒出三朵剑花，护住了前胸。青芒，剑花，一接而错，彼此都向后退了一步。

双方虽然交接了一招，但两人的兵刃并未接触一起，仍然保持着一尺以上的距离。

剑气珠光，相互辉映中，只见徐元平、易天行两人的面色，俱都已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，显见两人都已将自己生命中全部潜力动用了。

一招甫过，两人身形突地有如石像般兀立不动，只有徐元平的左掌中的火折，光焰不住闪动。

易天行目光森冷，瞬也不瞬地凝注着徐元平的眼睛，剑光开始缓缓移动，自左至右，划了个半弧。

他剑尖每移一寸，室中的杀机便似又加重了一分，沉沉的杀机中，人人面色凝重，手足冰冷，屏息而视。

突听易天行轻叱一声，掌中的长剑，幻作无数点星花，洒向徐元平的胸膛。

接着便是一道惊鸿般的青芒，自徐元平剑上飞起，但听叮叮叮几声轻响，徐元平掌中火折一闪而灭，满室莹莹珠光，漫天森森剑气，立刻随之灭绝，室中变得一片黑暗。

查子清眼见易天行、徐元平方才这动魄惊心的一招相接，心里不禁暗忖道：

“易天行虽非我友，但徐元平这人却更加可惧……”，一念方生，只听杨文尧已在他耳畔轻轻道：“徐元平此人……”。

查子清突地一捏杨文尧手掌，两人手肘轻轻互触一下，口中虽未说出来，但彼此却已明了了对方的心意。要知这两人俱是人世间的上智之才，否则怎会在武林中有如此成就。

两人心念相通，都立下了杀徐元平之心。查子清探手入怀摸出一把毒针，

杨文尧手掌紧握，也不知捏的是什麼暗器。

刹那之间，火光又起，原来丁玲又已点了火折，徐元平、易天行两人的身形，却已在火光骤暗的这一瞬之间，互换了一个方向。

查子清、杨文尧目光交错，对望一眼，不约而同悄悄地向徐元平移去。

只见火焰一闪，满室之中，突地暴幻起一片剑气，青光与白芒混合成团旋光流转，缤纷彩影如幢，徐元平、易天行两人的身形，突地隐入这光幢之中，竟似已自地面消失。

方才那两招将发时还有征兆，此刻这一招却有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。

群豪但觉眼前一花，两人剑气便已幻作一处，室中这冠绝天下的武林高手，竟无一人看出他两人这一招剑式。

旋光流转中，突听“呛啷”一声，宛如龙吟之声，历久不绝。

余音袅袅，剑气又分，徐元平青锋斜举，易天行疾走三步，掌中的长剑，竟已被徐元平的戮情宝剑，截去了一段，但这雄霸一时的武林豪杰，面上却仍然不动半分声色。

查子清一瞥易天行手中长剑，短去了三分之一，运气行功，全身劲力完全贯于右掌之上。

熊熊的火光，照彻全室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查子清虽已到蓄势待发之境，但却不敢把毒针扬掷出手。他心中很明白，这一击如若不中，不但有损自己在江湖上的威名，且可能招惹起徐元平的杀机，他自信无能挡得徐元平那全力一击的剑气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杨文尧也正圆睁双目，投注过来；四目交投，换了一个眼色。

丁玲摇动一下手中的火折子，高声叫道：“查老前辈，你手中那把毒针，如若扬掷出手，遭殃的只怕不止徐元平一个人了。”

查子清只觉怒火上冲，脸色大变，但又不好发作，气得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贤侄女竟然和老夫开起玩笑了。”

丁玲格格一笑，道：“杨老前辈……”

杨文尧听她点破查子清手控毒针之事，心知下面之言，定然十分难听，赶忙接口笑道：“出了这古墓之后，老夫定然做个大媒，替贤侄女和查世兄撮合撮合，向丁兄讨杯喜酒吃吃。”

丁玲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右手中握的什麼暗器，可否亮出来给我瞧瞧？”

两人词锋相对，各具用心，言词对答之间，却是牛头不对马嘴。

只听易天行徐徐吐出一口长气，道：“果是我易某人生平遇上的第一强敌。”手中断剑一挥，斜斜的劈斩过去。这一击出手缓慢异常，但神情凝重，似是用尽了全身气力，顶门上汗水隐见，手臂颤抖，直似举不起手中断剑。徐元平面色凝重，戮情剑缓缓扬起。两人的举动，都异常缓慢，但双剑将触未触之际，却突然由慢变快。

易天行断剑一摇，白芒暴涨，刹那间幻化起一室剑气，漫天银花。

徐元平登时被笼罩在漫天的剑花之下。

忽然间青虹大盛，寒芒飞闪，突破了漫天剑花，人影旋转，同时响了一声低吟，闷哼。

剑气合而又分，满室光影尽敛。

易天行倒退三步，垂剑作杖，支持身子。

徐元平步履不稳，双肩摇摆，有如醉酒一般，几个旋转之后，终于勉强

站稳了身子。

只听两人同时发出沉重的喘息，一滴滴汗珠，滚落地上。满室高手，都看得屏息凝神，默不作声。

查子清突然转过身子，大迈两步，走到了丁玲身侧。鬼王丁高沉声喝道：“兄弟还没有死。”

查子清微微一笑道：“丁兄不要误会，兄弟决无暗算贤侄女的用心。”

丁高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丁玲突然放下火折子，急急的奔了过去，叫一声：“爹爹！”扑入丁高的怀中。

她自从记事以来，从未受到过丁高这般相待，一时受宠若惊，忘其所以。

丁高轻轻拍了拍丁玲的肩膀，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我这做爹爹的一直没有好好的看待过你们，使你们受了很多的委屈……”，他黯然的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风儿哪里去了？如若她不幸死去，不知我这做爹爹的铁石心肠已经变软，动了慈爱女儿之情，那是终身之憾。”

丁玲举手拭去滚在两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妹妹际遇奇佳，得蒙天玄道长收留门下习剑。”

丁高双目一瞪，泛现起满脸欢愉之色，道：“真有这等事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女儿怎敢瞒哄爹爹。”

只听拳风轻啸，火光一闪而熄，不知何人忽发一拳，打熄了火折子。

火光甫熄，青虹暴闪，宝刃腾辉，珠光反映，满室剑气，一片杀机。

但闻徐元平怒喝一声，紧随着掌风拳劲纷纷击出，满室激荡，涡漩成风。

丁玲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查子清打出了蜂尾毒针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耳际间响起了两声哼闷，想是有人中了毒针。

混乱中石室突然开始了急剧旋转，室中的桌椅互击，人声杂乱，夹杂着惊心动魄的猩猩怪啸，形成了一片混乱的恐怖。

忽然间响起山崩般的一声大震，石壁一角突然暴裂出一座圆门，两盏高燃的琉璃灯，被强烈的珠光反映过来，照亮了石室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只见一道宽敞的大道，直向对面伸延过去，每隔十步左右，就点燃着一盏琉璃灯，灯下面嵌着一颗明珠，反映得灯光更加明亮。

室中群豪，似是都被这景物吸引，一时间鸦雀无声。

易天行突然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这古墓之中，当真已有了人吗？”

丁玲道：“你才知道吗？”

易天行缓缓转过身子，目注徐元平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受了伤吗？”

徐元平冷冷说道：“受了伤又怎么样？”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是我生平中所遇的唯一强敌，我也深望能和你好好的拼上一场，分个生死胜败出来。不过，眼下的情势不同……”

徐元平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不论情势如何，咱们也得先拼个生死出来！”

易天行皱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年未及弱冠，在下正值壮年，难道你还怕我突然死去不成？何况我每和你动手一次，都觉着你武功长进很大，咱们拼搏的时间拖的愈长，对你愈是利……”，他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知什么人，有这等惊人的才智，竟然创造出这样一个神秘的孤独之墓。唉！这一场旷绝千古的骗局，流传于江湖间已有数十寒暑，竟然无人揭穿，一个人能一手遮尽天下英雄耳目……”，话到此处，倏而住口不言。

丁玲冷冷接道：“我替你接说下去吧！掩尽天下英雄耳目事小，使你易

天行也受了骗，你心中有些不服气，可是吗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惜你是个女儿之身。”

丁玲道：“我不是女女身又怎么样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如若你不是女儿之身，我定把你收归门下，传我衣钵。”

丁玲道：“那我还是女儿之身的好。”

易天行目光一转，笑道：“好一个利口丫头！如若我此刻和徐元平打一个同归于尽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将减少去几分生机。”他缓缓把目光移注在丁玲的身上，道：“你可是还记恨我适才加诸你的刑罚吗？”

丁玲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记恨有什么用？我又打你不过。”

徐元平突然大步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易天行，可要我换个兵刃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你自信一剑能胜得了我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咱们生死的机会各占一半，我如没有手中宝刃，生机还少你一分。”

易天行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一生行事，从来果断，但每次和你对敌，都生出犹豫之感。唉！难道天生你就是来克制老夫的吗？我的武功并不输你，但我的心理上却先输你三分。”徐元平道：“那是因为你作孽太多了。”

易天行脸色忽然一变，说道：“我好意和你相商，并非畏俱。你如步步相逼于我，可不能怪我不择手段了！”

徐元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手段，尽管施出来吧！”易天行道：“如若我和查子清联手对付你，你自信能够支持几合？”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易天行接道：“加上杨文尧，十合内我们便取你性命！”只听身后一阵哈哈大笑，接道：“只怕不是那等容易。老叫化两只手没端豆腐，再加上官嵩，咱们刚好是三对三的局面。”群豪转头望去，只见那石壁洞开之处，并肩站着两人，左面一个蓬发草履，满脸油污，身背红漆大葫芦的叫化子；一个蓝绸长衫，背插双剑的长髯修伟的老者。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宗兄来的甚好。”

神丐宗涛回顾了那长髯老者一眼，伸手取过背后的红漆葫芦，咕咕嘟嘟，喝了两大口酒，笑道：“你对老叫化这般亲切，想来定然是有求于老叫化了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错。兄弟确然是有点事相求宗兄。”宗涛道：“这倒是很难得了……”，又举起红漆葫芦，喝了两大口酒，接道：“老叫化洗耳恭听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眼下形势，整个武林同道，都被骗了几十年的岁月，因此，兄弟决心揭穿这一件千古骗局，深望诸位能和兄弟携手合作。”

宗涛道：“可是要老叫化劝劝徐元平，暂时握手言和……”易天行道：“那也不必。兄弟只望借重宗兄之言，把在下和这位徐兄的恩怨，暂时向后压压，待揭穿了这一场骗局之后，在下自当和这位徐兄清结恩怨。”

宗涛为人虽然豪放，不拘小节，但却心怀大义，识顾大体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叫化虽然不耻你的为人，但这几句话，却是说的正正当当，看来老叫化倒是得帮你这个忙了。”易天行似是突然有了极大的感触，目光环扫了全室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一场骗局，能否揭穿，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命运，兄弟愿尽全力，身先死。”

神丐宗涛目光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老叫化也有一事，请你帮忙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但请吩咐。”

宗涛道：“目下这暗室之中，有两人中了暗器，如若你当真存下了揭穿这骗局之心，先把这两人救醒过来。”

易天行目光移注到查子清脸上，道：“查兄，可有解药吗？”查子清默察形势，如不拿出解药，立时将成众矢之的，当下探手入怀，摸出了两粒解药，目注查玉说道：“快给他们服下。”查玉依言接过解药，分给两个受伤之人服下。

查子清蜂尾计虽然其毒无比，见血封喉，但他身怀解药，却是灵验异常，两人服下之后，不到一盏热茶工夫，人已清醒过来。

神丐宗涛缓步走到徐元平身侧，叫道：“小兄弟……”徐元平似是已知道他要说什么，缓缓收起戮情剑道：“老前辈是我最为敬重之人，有事但请吩咐。”

宗涛道：“揭穿这古墓之秘，不但是易天行一人的心愿，在场之人，只怕都有此好奇之心，就是老叫化也想瞧瞧设此骗局的主人面目，此墓机关重重，任是轻功绝世也难逃得出去，待揭穿此墓之后，你再和易天行总结旧仇不迟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晚辈遵命。”

宗涛笑道：“可惜一宫、二谷，三大堡中的首脑，只有了四位，尚缺天玄道长和千毒谷主，未免使这次古墓中死亡之会，减色不少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千毒谷主已和晚辈同入此墓，只是不知他此刻行踪何处？”

那背插双剑的修伟老者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徐元平，你还识得老夫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名重武休道上的上官堡主，晚辈怎会忘去。”上官嵩道：“老夫想向你探询一人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可是令爱吗？”

上官嵩道：“不错，小女现在何处，是生是死？”徐元平道：“令爱和千毒谷主同行。”

上官嵩道：“哼！老毒物对我女儿如何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爱护备至，极尽呵惜。”

上官嵩奇道：“此话当真吗？当今武林有谁不知道老毒物的阴狠毒辣，此事实叫老夫难信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令爱允予下嫁千毒谷主公子，故得千毒谷主的百般爱护。”

上官嵩怒道：“我女儿是何等之人，岂肯允婚老毒物那丑怪之子，你信口雌黄，当心性命。”

徐元平想到上官婉倩相救之情，对她的父亲自是该忍让几分，当下淡然一笑道：“千毒谷主和令爱，都在这古墓之中，不难相遇，如若老前辈不信晚辈之言，见着令爱时，不妨问她一声，如有一字虚言，任凭老前辈处罚就是。”

久久未发一言的金老二突然插嘴说道：“令爱亲口允婚千毒谷主之时，在下也在旁侧，此事实是千真万确。”

上官嵩忽然想起女儿服毒待死之事，不禁黯然一叹，道：“任凭尔等巧舌如簧，老夫终难相信会有此事。”

徐元平知他心中已然相信七成，只是不愿承认罢了，回头对宗涛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这墓中不但机关重重，而且还有甚多毒物守门，此室中暗门忽开，灯火照道，分明是墓中主人，有意和我们相见，再延时刻，暗门一闭，那就要大费一番周折了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当先举步行去。

众豪正待举步随行，突听汤万里高声说道：“查子清？”

查子清回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汤万里道：“老夫伤在你蜂尾针下，就这么白伤了吗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适才汤兄，拳脚交加，几乎把犬子伤在手下，兄弟不是也认命吗？”

易天行接口说道：“这一场混战，不论哪个吃亏，沾光，幸无伤亡，眼下境遇特殊，四顾茫茫，已然是一个同舟共济的局面，咱们这班人中，大都是在武林各有成就之人，不是名重一时的大侠，就是独霸一方的豪雄，彼此之间自是难免恩怨牵扯，勾心斗角；不过此刻的形势不同，兄弟深望诸位暂时放弃了个人恩怨，共谋大计，揭穿这一场旷绝武林的骗局！”

查子清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易兄说的不错。”

汤万里回顾那长眉老人一眼道：“在下和这位老兄台，算是白白的挨了一针。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你怎能和老夫相比。哼！老夫就是再多中他几枚毒针，也是不会受到毒害。”

查子清微微一笑，默然不语。

汤万里眼看大势已去，孤掌难鸣，如若坚持要报一针之仇，势必激怒群豪不可，又碰了那长眉老人一个钉子，立时默然，大步向丁玲走去。

鬼王双目一瞪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丁玲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他是来讨药吃的。”取出一粒药丸，递了过去。

汤万里接过药丸，一口吞下。

徐元平大步走近那长眉老人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可要晚辈扶你走吗？”

长眉老人一挺而起，道：“笑话！”举手在猩猩背上拍了一掌，接道：“走啦！”

那状似熟睡的金毛猩猩，经那长眉老人拍过一掌之后，突然一跃而起。

这裂开的暗门，似乎是有人在暗中操纵一般，当室中群豪，最后一人走出之后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关了起来。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果然是布设精奇，巧夺天工。”口中说话，脚下却加速向前奔行。

这条甬道，虽然有十五六丈长短，但群豪奔行迅快，片刻工夫，已然到了尽处。

通道至此，分向两侧分开，但只深入丈许，即为两道石壁所阻。

只见左面壁间写道：死亡之路，右面壁间写着：求生之门，鲜红的字迹，在灯火珠光映射下，耀眼生辉。

易天行回顾了宗涛一眼，道：“宗兄，咱们走死亡之路呢？还是走求生之门？”

神丐宗涛纵声长笑，道：“我瞧咱们这般人，都带着满脸晦气，还是走死亡之路的好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兄弟也是这般看法。英雄所见略同！”查子清道：“让兄弟先试这石壁的坚度。”扬手一记百步神拳，直击过去。但闻砰的一声，发出拳劲，激散成风。

汤万里探手从怀中取出钢凿，接道：“兄弟开道。”大步直走过去。

这古墓中奇异的布设，似是已促使这些水火不容的群豪，暂放下纠结复

杂的恩怨。

易天行目光一转，投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徐世兄的戮情剑，削铁如泥，这石壁虽然坚硬，决难当受利锋破坚之力。”徐元平冷哼一声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丁玲高声叫道：“不要去！”

徐元平愕然止步，回过头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丁玲道：“你把宝剑借给易天行，让他去破那石壁吧！”徐元平忽然想到金老二误触机关断臂之事，不禁犹豫起来。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丁兄，你这位令爱，好多的心眼。”右手一伸接道：“徐世兄可肯将手中宝刃，借给在下一用吗？”只听砰的一亩大震，石屑纷纷下落。

原来汤万里已抡动手中钢凿向那石壁上凿去。

徐元平举起戮情剑道：“有何不可？”伸手递了过去。易天行接过宝刃，笑道：“如若我不肯还你宝刃，等一会动手之时，你又将少去一分取胜之机。”

丁玲接口说道：“你如当真的赖皮到那等程度，只怕所有之人，都将群起攻你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鬼丫头不用激我，揭穿这古墓秘密之后，总要让你见识一下易某人的真实武学，不论哪一位愿意出手，在下都当奉陪。”说罢缓步向那石壁走去。

只听砰砰大震，不绝于耳，汤万里手抡钢凿，不停的在那壁上敲打，死亡之路四个鲜红的字迹，已被敲的散落一半。易天行低声说道：“汤兄请休息一下，让兄弟试试戮情剑的锋刃如何？”汤万里收了钢凿，人却依言向后退去。

宝刃锋芒，果不虚传，剑锋着壁，有如摧枯拉朽，直刺而入。

易天行突然回头喝道：“诸位退开！”话出口人已倒飞而退，喝声未完，已到了转角之处。

群豪屏息而立，等了良久，仍然不见动静，那石壁依然完好如初。

查子清望了易天行一明，道：“戮情剑锋芒如何？”易天行道：“你再发出一记百步神拳试试？”

查子清依言施为，运气发出一拳，迫击那石壁之上。但闻砰然一声，中拳之处应手碎裂，暴开成一个两尺见方的圆圈。

原来易天行探剑刺入石壁，试出了厚度之后，运气施剑疾快的划了一个圆圈，倒跃而退。

查子清道：“易兄好快的手法。以兄弟的目力，就未看到你的行功运剑，石壁已被划裂……”

丁玲冷然接道：“哼！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也不觉着肉麻？”

查子清虽然心机阴沉，也不禁脸上一热，羞红直泛双颊，回头对丁高说道：“丁兄这位宝贝女儿，实该好好的管教一下了！”

丁高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可要兄弟杀了她吗？”

查子清怒道：“你不管教，兄弟替你管教了！”

神丐宗涛呵呵一笑，接道：“谁敢动我的干女儿，我要剁了他十个指头。”

查子清自知难是宗涛和丁高两人之敌，强忍胸中气忿，自找台阶说道：“宗兄不用卖狂，待出了这古墓之后，兄弟定要领教领教。”

宗涛纵声笑道：“以老叫化的看法，咱们都别想活着出去。”丁高愣了半晌，道：“宗兄，小女几时认到你名下了？”

宗涛双目一瞪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愿意那就……”

丁高接道：“宗兄不要误会，小女得蒙垂顾，收作义女，兄弟极感荣幸。”

丁玲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干爹最爱说笑，爹爹不要放在心上……”目光投注到易天行脸上，接道：“你该把戮情剑奉还人家了吧？”

易天行点头微笑，道：“丁姑娘说的是。”

缓缓把手中宝刃，递了过去。

徐元平一挥掌中戮情宝刃，便要纵身跃入那两尺方圆的门户。宗涛、金老二，不禁齐声喝道：“且慢！”两人一齐挡在徐元平身前。

易天行笑道：“壁洞既是兄弟所开，还是由兄弟当先进去的好。”脚步一迈，由壁洞中跨了进去。

宗涛道：“易天行虽然心肠狠毒，心智阴险，但却也不愧是条汉子！”

话声未了，突见易天行又已反身跃出，面上微带惊诧之色，道：“徐世兄可否再将宝刃借我一用？”

徐元平问也不问，便将戮情剑利刃递过。

丁玲道：“里面难道还有一重石壁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正是！”话声未了，人已穿入洞壁，宗涛、徐元平一齐随之而入，只见里面仅有三尺宽狭之地，前面果然又是一重石壁。

易天行挥动利刃，破壁而入，哪知里面竟然还是一重石壁。

众人心中俱都大奇。只见易天行击破五重石壁，第六重石壁之上，却留着一张洁白的字柬，上面赫然写道：“自作聪明，多费力气。你们若是自‘求生之门’进来，便可省去破壁之功。如此辛辛苦苦，又是何苦？”

字迹龙飞凤舞，易天行面上突地泛起一种怅然若失之色。

宗涛变色道：“这墓中果然有人！”

易天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不但有人，而且还是个人上之人。只是兄弟费尽心力，却也想不出此人会是那一个？”言语之间，又自划开石壁，当先一跃而入。

群豪鱼贯相随，进入了最后一堵石壁。

这是个宽敞的大厅，十二盏玻璃灯光焰熊熊，但因这敞厅四壁，都是用黑漆漆成浓墨之色，灯光反映的亮度甚是微弱，形成一种恐怖气氛。

十二口黑漆棺材，规律的排在十二盏玻璃灯的后面，棺盖封闭紧严，生似那漆棺之中，在很久以前，已经装入了死人。

易天行环顾四周的景物一眼，赞道：“这气氛确然使人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，阴沉，恐怖，兼而有之，亏他想得出来……”缓缓转过身倒握戮情剑，递到徐元平的手中说道：“看敞厅摆布，咱们似已进入禁要之区，随时都可能发生惊变，此剑锋利无匹，身能怀此利器，当可保几分生机。”

徐元平接过戮情剑，道：“但愿你心愿得偿，见得这墓中主人，揭穿这古墓之秘，留下性命，好和我决一死战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在下自信不致使你失望……”突然横跨两步，走到一口黑漆棺木之前，伸手欲揭棺盖。

徐元平目光一掠杨文尧，只见他双目凝神，凝注在易天行身上，但却默默不语，徐元平忍耐不下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易天行回头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要手刃亲仇，不愿你死在那棺材中暗算下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你的武功和机智，都在极快的长进之中，为我筹谋，眼下

就该和你作个了断。”砰然一掌拍在棺盖之上，掌落人退，声音入耳，人已退出了三尺开外。

厅中群豪纷纷移动身躯，蓄势戒备。

那坚牢的棺盖，在易天行大力金刚掌一击之下，砰然大震声中，破裂成两半。

只听那棺木之中，嚤的一声娇吟，缓缓伸出一条手臂，十指纤纤肤白似雪，显然是女人的手臂。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要能遇上一个活人，就不难问出底细。”

那玉臂摇摆了几下，生似一个人长眠醒来，挥臂伸了两个懒腰，又缓缓收回棺中。

阴沉的敞厅中，漆暗如墨的四壁，十二盏高燃的玻璃灯，十二具密封棺材，交织成一片恐怖和黯然，使人感觉生命的萧索，不自禁的联想到死亡。

群豪个个圆睁着双目，盯着那副棺材中伸出玉臂，个个都运功戒备，准备应变。

显然那玉臂缓缓收回棺中之举，大出群豪预料之外，愕然相顾良久，仍然不见那玉臂再伸出来，好像那人收回了玉臂之后，重又睡熟了过去。

易天行似已等的耐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再要故作神秘，可别怪我易某出手狠辣了，你纵然武功过人，也难当得我突然出手一击！”

但那棺中之人，似是沉沉睡去一般，仍然不闻一点回应之声。

杨文尧心怀鬼胎，生怕易天行对自己动了怀疑，挺身而出说道：“易兄，请替兄弟掠阵！”大步向那棺材走去，一面运集功力，聚劲右掌，只要一有变故，立对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，运掌拍出。

易天行回顾查子清一眼，道：“查兄的百步神拳，专以攻远，准备接应杨兄！”一面说话，一面放步向前走去。

杨文尧走近那棺材之后，先重重咳了一声，然后运手一拨棺那棺盖早经易天行掌力劈裂，稍一用力，立时向一侧滑开，砰的一声，摔在地上。

只听那棺木中一声娇呼，突然坐起来一个长发散披的女人。那张美丽的面孔，柳眉星目，瑶鼻樱口，缓慢的站了起来。杨文尧不自主的向后退了两步，冷冷地喝道：“先把你的双手举起来！”

那女人一面眨动着圆大的眼睛，打量厅中之人，一面缓缓举起了双手。

一双赤裸的玉臂，当先伸出棺木。

随着那举起的双手，缓缓地站起了身子。

杨文尧一皱眉头，喝道：“你没有穿衣服么？”那少女一双闪动不定的秋波，凝注杨文尧身上，迈起了雪白的玉腿，踏出棺材。

上官嵩冷哼一声，喝道：“赤身露体，成何体统！”原来棺木中站起的女子，除了一束在前胸的黄绫，和覆在腰胯间的白绢之外，全身再无片衣寸缕，光腿赤足，裸露着双臂，缓步向前走来。

她似是根本没听到杨文尧喝问之言，紧闭着嘴巴，一语不发。

易天行已到了杨文尧的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杨兄，运集五成功力，试她一掌。”

杨文尧右手一扬，斜斜拍出一掌，推击过去。

一股暗劲，直撞过去。

那缓缓行进的女子，吃杨文尧掌势一撞，口中啊哟一声，仰面向后倒去，砰然一声，着着实实的摔在了地上。杨文尧绝未料到这随手一击，竟然会把

对方击倒在地上，不禁微微一怔。

错愕之间，忽听乐声悠扬，传入耳际。这乐声由低渐高，由简入繁，初响之声，只是一种极单纯的弦声，但倏忽之间，几种管声同时混入，还未及来得分辨，弦管争鸣，满室缭绕，合奏出一阙凄凉动人的乐章。

杨文尧目光转动，环扫了四周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乐声从哪里传出来的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就从这棺木之中。”

神丐宗涛取过红漆葫芦，喝了一大口酒，道：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咱们走过去不理它就是了。”当先举步而行，直向后壁走去。

易天行道：“杨兄，你走近她仔细瞧瞧，我不信她真的被你一掌打死。”

杨文尧缓缓举步走了过去，将近那女子身侧之时，突然飞起一脚，踢向那女子右肋。

这一脚用力甚大，别说是血肉之躯，纵然是巨石木桩，也将被他这一脚踢的桩折石裂。

徐元平看的心中不忍，高声喝道：“杨文尧，不要踢她……”喝声中奋身一跃，直向杨文尧扑了过去。

易天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挥臂拦去。

徐元平猛然一沉丹田真气，硬把向前冲行的身子收住，落着了实地，道：“这等手段对付一个妇道人家，未免太狠毒了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刚才还赞颂你机智大进，怎么片刻工夫，又动了妇人之仁，须知此刻咱们正陷身在险恶无比的环境之中，随时随地，都可能遇上惊风骇浪的凶险，你这一念仁慈，说不定将招致杀身之祸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那女人已被杨文尧掌九震昏，难道一定要把她尸体毁伤才行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如若我的推想不错，她并没有死去，不信你过去瞧瞧。”杨文尧自和徐元平动手相搏过一次之后，对这位少年英雄，已生出了极大的戒心，听得他喝叫之声，竟然不敢再踢下去，陡然收住了踢出去的右腿。

大踏两步，到了那半裸女子身前，伸手向她鼻息之间探去。果然那女子仍有着微弱的气息。

杨文尧眼珠儿转了两转，沉声问道：“是死是活？”徐元平道：“奄奄一息，生死难决。”

丁玲一直注视着徐元平的一举一动，目睹杨文尧脸上的奇异神色，立时大声叫道：“涂相公当心活人！”

杨文尧确实下了暗算徐元平的用心，而且已暗中运集功力，劲聚右掌准备在徐元平起身之际，猝然发难。丁玲大声一嚷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赶忙向后退了两步。

徐元平缓缓站起身子，星目中神光暴射，凝注杨文尧脸上，说道：“如非丁姑娘这一叫，定然叫你试试我‘达摩三剑’的滋味！”

易天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达摩三剑！”

徐元平已知失言，但已无法改口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达摩三剑，乃失传之学，不知徐世兄如何知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纵然我了解甚深，但也不会告诉你。”只听神丐宗涛的声音，遥遥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把戮情剑借给老叫化子用用。”

这时弦管交混之声更加嘹亮，曲调也更为凄凉，但这墓中之人，都是武林一时高手，个个内功深厚，定力坚强，丝毫未受感染。

徐元平应了一声，一掌拍在那半裸女人的“玄机”要穴之上，大步向前走去。易天行首先听出那乐声不对，高声说道：“趁他们尚未起而发难，咱们要先发制人，诸位如若肯听我易某人的话，那就快把这棺材毁去。”

一面喝叫一面向那半裸女子迫去，扬起一脚当胸踏去。只见那半裸女子微闭的双目，突然一睁，疾快的一阵翻滚，人已到七八尺外，一挺而起，探手从束胸黄绫之中，取出一个银哨，吹出一阵尖锐刺耳的声音。

但闻一阵砰砰大震，响不绝耳，十一具密封紧闭的棺盖，突然大开。

每一具棺木之中，都站起一个长发散披，黄绫束胸，白绢覆胯的美丽女子，迈起了粉白的右腿踏出棺木。

这些女人，双手之中均都抱着一宗乐器，箫、笛、琵琶、古筝、三弦、琴、笙、瑟、鼓，应有尽有。

棺盖一开，乐声更是响亮震耳，群豪心头立时受到了巨大的感应，个个心神震动。

易天行气聚丹田，大喝一声，扬手劈出一掌。

一股强烈的掌风，划空涌出，排山倒海般直撞过去。但见那些手抱乐器，胸束黄绫的长发女子，纷纷向两侧躲去，但她们手中的乐器，并未停止，响声依然，动人心弦。易天行这挥掌一击，至少用出了七成以上的功力，激荡的暗劲，吹飘起那些怀抱着乐器女子的覆胯白绢，和散垂的长发。这时徐元平已走了一丈多远，目睹厅中的变化，不觉愕然止步，就在他一怔神间，易天行的掌风已破空涌至，他为了避让易天行的掌力，不得不横向一侧让去，正和那些怀抱乐器的女子，挤在一起。

只觉耳际间，弦管声震，不自禁的一闭双目，侧过脸去。就这一失神间，忽觉左胯上一阵轻微的疼痛，似是被人用针扎了一下，不禁大怒，冷哼一声，回手拍出一掌。但闻咚的一震，一个长发女子，突然把手中所捧的一面皮鼓递了过来，正好迎在徐元平拍来的掌上。

忽听丁玲高声叫道：“当心她们手中乐器藏有暗器！”易天行大声叫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咱们已经陷入险恶的危机之中，多一分仁慈用心，就多一分死亡的机会……”话还未完，那十二具棺木之中，突然又跃出十二个美丽的少女，和着那震耳的乐声，边歌边舞起来。

易天行杀机已动，呼的一掌，照一个少女劈去。掌力到处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叫声，一具少女的躯体，应声而起。

杨文尧探手一把，抓住了一个少女的右臂，微一用力，登时把那少女臂骨折断，只听那女子啊哟一声大叫，仰身向地上倒去，显然她已疼的晕了过去。

查子清也在这一瞬之间，发出一记百步神拳，打伤了一个少女。

杨文尧心中大为奇怪，回头对易天行道：“易兄，这些人都不會武功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兄弟也觉得有些奇怪……”

只听对面不远处传过来一阵轧轧之声，迎面的石壁，突然裂开，缓缓向两边缩去，敢情那石壁是活的。

一道强烈的亮光，直照过来，十二盏熊熊燃烧的玻璃灯，登时黯然失色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只见一片白绫幔遮着大厅中，竖立着二十四只火炬。

易天行打量那大厅一眼，突然放步向前走去。

厅中伤亡横陈，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，但这些伤亡之人，竟然没有一个抱有乐器。显然，那十二个怀抱乐器的少女，个个都会武功，而这十二个曼

舞轻歌的少女，却都是平常之人。一片素白的大厅中，布设着一个灵堂，纸花火烛，素帏低垂。灵帏上一个白色大匾，横写着四个大字“贪心罹祸”。易天行看了一皱眉，冷冷说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探手一把扯下了灵帏上的横匾。那横匾之后，又是一片白绫横幅，写道：“生不如死。”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倒看看你一共有几条横幅。”右手一招，又抓住了横幅一角，正待扯下，突闻一阵轧轧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神丐宗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又有花样来了。”只听一个苍老尖锐的声音答道：“在这里了。”一角素幔起处，缓步走出来一个手握竹杖，满头白发的梅娘。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才来吗？”

梅娘一顿手中竹杖，冷然答道：“你还未死，岂能算迟。”但见素幔轻启，缓步走出来黑纱蒙面的紫衣少女，她身后紧随着锦衣修躯的王冠中，和那红衣缺腿大汉。

易天行目光一掠那紫衣少女道：“姑娘晚了一步。”蒙面黑纱中传出紫衣少女娇甜的声音，道：“二谷三堡中人，不知到了几个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用不到姑娘费心……”

紫衣少女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少安毋躁，我替你们带来一个帮手。”举起双手，轻击一掌。

素幔重起，走出来驼、矮二叟，在两人之间，挟持着一个瘦矮之人，和一位青衣少女。

宗涛望了那矮人一眼，大声笑道：“冷老大！”

笑声未绝，忽听上官嵩大叫一声：“倩儿！”纵身直扑过去。梅娘一挥手中竹杖，冷然说道：“站住！”一股强厉的杖风，横里击了过来。

上官嵩只觉对方杖势，不但来的势道强猛，而且招数变化，亦是不可捉摸，迫得向后疾退了两步。

紫衣少女忽然高声说道：“放开她，让他们父女们谈谈身后之事。”

欧驼子应了一声，举手一掌，拍在那少女后背。

只见她一双瞪得又圆又大的眼睛，缓缓转动了一下，娇呼一声爹爹，疾向上官嵩扑了过去。

上官嵩张开双臂，迎接着扑过来的女儿，脸上老泪纷纷、激动地叫道：“孩子，苦了你啦。”

上官婉倩黯然说道：“女儿实未想到还能见得爹爹一面。”

易天行突然大步走来，低声叫道：“上官兄。”

上官嵩按耐下心中悲苦，回头说道：“怎么佯，易兄可是看着兄弟不……”，忽然想到易天行相救女儿之情，咳了一声，住口不言。

易天行道：“上官兄不要误会，你们父女相会，乃一大喜事，想来定有甚多离情诉说，请到一侧谈谈，兄弟想和这位姑娘说几句话……”，话到此处，声音突然一低，施展千里传音之术，接道：“两位在此地谈话，甚多不便，对方如若出手施袭，两位只怕不易闪避。”

上官嵩突然改颜相向，拱手一礼，道：“多谢易兄关照。”牵着上官婉倩，向大厅二角走去。

神丐宗涛冷笑一声，取过背后的红漆葫芦，咕咕嘟嘟喝了两大口酒。

易天行回目望了宗涛一眼，笑道：“宗兄可是怀疑兄弟挑拨你和上官兄吗！”

宗涛冷冷说道：“哼！狗嘴里决长不出象牙来。”

易天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兄弟一口一个宗兄，宗兄却这般轻贱兄弟，难道宗兄认为兄弟真怕你吗？”

宗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叫化向来出口不雅，你如不爱听，就别给老叫化讲话。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道：“易天行，咱们相约之事，还算是不算？”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想和姑娘谈一点正经之事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的才智，在下一向敬服，但这古墓中早已有人之事，不知姑娘是否已经料到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事先不知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创造这古墓之人的才智，不但高过在下，也强胜过姑娘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单就他筑建这古墓而言，倒是不错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有此想法，那是最好不过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可是想劝我台力同心，共谋揭穿这古墓之秘吗？”

易天行回顾了身后群豪一眼，笑道：“眼下这灵堂中人，彼此之间，大都有着纠结不清的恩怨，但在此时此情中，都已暂时放下，共谋同心，揭穿这创造古墓的绝代人才，如若姑娘肯和在下合作，我易某人确信咱们可占上风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那人能创造出这孤独之墓，建造了这样灵巧的机关，想必已有了万一的准备……”，她突然向旁侧横跨两步，倚靠在梅娘的身上，接道：“就目下实力而论不论这墓中主人网罗了多少高手，都无法和咱们硬拼力战。单就武功而言，我也认定他难以抗衡。但如他早已在这禁要之地，预布机关变化，事情又当别论。他虽然一败涂地，咱们也逃不了，该是个同归于尽的结局。”

易天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在下倒是还未想到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因此，诸位如想多保几分生机，那要听我的指命行事。”

这儿句话，说的声音甚高，全厅中人，全都听得十分清楚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姑娘未免把自己估计的过高了。老实说，目下的人，谁也无法管谁，但任何人亦可指命群豪，统率全局，但这只限于一件事情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如若你们愿意接受我之指命，咱们就携手合作，如若不愿受我之命，那咱们就各行其是，互不相关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只望这古墓隐秘揭穿之前，彼此之间，暂息干戈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好吧，我们袖手旁观就是。”

易天行目光一掠那身材矮小之人，又道：“在下还有一件不情之请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可是要我释放千毒谷主？”

易天行点点头肃然说道：“不论这古墓之秘，是否能够揭穿，目下之人，势必要有一场自相火并不可，悲惨的结果，早已决定了，揭穿这古墓之秘以后，姑娘就是想置身事外，只怕也是难以如愿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那很好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中原的武学……”，回头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胡矮子，放了千毒谷主。”

胡矮子应了一声，举手一拳，击在千毒谷主的后背。

这一拳用力甚大，千毒谷主矮小的身躯，被打的向前一连跑了五六步远。

易天行伸手一把，抓住了千毒谷主的左臂，说道：“冷兄……”

易天行“冷兄”两字方自出口，千毒谷主的右拳竟也同时发出，呼地一拳，向易天行下颚直击过去，拳风虎虎，强劲绝伦。

他与易天行贴身既近，拳势又如此急剧强猛，群豪心中一惊，俱都大出意料之外，只道易天行难免要伤在他这一拳之下，群豪心里十中有九都起了幸灾乐祸之心，只望他这一拳打得越重越好。

徐元平一见紫衣少女现身，神情之间，便突地起了一种凄迷怅惘之包，心中亦不知是何滋味。此刻见到千毒谷主突施暗算，一拳击出，剑眉微轩，急的窜了过去，并指点向千毒谷主时间曲池穴。

哪知他身形方动，易天行的左掌已无影无踪地抬起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拳掌相接，易天行身子微微一震，千毒谷主连退两步，右拳却已被易天行的左掌紧紧握住，再也挣脱不开。

徐元平身形一顿，群豪不禁在暗中失声地叹息，只听易天行哈哈笑道：“冷兄好雄浑的内力！”手掌一紧，一阵内力自掌心发将出去，千毒谷主那憔悴的面容，更是苍白如纸，但目光中，仍是茫茫然，仿佛丝毫不觉痛苦。

易天行大笑道：“各位放心，在各位兄台未死之前，兄弟绝对不敢先各位而死的。”群豪面颊一红，易天行含笑望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兄弟虽不能与徐世兄为友，但能与徐世兄这种英雄人物为敌，心里也觉光荣的很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本无救你之心，只不愿见到别人暗算伤人而已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如此胸襟，如此……”，目光转向千毒谷主，笑容突地一敛道：“徐世兄这却错了，冷兄亦非暗算伤人之辈，只是他身上三处穴胡矮兄只解了其中之二，他四肢虽能运转，但神智却未恢复，是以才会有此一拳。”

说话之间，他已暗中运气解了千毒谷主的穴道，缓缓松开手掌。

千毒谷主倒退一步，木然立在地上，呆了半晌，回首望了梅娘及驼、矮两叟一眼，面上勃然变了颜色，大怒道：“好矮子！”双臂一张，骨节格格作响，大步向胡矮子走了过去。

胡矮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好矮子，你过来！”

原来千毒谷主身材亦甚矮小，并不比胡矮子高上多少，只是这两人身材虽然矮小，但武功却全是走的刚烈一路，此刻两人俱是箭在弦上，只要出手一击，便是石破天惊，立判生死之势。

哪知易天行突地横身一掠，挡在两人身前，口中说道：“冷兄暂请息怒！”目光却望在那紫衣少女身上。

紫衣少女道：“胡矮子，退下来。”

话声未了，那低垂落地的白绫素帟中，突地卷出一阵阴森森的冷风，白绫卷起，烛影摇红，为大厅中带来了一阵凄清森冷之意。

群豪都为这突来的冷风，吹的心神一动，齐齐转脸望去。

只见那飘起的白绫素帟之后，高燃着两行白色的蜡烛，一直向后面延伸过去，但见那白色的烛光，由大而小，由低而高，直到十丈以外。

烛火尽头，有一具黑漆的棺木，在那棺头两侧，似是写有两副对联，只是距离过远，那棺头烛火，又不及这厅中火炬光亮，群豪目力虽好，但也是看它不清。

易天行回顾了那紫衣少女一眼，道：“排场不小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一个人死后，当真埋葬这地方，实使人有着生不如死之感。”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，朗声笑道：“传诵武林的古墓之秘，即将揭穿，此时此情，兄弟深望诸位，暂把彼此间个人恩怨抛开，尤不得暗施算计，如有存心故违，那就是我们公敌，人人得而诛之……”

语音未绝，突然响起一声暴震，一支火炬突然炸裂，火花飞溅中，光亮一闪而熄。

紧接一阵轰轰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满室火炬，连续爆炸，片刻间尽皆碎裂，火花四飞，光亮尽熄，大厅突然间黑暗下来，灵幛后两行长长的烛火，反显得明亮起来。

易天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天外有天，人后有人，这人的才智，实叫我易某人自叹弗如。”

紫衣少女接道：“可惜我爹爹未来此地，这创造古墓之人，或可是他一个敌手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昔年衡山大会，令尊独驳中原武学，豪壮之言，犹在耳际，在下倒是真的希望他能及时赶来，凑凑这场热闹。”

王冠中冷冷说道：“家师何等才智，他如肯涉足江湖，不但这古墓之秘难以瞒得过他，在场诸位，只怕也难有今日这等声势徐元平听得大为气愤，剑眉一扬，正待反唇相讥，忽觉香风袭人，那紫衣少女放步直走过来。

他的目光一触及到那紫衣少女的身上，立时生出了一种惶惑和不安的感觉，欲待出口之言，也同时咽了下去。

但觉香风掠面而过，紫衣少女直对丁玲走去。她一行动，王冠中和梅娘齐跟了过来。

第三十七回玉蝉金蝶

鬼王丁高一横身子，拦在丁玲前面，冷冷喝道：“干什么？”易天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丁兄不要误会，在下相信萧姑娘，不会伤害令爱。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柔甜的声音，起自耳际，道：“丁姑娘，你受了伤。”

丁玲一侧娇躯，从丁高臂下钻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伤的很重，只怕难再活过几天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能给你治好，快过来让我瞧瞧你伤的怎样？”

丁玲依言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你为什么戴起这遮面的黑纱呢？可是怕你的美丽，眩晕了他们这些人的双目吗？”这正是群豪关心之事，见过那紫衣少女美丽之人，脑际间一直回旋着那羞花容色，倾国媚笑，但他们却无法在脑际描绘出那紫衣少女的清晰轮廓，只觉她无处不美，一见难忘，但对她形貌记忆，却又如雾里沙滩云中月，隐隐约约，模糊不清。未见过这紫衣少女美丽的人，更是渴望一见。

险恶的境遇中，使群豪这冲动的意识受到强烈的压制，但经丁玲一提之后，立时又鲜明的泛现心头。

只见那紫衣少女的蒙面黑纱上，泛起一阵波动，似是她整个娇躯都在打颤。

不知何时，响起了一缕低微的凄凉的歌声，从打颤的黑纱中婉转而出。歌声渐高、音调也愈加凄凉，回荡在白竣环垂的大厅中。像一个深闺的怨妇，对久别归来的丈夫诉说着相思的痛苦，缠绵的情意，哀伤的音调，像魔掌一般，拨动了人的心弦，听得人豪气顿消，心神黯然，一颗颗晶莹的泪珠，夺眶而出。只听那歌声由高转低，渐不可闻，厅中群豪迷醉的心神，也逐渐清醒过来。

但闻徐元平大喝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身子摇了几摇，重又站稳。

易天行重重咳了一声，叹道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，在下如早聆此曲，武林间当可免去这一场浩劫。”缓步对徐元平走了过去。

神丐宗涛突然向前冲行两步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你可要先破坏你许下的诺言……”

易天行肃然说道：“如说在下的心中所畏，确然该借此机会，把他除去……”

他敞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但兄弟还不致这等鲁莽……”宗涛忽然叹息，道：“大恶、大贤都非常人，老叫化多虑易天行伸手抓住了徐元平的右腕，只觉他脉搏跳跃的速度惊人，显然他心中也正有着剧烈的激荡，当下暗运内力，扣紧了徐元平的脉穴，一掌拍在徐元平“天柱穴”上，口中大声喝道：“父母大仇未雪，死将抱憾终身。”

徐元平打了一个冷颤，缓缓睁开双目，接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挣脱被握右腕，向后退了两步，闭目调息。

易天行回顾那飘起的灵幛，重又垂了下去，烛火的光亮隔着那素幛透射出来。

只听一声怪叫道：“可是这个女娃儿么？”

群豪齐齐转脸望去，只见那说话之人，身躯瘦长，须发蓬乱，双眉长垂眼帘，左手中牵着一头闭着双目的金毛猩猩，双目中神光闪烁，盯注在上官婉倩的脸上，正是“丧庐”中那位毒老人。

上官嵩目睹那长眉老人对女儿的恶形恶状，心中大为气愤，低声说道：

“倩儿，不用害怕，我去教训这老头儿一顿！”上官婉倩急急说道：“爹爹不可出手，这位老前辈对我有恩……”，目光转注那长眉老人的身上，接道：“你可是问那开药方的人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不错，可是这紫衣女娃儿吗？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不错啦，就是她！”

长眉老人仰脸大笑道：“好啊！终于见着她了！”大步直对紫衣少女走了过去。

梅娘一挥手中竹杖，冷冷喝道：“站住！可要讨死？”紫衣少女道：“梅娘，放他过来。”

梅娘收了竹杖，退到那紫衣少女身侧，但目光却仍一直不离那长眉老人的双手、双足，只要他手脚一动，立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反击过去。

只听紫衣少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生平，以精通医理自负，却不料世上竟然有更胜老夫之人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只是告诉我这件事吗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近日之中，曾经目睹过一个药单，单上开出的药物，使老夫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自叹弗如。”紫衣少女道：“药单现在何处，拿给我瞧瞧吧！”长眉老人转头顾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药单已被他毁去，老夫只想见那开药单之人。”

紫衣少女叹道：“你一把年纪了，还有这等强烈的争胜之心？”长眉老人突然提高声音说道：“那药单可是你开的吗？”紫衣少女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老夫不信！我穷聚一生精力研究医道，就开不出那样的药单……”。

紫衣少女道：“如若是我开出的药单，你要怎样？”长眉老人道：“如那药单是你开出，想你必然记得那单开的药物了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可记得那单上药物？”

长眉老人道：“虽然记忆不全，但可记十之六七。”紫衣少女道：“雄黄、砒霜、红花、龙涎香……”，一口气背了下去，连数出一十二种药物。

长眉老人点头叹道：“一点不错，那药单确然是你开的了……”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你今年已经几岁了？”紫衣少女道：“你问事例是满多嘛！我十九岁了。”长眉老人脸色突然大变，仰脸说道：“老夫年登古稀，还不如你这个十九岁的娃儿，还有何颜活在此世！”一头直向地上碰去。

这时，群豪刚由那醉人的歌声中清醒不久，有些神志尚未全复，有些仍迷恋在那紫衣少女的歌声中，耳际还响着那缠绵、凄凉的余音。

没有人能想到这长眉老人的生性，竟然会暴烈至此，因一张药方竟动了无颜偷生之心。

只听一声砰然大震，鲜血飞溅，脑骨碎裂，可怜毒老人已经尸横庭堂。

四围高手云集，竟然抢救不及。

紫衣少女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唉！可怜的老人……”。易天行俯下身去，抱起了那老人的尸体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老前辈死的早一些了，还有很多热闹的事，可惜你没法子看到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举步向那灵幛走去。

相距那灵幛还有两三步远，突然张口吹出一股强风，飘起素幛。

易天行大迈一步，跨过供台，回头对群豪说道：“兄弟走在前面，替诸位开路。”

神丐宗涛高声说道：“善、恶在于一念之间，易兄请等等老叫化……”，

飞身一跃，落在易天行身侧说道：“咱们一道走吧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三十年武林生涯，兄弟第一次得宗兄这般垂爱。”

宗涛肃然说道：“老叫化生平之中，杀人不能算少，但却无一件耿耿于怀，老叫化生平最大一件难忘之事……”

易天行道：“可是与令师妹有关吗？”

宗涛道：“易兄之言，虽不中亦不远。老叫化难以忘怀的事，就是未取得掌门金牌……”

易天行腾出一手，探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兄弟可以使金牌归于宗兄。从今之后，再不必受令师妹的牵制了。”摸出一片金牌，送到宗涛面前。

宗涛凝目望去，果是恩师失落的金牌，一点不假，不禁愣在当地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兄弟还能生离古墓，自当带宗兄去见令师妹一面。”

宗涛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往事如烟，只要收回金牌，我已不愿再见她了！”

易天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诚然未为善事，但我手下之人，大都恶迹昭著。令师妹已被我囚禁在一处幽密的山洞之中，如若兄弟不能出这古墓，她势必终老那幽密的山洞不可，那也是她的报应。”说话之间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宗涛紧随在易天行的身后，运气戒备。

群豪略一犹豫，齐齐举步而行，鱼贯相随。

只有南海门一帮人站着未动，徐元平仍然在运气调息。

金老二紧紧贴在徐元平的身旁，满面俱是关切之色，他本想探问徐元平的伤势，但又不敢打扰徐元平运功调息。

紫衣少女缓步走到徐元平身前，又回头走了过去，突又转过身来，呆呆地望着徐元平，她心里似乎也颇为激动，闪动的眼光，似是从垂脸黑纱中透射出来，更似含蕴着许多言语。

梅娘轻叹道：“孩子，你心里有什么话，只管说出来便是，怕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点了点头，只见徐元平睁大了眼睛，望着自己，忍不住叹道：“你心里为什么还要想着我？你若当我死了，该有多好。”

徐元平紧闭嘴唇，一言不发，但神色却更激动。

紫衣少女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有时我真希望自己笨些，人若笨些，心里的忧烦苦闷就会少的多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若当我死了，心里的苦闷也许会少些。”他似乎费了许多气力，才将这句话说出。

紫衣少女叹道：“有时我真愿当你早已死在我亲手筑成的墓里，可是……可是造化弄人，却偏叫我时常见到你。”

她说这句话时，也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要知他两人心中虽然都蕴藏着浓浓的情意，但彼此之间却谁也没有说出口来，直到今日，大家都知道来日无多，会短离长，才忍不住诉出了自己的心事。

梅娘手掌一挥，将那一帮南海门人都远远引了开去，突又回首道：“喂，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？”

金老二望了望徐元平，又望了望紫衣少女，心里也不知是悲是喜，终也走了开去。

紫衣少女、徐元平面面相对，却是谁也说不出来话来。梅娘仰面望天，突地大声道：“你们知道吗？古来有一句话，是：一刻千金，这句话用来形容

此刻的情景，虽然有些不妥，但却也恰当已极！”

紫衣少女轻轻一叹，道：“梅娘在催我们说话了。”徐元平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呢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说什么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说什么……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那日见到易天行，他说你已真的死了。”徐元平叹道：“有些人虽死如生，却也有些人虽生如死……”紫衣少女道：“你年纪轻轻，崛起江湖，如今武林中人听到徐元平三字，谁不暗中称赞，侠名既传，便是千万年后，也会有人时常提起，你已该是虽死如生，怎能说虽生如死。”徐元平默然半晌，缓缓道：“你……你难道还不知道我？”紫衣少女道：“我……怎么会不知道你。”

两人俱都垂下头来，谁也不再多说一字，但两人心意相通，情意互流，都觉得自己一生之中，再无比此刻更欢愉的时光。突听梅娘轻叱一声，道：“去而复返，所为何来！”徐元平、紫衣少女微微一愣，齐齐转过头去，只见低垂着的白绫间，木然卓立一个青衣少女，却正是上官婉倩。上官婉倩虽然一心想作出镇定之态，但她的眼波却已将她心中的幽怨悄悄告诉了别人，世上有许多人都能将情感隐藏，但芸芸众生中，又有谁能完全隐藏自己目光中流露出的心事！紫衣少女轻咳一声，转过头去，梅娘大声道：“好个不知趣的女孩子！”

上官婉倩目光凝注，却生像是根本没有听见，她眼波逐渐朦胧，仿佛平添了一层薄雾。

徐元平讷讷道：“上官姑娘……”，语声未了，突听一声大喝，自幕帷中传了出来。这喝声响亮异常，显然那进入灵幢后的群豪，已经遇上了重大的事故。

但站在灵幢后面的上官婉倩，却仍然静静的站着未动，似是这世间任何事，都已和她没有了关系。上官婉倩的身躯，刚好挡住几人的视线，但见烛火通明的灵幢后，人影闪动，却是无法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紫衣少女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幽幽说道：“她待你一定很好，这些时日中，你们相处的可快乐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她是个很好的姑娘……”

紫衣少女说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叫她过来，她服了我们南海门独门慢性的毒药，最多也活不过一个月了……”。

徐元平讶然说道：“什么……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她已经活不过一个月了，所以她对这生命中仅有的一段时间，珍惜无比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只听长笑和厉喝之声，由那灵幢后面传了出来，灵幢后通明的烛光，突然熄灭。

白绫幔遮蔽的大庭中，完全的黑了下來，除了壁绫的素白之外，所有的人和物，都成了幢幢的黑影。

徐元平突然感觉到一阵淡淡的香味，扑鼻袭来，那紫衣少女竟然缓缓的走近了他的身侧。

一个低微的仅可对面相闻的声音，起自耳际，道：“这些时日之中，我一直在欺骗着自己，我已经亲手把你埋在那山麓间，我替你烧了很多纸钱，

替你建筑了一个很好的坟墓，让你在九泉之下，生活的很快乐……”。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可惜那被你亲手埋葬的人不是我，但那人很有福气……”

紫衣少女接道：“我必须全心的去相信我亲手埋葬的人是你，虽然我早已知道了你仍然好好的活在世上，但我必须自己欺骗自己……”。

徐元平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因为从来没有人像你对待我那样冷酷。”徐元平默然不言，心中却暗暗的忖道：我几时对你冷酷了……

这本是他心中之言，但那紫衣少女却似听到一般，立时接口说道：“我说错了，我说世上所有的人，没有不对我百般迁就的，但你却不肯迁就我……”。

徐元平笑道：“为什么我要迁就你？”

紫衣少女突然伸过一只手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不要你迁就我了，女孩子是应该柔顺些，唉！我过去太任性了。”徐元平一和她手指相触，立时感觉到心神震动，赶忙向后缩去。

紫衣少女缓缓低声说道：“不论一个人有着何等的大智慧，也难和天道对抗，一日长挂，看多少人事沧桑，谁能使日月倒流，时光重回！咱们相逢虽然未晚，但一室间决难容得下两个任性自负的人，过去已然过去，就像永不回头的时光一样……”。徐元平肃然说道：“姑娘说的不错，在下身负血海深仇，强敌尚在眼前，这一番搏斗结果，谁也没法预料，未来茫茫，想它徒招苦恼，姑娘珍重，在下要去了。”放开大步，向前走去。忽然那紫衣少女低声叫道：“站住！”

徐元平愕然止步，回头说道：“姑娘还有什么吩咐！”紫衣少女道：“造化弄人，天下尽多系铃解铃之事，这里有二粒解药，你带给那位上官姑娘吧，我下毒害她，为了忌恨她，想要她受尽死前那一段的痛苦；奉上解药，想让她再多受几年活罪。”

徐元平接过丹药，道：“姑娘语中多含玄机，叫人费解的很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最好别太明白，快些去吧。”

徐元平转过身子，大步而行。

上官婉倩仍然站在那灵幛的后面，若有所思的呆呆不动。徐元平举步跨过供台，几乎和她撞个满怀。

上官婉倩迎住徐元平说道：“那毒老人救了你，但他却先你而死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要向易天行讨回他的尸体，如若能够出这古墓，我要修筑丧庐，以存放他的尸体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他本是隐迹于山林间的奇士，为了你牵入江湖的恩怨之中，落得个惨死下场。”

徐元平黯然接道：“你为我服下奇毒，施恩重过那毒老前辈。”

上官婉倩道：“我心存私情，想和你常聚一起，但那毒老人却是一无所求，怎配和他相提并论。”

徐元平一时之间，想不出她言中之意，缓缓伸出手去，把解药递了过去，说道：“萧姑娘让我送给你的解毒药物。”上官婉倩道：“她可是想要我多受几年活罪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她也是这般的告诉在下，只是我一时想它不透。”

上官婉倩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不用去想它了，你该澄清邪念。一心一意

力父母报仇，易天行不是平常之人，这一战，实难预料到谁生谁死……”，接过解药，又道：“快些去吧，不要想到南海门那鬼丫头，那会使你贪恋到人世间的完美，对敌间会减几分剽悍锐气。”

徐元平沉吟片刻，凛然说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一侧身子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原来他仔细思量了上官婉倩之言，果然觉着不错，自和那紫衣少女相见之后，脑际之间，一直浮动着紫衣少女的音容美貌，那强烈的复仇之心，已逐渐被那美丽的音容美貌所侵蚀，上官婉倩几句话，使他忽然警觉。

通道中一片漆黑，听不到一点声息，似是进入这灵幛后的人，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吞噬。

徐元平停下脚步，暗中运气调息。这出奇的幽寂，使人预感到惊人的风暴即将来临。在这等充满着神秘恐怖的环境之中，人类的触觉和预感，特别的灵敏。

这些时日之中，徐元平不但武功精进，而且已体悟到《达摩易筋经》中上乘的吐纳心法，长长吸两口气，立时心灵空明，一尘不染，耳际间响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吸之声，似是所有的人都在运气调息。

徐元平又举步向前行去，这时，他的脚步飘逸异常，举重若轻，声息全无，眼力也随着增进了甚多，只见群豪大都凝神而立，运气调息，似是在等待着什么。

他穿越群豪而过，眨眼间到了易天行的身侧。

易天行左臂轻轻一伸拦住了徐元平低声说道：“徐世兄不可躁进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神色一片不服之气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墓中主人，已经传出了话，要咱们等待片刻。”

徐元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一向自视甚高，怎的此刻这般听人的话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在下对这古墓主人，心中极为敬服，深信他不会谎言相欺……”。

说话之间忽听一个细微但却甚是清晰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生死门即将大开，美女迎宾，佳酿待客……”，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诸位来的这般迅快，倒出了老夫的意外，可见中原武林道上，果然不乏能人。老夫因一时错估了诸位之能，以致准备不及，慢怠嘉宾，尚请原谅。”

徐元平皱眉头，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听他的口气，自然是这古墓中的主人了。”

徐元平豪气忽发，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咱们这样多人，难道就真听他的摆布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徐世兄这份豪气，实叫在下佩服。咱们如能斗倒这古墓主人，只余下你我之争了，风云际会，百年难逢。你如再把我斗倒，当可轻而易举的取得天下盟主之尊……”

突然一声大震，打断了易天行未完之言，两盏垂苏宫灯，飘飘而出。

一个苍劲的声音，传了出来，道：“老夫已大开生死门，迎接贵宾，入门之前，诸位必得先知老夫的两大戒法，迎宾美女，个个娇艳绝伦，但她们却是寸铁未带，决不会暗算诸位，十丈花廊，要全依定力渡过，诸位如自信不为美色所述，尽管大步而入，万一定力不坚，为那些美女容色所乱，尽管各择所好，享一番闺房之乐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，一阵大笑过后，那声音重又接着说道：“但诸位决不能随便出手伤害她们，一人违约，全体处死，老

夫也不再和诸位相见了，立时便将开动机关，放出十万毒蜂，三千条毒蛇，熄去室内灯光，让诸位身受蜂蜇、蛇咬的味道，诸位虽然个个身负绝学，但身处十丈通道，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，也实难施展手脚，和蜂蛇抗拒，此为一戒，幸望诸位守记，免得一己误众。”

那苍劲的声音一顿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过了十丈花廊，诸位将又见到生艰难遇的奇幻景色，奇物、珍宝，美不胜收。那些奇物珍宝虽是老夫准备好的礼物，但却只能整收，不许零取，待老夫和诸位见面之后，诸位中或将有一人是那奇物珍宝的主人。如若有人擅取，诸位即将全体代他受过，老夫便要采取残酷手段对付诸位了……”

易天行气聚丹田，高声说道：“什么残酷手段，不知可否先行一告，使我等提高戒心？”

但闻一阵悠长的笑声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老夫将开动机关，把诸位困在一座坚牢的石室之中，放出迷神毒烟，使诸位神志受那毒烟所伤，自相残杀而死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方法的确够毒够辣，在下也相信你确有那迷神毒烟。两大戒法，我们完全答应遵守，如有人擅自违犯，不用你出手惩罚，我们自会群起而攻，自行处决。”

那苍劲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很好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。

声音突然中断，那停在壁间的巨大棺木前端，忽然自行开裂。

群豪凝目向里望去，只见里面灯火通明，人影闪动。

神丐宗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咱们可要从棺材中走过去吗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兄弟走在前面就是。”一矮身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群豪随在易天行的身后而行。

这巨大的棺村里面，竟然是一条四五丈长的通道，走完通道，景物忽然一变。

只见一座红色的门楼之上，写着三个斗大的金字：“生死门”。

红门里面，是一座广大的庭堂，灯火辉煌，美女罗列，状极恭谨。

易天行抱着那长眉老人的尸体，大步而入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姑娘，请让去路，别让血污沾了你们的素手罗衣！”

那些垂首女子，分穿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、五色，距离间隔，亦似有着一定尺寸，五色缤纷中隐隐排成了一个“死”字。

突然间，一声锣鸣，所有的垂首女子，忽的一齐抬起头来，嫣然一笑。

群豪目光一转，果然发觉这些女子，一个个容色绝世，樱唇轻启，笑容如花，眉目传情的媚态横生，果然是风情撩人。易天行回顾了群豪一眼，笑道：“诸位如若自知定力不足以走完这十丈花廊，最好是闭上双目而行，有道是眼不见，心不烦……”，说话之间，那排列的美女，突然开始缓缓移动。

群豪早受警告，心中早有了准备，眼看那排列的美女，个个容色绝伦，赶忙运气调息，尽量保持内心的平静。

但见那缓缓移动的美女，速度逐渐加快，交叉交错，身影乱闪。

易天行自恃功力深厚，不为美女容色所动，一面流目四顾，一面纵声大笑，放步向前走去。

群豪齐齐随在易天行身后，向前奔去。

但见那疾转不息的美女，纷纷向两侧让去，一面脱去身上衣服。

片刻之间，所有美女身上的衣服，尽皆脱去，玉臂粉腿，布成了撩人绮

念的肉阵。

易天行重重的咳了一声，高声说道：“你们的主人，已传出了话，不许在下等伤害你们，但诸位亦不能拦挡我们的去路……”，他纵声大笑一阵，又道：“各位姑娘尽可装模作样，做出娇媚的神态，也可使我们大饱一次眼福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罗列的美女，已排成了一座阵图，每人保持着一定的间隔距离。

只听一个娇柔细细的声音，说道：“诸位请从我们之间，穿行过去。在你们行进之中，她们将以美目巧笑传情诸位，娇躯秀色，任君选择……”

易天行看去，那些排成阵图的美女，一个个俏目流转，神情间，流露出一种异常渴望之色，那神情确有着一种撩动人心的娇媚，不禁心头一动，回过头去，说道：“这些美女，不但美艳，而且还似服了一种药物，哪位如自知定力不足以克制心中欲念，最好是闭上双目，依借双耳，跟随着前人脚步而行。”

说罢缓缓向前走去。

神丐宗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从未享过这等眼福，今日一见，纵死何憾！”

举步随在易天行身后而行。

丁玲突然加快脚步，走到徐元平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这些女子，虽然个个美艳，但那南海紫衣少女相较，何啻大巫小巫，你只要一心想着那紫衣丫头的容貌，就不会被这些女人诱动心神了。”

徐元平生平之中，从未见过这等场面，心中惊奇交集，不自觉的多望了那些女人一眼……

直待听到丁玲相诫之言，才赶忙收敛心神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初走一段，群豪都尚未觉出什么，但走了一段之后，渐觉不对，只觉一阵阵女人的幽香扑鼻沁心，心中逐渐把持不定……

粉光肉色，阵阵幽香，已足以令人意动神驰，心旌摇荡，何况这些裸女又开始发出一阵销魂荡魄的笑声。

刹那间群豪耳畔俱是一阵阵轻轻的喘息，呢喃的呓语……仿佛是发自喉间，仿佛是出自丹田，又仿佛是发自鼻端。

群豪纵然能闭起眼睛，屏住呼吸，但却万万无法闭起自己的耳朵。

于是本已闭起眼睛、屏住呼吸的人，听到了一阵阵荡人心魄的声音，也忍不住将眼睛张开。

易天行回首一望，但见许多人面色已变为赤红，目中也有了异样的神色，有的人头额之上，甚至已沁出了粒粒汗珠，但都咬紧牙关，克制着心里的欲念。这其间平日行为放荡之人，反而较易把持，只因他们所见已多，经历也多，而那些一生梗直，不近女色之人，骤然落入这温柔陷阱，却反而五中如焚，不能忍受。

突听一声大喝，汤万里一撩长须，闪电般抱起了一个裸女。向后狂奔而行，只听那女子放荡的笑声，随着汤万里的步履远去。

易天行暗叹一声，喃喃道：“想不到这样一条汉子，终也逃不过色字一关……”

语声未了，只听身侧有人接口道：“他虽然没有逃过此关，但此刻却已由世上最痛苦之人，变为世上最快乐的人了。”易天行双眉一皱，转目望去，

只见查玉双拳紧握，全身颤抖，目光有如饿狼般盯在一个裸女身上。

易天行大喝一声：“咄！”随手一掌，拍在查玉后背。查玉身子一震，呆了半晌，俯身道：“多谢前辈。”他跟在易天行身后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裸女之阵，虽不甚长，但其中途径，却是弯弯曲曲，群豪步履沉重，走了许久，还未走出，只觉自己生平所经的途径，再无这般艰苦漫长。

但听易天行大喝一声，纵声高歌起来，歌声高昂，音节锵锵，有如金石掷地，震荡人心。

群豪精神俱都一震，不约而同地挺起胸膛，踏着易天行歌声的节奏向前走去。

宗涛一脚踏出这温柔魔阵，便当头向易天行一揖，朗声道：“老叫化一生未服过人，今日却要向你一礼，只因老叫化一生阅人虽多，却未曾见到你这样的人。”

易天行歌声不绝，面上却微微露出了笑容，片刻间群豪俱已走出。

查子清仰天嘘了口气，道：“好险……”易天行正色道：“色字一关，你我虽然侥幸渡过，但财字一关，只怕较色字尤险，常言道：人为财死，各位切莫忘怀了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当先走去。

转过了一个弯子，眼前突然一亮。

一行长长的垂苏宫灯，高高的吊在通道顶上，光耀如昼。通道两侧突出的石板上，摆满了玉石古玩，金银珠宝。愈向前走，摆设愈是名贵，大都是罕见的珍贵之物，每一件都足以打动人心。

易天行一面观赏，一面赞叹，道：“当真是收藏巨富，虽禁宫内苑，恐亦不足相抗。”

杨文尧道：“唉！这些古玩翠玉，明珠珍画，大都是罕见之物，兄弟耗尽了数十年的心力，到处搜罗，但与此相比，何啻天壤之别，当真是小巫见大巫了……”

杨文尧说至此处，忽然住口不言，大步向前冲去，超越过易天行，抢先进入了一座大庭。

庭中烛光辉煌，可鉴毫发，三四丈方圆的大庭中，摆满了各种罕见的古玩，珠光宝气，美不胜收。

忽闻一声惊叫，道：“啊！玉蝉金蝶！”

沉醉于那灿烂夺目室光中的群豪，都被这一声惊叫唤醒，齐齐抬头看去。

只见一座特制的木架之上，端放着扬名天下的双宝，玉蝉通体如雪，晶莹透明，两支绿豆般大小的眼睛，却赤红如火栩栩如生。

金蝶较玉蝉大了甚多，连同双翼，足足有一尺多长，不知用何物打成，霜翼薄如纸片，眉目触须，清晰可见。这时，已有一人大步行了过去，背手站在那木架之下，双目凝注在玉蝉之上，脸上的神情变化不定，目光上流现出无比的渴望。

易天行仔细瞧去，那人正是神算杨文尧，想刚才那一声惊叫，也必是此人所为。

目光环扫，只见全场中人，除了神丐宗涛之外，大都被那两件传诵武林的奇宝所惑，目光中满是渴求之情。

只听杨文尧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千古名言，一点不错。能得此宝死而何憾？”说完，伸手去取那木架上的玉蝉。

只听查子清大声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杨文尧回头打量了查子清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易天行接口说道：“杨兄个人的生死，虽不足惜，但我等却不愿奉陪……”，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你可记得那古墓主人之言么？”

杨文尧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易天行不容他说下去，接道：“如若杨兄一定要取，只怕在场之人，都容你不得。”

神丐宗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杨文尧，你回过头来瞧瞧？”

杨文尧依言回过头来，只见无数道目光，投注到自己身上，每人都已运集了功力，蓄势待发，看样子只要自己一动那玉蝉、金蝶，无数的拳掌立时将以排山倒海之势撞击过来。

面临生死的关头，杨文尧反而镇静了下来，目光缓缓由群豪的脸上扫过，说道：“诸位当真相信这古墓中主人之言吗？他如存下了杀害咱们之心，就是一个不取，也是难以逃得过他的毒手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论这古墓主人之言，是真是假，杨兄最好别生贪心，怀璧其罪，只要一取这玉蝉金蝶，在场之人包括兄弟，立时都将生杀入之心。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接道：“兄弟承蒙诸位抬爱，拥作暂时领队之人，现下大体算来，幸未辱命，此时此地，兄弟这领队之名，也奉还诸位，告个终结了。”一侧身，向石门之内行去。

只听丁玲高声叫道：“易天行，快退出来。”

易天行已入门，听得了玲呼叫之言，重又退了出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聪明的姑娘，又想出了什么花样？”

丁玲冷冷说道：“大智若愚，大恶若贤，如以你在这墓中的行动看来，当真是叫人难信你是一位身负万恶的巨凶……”

易天行脸色微微一变，眉宇间突然泛现起一片杀机，沉声对丁高说道：“丁兄如若再不管教你这个刁蛮的女儿，兄弟可要替你管教她了。”

丁玲格格一阵娇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害怕了吗？我偏偏要说个明白，我不相信你会在此时此地之中杀了我……”。

易天行突然抬手一指，点了过来，道：“不信你就试试？”

耳际间同时响起了两声大喝，两股强厉的掌风，同时涌到，一股击向了易天行的前胸，一股拦阻他的伤人指力。

群豪定神看去，两个发出掌力之人，一个是徐元平，一个乃是神丐宗涛，徐元平救人，宗涛击向易天行的前胸。

徐元平出手虽快，但易天行的动作何等迅快，内力何等强大，右手被徐元平掌力所阻，但指风仍中了丁玲的身躯，只不过偏离要穴，指风减弱了一些，只见丁玲的身躯摇晃了一阵，突然向后倒了下去。

丁高身子一侧，大步冲了过来，道：“玲儿，你伤的很重吗？”双手疾扶，托住了丁玲向后倒卧的身子。

丁玲挣扎着由丁高的怀中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你想混水摸鱼，当先进入这幽暗的甬道中，隐身暗处，借机伤人，以你的功力，暗施算计，自然是十拿九稳了……”。

话至此处，突然一阵急咳，痰涌咽喉，双颊加火，似是有一股闷急之气，涌塞难出。

丁高黯然说道：“孩子，你当真伤的很重。”轻轻一掌，拍在丁玲后背“命门穴”上。

丁玲猛然咳嗽一声，吐出一口混有鲜血的浓痰，急急地说道：“你想借这一段幽暗的行程之中，一举把你心中惮忌之人，完全杀死，然后再放手和那古墓主人一拼，侥幸度过这幽暗甬道之人，不知就里，只道你易天行当先为他们开道，心中还对你感激甚深，你已树立了良好的声誉，大部分人，都将很自然听你之命，这办法很好啊！可惜被我丁玲揭穿了。”

易天行铁青着脸色，说道：“鬼丫头当真是聪明的很……”突然纵声大笑一阵，接道：“可惜你还有一点没有想到，眼下情景，已经是进退两难，向前走生死难测，向后退，死路一条，虽然明知这一段生死路上凶险重重，但已如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”

丁玲道：“你不要勉强装出镇静，我已知道你内心中十分惶急。”

易天行缓缓扬起右手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已是气若游丝之人，我只要轻轻给你一掌，立时可以把你震毙掌下。”

就在他举起右手之时，徐元平和宗涛同时挺身而出，挡在丁玲的前面。

易天行目光一转，笑道：“不用我这一掌，她也活不成了。”翻身一跃，直入石门之内。

丁玲突然一挺身子，站起了娇躯，回头对丁高说道：“爹爹，女儿就要走了，咱们父女一场，女儿未能为爹爹披麻戴孝，反有劳爹爹为女儿送终……”，说话之间，人已跪了下去，接道：“请爹爹受我一拜吧。”

在这等诀别的情景之下，冷酷的鬼玉丁高，亦不禁黯然垂泪，伸出双手，挽住了丁玲玉腕，说道：“孩子你伤在何处？快些告诉爹爹，你为了揭穿易天行的阴谋受伤，在场之人，都不会坐视你伤重而死，孩子，快告诉我伤在什么地方。”

丁玲凄凉一笑，道：“爹爹不用多费心啦，我知道自己的伤势……”回目向徐元平望去，只见徐元平也正瞪着一双星目，望着自己，满是焦虑惶急之情。

只听那石门之内传出来两声大喝，一般强厉的暗劲涌了出来。

神丐宗涛冷哼一声，随手拍出一掌，内力山涌，硬把那一股涌出石门的暗劲，给硬生生的挡了回去。

丁玲目光移转，扫视了群豪一眼，扶着丁高的手腕站了起来，痛苦的神色上，泛现出一抹微笑，举手对徐元平招了一招，说道：“我已经快要死了，不知你肯不肯听我两句遗言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姑娘有话，尽管请说，在下力所能及，无不全力以赴。”

丁玲点了点头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：“你要好好照顾我的凤妹妹……她是个胸无城府，天真纯洁的孩子……”忽然一阵急咳，打断了未完之言。

徐元平道：“姑娘但请放心，丁凤姑娘已为在下认作义妹，今生一世，我都把她当自己亲生妹妹一般看待。”

丁玲异常艰苦地说道：“你一向重诺守信，言出如山，得你一句承诺之言，我死也瞑目……”，忽然气血上涌，塞阻咽喉，一口气接续不上，仰身倒栽下去。

丁高伸臂抱住了丁玲娇躯，急声说道：“玲儿.玲儿……”。

但见丁玲双目紧闭，面色白中泛青，人已气绝逝去。

宗涛黯然一叹道：“鬼谷神女，舌巧心灵，身负诡诈之名，生具儿女心肠，奸诈的仁慈，阴险的善良！可惜天不假年，死得太可惜了。老叫化生平最最敬服此等之人，姑娘你慢行一步，受我老叫化一礼。”

这位扬名武林的风尘豪侠，说完话后，竟然当真的抱拳对丁玲尸体深施一礼。

徐元平想到了丁玲诸多相助之情，不禁泫然泪下，抱拳一个长揖，道：“姑娘对在下施恩良多，恨无一报，竟成永诀，请受我一礼，聊表怀慕。”

群豪想到了丁玲冒死揭露易天行阴谋的豪壮之气，都不禁疚生内心。这阴谋又是关连群豪的生死，一念动心，个个肃然作礼。

鬼王丁高突然纵声大笑，道：“玲儿，你死后能得这些武林高人这般崇敬，强过爹爹千倍！荣宠集于一身，埋骨何憾！”

金老二突然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惜那毒老人已然死去，如若还活在此世之上，凭他精博医道，定可使丁姑娘起死回生。”

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那倒未必。难道当今之世，就没有强过他的人吗？”

群豪回头望去，只见那面垂黑纱的紫衣少女，在南海门高手拥护之下，姗姗而来。

徐元平、金老二、宗涛心中俱都大喜，不约而同地暗暗忖道：“是了，怎地忘了她了？”

只因他三人俱都深知紫衣少女之能，仿佛紫衣少女一来，便可挽救丁玲的性命。丁高悲痛爱女之死，别的声音，他根本没有听到。

徐元平一步赶上去，大喜道：“你来得真好，你若不来，我真的要……”。

紫衣少女突地顿下脚步，截口道：“我来了你很高兴，是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自然。”

紫衣少女缓缓道：“你是因为见到我来而高兴，还是只因为我来了可以救活丁姑娘而高兴呢？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听紫衣少女轻轻哼了一声，缓步走了过去，徐元平沉声一叹，却见梅娘已站在他身侧，轻轻道：“这孩子天资之聪明，遇事之果断，当今武林，无人能及。但是……唉，她终于还是个女孩子！”

徐元平又自一呆，口中虽未说话，心中却不禁暗忖：“我自然知道她是女孩子，难道……”。

哪知他心念尚未转完，梅娘又已接口道：“无论是多聪明的女孩子，只要她是女子，就免不了有妒忌之心，尤其是对自己最喜欢的人，这是千古以来所有女子的通病，你知道吗？”

话才说完，她已擦身而过。徐元平木立当地，反复地咀嚼着这几句话，心里也不知是何滋味。

紫衣少女姗姗走到丁玲身旁，眼波四扫，见众人面上的悲哀沉重之色，心里顿觉万念萦回，暗忖道：“我若死了，不知有没有人会这样对我？”又忖道：“她这样一个女孩子，为什么会得到这些人的关心？只因为她肯牺牲自己，去救别人，而我呢……”

众人目光，俱都瞬也不瞬地望在她身上。只见她缓缓俯下身去，探了探丁玲的胸口，又把了把丁玲的脉息，再一翻丁玲的眼睑，然后仰面凝思，闭口不语。

金老二、宗涛，俱是心性急烈之人，丁高更是关心爱女，三人忍不住地脱口问道：“她可还有救？”

紫衣少女垂下头，轻轻叹息了一声，缓缓道：“她已经气绝，八脉俱断，

纵是大罗金仙下凡，也救不了她。”

众人身子一震，茫然立在当地。是因他们最后的一丝希望，也告断绝。

紫衣少女接着又道：

“但是，我虽然无力再挽救她的性命，却能够保全她的尸身，我可以使她的尸身永不腐坏，让你们能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那边突地传来一声大喝！

众人一齐转首望去，识见徐元平急步而来，满面俱是激动之色，停下脚步后，身子仍在不住发抖，金老二失色道：“平儿，你怎地了？”

徐元平目光有如利刃般望在紫衣少女身上，大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为什么不肯救她，你心肠为什么这么狠毒……”

紫衣少女娇躯木立。宗涛道：“兄弟，你怎能这么说话，丁姑娘气脉已绝，回天乏术，这怎能怨天，怎能尤人呢？”

徐元平大喝一声：“不是的！”一手指向紫衣少女接道：“只因她心怀妒忌，妒忌丁姑娘，是以才不肯出手相救于她。”

紫衣少女纤纤的指尖，也起了阵阵颤抖，道：“你……你以为我是……是这样的人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是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，只要你夜深梦回时，能问心无愧，别的人自然无法奈何你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心里都不禁有些怀疑。那怀疑的心念，便都从目光中流露出来。

梅娘厉声道：“徐元平，你怎能随意污渎我的孩子。”但是她很明白紫衣少女骄傲而好强的生性，自己心里，也不能全无疑念，是以说话的声音，也变的有气无力。

鬼王丁高突地长身而起，道：

“姑娘，只要你能救活我的孩子，无论要我做什么，我……我鬼王丁高宁可永远听命于你……”

紫衣少女娇俏的身子，不住颤抖，她面上的轻纱，也有如水纹般起伏着说道：“你们都以为我能救得她吗？”

众人一言不发，实无异已默认了她的话。

紫衣少女目光一扫，突地仰天狂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能一定救活她？为什么人人都不能做到的事，你们却要我做到，我若不能做到，你们便要说我心存妒忌，心肠狠毒。”

众人俱都一愕，只见紫少女狂笑不绝，身子却缓缓向地上倒了下去。

梅娘惊唤一声，惶急地窜了过去，一把将她抱在怀里，道：“哎你……孩子你……”，她心情太过激动，是以语不成句。

紫衣少女眼帘半张半合，道：“梅娘……我没有……错！”

梅娘紧紧抱住紫衣少女，眼中已有泪光闪动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没有错，总是我错怪了你。”

紫衣少女凄然一笑，不再说话，良久良久仍无声息，梅娘道：“孩子……你救了别人，如今……如今有谁来救你……”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金老二大惊道：“莫非……莫非她……”

梅娘悲泣道：“你们都害了她，她含冤不白，如今已咬碎口里的淬毒珠，已是无救的了！”

徐元平大迈一步，冲到梅娘身边，惶然地问道：“她当真的是死了吗？”

但见梅娘满头萧萧的白发，不住的颤抖、显然她的内心正有着无比的痛苦，激动，泪涌如泉。

忽听一声暴喝道：“你这凶手……”，呼的一阵杖风，猛向徐元平当头劈下。

徐元平目光一转，已然看清是那红衣缺腿大汉，抡动铁拐击来。

他黯然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我为她偿命就是。”一闭双目，凝立不动。

就在这生死殊途的一刹那间，忽然横里伸过来一支竹杖，封架开那红衣缺腿大汉的铁拐，说道：“不要伤了他！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，满脸激忿、双目尽赤，但回顾了那出杖人一眼后，却是不敢发作，气得脸色铁青，问道：“梅娘……你这是……是什么意思？”他气急之下，连口齿也有些结巴起来。

梅娘缓缓抱起了紫衣少女，道：“姹姹已经死了，你杀了他，姹姹也是难以复生……”

红衣缺腿大汉望望梅娘怀中的尸体，突觉一股怨恨之气，直冲上来，怒声接道：

“杀了他亦可略慰师妹在天之灵，你这老气……”

突听王冠中大声喝道：“住口，你发了疯么！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，黯然一叹，滚出来两行泪水，道：“难道我们对师妹之死，就这样不闻不问么？”

王冠中神态亦甚激动，但他涵养较深，强行控制着心头怒火，说道：“我想梅娘老前辈定有安排，你这般出言无状……”

梅娘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不能怪他，姹姹之死，连老身也有万念俱灰的感觉，恨不得杀尽眼前之人，何况他了。”

王冠中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刘师弟虽然冲动一些，但他说的不错，师妹是受人污蔑，受不住讥讽，愤而自绝，这笔帐咱们岂能不讨？”

梅娘道：“她死的固然含冤莫白，但促成她死亡之因，并非自今日始，这个仇不能自今日算起。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，纵然大笑，道：“不错，凡是牵入师妹之死的原因中人，一个不饶……”

神丐宗涛突然冷笑一声，接口说道：“别说南海门还未必有能一举尽败中原武林高手，纵然是有此本领，也不能使她复生，哈哈，哈哈，南海门中人物，原来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。”

王冠中冷冷说道：“在下闻得神丐之名已久，你可敢和在下决一死战。”

梅娘道：“不要慌……”，双目突然暴射出威凌的神光，环扫了四周群豪一眼接道：“这个仗总是要打，不是我们南海门中人横尸古墓，就是你们中原武林人物断魂今朝……”

徐元平突然睁开双目，望了紫衣少女和丁玲的尸体一眼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黯然说道：“两位姑娘之死，论罪魁祸首，易天行首该偿命……”

梅娘道：“不错，第一人是他，第二个该是你了。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丈夫愧疚而生，何如慷慨一死，如若你们觉着我应该为死去萧姑娘偿命，在下决不推辞，但如你们杀我之后，再杀易天行，何如先让我们两个拼个死活出来，你们袖手旁观，坐收渔利。”

梅娘道：“你和他有仇恨么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杀父凌母，不共戴天。”

梅娘突然转过脸去，望着宗涛说道：“你说我们南海门下。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，不知指何而言？”

神丐宗涛冷然笑道：“你既知她口中早含着淬毒珠，为什么不早些设法取去，直待她碎珠死去，却大放马后炮，振振有词。”

徐元平满脸通红，身躯颤动，显然他心中也有着无比激动。一字一句地说道，“宗老前辈说的不错，你既然知道她口中早含有淬毒珠，为什么不设法取它出来。”

但听那石门之内厉喝之声不绝于耳，且隐隐可闻掌风传来，似是那石门之内，正展开激烈的搏斗。

梅娘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就要怪上天赐给她太多的美丽了，她为了保她的清白之身，特以常含淬毒珠，想不到她竟然忍不下一时讥讽，碎珠服毒。”

片刻之间，死去了两个绝代红颜，徐元平触景伤情，总觉这两人之死，都和自己有着极大的关系，内心惶惶不安感慨丛生。

梅娘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之事，回过脸去，对王冠中低语数言。

但见王冠中不住的点头，回身向外走了两步，陡然回过身来，摇头说道：“去路遥远、险阻重隔，我纵能生离此地，也难重返墓中，要走咱们得一起行动。”

梅娘沉吟一阵，缓缓放下那紫衣少女的尸体，道：“你们好好护守她的尸体，老身去去就来。”转过身子，急急奔去。

她行色慌匆，似陡然间想起了什么重要之事。

丁高缓缓抱起女儿尸体，道：“孩子，这古墓之中，充满着死亡，爹爹能否全身而退，甚难预料，你生前我没有好好的爱护过你，如今咱们父女能够同死一处，我定当好好的照顾于你。”

徐元平突然对紫衣少女的尸体抱拳一个长揖，说道：“姑娘慢走一点，待在下报了父母之仇，再来给姑娘偿命。”忽然转身一跃，窜入那石门之中。

那红衣缺腿大汉想出手拦阻之时，已是迟了一步。

宗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百里行程半九十，咱们既然越渡了重重机关，岂能被这段生死路给吓阻不成。”紧随徐元平身后，闯入了石门之中，走了两步，突然又回转过来，说道：“这一十三丈行程之中，除了那古墓主人，派遣有高手埋伏之外，还有易天行从中暗施算计，老叫化深望诸位能够暂时抛弃个人之间的恩怨，相互支援，共渡此险。”

杨文尧接道：“宗兄言之有理，兄弟全力拥护。”

丁高、查子清齐齐点头，道：“易天行狡猾无比，如若以一对一，不论斗智斗力，咱们眼下之人，只怕没有一人是他的敌手，此人既是伪善行恶，专以暗算伤人，咱们自是大可不必和他讲什么武林规矩，合力把他除去，也就是了。”

宗涛欲言又止，长叹一声，转身向前行去。

杨文尧目光一扫群豪，低声说道：“冷兄……”

千毒谷主自从和群豪会合之后，一直微闭双目，不肯多言，直待听到杨文尧呼叫之声，才陡然睁开眼睛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双目神光暴射而出，逼视在杨文尧的脸上。

原来他一直在运气调息，他内功基础深厚，这段时间虽然不长，但已完全调息复原，精神大为充沛。

杨文尧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兄弟想和冷兄并肩开道，查兄随后而行，以他百步神拳，相助咱们，合咱们三人之力，纵然遇上易天行，亦无所惧。”

千毒爷主正待答话，忽见梅娘急急奔返，在她身后，相随着一个长发乱垂的少女，千毒谷主目光一掠那少女，急急说道：“倩儿，快些过来。”

只听上官嵩大声叫道：“倩儿，到这边来！”

忽见上官婉倩满脸凝呆之色，目光缓缓由上官嵩和冷公霄的脸上扫过，恍如不识一般，缓步向那石门之中走去。上官嵩似是看出了女儿神情不对，大声叫道：“倩儿，倩儿，你怎么连为父也不认识了。”

但见上官嵩心头大急，急急的放步冲了过去。

但那冷公霄比他动作还快而且距离又近，身子一侧，紧随上官婉倩身后而入。

杨文尧、上官嵩、丁高、金老二等，鱼贯相随，冲入了石门之中。

石门外，仅余下了南海门中之人。

梅娘探手从怀中取出栩栩如生的玉蝉，说道：“中原武林道上，盛传此物能解百毒，不知能否解得姹儿淬毒珠上的毒性？”王冠中道：“师妹已把药毒吞入腹中，难道咱们也要把这玉蝉捏碎让她服下不成。”

梅娘怔了怔，道：“这个我事先倒未想到。”

王冠中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梅娘前辈可是因为上官姑娘看到你老人家动手去取玉蝉，是以才下毒手点了她的奇经八脉？”梅娘道：“不错！”

王冠中道：“梅娘前辈，你……咳咳，”突地俯下头去，不住咳嗽。

梅娘叹道：“你不要咳咳，因为我早已知道你想说的话了，你是要说我手段太过狠心，是吗？”

王冠中突然抬起头来，沉声道：“梅娘，那玉蝉是万万不可给师妹服下的！”

梅娘道：“为什么？”王冠中道：“这孤独之墓中，处处充满了出人意料，诡奇难测之事，有时不禁令人生疑，这整个的古墓，以及所有关于古墓的传说，只不过是骗局，那么，有关那金蝶与玉蝉的传说，也梅娘截口道：“也可能是假的，是吗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正是！”

梅娘长叹道：“我也是生出这种怀疑，是以才迟迟未敢将玉蝉让她服下，但她毒势如此，除了冒险一试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？”

王冠中肃然道：“宁可暂保现况，以伺良机，莫要轻举妄动，弄巧成拙！”他这几句话说得甚是严肃，虽非是一个后学对前辈说话的语气，但却充分显露出他对师妹生死的重视与关心。梅娘思忖半晌，轻轻叹道：“依你……”，她实在也不敢作主，决定这等大事。

王冠中躬身一礼，道：“前辈抱住师妹，在下当先开路！”那红衣缺腿大汉浓眉一轩，大声道：“我来！”

王冠中当先大跨一步，抢在梅娘前面，进入石门。红衣缺腿大汉、和驼、矮二叟，紧随在梅娘身后而行。一入石门，立时听得强厉的掌风，回荡不绝，只是声响都已在数丈之外，显然前面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。

第三十八回南海奇叟

王冠中忽觉脚下一滑，踏在一方松软之物上，本能探手一抓，随手捞起一物，原来是一具尸体，不由轻声一叹，道：“这石道中已死人不少。”

忽见数丈外寒光闪动，紧接着响起了一声尖叫，显然又有一人断送了性命。

梅娘低声地说道：“冠中，咱们走慢些，让他们替咱们开道。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接道：“梅娘高见，咱们免不了要和中原武林高人一拼，借这机会调息养神，也可保存一分实力。”但闻掌风、拳劲，划出的啸风之声，不绝于耳，但却凝滞不前。

显然，前行之人已遇上了强大的阻力，一时之间，无法冲过。

王冠中道：“这古墓中的主人，实是不可轻敌，以中原那么多武林高手联合之力，竟然是冲它不过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然接近了动手之处。

呼的一股拳风，直对王冠中前胸击来。

王冠中右手一挥，硬接了一击，左手疾快还击过去一掌。内力汹涌，排风击去。

只听神丐宗涛的声音叫道：“上官兄，咱们阻挡后面，南海门人，已借机夹击过来了。”暗影中响起了徐元平的怒喝道：“挡我者死！”寒光电闪，轮转在幽寂的甬道之中。但闻惨叫之声，此起彼落，似是已有不少人伤在他剑芒之下。

一个苍劲低沉的声音，传入了甬道中，道：“你们既然拦挡不住，那就不要拦阻他们了。”

梅娘忽觉全身一颤，几乎栽倒地上，低声对王冠中道：“冠中，这声音好生耳熟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晚辈也觉着有些熟悉，好像师傅老人家的声音？”

梅娘道：“奇怪呀！这几年来，他一直未离开过南海，哪里会有时间，经营这一座孤独之墓呢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师傅之能，神鬼难测……”

忽见几道目光，幽寂中闪闪生光，拦住去路。

王冠中冷然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衣袂飘拂，那红衣缺腿大汉和驼、矮二叟，一齐冲了上下。

南海门中之人，一个个内心燃烧着愤怒的火焰，把哀伤紫衣少女之死的悲痛，化成了复仇的怒火。

欧驼子首先发难，呼的一掌直推过去。

上官嵩大喝一声扬掌硬接一击。

两股掌力相撞，激漩成风，回转夹道中。

只听梅娘唏嘘说道：“如若当真是姹儿的爹在这古墓之中，这孩子就有救了。”

王冠中道：“但愿上苍相佑，小师妹得获重生。”只听那红衣缺腿大汉暴声喝道：“老叫化果然是名不虚传，再接我一拐试试。”

宗涛敞声大笑，道：“咱们有得一阵好打，一拐何足为奇。”但见寒光一闪，上官嵩高声说道：“宗兄赤手空掌，接他铁拐，未免太吃亏了，由你来对付驼、矮二叟，由兄弟对付铁拐。”

宗涛笑道：“上官兄不用客气，驼、矮二叟以二攻一，上官兄动用兵刃，也不算有失身份。”

上官嵩刷刷两剑迫退了驼、矮二叟，高声说道：“驼、矮二叟中原叛逆，昔年兄弟在西北道上独斗两人三百余台，武功不过如此。”

只听胡矮子暴声喝道：“上官兄少逞口舌之利，今日咱们不见真章，决不住手。”一面说话，一面撩衣取出一支铁笔，挥笔直攻过去。

只听一阵叮叮咚咚之声，笔剑连环相击数招，幽暗的夹道中，闪起了一串火星。

上官嵩大喝一声，左手横扫出一招“横断云山”，右手剑“白云出岫”，却疾向那红衣缺腿大汉点去，口中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伤了我的女儿！”

宗涛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原来他是心愤女儿被伤，才要和南海门下正宗弟子动手，老叫化何不成全了他这个心愿？身子一闪，避开铁拐，右手一扬，接了欧驼子的一掌。

两人交错而过，迅速的换了对手。

上官嵩和那红衣缺腿大汉，似是都有了抢占先机之心，剑、拐并举一齐出手抢攻。

但闻一阵兵刃相击之声，剑、拐连续相击，金铁交鸣，不绝于耳。

上官嵩虽是用的宝剑，但他的双剑重量，各达十斤，和一般以轻灵取胜的宝剑，大不相同，既可有一般宝剑劈刺之长，又可以当作重兵刃施用，和人硬打硬接。

这两人，一个心伤师妹之死，恨不得一举杀尽中原高手，好替死去的师妹复仇；一个悲怀女儿之伤，恨不得片刻间，制服南海门中所有之人，以迫他们解救女儿伤势。愤怒热血，沸腾在两人的心胸之中，是以，一动上手，立时巧功并出，各极凌厉，兵刃啸风盈耳、金铁相击声荡漾不绝，火星闪迸不已。

激斗中传过来徐元平的声音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暂请住手，那古墓主人已然下令他属下停手了……”

宗涛疾急的拍出二掌，逼退了驼、矮二叟，说道：“上官兄，咱们不能延误了时间，早些走吧！”微微一顿，高声对南海门下各人说道：“古墓主人已下令他属下停手，开门迎宾。你们既然存心要和中原道上高手一搏，也不必急在一时，咱们先去见了那古墓主人之后，再动手不迟。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虽然不愿歇手，但却被梅娘喝止。

神丐宗涛一扯上官嵩的衣袖，道：“咱们走啦！”一齐转身向前行去。

十几丈的行程，转眼已完，出了夹道，景物忽然一变。

只见一座广大的敞厅之上，四周满摆着盆花，八个青衣童子提着长剑，并肩站在靠后壁一座紧闭的红门前面。

千毒谷主当先迎了上去，拱手对上官嵩道：“托上官兄之福，令爱在兄弟全力维护之下，有惊无险，安然渡过了那一段死亡之路。”

上官嵩转眼望去，只见上官婉倩长发垂肩，站在一侧，目光凝滞，满脸茫然神色，不禁一阵黯然，低声叫道：“倩儿！”缓步走了过去。

上官婉倩愕然望了上官嵩一眼，茫然一笑，慢慢的转过身去。

上官嵩心头一凉，陡然收住了脚步，两行老泪夺眶而出。

恩养二十年，从小带大的亲生女儿，忽然间把他视作陌生路人，这打击是何等的沉重。

只听神丐宗涛低声劝道：“上官兄，令爱只不过受人暗算，禅智暂时不清而已。只要咱们能够离开这古墓，不难替她疗好伤势。”

上官嵩回头望了宗涛一眼，拭去泪痕，道：“多蒙宗兄指教。”

宗涛回顾了大厅一眼，忽然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倒是一片极好的埋骨之地。”

只听易天行高声说道：“大驾既然下今属下停手，引我们进入此地，何以迟迟不肯出见？”

只听得那两扇紧闭的红门，呀的一声打开，一个身躯矮小，全身黑衣之人，大步走了出来。

这人的装束十分滑稽，留着两撇八字胡，手中提一个银光灿灿的旱烟袋，短褂及腹，长裤拖地，附着那矮小枯瘦的身体，活似一个纸扎人。

徐元平一皱剑眉，回头对金老二道：“叔叔，这个人可也是江湖上的高人吗？”

金老二道：“此人我也从未见过，不知是哪路人物。”

只见那身体矮小全身黑衣之人，身子一个旋转，靠在红门左侧而立。

紧接着走出一个全身白绫的矮小女人，紧靠在红门右侧站好。那八个青衣童子一齐举步，走约四五尺远，又一齐停了下来，手中长剑，斜斜举起，搭成了一片剑墙。

神丐宗涛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臭排场倒是不少。”

余音甫落，敞厅中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之声，一个青衣老叟，背着双手，缓步而出。

传诵江湖的古墓之秘，一旦揭穿，而且和传言大相径庭，群豪心中都有着一一种惘然的期待，个个聚精会神，凝目而视。

只见青衣老叟宏亮的声音，响彻大厅，道：“衡山一别，倏忽十载，不知诸位中，还有人识得老夫吗？”话声一起，八个青衣举剑的童子，忽然分退两侧，垂剑而立。

易天行纵声大笑，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你，中原武林被你一手遮尽耳目，一骗十余年，当真是高明的很。”青衣老叟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，道：“故弄玄虚之人，并非出自老夫心裁，这还是你们中原高手自相布置的骗局，只不过被老夫早先发现，借他们的一番心血，和诸位开一次玩笑罢了。厅中群豪，大都听得为之一怔，神丐宗涛目光一惊易天行，道：“除了易天行外，老叫化想不出谁有这等心机。”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宗兄过奖兄弟了，这一次却偏没有被你猜对。”

那青衣老叟脸色肃然地说道：“那人现在古墓之中，等一会老夫自然要他出来和诸位相见……”，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这古墓布设精巧，机关重重，埋骨此地，想必无憾。”易天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你这话，是何用心？”

青衣老叟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诸位既然到了此地，难道还梦想全身而退吗？”

易天行回目扫掠了宗涛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他自知眼下已成群豪之敌，如若和这青衣老叟言语顶撞起来，未必会为群豪支持，故而沉默不言。

杨文尧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就凭你一人之力，当真想留下我们所有之人不成，在下倒是有些不信。”

神丐宗涛一心想着那布设这古墓之人，说道：“那布设这古墓的原主人

既在此处，何不请出一见。”

青衣老叟淡然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先不用急……”，忽然脸色一变，话语中断。

群豪回头望去，只见白发萧萧的梅娘，抱着紫衣少女缓步而来。

那青衣老叟对梅娘的突然出现，似是甚感震惊，神色大变，呆在当地。梅娘亦似是大感意外，几乎把怀抱中的紫衣少女，摔落在地南海门中人个个脸色肃穆，一齐把目光投注在那青衣老叟的脸上。

场中群豪，大都是久在江湖上闯荡之人，都有丰富的阅历，一看南海门下之人的神色不对，立时警觉到这一场古墓骗局中，另有曲折内情。

果然，梅娘略一定神，冷笑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……”。那青衣老叟举手一拱，道：“梅娘，过去的事，咱们以后再谈，此刻群豪毕集，哪有工夫谈咱们私人之事……”。满头白发的梅娘，突然泛生起两颊红晕，厉声喝道：“我恨不得食你之肉，剥你之皮，冠中，过来抱着你的师妹……”。王冠中大迈一步，走到梅娘身侧，低声劝道：“老前辈暂请息怒，此时此情之下……”

梅娘似是已激忿难耐，一转身把那紫衣少女交到王冠中的手中，一顿手中竹杖，直向那青衣老叟冲去。

陡然的变化，充满了神秘，诡奇，厅中群豪都是有丰富的江湖经验阅历，也有着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感。那青衣老叟似是畏惧梅娘，看她提杖扑来，神色大为惊恐，急急挥手说道：“快些把她挡住。”

八个青衣童子应声而出，长剑齐挥，结成一座剑阵，挡住了梅娘去路。

梅娘竹杖疾挥，呼的一杖扫去，口中怒声喝道：“挡我者死。”

只听一阵乒乒乓乓之声，和竹杖相触的长剑，尽被震荡开去。

但那八个青衣童子，似是久经战阵，觉着难以力胜强敌，立时催动剑阵，刹那之间光影交错，寒芒乱闪，团团把梅娘围起。

厅中群豪，都知道梅娘的武功甚高，但却始终无人和她正式动手相搏一场，此刻见她出手，都不禁凝神注视。

只见她竹杖伸缩，招数变化万端，凌厉的攻势中，门户封闭十分谨严。

但那八个青衣童子布成的剑阵，亦有着奥妙无比的变化，虽在梅娘竹杖强猛的迫逼之下，仍能灵活的运转，激斗二十合，梅娘仍难逾越雷池一步。

驼、矮二叟和那红衣缺腿大汉，都已运气蓄劲，随时准备出手相助。

激斗中突闻梅娘一声怒喝，手中竹杖突然加快。但见杖影翻滚，一片啸风之声，那八个青衣童子排成的阵剑，登时被那翻滚的杖影，迫得有些乱了阵脚，穿错交攻之间，已有点手忙脚乱起来。

杨文尧看得一皱眉头，低声对查子清道：“查兄，这老叟功力如此深厚，竹杖挥扫之间，力如巨浪排空，当真是不可轻敌。”

查子清答道：“杨兄说的不错，人到了古稀之年，尚能保持着如许深厚的内力，实是难得的很。”

这时，梅娘和那八个青衣童子，已将分出胜败，梅娘手中的竹杖纵送横击，更见凌厉，那八个青衣童子，已被梅娘强猛力攻，由中间截分为二，阵式的连锁作用顿失，形成了各自力战之局，再有几个回合，势必要伤在梅娘手中不可。

那青衣老叟看出情势不对，立时转身向后奔去。

梅娘突然大喝一声，满头白发，根根都竖了起来。竹杖横击，生生把两个青衣童子连人带剑震得飞了起来，疾冲过去。

那青衣老叟刚刚跑到那扇红门前面，梅娘的竹杖，已到了他的身后。

那两个分列红门左右，奇形怪状的一男一女，相互对看了一眼，静站不动。似乎是那青衣老叟的死亡，和他们丝毫没有关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，生死刹那的当儿，那青衣老叟陡然转过了身子，大声叫道：“梅娘……”

心坚如铁的梅娘，突然身子一颤，那疾去如电的竹杖，陡然一偏，扎在那红漆木门之上，深入了两三寸深。

那青衣老叟老而不修，忽的一伸舌头，道：“乖乖，这一杖如若扎在老夫身上，岂不要洞穿而过。”

梅娘冷哼一声，骂道：“你这畜生不如的东西，居然还活在世上！”

那青衣老叟目光一掠群豪，面不红，耳不赤地笑道：“托东主之福……”

王冠中大喝道：“我师傅也在此地吗？”

那青衣老叟突然一皱眉头，回顾了梅娘一眼，说道：“这人可也是咱们南海门下吗？”

显然这青衣老叟和南海门有着极深的关系。

王冠中察颜观色，发觉这青衣老叟不但和南海门关系甚深，而且和梅娘还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，当下和颜说道：“晚辈乃南海门下首……”，忽然想到，自己已被逐出门墙，尚未得师傅允准重返南海门下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梅娘冷冷接道：“我们没有时间和你说话，东主在不在此地？快说！”

那青衣老叟沉吟一阵，说道：“东主正值行功之时……”梅娘急急接道：“姹姹命在旦夕，必须早见东主，快闪开，让我进去。”

那青衣老叟突然低声说道：“梅娘，你附耳过来。”梅娘一顿竹杖，道：“你滚开！”大步直向那红门之内冲去。青衣老叟大急，右手一伸，突然向梅娘抓了过去，叫道：“不行，梅娘，不能进去。”

梅娘反手一掌，正击在那人肩头，立时把那青衣老叟，打了一个跟斗，摔出去四五尺远。

徐元平左手一伸，抓住那青衣老叟右臂，右手戮情剑在他脸上一晃，道：“不要动。”

那青衣老叟本待开口呼叫，但觉寒光掠面而过，森冷之气，直透肌肤，立时闭口不言。

满脸怒容的梅娘，冷冷的瞧了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南海门中之人，不论犯了何等大罪，都不许别人妄动一指，快放开他。”

徐元平脸上神色屡变，沉吟良久，才缓缓放开那青衣老叟的右臂，显然，他内心中对梅娘的强凌口气，大为不服，但又不愿和南海门冲突起来，勉强放了那青衣老叟。

这是个十分微妙局势，群豪之间彼此恩怨纠缠，使南海门中人形成了一种举足轻重的力量，任何人在这古墓真象尚未完全揭穿之前，都不愿和南海门正面冲突起来。

那青衣老叟被放之后，突然冲到那红门前面，正容对梅娘说道：“梅娘，如若东主没有万不得已苦衷，岂会让我出来丢人现眼，你如不听我警告之言，强行闯了进去，势非造成终身大恨不可。”

梅娘先是一怔，继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永不再信你的话了。”竹杖一拨，推开那青衣老叟，直向红门之中闯去。

那畏怯的青衣老叟，突然间变的勇敢起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站住！”纵身直向梅娘扑去。

梅娘怒声喝道：“你要找死。”回手一掌，拍在那青衣老叟的前胸之上。这一掌打的结结实实，只听那青衣老叟闷哼一声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倒摔在地上。

梅娘忽然长长叹息一声，凝立不动，那青衣老叟挣扎着爬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东主，东主一算失……错……”，忽然两眼一瞪，重又倒摔在地上。

那红衣缺腿大汉铁拐一顿，疾冲而上，左手抓起那青衣老叟，右手拍在那青衣老叟的背心上。

只听那青衣老叟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睁开了双目。红衣缺腿大汉急急问道：“我师傅怎么样了。”青衣老叟道：“东主如若在一顿饭工夫之内，仍不出来，你们再进去不迟……”

红衣缺腿大汉厉声喝道：“我问你师傅怎么样了……”王冠中大声喝道：“二师弟，不许无礼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东主，东主，此刻正值生死关头……唉！天下事，为什么……这般……凑……巧，就在他……”，一口气涌在咽喉，人又晕了过去。

这老人断断续续言词之中，虽然言未尽意，但却隐隐说出了一件事，就是在那红门之内的，伪创这古墓的南海奇叟，正遇着惊人的巨变。

梅娘似是也惊觉到事情的严重，急急一把抓住青衣老叟，大声喝道：“东主遇上了什么凶险之事，快说！快说！”那红衣缺腿大汉右手一挥，击在那青衣老叟的背心之上，潜运内力，逼出一股热流，攻入那青衣老叟的“命门穴”中。滚动的热流，旋转在那青衣老叟的经脉、穴道之中，催动他行转的气血，迫出他咽喉之中的淤血，吐出了两大口鲜血后，缓缓睁开了微闭的双目，接道：“东主……正要出来和他们……相见，却没有料到……遇上了主母……”

梅娘失声叫道：“姹姹的娘吗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不错……正是主母……”

梅娘忽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姹姹的娘，当真还活在世上吗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决错不了，我看的清清楚楚，两人见面之后，叽叽喳喳，谈了起来……唉！东主、主母，才华绝代，两人都会许许多多的奇怪言语，我也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……”王冠中早已抱着紫衣少女的尸体，围拢上来，接口说道：“以后呢……”

那青衣老叟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你慌什么？以后……他们……忽然打了起来……”。

梅娘急道：“现在还在打么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两人动手相搏几招，各以内功硬拼起来，四掌盯抵，相持不下……”

梅娘急道：“这等打法，乃武家大忌，快带我们进去……”青衣老叟急急喘了两口气，道：“如若你们现在冲了进去。只怕要害两人尽皆受伤……”。

梅娘接道：“不要再说下去了……”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冠中，把姹姹给我。”

王冠中依言把那紫衣少女的尸体递了过去。

梅娘接过了那紫衣少女，又道：“你们集全力，守住这道红门，不论何人，一律不能放入。”

王冠中沉声应了，闪开身子，身形移动间，已探手取出了那件奇异的外门兵刃两仪尺。

梅娘走过那红衣缺腿大汉的身侧，回目道：“设法留下他的性命，”红衣缺腿大汉掌心抵着那青衣老人，面色凝重，目光不瞬，显然正以内功在为青衣老人疗治伤势，梅娘回目瞧了一眼，闪身掠入红门。

王冠中双臂一振，突地大喝道：“天地元黄，四象化生！”

八个手持长剑的青衣童子，被梅娘杖风所击后，本已远远躲到一边，此刻一听这声呼叱，立刻一展长剑，飞身跃击，但见一阵剑光缭绕，这八个青衣童子，已在红门前摆下一道剑阵，王冠中当门而立，虎视群豪，当真有一将当关的威风煞气！

群豪彼此互望了一眼，宗涛失声叹道：“天下事之变幻莫测，端的令人不可思议，数日前若有人说这孤独之墓不过是个骗局，而南海奇叟又在墓里，我老叫化不但不会相信，而且还在当他是疯子，而此刻事实……唉，老叫化这次纵能活着走出这里，也不愿再管江湖间事了！”

易天行哈哈笑道：“宗兄一向最是热心，想不到也会说出这种话来。”

千毒谷主冷冷笑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老叫化大概知道活不长了……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不然！”

千毒谷主道：“不然？难道你我还能生出此间……”

易天行沉吟道：“常言道两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以我们这群人的武功才智，若能同心合力，莫说这区区古墓，便是天罗地网，也冲得出去。”

说话之间，他锐利的眼神，缓缓扫过众人的面目，仔细留意群豪间的神情变化。

千毒谷主突然伸手一指，疾点丁高“玄关”穴上，查子清大声道：“易兄，我与上官兄和冷兄，是站在你这边的！”喝声之间，人却已向那红门冲了过去！

原来千毒谷主、上官嵩、查子清三人，早已暗中以“传音入密”之功，商议了一遍，决定先与易天行联手，再向南海门人发动攻势，混战一起，宗涛等人虽不愿与易天行为伍，却也不能置身于事外。

只见千毒谷主身心动处，双手齐扬，数十道细如牛毛的银芒，随手暴射而出。

王冠中厉叱一声，两仪尺疾挥，只听一阵叮叮的轻响，千毒谷主所发的暗器，竟都如泥牛入海，归于无影。

查子清、上官嵩，身形齐动，一个由左而右，一个由右而左，攻向剑阵，刹那间但见剑气满天，如墙涌起，八柄长剑，幻作了一道光幕，查子清、上官嵩武功虽高，却也无法越雷池一步。

易天行回首道：“各位在此旁观静候，待我等先为各位杀开血路！”

宗涛厉声道：“放屁！谁要你为我开路！”他生性激烈，纵然明知易天行这是一种激将之法，但话未说完，身子已冲了上去。

王冠中厉声道：“事值非常，各位如要硬闯此门，莫怪我南海门人要大开杀戒！”

易天行微微笑道：“请便！”

就在这短短两字，他已随手攻出七招，直逼得矮叟掌中金笔，再也施展不开，他这才知道雄踞武林的一代枭雄，非但心智超人武功也实有过人之能。

剑气如山，叱咤连声，突听红门内响起梅娘的语声：“东玉传语，请中原武林，各派宗主入内，东主待茶为敬！”

王冠中虽然为之一呆，但却也不禁放下了心事，知道他师傅已然无事。

原来梅娘捧着紫衣少女，掠入了红门，红门内便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甬道中无灯无火，却泛着一种柔和的光辉，亦不知从何而来。

梅娘再也不敢施展轻功，一步一步地缓慢走了进去，甬道的尽头，垂着一道珠帘，轻柔壁光，映得珠帘五光十色，络纓缤纷，辉闪不绝。

梅娘轻轻掀开了珠帘，便是一间精室，室中既无桌椅，亦无陈设，只疏落的摆着十个锦墩，却自有一种清华高尊之气。

一个青衣老人，长发垂肩，背门而坐，他对面坐的却是一位高髻官服，容光绝代的中年美妇，珠光之下，有如天仙般令人不敢仰视。两人眼帘深垂，四掌相抵，神态仍是从容已极，谁也看不出这两人正在以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无上内功在作生死搏斗。

梅娘目光动处，只觉心情一阵激动，一步抢了过去，道：“主公，主母，姵姵来了！”

青衣老人、宫装美妇，却仍未睁开眼帘，梅娘双目一张，泪珠夺眶而出，垂泪道：“姵姵她……她已咬碎淬毒珠了！”

这断断续续，轻轻缓缓的一句话，自梅娘口中说将出来，却有如霹雳自天而下，巨石投入湖心，青衣老人、宫装美妇，身子同时一震，本已互相紧抵的手掌，立时分开了一寸。

梅娘右掌无名指小指之间，仍紧握着竹杖，此刻手腕一震，那竹杖便立刻横亘在他两人四掌之间，有如电光石火，一闪而至。

但是她这防患未然的动作，却已成了多余，只因青衣老人、宫装美妇，手掌乍分，便已长身而起，两人面上安详从容的神色，在这刹那之间，已变作了焦虑与惶急。

两人身形一闪，同时呼道：“姵儿！姵儿……”四条手臂，一齐伸出，同时想自梅娘手中接过紫衣少女的身体，但青衣老人的右掌指尖与宫装美妇的左掌指尖微一接触，两亲手臂迅快的同时缩回，如触烙铁一般。

青衣老人厉声道：“梅娘，你终日守护在姵儿身旁，怎么会让她咬碎淬毒珠的！”

宫装美妇接道：“姵儿怎会受了别人的气？她怎会受别人的气？你怎会让她受别人的气？”

美妇气度虽然雍容华贵，但这三句话却问得又急又快语声更是严厉已极！

梅娘惨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也无能为力……”

宫装美妇面色一沉，截口道：“无能为力……哼，只怕办事不力吧？”

梅娘不敢抗辩，头垂得更低，青衣老人缓缓伸出手接过了紫衣少女的身体，放在锦墩之上，翻了翻眼皮，把她腕脉，长长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幸好老夫也到了这里，姵儿绝然无恙，你也无庸再责备梅娘了！”

宫装美妇冷哼一声，眼角也不望青衣老人一眼，沉声道：“梅娘，那个令姵儿受气之人，倒底是谁？你说！”

梅娘道：“徐……”她本想说徐元平三字，但却又倏然住口，只因她深知她的主母性烈如火，对姵儿疼爱之情尤深，若是说出徐元平的名字，她决然不会放过，而徐元平却又是姵儿真心相爱的人。

宫装美妇目光一扫，厉声又道：“你不敢说出那人，难道你也是他的同谋？”

梅娘心念一转，脱口道：“易天行！”

宫装美妇大怒道：“易天行！谁是易天行？他此刻在哪里？”

梅娘道：“就在门外！”

宫装美妇厉声道：“令他进来！”

梅娘应了，立时转身而出，喝令群豪入门，群豪心中不禁为之耸然一动，只因那名播江湖的神秘奇人南海奇叟，如今即将和他们会晤一室之中。

上官嵩长长一叹，低声对鬼王丁高说道：“老而失子，其疼椎心，兄弟膝下只有一女，却被南海门摆布的形同白痴……”

鬼王丁高冷冷接道：“上官兄就知道失女之痛，难道兄弟就不知道失女之痛么，要我和易天行合手对敌，除非先还我女儿性命。”

上官嵩道：“丁兄误会了，兄弟并非是劝阻丁兄不报伤女之恨，但目下形势不同，丁兄孤掌难鸣，不如暂时同心合力，对付南海奇叟，出此古墓，再行报仇不迟。何苦要争此一时。”

丁高略一沉吟，长长一叹，道：“看在上官兄的份上，兄弟忍下就是。”

上官嵩一拉丁高，联袂冲入红门。

徐元平抱拳对王冠中一个长揖，肃容说道：“丁姑娘的遗体，和那位上官姑娘，有劳王兄照顾了。”

王冠中双尺交错，欠身代礼，说道：“徐兄放心，只要你还能生出此门，在下担保丁姑娘遗体不损，上官姑娘安然无恙。”徐元平一拱手道：“徐元平拜领盛情。”说罢和宗涛并肩向前走去。

梅娘手横竹杖，走在最后。这是一段十分平静的行程，但中原群豪，却都在暗中运集功力，准备随时出手。

易天行当先开路，走了约五六丈远，到了甬道尽处一座石室之中。

室中光辉皎洁，似是沐浴在明月之中。

一个长发披垂的青衣老人，盘膝端坐在一角，在他身后平放那紫衣少女的娇躯。

只见那青衣老人双手不停的互搓了一阵，再在那紫衣少女身上按摩一阵。

他眼睑低垂，生似不知中原群豪，已经走入石室之中，连眼皮也未抬动一下。

靠后壁处卓立着一个宫装美妇，皎辉映射下，艳丽不可逼视。

她有着无比镇静，眼看着群豪鱼贯步入石室，连动也不动一下。

直待所有的人，完全进入石室之后，才冷冷的喝问道：“哪一个易天行？”

易天行拱手一笑道：“在下便是，夫人有何见教？”那宫装美妇艳红的粉脸上，突然泛现出一片杀机，道：“可是你气死了我的女儿吗？”易天行目光一掠横卧在地上的紫衣少女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是又怎么样？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杀人偿命，你气死我的女儿，为什么还要活着？”

淡淡几句话中，一派气指颐使的狂傲之气。

易天行突然放声大笑道：“中原武林道上，有谁不知我易天行心狠手辣，视人命有如草芥。我已是满手血腥之人，再加上一两桩也不嫌多。”

宫装美妇秀眉耸动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既不愿自绝而死，我只有动手杀你了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在下敬谨候教。”

那宫装美妇右手一扬，正待劈出，突听一声大喝：“且慢动手！”

回目望去，只见一个丰采俊朗的少年，大步走了上来。那宫装美妇秀目一轩，冷冷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少年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徐元平。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徐元平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大丈夫岂肯让人代为受过，你女儿是我气死的，与易天行无干无涉，你要人偿命，找我就是。”

宫装美妇怔了一怔，目光投注在梅娘的脸上，说道：“梅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梅娘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两个人都是凶手。”

宫装美妇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很好，我正想着一命偿一命，我女儿未免太吃亏了。”

易天行回顾了徐元平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那宫装美妇缓缓移动身躯，向前行了两步，冷然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一齐上吧！”

徐元平陡然向前欺进了一步，道：“老前辈既要为令爱索命，自然是在下领教。”

那宫装美妇淡然说道：“先后之死，不过是片刻之差……”扬手一掌，劈了过来。

徐元平面色凝重，肃然说道：“老前辈请恕晚辈放肆。”暗运内力、蓄劲掌心，硬对方的掌势。

宫装美妇似是不愿自己的手掌，和徐元平的手掌相触，玉腕一挫，掌势突然收了回去。

徐元平正想借势欺身攻上，突觉一股暗劲，直逼过来，不禁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女人的武功，当真不可轻视，竟能把沉猛的内力，蓄蕴在掌心之中不发，掌势收回，内力却排涌而出……

那宫装美妇，原想这一震之下，徐元平纵然不当场重伤而死，亦必要被那陡然间涌出的内力震昏倒在地上。哪知事实大谬不然，徐元平虽然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，但却硬把这一掌接了下来。

双方似都为对方的武功震动，微微一愕，才一齐出手抢攻。

徐元平施展出少林寺的绝技十二擒龙手，掌指伸张，专以扣拿那宫装美妇的大穴关节，变化奇奥，神鬼莫测。

那宫装美妇却是手法平实，出手封架招数，尽都是普通之学，但这等普通的招术，在她手中施展出来，威力却是异常惊人，似是在那平凡的手法之中，含蕴着极为神奇的招术，不论徐元平的十二擒龙手变化如何奇奥，均被那宫装美妇的平实招数比解开去。

片刻工夫，两人已相搏了二十余合，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。

那一侧静坐的青衣老人，浑似不觉在他的身侧正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，一直低着头，替那紫衣少女疗治伤势。

易天行却是目不转睛的望着那宫装美妇和徐元平动手相搏情势。

只见那宫装美妇脸上逐渐泛现出惊异之色，一直不肯挥手反击，分明在诱使徐元平尽量施展武功、手法。

易天行侧望了那青衣老人一眼，施展传音入密，道：“徐兄留心了，对方存心在诱你施展武功……”

徐元平脸色一变，拿法突变凌厉，左拳右掌，交相击出，攻势猛恶绝伦。

这一轮急攻，实为武林罕得一见的恶战，徐元平攻出每一拳、每一掌都是罕闻罕见之学。

那宫装美妇在徐元平凌厉的拳掌逼迫之下，掌法也随着用出奇奥的招数，突穴斩脉，极尽诡异。

徐元平猛恶的攻势，陡然受到了钳制，被那宫装美妇的突穴斩脉手法，迫得施展不开。

激斗之中，那宫装美妇突然疾攻两掌，逼得徐元平掌势一缓，然后收掌而退，冷冷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徐元平收住掌势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那宫装美妇脸色忽然泛上一层红晕，欲言又止。

徐元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前辈有何见教，但说不妨，晚辈知无不言。”

那一直垂首为紫衣少女疗伤的青衣老人，此刻突然抬起头来，双目中神光暴射在徐元平身上，冷哼一声，扬手劈出一掌。只听那宫装美妇怒声喝道：“哪个要你插手！”素腕一挥，斜里推来，挡开了那青衣老人推出的掌势。

梅娘黯然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东主，主母，大敌当前，难道你们还不能相互容忍，共御强敌吗？”

宫装美妇心中似是憋了一般委屈怒火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好啊！梅娘，你也敢管我了！”

梅娘垂首说道：“老婢不敢，主母明察。”

那青衣老人脸上的肌肉，微微抖动了一下，突然闭上双目，显然他内心已有着强烈的激动，但却强自忍了下去。

易天行默察情势，看出那宫装美妇分明和青衣老人有着一件终身不能相谅之嫌，而这嫌怨又正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，震撼着两人的心弦，只要能找出原因，略一挑拨，极可引起两人火并之心。

心念转动，突然放声大笑起来。

查子清呆了一呆，问道：“易兄为何发笑？”

易天行收住了狂笑之声，说道：“兄弟陡然想起了一个故事，十分好笑，故而一时间控制不住……”。

杨文尧接道：“什么事，这等好笑？可否说出来，让兄弟也增长几分见闻！”他为人机警多智，略一思忖，已想出易天行决不会无故发笑，立时出言相和。

易天行目光一掠那青衣老人，和宫装美妇，说道：“数十年前，有两个自负聪明之人，同居一室，共同采樵度日……”，那青衣老人，抬起头来，打量了易天行一眼，冷笑一声。道：“你可是易天行吗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查子清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日二樵同出打薪，遇到一只乳虎，一樵举斧欲劈，另一人却坚主收养，不久之后，那乳虎长大……”

只听一个银铃般的声音，接道，“虎大食樵，仁慈养患。”那横卧不动的紫衣少女，突然挺身坐了起来。

易天行笑道：“姑娘猜的不错，在下就是那二樵之一，尚有一位樵子，不知是哪一个？”

紫衣少女冷冷喝道：“易天行，可惜你又白费了一番心机，我醒的太早

了……”，目光突然触到那宫装美妇身上，娇躯一震，低声问道：“爹爹啊，那人可是我的娘吗？”

青衣老人点一点头，默不作声，显然他心中余怒未息。

徐元平突然对宫装美妇说道：“令爱已然得救，咱们之间已无恩怨……”，霍然转过身去，拔出了戮情剑，目注易天行，道：“易天行咱们已见到这古墓主人，不论是生是死，即将立见真章，此时在下如不再报父母之仇。当真恐没有机会了。”

易天行从怀中摸出一对金圈，说道：“在下一生和人动手，从未动过兵刃，今日要破例一用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多谢你看得起我。”

杨文尧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两位之间的恩怨，最好待出了这古墓之后，再行了断如何？”

徐元平笑道：“易人行喻樵养乳虎，提醒在下，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”举手一剑刺了过去。

易天行金圈一挥，幻比出无数金光流转的圈影，接道：“我这双圈之中暗藏机妙无穷，你可要小心些了。”

徐元平健腕一挫，收回剑势，说道：“尽管施展，徐元平死而无憾。”手腕摇动，绝学突出，用出了一招佛门中上乘剑道“万轮佛光”，戮情剑摇转之间，闪化出重重光影，掩去徐元平的身子。

这“万轮佛光”名虽一招，实则连续变化，奇奥绝伦。

只见那一幢闪动的光影，突然暴分出三道白芒，猛向易天行电射而出。

易天行双圈互击，锵然有声，金鸣一缕，绕耳不绝，金圈爆散出无数片轮月般的光影，护住了身子。

剑芒暴长，化作一道长虹，绕着那金圈光影，弥漫全室，有如一片云气，环绕着一轮明月。

全室中人，都为两人这凶猛绝伦的搏斗，吸引住了心神，凝神观战。

查子清、杨文尧原本存有相劝两人暂息争执之心，合力对付强敌，但见两人一动上手，立时被那幻起的圈影、剑气、掩遮住了身子，难以分辨敌我，虽有劝阻之心，但却感无从下手。

激斗间突听一声闷哼，剑光突敛，金影尽消，徐元平身不由主的一连向后退了三步。他脸色苍白，汗落如雨，一条左臂软软垂下，显然是受了重伤。转眼望去，只见易天行两眉深锁，紧闭双唇，似是极力在忍受着痛苦。

两人凝目相望，对峙了半晌，徐元平突然开口说道：“易天行，南岳三杰，和你何仇何恨，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亲，而且还不肯放过我那恩师。”

易天行缓缓说道：“很简单，他们背叛了我。”

徐元平星目中放射出愤怒的火焰，道：“我母亲也是你害的吗？”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室中一周，冷然说道：“在下不愿作答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目下为止，咱们这一场搏斗还无法决定谁生谁死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个在下亦有同感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如一剑把你杀死，但仍无法知道我父母为什么遭你毒手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如你死于我的金圈，倒是可以和令尊、令堂，会晤于九泉之下。”

徐元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亡父阴间有知，必助我手刃亲仇。”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宝剑。

易天行双手齐举疾快的把右手金圈交于左手之中，右手却探入怀中，摸出一柄短剑。

此剑长短和徐元平的戮情剑相仿，只是剑身之上多了七颗金星。左手平举双圈，右手横剑待刺。

只见徐元平苍白的脸上，逐渐泛现出艳红之色，双目中神光更见强烈，真似两道冷电，投注在易天行身上，软垂的左手，也缓缓举起，领动剑诀。

那宫装美妇突然伸手一把，抓住那紫衣少女的左腕，把她揽入怀中，低声说道：“孩子，不要怕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不是怕，唉！他们这一场搏斗，不知是谁生谁死？”

忽听徐元平大喝一声，手中戮情剑一挥，登时暴长起一道青芒，直射过去。

就在徐元平喝声出口的当儿，易天行手中的短剑也突然挥扫而出，一片光影，绕身而起。

查子清长叹一声，道：“驭剑术……”

只听当的一声轻响，青芒白光，一触而分。

光芒消敛处，两人仍然站在原来的停身之处，四目相对，只是两人脸上的胀红之色，已然消去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脸困倦之色，双目中那强烈的神光，也完全消失不见。

易天行手中那支七星短剑，已经被削作两截，残余一半，尚在手中握着。

徐元平长长喘息了两口气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你只要回答我一句话，我母亲是不是死在你的手中？”

易天行握剑五指缓缓伸开，残余的七星断剑跌落在地上。徐元平厉声喝道：“易天行，你可是不敢承认吗？”易天行身子一颤，突然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，“是又怎样？”徐元平狂笑一声，道：“杀人偿命！”手腕一震，青芒暴张，直射过去。

易天行万没想到，徐元平在筋疲力尽之后，还能出手施袭，心中大吃一惊，慌急之间，一抖左手，一双金圈，脱手飞出，直向那电射而至的青光之上迎去。

只听嚟嚟两声微响，两只金圈吃那暴张的青芒一劈两半，金圈着地有声，洒出一片黑水。

原来易天行这一对金圈之中，满蓄了毒水，暗藏弹力强大的机簧，和人动手，一按机簧，圈中蓄藏毒水由两处极细孔中喷射而出，激射甚远，但喷珠如雾，极是不易发觉，一经中人，立即开始溃烂，歹毒绝伦。如非徐元平这大出易天行意外的一击，及凭仗手中宝刀的锋利，一剑劈去双环，久战力疲之下，必将伤在金环喷洒毒水之下不可。

易天行经这一骇，倒是精神大振起来，朗朗一笑，道：“徐世兄果然是命大福大，这金环如被你晚毁片刻工夫，你即将伤在我毒水之下。”

徐元平看那洒落在地上的毒水，把光洁的石地侵蚀得斑痕累累，心头大为震动，暗暗忖道：不知是何物调制这药水，威力如此之大，喷中人身，那还得了。不觉摇摇头叹道：“易天行，你的阴险恶毒，当真是名不虚传！”

易天行纵声大笑道：“绝境死地，生机茫茫，你不论加给在下什么恶毒之言，我易天行也不会放在心上了。”

只听青衣老人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哪个讲这是绝境，只不过诸位生死之机，操诸老夫的手中而已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你武功再高，只怕也难以挡得中原高手的合击。想你在重伤之下，必将一举破坏这古墓机关，大家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”

青衣老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看眼下之人，只怕还没有老夫敌手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转眼向徐元平望去，只见他双眉耸动，星目闪光，满脸不服之色，似是已被那青衣老人夸口之言激怒。

杨文尧心中一动，接口说道：“如若我们中原武林中人，都能够顾全大局，暂弃个人恩怨，合力对付你，哼哼，只怕南海门下将尽作这古墓之鬼。”

徐元平神色连变，冷冷说道：“杀父凌母之仇，似海如山，不能手刃元凶，奠祭于父母灵前，亦当以身殉仇，安心于九泉之下。易天行，咱们这笔帐，已难再拖下去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！”

易天行右手一撩长衫，从腰中取出一条五寸宽窄的皮带，皮带之上插了四柄蓝芒盈盈的柳叶飞刀，左手迅快又从腰间抽出一把七星短剑，说道：“在下早已预料到冤家路窄，你我之间，终究是免不了一场火并，为了你手中宝刃锋利，在下早备了五支七星短剑，和二十口淬毒的缅铁飞刀……”。

徐元平道：“不论你带多少兵刃，尽管施出就是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我这二十口淬毒飞刀上，毒性绝伦，见血封喉，你可要小心了！”

徐元平目注易天行手中那淬毒飞刀，心中暗暗忖道：那飞刀只不过五寸长短，定是当作暗器施用，如若他分取施放，不论手法如何快速，也难伤得了我。他既然再三提出淬毒飞刀，或将有奇奥手法，倒是不可掉以轻心，伤在他这淬毒飞刀之下，那可是大不合算的事。心念一转，立时暗中运气，捧剑而立。

易天行眉头微微一耸，滚下两颗汗珠，缓缓把那插满柳叶飞刀的皮带，系在腰间，随手取出三口淬毒飞刀，扣在右手，左手七星短剑斜斜指出，蓄势以待。

全室中突然静寂下来，群豪个个屏息凝神，看着这一场即将展开的龙争虎斗。场中对峙的徐元平和易天行，神色亦不相同，徐元平脸色愈来愈见庄严，易天行却是紧张异常，顶门上，汗水淫淫。

忽听那紫衣少女轻轻叹一口气，低声对那宫装美妇说道：“那人捧剑而立的姿态，可是上乘驭剑术的起手之式吗？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余音未绝，突听易天行长啸一声，右腕一振，三口柳叶飞刀，疾电而出。

徐元平吐气出声，右手疾挥一圈，戮情剑幻化出一圈绕体青虹。只听几声铮铮脆响，三把柳叶飞刀，分成六截，跌落在实地徐元平又恢复了庄严的神情，捧剑静立不动。

易天行突然纵声长笑，声如龙吟，四壁回声，满室中尽都是长笑之声。

过了片刻易天行扬腕撒出五口柳叶淬毒飞刀。

这次手法特殊，五刀去势极缓，有如生翼海燕，盘转而飞，当先两把飞刀，相距徐元平三尺左右时，突然相撞一起，后面三口飞刀，后发先至，突然加快行速，电射而至，分袭徐元平前胸、咽喉和小腹三处要害部位。

徐元平戮情剑随手一挥，幻起一片剑花，三口飞刀尽为那剑花击落。

神丐宗涛急急喊道：“当心那后至两刀！”

话刚出口，那相撞一起的两口柳叶飞刀，突然一齐疾沉而下，急袭徐元平的前胸。

徐元平扫出的剑势尚未收回，两刀已近前胸。

只听那紫衣少女啊呀一声，晕在那宫装美妇的怀抱之中。她身体本来娇弱，这番跋涉行动，体力早已不支，服毒被救元气未复，眼看徐元平要伤在那淬毒飞刀之下，心头一急，气血上涌，一下就晕了过去。

匆急之中，只见徐元平陡然一收小腹，迅快绝伦的向后退了两步。两柄淬毒飞刀，掠着他衣服扫过跌落在实地之上。就这一缓工夫，易天行已借势攻到，七星剑幻起三朵剑花，迎面点到。这等高手相搏，差不得一毫一厘，徐元平手中虽有宝刃，但已来不及举起迎敌，只好疾向一侧闪去。

寒锋掠体，鲜血喷洒，徐元平左肩之上，连衣带肉，被划裂了一道三寸长短的血口。

易天行一剑得手，正待追袭，却被徐元平飞起一脚逼退两步。

瞬息间杀机变化，胜败形势，全盘转变。

易天行似是自知伤敌之机已失，立时倒退，重归原位。徐元平右手举剑平胸，蓄势戒备，暗中却运气止血。只听神丐宗涛叫道：“兄弟，快些运气封闭左臂穴道，当心易天行剑上有毒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多谢……”

宗涛急急说道：“不要讲话。”

徐元平立时住口不语。双方又恢复了相持之局，四道目光，交互投注。徐元平似是伤的 not 轻，眨眼之间，鲜血已渗透了整个左袖。

易天行左手缓缓探入腰间，取出六口淬毒飞刀，说道：“徐元平，左臂可是已废了吗？”

徐元平口齿启动，正待答话，忽然又住口不言。

易天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徐世兄剑术造诣，胜过在下，吃亏在对敌经验不足。”

徐元平仍是默不作声。

易天行笑道：“如若徐世兄觉着伤势难再相搏，今日之战，就此住手，留待伤势复原之后，咱们再相约一战……”徐元平似是再难忍耐，冷冷答道：“不劳关怀。”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徐世兄左肩伤势，恐怕已深及筋骨，若再打下去，只怕难闭穴止血，兼顾伤势……”

徐元平冷肃地接道：“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除非你能一剑把我杀死，咱们今天已成势不两立之局。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眼睛，一见徐元平仍然屹立无恙，才似放了心中一块石头，缓缓依偎在那宫装美妇身上，低声说道：

“妈妈，这些年，你到哪里去了，唉！虽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妈妈还活在世上，但我心中却一直认定妈妈……”宫装美妇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怎么？他们说 I 死了吗？”一面移动手指，仍然在那紫衣少女穴道之上推拿。

紫衣少女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没有人告诉过你的生死，好像我是由那茫茫大海里捞出来的野丫头。”

宫装美妇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该带着你一起走的……”缓缓伸出手去，拉住那紫衣少女面上的黑纱一角，双目中泪光濡濡的说道：“孩子，让我瞧瞧你……”。

紫衣少女惊叫一声，“不要动我。”

宫装美妇怔了一怔，放开了捏着黑纱的手指，道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紫衣少女突觉满腹委屈，泛上心来，伏在那宫装美妇的怀中呜呜咽咽的

哭了起来。

宫装美妇吃了一惊，急急说道：“孩子，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紫衣少女一语不发，只是不停的哭泣。

但闻那哭声，愈来愈是凄凉，越听越觉动人，场中群豪，虽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，但亦不自觉的被那哭声所感，鼻孔发酸，热泪夺眶而出。

徐元平和易天行手中的短剑，缓缓垂了下去，脸上的杀机，亦逐渐消失不见，每人的神色都流露出无限的悲伤，似是天地间充满了愁云惨雾，人人的生命都充满着黯淡、愁苦，人世间再没有一件欢乐的回忆，也没有一件留恋的事物……

群豪心神，逐渐的都为哭声控制。

不知何人，首先唏噓出声，紧接大声哭了起来。

没有人转眼寻望那先哭的人，因为那哭声一起，立时有人相和起来。

片刻间，哭声大震、全室中人个个泪滚如泉。

只听当的一声，徐元平和易天行手中的短剑，一齐跌落在地

满室的哭声中，只有那青衣老人未为所动，盘膝闭目而坐，但他的脸色上，却泛现出一片艳红，似是正在运用内力，和一种极强暗劲相抗。

第三十九回武林秘辛

那紫衣少女缓缓由宫装美妇的怀抱之中，抬起头来，打量了四周一眼，看室中群豪，一个个哭的像泪人一般，陡然停住了啼哭之声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群豪一个个被一种哀伤所感，哭得神志不清，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向前走。

紫衣少女走到徐元平的身侧，探手捡了戮情剑，缓步向易天行走去，举起右手，锋利的戮情剑对准了易天行的前心。只要她用力一送，不管易天行有何等深厚的功力，也无法抵受戮情剑的锋芒，势必要伤在剑下不可。

只听一声低喝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姹儿！快退回来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

这声音异常熟悉，紫衣少女一听之下，立时分辨出是父亲的声音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青衣老叟圆睁双目，一瞬不瞬的望着自己，举手相招。

紫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，慢步走到徐元平的身侧，拉起他的右手，用力咬了一口。

徐元平只觉一阵疼痛，神志陡然的清醒过来。

紫衣少女把手中戮情剑交到了徐元平手中，说道：“你要报杀父之仇，就去把他杀了罢！”

原来她自知人娇力微，凭手中之劲决难把徐元平推醒过来，只好用力咬他一口，使他由哀伤中清醒过来。徐元平接过了戮情剑，两道眼神却凝注在那紫衣少女的脸上，直似要看透她的蒙面黑纱。

紫衣少女咳道：“人家给你讲话，你是听到没有？”徐元平茫然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要杀易天行，就快些下手，他此刻毫无还手之力。”

徐元平摇摇头，笑道：“男子汉大丈夫，岂肯乘人之危，我要等他清醒过来，再和他动手相搏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他用飞刀暗算于你，你已被他伤了一臂，此刻杀了他，如何算乘人之危……”，她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易天行大奸大恶，外面却又装出一副大仁大义的面孔，全室中人没有一个不为他的伪善所动。哼！眼下中原武林人物，都已为你比易天行更为可怕，庸人自扰，妄生除你之心，哼！人世间就有这样多自作聪明的糊涂人！”

徐元平茫然说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和他们俱都无怨无仇，谁会立心除去一个与自己素无怨仇之人？”

紫衣少女幽幽一叹，缓缓道：“胜者招忌，强者易折，这道理你都不知道吗？”

徐元平呆呆地愕在当地，不言不动。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难道忘了易天行屡次暗算于你，快动手吧！”

徐元平举起手中戮情剑，脚步向前微微一动，紫衣少女喜道：“这就对了！”

哪知她语声未了，徐元平竟已向后退了两步，“当”的一声宝剑垂落，剑尖触着石地，深入了一寸多深。

紫衣少女轻轻顿足，嗔道：“若有了妇人之仁，纵有霸王之勇，也不算英雄，到头来还是要被围于垓下，自刎于乌江之畔，你此刻情况，已和西楚霸王差不了多少，易天行等人一醒你立刻便要陷身于四面楚歌之中，那时你再后悔，就来不及了！”

徐元平长叹道：“西楚霸王，一代之雄，虽未成霸业，但也败得光荣，败得磊落。”

紫衣少女呆了半晌，道：“可是……可是你怎么忘了易天行与你的不共戴天之仇？”

徐元平身子一震，探手捡起戮情剑，紧握剑柄，凝立不动。

紫衣少女定睛凝注着他，过了半晌，只见他额上沁出了汗珠。知道他此刻心中，也正在矛盾冲突，不能速下决定。

他手掌直垂，剑尖指地，手腕发抖，剑尖不住震动，接着颤抖了起来。

紫衣少女见他如此紧张，内心不觉也紧张起来，脱口说道：“当机立断，迟则生变，你平日行事一向痛快，怎地今日……”

话声未了，只听又是一声低喝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姹儿，你可知道大丈夫立世行事，妇人万万不可横加干涉，你还是快些退到一边，什么事都让他自己决定的好！”

语声威严中带着慈爱，和悦中带着严肃，正是她父亲的声音。

紫衣少女暗叹一声，心里虽然觉着委屈，却也不敢反抗。

哪知一个清柔的女子声音已然冷笑道：“谁说男子行事，妇人不能干涉，我倒要问问这究竟是什么道理？”说话之人正是那宫装美妇。

突听徐元平大喝一声道：“我决定了……”

紫衣少女本已转身行去，听得徐元平大喝之声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回头望去。

只见徐元平挺胸大步而行，满脸浩然之气，走到易天行的身侧。

紫衣少女低声说道：“只要你举手一剑，不但可报了杀父凌母之仇，而且替人间除了个大奸巨恶！”

哪知徐元平的行动，大出她的意料之外，竟然举手一掌，轻轻拍在易天行后背的“命门”穴上。

只见易天行微微一颤，陡然醒了过来。徐元平掉头不顾，大步向查子清等走去，掌不停挥，片刻之间，所有之人，尽都被他的掌力拍醒。

这些人俱都是满脸惊异，把目光投注在徐元平的身上，想到自己在那瞬息时光中，经历的生死之劫，只要徐元平一挥宝刃，他们都将毫无抗拒能力，一个个血溅石室，但他却把他们一个个由哀伤的沉醉中，推醒过来。

查子清轻轻的叹一口气，低声对杨文尧道：“杨兄，这人年纪不高，但行事态度，却是光明的很。”

杨文尧默然不言，心中却暗道：这小子举动光明，心胸磊落，他这相救众人之事，定使群豪心折，看来我这番联手除他之心，算是白费了。

徐元平拍活群豪穴道大步走回场中，朗声对易天行：“易天行，你神智完全清醒了吗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清醒了，徐世兄的英雄行径，当真使人心折。”

徐元平大义凛然地说道：“大丈夫为人行事，正当如是。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有一事，想和你约法三章，不知能否见允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徐元平肃容说道：“今日之局，已难两立，不论咱们谁胜谁败，总要有一人流血五步，伏尸当场，有这多武林高手在场见证，死亦无憾了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能得一个武功相若的敌对之人，痛痛快快拼个生死，那也是我们习武之人的一件乐事，只不知你的臂，是否已成残废？”

徐元平挥动了两下左臂说道：“伤虽及骨幸得未残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在下为徐世兄庆幸，唉！动手相搏，各逞奇招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要和易老前辈约法，咱们动手之后，我如幸胜一招，就请易老前辈答复在下一个问题！”

易天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是在下幸胜一招呢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任凭吩咐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据在下推想，咱们这一场生死之搏中，彼此都有幸胜一招一式之机，只不过终极生死，难以预料罢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亦知没有胜你的把握，何况我左臂重伤，实力减去不少……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如依你约法施为，咱们这一场相搏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分出胜败，须知咱们彼此之间能抢得一分先机，是何等困难之事，但在胜一招一式后，又必须停下手来，谈论一件往事……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突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这约法你未免太吃亏了，你只不过想了然你的父母是否死在我的手中，这赌注下的太大了，不是我易某夸口，中原武林道上数十年来的风云变幻，人人事事，我易某人纵未参与，亦无不了然内情，如若谈将起来，三日三夜，也未必能够谈完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虽未亲眼看到你杀死了我的恩师，亦知道你是我父母的凶手，但详细经过之情，却是一无所知，我要明白你为什么要杀害我的父母，用什么方法害了他们。”

易天行淡淡一笑，默然不答。

徐元平突然放下手中戮情剑，道：“在下手中之剑，太过锋利，中人不死亦将重伤，在我心中有疑未得了然之前，我不愿让你伤亡在我的剑下。”

易天行解下腰间淬毒的飞刀，和手中的七星短剑，一齐丢在地上。神丐宗涛冷笑一声，喝道：“易天行，你身上尚有三支短剑，为什么不取出来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不劳费心，”伸手入怀取出三支短剑，一并弃置地下，略一犹豫，又从怀里摸出一道尺许长的，乌黑生光，形如铁尺之物，笑道：“诸位可有人识得这件兵刃的吗？”群豪凝目望去，竟无人辨认出是何兵刃！只好都默然不言。徐元平右手一拱，道：“易老前辈当心，在下要出手了。”欺身而上，拍出一掌。

易天行右手一挥，笑道：“不知徐世兄的掌力如何？”双掌相触，响起一声砰然轻震，徐元平被震退三步，易天行也向后退了一步。

徐元平一退即上，飞起一脚，踢向易天行小腹。

双方的攻拒之势，逐渐的转趋激烈凌厉，拳来脚往，变化万端。

徐元平打了一阵，伤口受到了震动，鲜血淋漓而下，落在地上，但他仍是挥掌飞脚，一味抢攻，神态豪壮，勇不可当。不大工夫，两人已相搏了二十余合，易天行突然一侧，避开了徐元平的右掌，斜斜欺上，立掌如刀，急切而下，疾向徐元平左臂上斩去。

徐元平左臂受伤，转动不灵，眼看掌势劈来，却是无法闪避。

紫衣少女冷哼一声，正待开口相骂，忽见徐元平右手一转，劈出的掌势，突然折了回来，扫在易天行右手臂弯之处，易天行右臂突然垂了下来。

徐元平微一仰身，陡然向后退了三尺，一拱手，道：“承让，承让，在下幸胜一招。”一面运气止住伤口的鲜血。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问吧，

但只限于一人一事。”徐元平道：“可是你杀了我的父母吗？”易天行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我已经说过，只限于一人一事，令尊、令堂二人两事，岂可混为一谈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好吧！依你就是。家父是你杀害的吗？”易天行道：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咱们立有信约，满室皆是证人，难道你还要赖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之言字字真实，令尊之死，虽由在下传谕缉杀，但并非我亲手所杀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纵非你亲自动手，但令谕由你传下，也算是罪魁祸首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在下并无推脱之意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执行的凶手是谁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你找我算帐就是，不用牵扯别人。”忽听金老二大声叫道：“平儿，是我，易天行要我生擒你的父亲，五牛分尸，我怕他忍受不住痛楚，一刀把他杀死……”，话未说完，猛然一头直向石壁之上撞去。

徐元平万没料到，最受自己敬爱，视作茫茫人世间的唯一亲人，竟然是亲手杀死父亲的凶手，一时间悲痛交集，愣在当地。只听砰然一声，鲜血迸射，金老二已撞壁碎头而亡，尸体倒在地上。

徐元平如梦初醒般，大声叫道：“叔父，叔父……”，急急奔了过去，一把抓起金老二，眼看大半个脑袋撞碎，已然无救，忍不住泪如涌泉而下。缓缓放下了金老二的尸体，长啸一声，道：“易天行，咱们的血债上又加一笔。”一招“神龙出云”，直劈过去。

易天行右手一挥，拍出一股潜力，逼住了徐元平的掌势，左手一招“回风拂柳”，还击过去。

两人这番动上手，打的更是猛烈，拳脚的变化，也愈见凶险猛恶，当真是生死存亡之搏，掌指袭击之处，无一不是足以致人死地的要害，旁观之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。

忽听易天行厉声喝道：“小心了。”一把扣向了徐元平右腕脉穴。

徐元平道：“只怕未必见得。”五指一转，划在了易天行右腕之上。

易天行只觉腕脉一麻，去势顿时一缓，徐元平接着飞起一脚，踢向小腹，迫得易天行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。徐元平收掌立胸，肃然说道：“易天行，这一招算不算？”易天行左手托着右腕，说道：“自然是算了，你问吧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母亲可是你杀的吗？”

易天行摇头说道：“不是！”

徐元平望了金老二的尸体一眼，道：“那又是我金叔父杀的，哼！反正他已经死了，你可以把诸般罪恶，尽都推加到他的身上。”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徐世兄把我易天行看成什么人了……”

他仰脸长啸一声，吐出胸中一口积愤之气，接道：“至于令堂，倒非金老二所杀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那是谁杀的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她在令尊的坟墓之前自绝而死。”

徐元平黯然一叹，道：“此言当真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事关令堂的贞德节烈，在下怎能随口胡言。”徐元平道：“我父母的尸体，现葬何处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南岳衡山，事隔十余年，详细的地方，我也记不起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好！这次该你先行出手。”

易天行欺身而进，一指点去。

徐元平侧身避开，一连劈击三掌。

两人三度交手，都已不敢稍存轻视对方之心，全力争取先机，掌势的变化，愈见奇幻。

群豪冷眼旁观，发觉徐元平的武功有如江河潮来，节节上升，每一次动手，必有新奇招术用出，但他伤口迸裂，休息时运气把血止下，一动手立时重又迸裂，失血愈来愈多，内力已见不继。

易天行虽然连为徐元平突出的奇招所制，但他一直保持镇静之容，心神不乱，从从容容，不为恼羞激怒。

激战之中，徐元平突然使出了一招“西来梵音”，迎胸拍了过去。

易天行急施一招“闭窗推月”，幻起一片掌影，封住了门户。

哪知徐元平掌势突然一转，竟从他幻起的一片掌影中直攻而入——掌势直逼易天行的前胸。

易天行眼看徐元平掌势直切而入，封架已然不及，半途改变心意，想以深厚的内力，反震对方。

原来他早已发现徐元平因失血过多，体力早感不支，这一掌纵然被他打中，也不致身受重伤，心念一转，运气右臂不避反迎，右肩疾快的向前一送，正好击在徐元平推来的右掌之上。

徐元平原无伤人之心得，是以掌势逼近易天行前胸时，突然一缓，却不料易天行连肩反击过来，肩掌相触，只觉一股强大的反弹之力，直冲过来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易天行明败暗胜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徐世兄的掌法精奇，在下又败一招。”心中却大感欢喜，暗道：原来他已成强弩之末，看来再过一阵工夫，不难取他性命。

徐元平暗中调息两口真气，说道：“这一招，咱们该是互无胜负，你内力强我……”

易天行接道：“徐世兄手下留情，在下才得未伤。”徐元平暗道：如从比武规矩而言，我倒是已胜了他，当下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还有一事请教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但请吩咐？”

徐元平：“有一位慧空大师，不知你是否相识？”

易天行：“久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生平的事迹吗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当今武林之世，除了在下之外，只怕再也无人知道了……”，他目光一转，扫掠了金老二一眼，又道：“如若其人未死，他该知道的更多一点，可惜……”

忽听那宫装美妇叫道：“你是慧空大师的什么人？”

徐元平听得微微一愕，回头望去。

只见那宫装美妇庄严的神色中微现激动，清澈的双目中，隐见泪光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暗忖道：“此人不知何以识得慧空大师……”，还未来及答话，易天行接口说道：“慧空其人，一代奇杰，出道江湖，不足三年，已然盛名倾注天下，震撼武林，可惜如昙花一现，很快就销声匿迹，风闻他被师

长囚于少林寺中，此后不知所终……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他行踪江湖之间，另有一段动人的爱情传说，因为双方当事人，都是那时代武林中一时俊杰，慧空又是跳出红尘十丈的空门中人，故而极为轰动……”

只听那宫装美妇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须知这石室之中，还有两个知道慧空大师的生平事迹之人，说错一句，你就别想再活……”。

只听那青衣老叟冷哼一声，缓缓闭上双目。

宫装美妇怒道：“你哼什么？我姐姐已死了数十寒暑，你还吃的什么干醋？”

青衣老人双目未睁，冷冷接道：“可是你和慧空老僧，还没有死啊！”

宫装美妇怒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开杀了他？哼！可是你自知武功打他不过吗？”

徐元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两位不要再吵了，慧空大师已然西归灵山了。”

那宫装美妇似余怒未息，还待出言相骂，紫衣少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娘啊！看在女儿份上，你就少说两句好吗？”缓缓走了上来，偎在她的怀中。

徐元平回顾了易天行一眼，说道：“请说下去吧！”易天行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得先行说明，我并未见过慧空其人，有关他的传说，也是道听途说而来，在下决不增减一句，就我所知，原盘端出，至于其人事迹是功是过，在下……”徐元平肃然说道：“慧空大师，一代高僧，才学品格，岂是常人能及，间有讹传，定然是别人的流言中伤。”易天行笑道：“在下姑妄言之，徐世兄姑妄听之就是……”他轻轻咳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当慧空出道江湖之前，中原武林道上，已然出现了一位神出鬼没，行踪飘忽的妖女……”那宫装美妇怒道：“什么妖女？女英雄！”

易天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就算她是女英雄吧，那位女英雄，以黑纱蒙面，丑怪无比，据说是因情场受挫，因而满怀怨恨……”

那宫装美妇尖声喝道：“且慢说下去。”

易天行一拱手，道：“女英雄有何指教？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我姐姐容色绝世，只不过她不愿被俗凡的目光所见才制了副人皮面具戴上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容或可信。如说她真的像传言那样丑怪，也不会使那位遁身空门，跳出红尘的和尚动心了。”徐元平凛然说道：“慧空大师志行高洁，受诬被囚，你的口舌之间，切莫伤到了他。”

易天行目光一掠那青衣老叟，大笑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就算他志行高洁吧。当他出道江湖之时，那位黑纱蒙面的女英雄，已然是名倾四海，威震武林了。中原道上高手，大都已被她收服，大江南北，已无人敢再答应她的挑战……”

忽听那青衣老叟冷哼一声，双目中暴射出两道慑人的神光，冷冷接道：“老夫要得声明一事，就是慧空尚未和那女英雄相遇动手时，她已经受到了一次挫败。”

易天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那挫败蒙面女英雄的人，可是阁下吗？”微微一顿，不待那青衣老叟接口，又道：“不错，这件事在江湖上尚未听人说过。大江南北，黑白两道，无人不知道那纵横武林，名动四海的女英雄，是败在慧空大师手中，对于在慧空之前，仍受到一次挫败的事，却是从未闻及。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孤陋寡闻！”

易天行也不放在心上，目注徐元平身侧戮情剑，道：“那位女英雄用的

兵刃，就是徐世兄现在的戮情剑了。不过这柄剑并非自她所始，在她以前，戮情剑已然出现于江湖之上，用剑之人亦是一位女子，那位姑娘不知遇到了什么样的伤心事，内心中充满着怨毒，不论何人，只要一对她动了惜爱之情，她就用这柄锋利绝世的宝刃，刺入他心中，戮情剑由此得名……”。他纵声一阵大笑后，接道：“可是色胆包天，在那女人绝世的容色诱惑之下，仍然有很多自负才貌，不畏死亡的武林同道，前仆后继，勇往直前，企望一亲芳泽，虽死无憾。是故不过数年光阴，死在戮情剑下之人，不下百名之多。于是，江湖上替那女人取了一个绰号叫无情妃子，一时流传，武林中无处不谈无情妃子与戮情剑其人其事。正当她的事迹传诵江湖之时，无情妃子却突然失踪不见。她来得就象一股狂飚，吹乱了武林人心之后又飘然远扬。数十年后，江湖上又出现了一个蒙面女郎，仍然是用那把戮情剑，手段之狠，较那无情妃子犹有过之，而无不及，一时间盛名大著，黑白道上人物闻名丧胆。正当她声誉大盛之时，江湖上出现了慧空大师，追踪千里，决斗于金陵郊外，慧空技胜一着，半夕苦战，夺下她手中宝刃。这一战使慧空在一夜间威震武林，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地位也随水涨船高。以后的事，大概是两情相悦，慧空忘记自己已经是三宝弟子，闹出了一段缠绵情爱，少林寺出动高手，由掌门方丈亲自率领，生擒慧空回寺。据说那蒙面女子一往情深，曾经三探少林寺……”，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这就是在下所知的慧空大师，一代豪侠，断肠英雄。如不是少林寺生擒他回寺治罪，当今武林可能又是一番形势。”

徐元平肃然说道：“在下是亲眼看到慧空大师西归灵山，听他的话，似是和阁下之言有些出入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我只知这些，而且又事先说过，是道听途说而已，未必尽然……”

只听宫装美妇接道：“慧空当真是死了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死了，在下在他遗体前哭拜甚久，岂能有错。”

宫装美妇茫然的凝视着眼前的空白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死了吗？死了就死了，你们还等什么？再打……吧！”

她缓缓说出“再打”两字，话声未了，易天行已欺身而进。

他既不抬手，亦不动足，只是身躯逼近了徐元平的身前，仿佛送上去挨打一般。

徐元平微微一怔，轻叱一声，旋身错步，斜斜一掌拍向易天行左肩。

易天行肩头突然一沉，恰恰避过了徐元平的掌锋，使得徐元平那一掌纵能触及他的肩头，却已真力消竭，力不能穿鲁缟。

便在这刹那之间，易天行双腿突地连环踢出，只听风声响动，他已闪电般踢出九脚。

神州一君易天行自恃身份，与人动手之间，从不动足，但此刻乍一施展脚法，却是绝妙绝伦，江湖少见，当真有如惊涛骇浪，冲击不绝。

徐元平一掌落空，先机已失，不求有功，但求自保，双掌翻飞，幻起一片掌影，护住全身。

群豪眼见他新招奇式，层出不穷，武功刻刻激升，都只道已失了三招的易天行，这一番必定又要败在徐元平手中。哪知人影闪动间，突听徐元平大喝一声，急退三步，沉声道：“败了一招。”

易天行微微笑道：“谁败了一招？”

徐元平肃然道：“在下败了一招！”

易天行朗声一笑，道：“在下虽未失败，却也未获全胜，只是稍占先机而已。徐世兄既然如此谦让，就算在下胜了一招好了。”

徐元平沉声道：“胜即是胜，败即是败，谁和你谦让？”易天行缓缓道：“既是在下胜了，徐世兄此刻是否便要听命于在下？”

徐元平朗然道：“自然！”

他挺胸而立神色间全无半分畏缩忧恐之态，旁观群豪，却不禁暗暗为他担心，都只道易天行这番胜了，怎会再将徐元平放过？数十道询问的目光，不禁一齐望到易天行身上。只见易天行悠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先砍下自己的双手……”群豪心头不禁齐地一惊，俱都耸然变色。

哪知易天行已自悠悠接口道：“这几字在下实在不愿，也无颜说出口来。”

徐元平大喝一声，怒道：“徐元平不要你得乖卖好，你便是砍下徐元平的脑袋，徐元平也不会皱一皱眉头！”易天行微微笑道：“徐世兄果然不愧是在下生平敌手，在下此刻只愿问徐世兄一言！”

徐元平朗然道：“问什么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你的武功精奇博奥，在下生平仅见，可是从慧空大师学到的吗？”

徐元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他对我虽有传艺之情，但我们之间，并无师徒名份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既无师徒名份，他如何肯传你武功？需知私授武功，乃诸大门派中大忌之事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他是赌输给我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倒是个很好的办法，借口赌技，相授武功……”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够了，你现在可以再行出手。但有一事，在下要先行奉告，你如再被我胜了一招，咱们这一场比武就算结束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如果在下幸胜呢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如若我料断不错，你心中尚有甚多不解之事要问……”，他突然纵声长笑，双目中神光闪闪地接道：“当初比武时立法有错，你实在太吃亏了。”

徐元平仔细想来，实是不错，除非在动手一口气时把他杀死外，自己将坐失甚多制敌良机。

沉吟良久，突然抬头说道：“下手轻重不同，如若在下还有胜你的机会，下手只怕是很重的了。”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全室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动手相搏，别人袖手观火，还白白让别人听到了甚多武林秘辛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事无不可对人言，在下倒未觉有何不对之处。”

易天行眼看徐元平经此一阵调息，臂上的创口已逐渐收合起来，流血渐止，立时大喝一声，道：“徐世兄，当心了。”呼的一拳“直捣黄龙”，当胸袭去。

徐元平身子一侧，避过一拳，骈起右手食、中二指，点向肋间。

易天行竟然也不用掌封架，轻轻一闪，让避开去。

这次动手，两人都显得小心翼翼，不愿用掌指硬封对方的攻势，也不愿硬拼内力，似是双方都生出了极严谨的戒惧之心。

只见双方的掌指攻出即收，只要一发现对方摆出破解之势，不待招术变化，即时收回，转瞬之间，已相搏五六十台。突然徐元平一声大喝，两条人

影，直撞一起。

漫天的掌影指风，同时收敛不见，两人相搏由迅快的招数变化，变为纯以内力相搏，由动入静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人各出一掌，相抵在一起，静立不动。

相持了片刻工夫，两人的脸色，都开始泛现出轻微的艳红，慢慢的闭上了双目，似是每人都想把全身所有的气力，集中在手掌上。

又相持了一刻工夫，两人的脸上都开始滚滚落下汗水，胀红的脸色也愈觉艳丽。

徐元平的伤口，又行迸裂，鲜血涌出，滴在石地上。

在一侧观战的神丐宗涛，突然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他伤口流血不止，能够撑到几时？纵是内力武功高过易天行甚多，也难免要伤亡在对方手中，怎生想个法子助他一臂之力才好……

忽听易天行轻哼一声，手上压力突增，身子陡向前进了一步，掌势也向下压了一寸。

徐元平冷笑一声，立还颜色，元气一提，一股热力，由丹田直冲上来，贯注于右臂，微由掌心反击出去。

易天行潜运内功，掌力正绵绵不绝的迫攻过去，突觉掌心一热，一股至刚至猛的暗劲，反击过来，心头微微一惊，人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。

徐元平一击得手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几乎栽倒在地上。

易天行借机缓过来一口气，挥掌还击过去。

徐元平心知道自己因失血过多，体力已呈不支了，再打下去，必定因失血增多而至全身瘫软，情势已到了速战速决之境，除非在二三十合之内，把易天行击毙于掌下，再不然就只有停下手来，获得足够的调息时间，待体力复原时再战，如若就这样的再打下去，不出五十合必晕倒在地上……

心中念头百转，手上却加了攻势，连出四招奇奥之学，逼得易天行手忙脚乱。

蓦然间，响起一阵轧轧之声。

那端坐一侧的青衣老叟，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伸手向壁角拂去。

一阵石壁移动的声音，在那宫装美妇身后处，突然裂现出一座石门。

只听一声：“阿弥陀佛！”一个身着僧袍，手横禅杖的老僧，大步而入。

这突然的变故，使场中搏斗的徐元平和易天行，都不觉停下手来。

徐元平回目一望，立时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老禅师别来无恙！”

来人正是指引徐元平闯入“悔心神”的慧因大师，在他身后，紧随一长列少林僧侣。

但见八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一个个手横禅杖，缓步而入，护拥着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大和尚，那和尚怀抱绿玉佛杖，正是少林寺的掌门方丈元通大师。

在他身后紧随背负铜钹的慧果大师。

一个身着道袍，背负长剑，仙风飘飘的道长，紧随慧果而入。

易天行放声大笑道：“好啊！少林、武当两大主宰武林命运门派的掌门人，都到了。”

元通大师淡然一笑，合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诸位英雄都已先到一步了。”

那佩剑道长，乃武当派掌门人天齐道长，单掌立胸笑道：“江湖上九大

门派，无不关心这一场古墓之战，各派掌门人，皆亲率高手赶来……”

那青衣老叟突然冷笑一声，接道：“当真是一场盛会，何不请入一见？”

元通大师冷冷接道：“只要你能使贫僧和天齐道兄伤死在这石室之中，何愁九大门派中人不效飞蛾扑火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诸位如若想死，并非什么难事！”忽见徐元平脸上现出一层慈和的笑意，说道：“易天行……”易天行回顾了徐元平一眼，愕然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徐元平指指身侧的戮情剑道：“我父母可曾做过什么恶事吗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令尊？杀人无数，两手血腥，南岳三杰都算不得好人！”

徐元平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天下没有不是的父亲，我父母纵非好人，这个仇我也得报，你快些捡起戮情剑自绝了吧！”他说话神情自然，毫不牵强，叫人无法不信。

易天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想起了几招手法、武功，决然非你能敌，你如想保全一世英名，那就举剑自裁吧！”

易天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在下虽然相信徐世兄出言至诚，但却仍存了几分侥幸之心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好！人数愈来愈多，咱们得快些了断你我间的事！”遂举手一掌拍了过去。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啊！看来咱们今天是非得分出生死了。”便也挥掌接去。

徐元平这一掌拍出，看似轻描淡写，但易天行一掌接实，却感觉心头一震，内腑之中，感受到极大的压力，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一步。徐元平掌势一收，随即拍出，又是虚飘飘的一击按了下来。易天行看他这次拍击过来的一掌，和上次一般的轻描淡写，不敢再挥掌硬接，身子一侧，横向旁边闪了开去。哪知徐元平身子一转，缓慢的掌势，突然转变的迅快绝伦，追着易天行转动的身子，击了过去。

易天行原拟闪避徐元平一击之后，再行运掌反击，却不料徐元平的追击掌势来的如此迅快，但觉左臂一麻，已为对方掌势击中，登时筋断骨折，剧疼刺心。

徐元平一掌击中，人却一跃而退，探手检起了戮情剑，道：“你快些捡起兵刃。”

只见易天行两颊上，黄豆大小的汗珠儿，一颗接一颗滚了下来，静静的站着不动，好似未曾听见徐元平的喝叫之声。徐元平扬剑一挥，道：“易天行，快些捡起兵刃……”易天行突然微微一笑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左臂已断，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恐怕不能动手。”

徐元平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好吧！那我就等你一盏热茶工夫。”元通大师回顾了身侧的慧果大师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去讨回咱们的戮情剑吧！”

慧果应了一声，高叫道：“徐元平！”

徐元平心中对慧果和元通大师，早有成见，听得呼叫之声冷冷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慧果道：“你取用本寺的戮情剑，几时交还？”

徐元平纵声笑道：“这宝剑吗？不错，确似由贵寺所得……”慧果厉声喝道：“既由本寺所得，那自然是我们少林寺中之物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但在下既非偷窃，又非取用，乃打赌赢来之物，诸位要讨这宝刃不难，除非慧空大师复生……”

元通大师厉声喝道：“住口……”徐元平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并非少林派中之人，大师言词最好是客气一点。”

元通大师回顾了天齐道长一眼，道：“道兄，此人这等狂妄，实叫贫僧难以忍耐下胸中之气。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待贫道问他几句……”，便目注徐元平说道：“施主贵姓？”贫道受元通大师之邀，为中原武林同道谋命，合力一会南海神叟，不愿眼看着我中原武林同道，闹出自相残杀之局，故而想奉劝徐大侠几句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愿闻高论！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戮情剑隐失江湖数十年，此刻重现于这古墓之中，当真是开了一次眼界，只不知此剑来自何处？”徐元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此剑虽来自少林寺中，但并非在下私自窃取。”

天齐道长笑道：“那是打赌赢来的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不错。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那输剑之人是谁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慧空大师。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姑不论徐大侠此剑来法如何？但此剑确为少林寺中所有，那是不错的了！为免伤中原武林同道和气，徐大侠给予贫道一个薄面，原剑壁归少林……”

徐大侠赌胜得剑，贫道愿重效故技，再和徐大侠赌上一赌。”徐元平道：“如若少林寺元通大师，能够凭良心答复在下心中一件疑问，不用相赌，在下即可把戮情剑，原物奉还少林！”天齐道长道：“什么疑问？”

徐元平目注元通大师，冷冷说道：“佛门中讲求因果报应，你说一句虚言，当心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……”，而后突然严厉地说道：“你们少林上两代掌门方丈，是怎么死的？”这一句话大出意外，场中之人，无不凝神而听。

元通大师似是被徐元平的豪壮气势所慑，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有谁不知是抱病而终……”

徐元平大声吼道：“你这话可是从良心说出的吗？”

元通大师微微一愕，答不出话。

徐元平高声接道：“可是你串通师父害死的吗？”

元通大师神志似是恢复了清醒，怒声高喝道：“你胡说些什么……”

徐元平长啸一声，朗朗接道：“我日夜思索此事，终于被我想通了，令师祖长徒慧空，是何等才气之人，千古奇杰，一代人贤，虽因嫉恶，沾了杀孽，那也不该落得终身囚禁……”

元通大师冷冷接道：“请慧因师叔出手，毙此疯癫之人，以免伤了咱们少林寺的声誉。”

慧因满脸悲痛之色，合掌说道：“老衲之意，让他说完了，再杀他不迟。”

徐元平厉声接道：“令师祖罚慧空面壁幽室，只不过是让其借机参悟绝学，精研禅理，然后再接掌门户，以广大少林一宗武学，是以送他面壁幽室之时，曾有三年面壁之训……”

元通大师厉声喝道：“快给我毙此狂徒，免得玷污我们少林清白的声名……”

两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突然齐齐向前冲了两步，举掌拍去。

徐元平身躯疾闪，避开了左面一击，右掌一挥，硬接右侧一掌，接道：“诸位大师容或不信在下，但诸位少林寺中甚有身份的高僧，想想当时的情景，当可知在下并非信口开河……”

左面的和尚双掌本已并列排出，但却又突然收了回去，退回原位。

元通大师怒火高烧，厉声对几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叱道：“你们为何都站着不动，难道不知本门规法森严吗？”群僧齐齐合掌当胸，高喧佛号，垂首不语。

慧因突然插口说道：

“掌门方丈息怒，这位徐施主一提，倒使老衲想起一件事了！老衲行脚关外，师父正卧病，言词之间，告诫老衲，至迟不得超过三年回寺，以贺慧空接掌门户大典……”

元通大师脸色一片赤红，怒声喝道：“住口，难道你认为本座手中的绿玉佛杖，不能击毙长辈吗？”

慧因面色肃穆，庄严地说道：“老衲怎敢抗拒绿玉佛令。”元通大师一挥禅杖，道：“既不敢抗拒绿玉佛令，那就快接法谕。”

慧因合掌当胸，垂首应道：“恭候法谕。”

元通大师高举绿玉佛杖，缓步走了过去，眉宇间杀机闪动。徐元平突然一侧身子，拦住了元通大师去路。

两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，一左一右的闪了出来，各出一掌攻向徐元平。

要知群僧虽然对元通大师动了怀疑，但对他掌门的身份，仍极敬重，是以徐元平一拦元通大师去路，两僧出手攻去。徐元平似是不愿和少林僧侣动手，是以纵身让避开去，回头对天齐道长说道：“道长身份崇高，一言九鼎，还望主持公道。”天齐道长为难的叹一口气，高声说道：“元通道兄。”元通大师头也不回，随口应了一声，在群僧两侧相护之下，突然加快了脚步，冲向慧因大师，举起绿玉佛杖，迎头劈下。慧因眼看绿玉佛杖劈了下来，既不敢闪身让避，亦不敢运气相抗，一闭双目，叹道：“慧空师兄阴灵有知，等我一步同上极乐。”

忽听一声春雷般的大喝，一股强厉的掌风，直撞过来，震开了绿玉佛杖。

元通大师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蓬发草履，身背红漆葫芦的老人走了过来，便怒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连老叫化子也不认识吗？”元通大师绿玉佛杖一指慧果说道：“请慧果师叔出手，毙了这老叫化子。”

慧果纵身而上，冷冷喝道：“宗涛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”神丐宗涛笑道：“老叫化一生没有别的毛病，就是爱管闲事。”

慧果怒声喝道：“你寻死路！”呼的一掌，迎胸拍去。宗涛右掌一挥，接下慧果一击，人却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。慧果双掌连环劈出，一招紧过一招的逼攻过去。

他内功深厚，发出掌力，一掌强过一掌，三五合后，两人已入了性命相搏之境。

元通突然朗声说道：“少林叛徒，抗拒绿玉佛令，律合处死。”

群僧齐声高呼道：“掌门人手下留情，慧因大师乃目下寺中仅存慧字二大高僧之一，掌门人岂可遵而下令处死……”。元通大师厉声接道：“容或有过激之举，有本座一身担代。”一挥绿玉佛杖，疾急的直向慧因头上击去。

徐元平看得心头大急，但他与慧因之间，相隔有一排身穿红色袈裟的僧侣，虽有相救之心，但势非能力所及。眼看一代高僧就要殒命在绿玉佛杖之下，那闭目养息的易天行，突然一睁双目，两道神光暴射而出，冷冷喝道：“元通住手。”喝声中疾快的点出一指，袭向元通大师的前胸要穴。

这一击迅如雷奔，两侧相护的僧侣，心中不愿慧因伤在元通的绿玉佛杖之下，出手封挡之势，故意一缓。其实，易天行指袭如风，那相护僧侣纵然全速出手相救，也是封挡不及的。形势迫得元通大师不得不向后疾跃而退，他一杖固可把慧因击毙，但自身亦难逃过易天行指中要穴之危。

易天行一指逼开了元通大师，两侧相卫元通的两僧掌势，也一左一右的袭到。

易天行冷笑一声，双脚齐飞，逼退两僧，说道：“世人均说我易某人心地险恶，野心勃勃，却不知一向被誉为领尊武林，自号正大门派的少林寺，却发生了大逆不道的杀师惨局，而且一演再演！”

元通大师一张白胖的圆脸，早已气成了猪肝颜色，厉声喝道：“易天行，你胡说什么……”。

易天行纵声长笑，道：“你心中害怕了吗？大丈夫敢作敢为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”

只听砰砰两掌，慧果和神丐，又硬接硬打了两招。

慧果大声喝道：“好叫化子，你在哪里偷学了我们的武功？”

神丐宗涛笑道：“达摩祖师亲自教老叫化的，要我替你们少林寺整理门户，清除孽徒。”呼呼二招，尽是少林寺不传之秘的镇山绝学。

只见元通大师连挥绿玉佛杖，催迫群僧，攻向了易天行。

进入古墓的少林寺僧侣，都是少林寺百中选一的高手，数人联手群攻，威力何等强猛！易天行纵未受伤，也是难以抵挡，何况他一臂已废，所幸少林群僧，已对元通动了怀疑，不愿杀死易天行灭去活口，动手之间，暗自留情，易天行才能勉强支撑不败。

但动手相拆了数十招后，少林僧人纵然手下留情，易天行亦已渐感不支。

元通大师手挥绿玉佛杖，急向易天行连攻七招，口中并向少林群僧厉喝道：“五十招内，若不能取易天行性命，立以门规处治！”少林群僧知道掌门人已看破自己乃是手下留情，心头一凛，全力攻上。

易天行本已心支力继，此刻更是招架乏力；数招之间，他便已险象环生，看样子毋庸五十招，便要丧生在少林群僧的拳风掌影之下。

杨文尧、千毒谷主等人，背负双手，作壁上观，神态虽似颇为悠闲，心中却不免大感惶乱。谁也猜不出今日之事，如何结局。

那面南海门人，亦已悄悄结为一群，只见那青衣老人嘴唇微动，正以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传令于门下弟子。

驼矮两叟、梅娘、王冠中，以及那红衣缺腿的大汉，神情俱是十分凝重，各自悄然展动身形，占据了四面扼要之处。紫衣少女面对易天行动手之局，似是异常留心这一场搏斗的胜败。

就在易天行生死俄顷之际，突听徐元平轻叱一声，一掌击向元通大师的肩头。

他与易天行力拼数局后，此刻非但全无气力难支之象，而且内力竟然更是凌厉。

元通大师甩肩拧腰，绿玉佛杖斜斜击出，反点徐元平的腕脉要穴。

涂元平纵身一跃，竟撒下了他，向另外八个少林僧人一连拍出七掌。

这七掌招式之奇奥，使得旁观群豪俱都为之耸然动容。少林群僧武功虽高，却也被这突然凌厉的攻势，迫得章法大乱。

易天行松了一口气，精神立振，一掌翻飞，奇学迭出，力扫群僧。

元通大师厉叱一声：“妄退者死！”

少林群僧身形一闪，乱队复整，又自攻上，拳风掌影，将易天行、徐元平两人围在中间。

他两人虽是势不两立的深仇大敌，但此刻的情势却逼得他们联手对敌起来。在刹那之间，两人是敌是友，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了。

在一侧的慧果与宗涛，早已动手相搏了百十招。

慧果正宗少林武功的施展，更激发了宗涛的思路，许多他不甚明了的达摩武功真诀，此刻竟能运用自如起来，拳势变化，有如谪波诡云，愈战愈勇。慧果初动手时取得的优势，已被宗涛连出奇招，挡了回来，维持个不胜不败之局，看样子，两个人已不是百招内，能够分出胜败。

元通大师似是已下定了决心，非得把徐元平、易天行等杀死不可，凭仗那绿玉佛杖的神威，一味催群僧全力出手猛攻。八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僧侣们，已然全都卷入搏斗的漩涡，连同元通大师九个人合力围攻徐元平和易天行等两人。

少林群僧中，只有慧因大师一个人尚未出手。

易天行在群僧全力围攻之下，逐渐的呈现疲困，他一臂废残，单用一掌拒敌，尚未习惯，搏斗之间，顾此失彼，常露破绽。

徐元平和他联手拒敌，不得不兼顾他的安危，常常飞脚发掌解他之危，这一来，使他凌厉反击之势，大为减弱。

激战之中，忽听元通大师高声喝道：“慧因师伯，你如不肯带罪立功，本座以掌门身份，再传绿玉佛令，命你立时自碎天灵要穴，以抵两抗绿玉佛令之罪。”霍然向后跃退，高举绿玉佛杖。

慧因凝目望着那沿传数十代积威千百年的绿玉佛杖，神情间大为激动，显然，这位道行深远的高僧，在从命与抗命之间，大感费疑，不知何去何从。

徐元平心知慧因的武功，在眼下群豪中，是最强的一人，他如在绿玉佛令逼迫之下出手，这勉强可维持的均势，立时将被他打破。

回顾群豪，一个个背手而立，神情之间虽然流露出关心这场激烈之战，但都无出手相助之意，是极怕开罪了少林一派。

只听慧因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掌门人如允诺回寺之后，立即召开长老大会，老衲就遵命出手，如若掌门人不允此请，老衲就只有坐以待绿玉佛杖击顶了。”言下之意，并无自碎天灵要穴之心。

元通大师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，本座应你之请，回寺之后，立即召开长老大会。”

慧因道：“老衲敬领绿玉佛令。”目光一转，低声喝道：

“闪开。”两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和尚，应声闪退两侧，慧因欺身上了一步，一掌拍向易天行的后背。

易天行正封拒当面两僧攻来的掌势，对身后击来一掌，显然已无法兼顾。

徐元平知慧因掌力雄浑，这一掌如被他印上易天行的后背，非得当场殒命不可，急急一个旋身翻了来，左掌一扬，接下一击。

双掌接实，徐元平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，刚刚止血的左臂剑伤，重又破

裂，鲜血急涌而出。

慧因微微一怔，徐元平已借机掣出了戮情宝剑。

元通大师突然冲过来，绿玉拂杖一挥，点向徐元平的背心；徐元平圈臂一撩，宝刃斜斜向杖上斩去。

慧因沉喝一声，一指点将过去，一缕凌厉的劲道，划带起一股尖啸风声。

需知那绿玉佛杖，乃少林寺中行使权令的象征，戮情剑乃锋芒绝世的宝刃，这一剑一杖，如若碰在一起，绿玉佛杖势必为宝刃所伤不可；此杖如若伤毁在徐元平的手中，那等于砸了少林寺的招牌，势将引起群僧拼命之心。慧因心中之事，不便出口，只好全力攻出一指，迫使徐元平退避开去。

果然，徐元平认得这一指的厉害，匆匆跃避开去。

凌厉指力，急划而过，同时阻挡了群僧追袭之势。

元通大师急急喝道：“慧因师叔，请阻挡住徐元平，别再让他冲了过来。”随即绿玉佛杖一紧攻向易天行。显然的，元通大师已存心各个击破，先杀了易天行，再全力攻向徐元平。

慧因大师应声一横身子，拦住了徐元平。

徐元平戮情剑平胸而举，双目中神光闪动，冷冷地喝道：“大师乃我徐元平最为敬重之人，在下不愿和大师动手。”

慧因道：“对敌相搏，各凭武功取胜，施主尽管全力出手，老衲纵伤剑下，亦无怨言。”

徐元平剑眉耸动，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“想不到名震江湖，号称领袖武林的少林、武当两大门派，竟然都是不守信义之人，那就无怪江湖中人勾心斗角，各极阴毒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字字如箭，射入了天齐道长心中，只见他一翻手腕，拔出背上长剑，用指弹了一弹，厉声喝道：“元通道兄，如不肯赏给贫道一个薄面，贫道只有被迫出手了。”

元通大师听得心头一震，一面施展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指示群僧全力出手，务必在十合之内击毙易天行，自己又收了绿玉佛杖，急急退下，缓步向天齐道长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道兄可是对贫僧说话么？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贫道面允徐元平两面作保，代道兄讨回戮情宝剑之言，道兄想是听到了。”

元通大师道：“听虽听到一些，但却不大清楚，道兄最好能再说一遍。”

他有意拖延时间，杀了易天行，造成既成之局，天齐道长纵然想出手干涉，也是无从下手了；单余下一个徐元平，稍后再设法对付他。

忽听徐元平长啸一声，面色肃然地对慧因说道：“大师既不肯为弟子留步余地，也该念到师长不白之死，慧空大师终生被囚的蒙冤之苦……”

慧因低喧了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少林寺掌门人的权威，一向至高无上，绿玉佛杖更是沿传数十代的权令信物，老衲何敢抗命？”

徐元平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权令之物，竟有这等威势，在下出道不久，已见它两度为害了……”，而后声音突转严厉，道：“情势迫我出手，大师勿怪。”挥手一剑“魂断望乡台”，剑尖闪了几闪，幻出三朵剑花，指袭向慧因大师。

慧因大袖一拂，扫出一股暗劲，一挡剑势，右掌急急拍出一招“金刚舒臂”，想封住徐元平的剑势。

只听徐元平冷肃地说道：“老禅师当心了。”剑势忽然变了一招“金轮

九转”，但见寒光闪动，剑气漫天，四面八方袭到。

这一招乃徐元平新近悟出的剑招，正是摩达易筋真经三大绝剑之一，他眼看易天行已成招架不住之势，心中大为焦急，一时急怒上冲，不自禁用出绝学。

慧因长袖疾挥，飘飘而退。

只听两声闷哼，已有两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伤在剑下，鲜血透出那红色的袈裟，滴在石地之上。

易天行压力忽减，精神一振，双脚连环飞击，踢中一僧。

徐元平剑势连变，逼退群僧，高声说道：

“诸位师父，弟子和各位大师无怨无仇，少林寺在江湖上的声誉，一向清高，但良田不无莠草，在下只望把慧空大师被囚之事，揭露出来；至于如何惩治恶徒，那是贵派中内部之事，在下也不便多问。”

群僧既被他精奇的剑招震慑，又想起上两代变故内情，果然都停手不动。

徐元平回顾了易天行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可否把少林寺近两代恩怨变故，说将出来，以昭大信，免得少林门下诸位师父疑心咱们有意挑拨？”

易天行纵声长笑道：“咱们是敌是友，连我易某人也有些分不清楚了！”

只听砰然一声，慧果和神丐宗涛，又硬打硬接了一招。

宗涛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，慧果大师也向后退了一步。

徐元平大声喝道：“两位老前辈暂请住手，待弄清楚了恩怨是非，再打不迟。”

慧果目光一转，看群僧尽皆停下了手，也只好退到一侧。

事实上，宗涛的绝招愈打愈奇，慧果早已失去了制胜之心，再打下去，鹿死谁手，甚难判断。

易天行目光环扫了一周后，说道：“少林寺上两代的恩怨，在下虽非目见，但却敢保证这是千真万确的事……”，伸手抓起了金老二的尸体，接道：“元通，你仔细看看，可识得此人么？”

金老二碰壁而死，半个脑袋，都已碎裂，血肉模糊，元通借机摇摇头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可惜他早死了一步，没有活口和你对话，不过在下还保有一样东西。”探手入怀，取出一座古铜小佛，高高举在手中，说道：“诸位师兄，可识得这座小佛吗？”

群僧目光一掠那金色的小佛，立时脸色大变，目光转动，投注到元通大师的脸上。

只听元通大师冷笑道：“金佛雕像，何奇之有？这算什么证信之的……”，一挥绿玉佛杖，接道：“本座再传绿玉佛令……”

徐元平厉声喝道：“住口，你如自信是清白之人，何以不待易天行把话说完。”

慧因突然一耸慈眉，道：“那座金色佛像，极似咱们少林寺三座金佛之一……”

元通大师似已乱了方寸，厉声喝道：“是怎样？”

慧因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掌门人暂请息怒，一座金色佛像、岂能证实掌门方丈有什么大逆不道之行？如若易天行有意栽诬，谅他今日难逃性命之厄……”

易天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说的是句句真实呢……”

群僧面面相觑，默然不语。

易天行扬了扬金色佛像，道：“这座佛像，乃贵寺中掌门方丈亲手送交金老二，由金老二转交在下保存……”，他目注元通，厉声喝道：“元通，在下之言对不对？”

元通大师心中有鬼，目睹易天行严厉之色，不禁微微一怔，一时间答不上话。

易天行道：“你既然不敢答应，那是默认此事了。你送金老二这座佛像时，曾经许诺他，只要凭此佛像，不论何等大事，少林寺都替他担待下来。”

元通大师眼看众僧已为易天行言词所动，心中纵甚恼怒，也是不便发作。况他生性阴沉，略一沉思，已恢复了镇静，便冷冷说道：“金老二何许人物？本座是何等身份，岂肯对他有所承诺？”

易天行笑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了！少林寺掌门之人，是何等受人尊仰？但却把随身携带的金佛，送给一个武林声名不著之人……”

元通大师冷冷一笑接道：“江湖之上，有谁不知你易天行伪善行恶，极擅心机，一座金佛何以不可伪造……”

目光一掠易天行，接道：“举出一个死无对证之人，编出一套耸人听闻之事，这办法真是高明得很，用心也够恶毒了。”

易天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一个出家之人，心机这等阴沉，无怪你能主谋大局，连杀两代师长了。”他的字字句句，都如利剑一般，洞穿了元通大师的心。但阴沉的元通大师，竟然仍能保持镇静之容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贫僧本该急传绿玉佛令，立时置你死地，但你编造的耸人听闻之言，已使人怀疑，本座索性由你说完谎言，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你当真是沉得住气……”，一面高举金佛，一面接道：“目下的关键，是这金佛是否伪制了，如若贵寺中人，能够鉴别出这佛是贵寺的，不知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元通大师道：“少林寺三座金色佛像，现存放在‘藏经阁’了，那阁中放了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真诀，以及天下武林人物，人人欲得的《达摩易筋真经》，本座确信能进入那‘藏经阁’之人，决不至只窃取一座金佛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唉！你这般的能言善辩，处处避重就轻，看来今日不费上一番口舌，实难使你俯首认罪了——”语音一顿，回目望着慧因大师，接道：“大师乃目下少林一派中仅余的长老之一，想必见过那三座金佛，你先鉴别一下，此物是否为少林所有？”一抬手，把金佛投掷向慧因大师。慧因大师接过金佛，仔细瞧了一阵，脸色大变。

元通大师道：“师伯可看出伪造的破绽了吗？”

慧因大师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据老衲鉴识，这金佛似非伪造。”

元通大师道：“有这等事？拿给本座瞧瞧！”

慧因大师略一犹豫，把手中的金佛递了过去。

元通大师接过金佛，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阵，脸色突然一沉，肃然说道：“果非伪造之物。”

众僧听他承认，不知是喜是惊，都不禁为之一呆。易天行冷笑一声道：“好一个刁猾险诈之人，可惜你今日遇上我易天行了……”

元通大师脸色一整，目光炯炯，环扫了群僧一眼，道：“藏经阁金佛居然失窃，本座何以一直未得禀报。”

群僧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答复。

元通大师缓缓收了金佛，冷厉地说道：

“易天行，武林传言，你在各大门派，以及二谷、三堡之中，全都派有卧底之人，既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窃取了我们少林寺中金佛，想来偷窃之物，定然不少。”

他言语之间，暗含挑拨之意，想把易天行造成众矢之的。

徐元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易老前辈，你和他这般相辩，不知要辩到几时？在下之意，易老前辈请把胸中所知，直说出来，不论少林寺诸位师父信与不信，咱们就算尽了心意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这也是个办法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诸位师父都知道慧空大师是贵寺中数百年难得的一位奇才，其实他的才华，何只突出于贵寺，就整个武林而论也是三百年来不见古人的一位奇才，上天赋他绝世的才华，但却使他被囚一生，含恨而逝……”

忽听那青衣老叟冷哼一声……

那宫装美妇不容那青衣老叟开口，立时接道：“你哼什么？难道你还强得过他不成？”

青衣老叟似是不愿和宫装美妇冲突，立时默然不言。

易天行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二十年前的一个仲秋之夜，贵寺中慧字一辈的掌门人，身患急症而逝，诸位师父想必还未忘记。”

慧因大师道：“不错，慧生师弟圆寂距今，刚好二十寒暑，老衲行脚西域，归来时刚好八月十六，掌门师弟已气绝半日之久了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慧生大师死于元通暗下的奇毒之上，但慧生死前的回光返照，发觉了元通下毒之事，曾经大骂元通；当时元通还误认奇毒失效，师父中毒不深，不敢出言反抗，故而跪地求饶，连连告罪，说是身受七师叔指示，才在茶中下毒……”

慧因大师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七师叔……”目光投注到慧果脸上，道：“七师弟，可有这件事吗？”

慧果大师脸色一变，突然合掌说道：“师兄恕罪……”而后缓缓闭上双目，坐了下去。

元通大师一皱眉头，厉声喝道：“师叔如无此事，何以不肯出言相辩？”

他一连叱呼数声，不闻慧果相应之言。

慧因大师长叹一声道：“他已暗用小天星重手法，自震内腑而死，气绝多时了。”

元通大师呆了一呆，缓步向慧果走了过去。

所有人的目光，都投注在元通的脸上，只见他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慧果的身侧。

慧因大师突然高喧一声佛号道：“易天行有意诬伤，掌门人万勿受愚……”，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，忽然回想到少林寺在武林中的清高声誉，本门的不幸恨事，岂能当着这么多武林高手之前揭露出来？

只见元通大师缓缓举起了绿玉佛杖，道：“慧因师伯……”

慧因大师合掌欠身，急声应道：“老衲在，掌门人有何吩咐？”

元通大师面色惨白，肃然说道：“这绿玉佛杖已在我们少林寺中传了二十六代，权高令重，高过掌门，本座敬以权杖赐授师伯。”

慧因大师一怔道：“这个老衲如何敢受？”谦辞之间，元通大师已大步

走了过来，沉声大喝道：“师伯接杖！”一挥手，硬把绿玉佛杖投了过去。

这代表少林一派的权威之杖，受着少林僧侣无比的尊重，群僧一见绿玉佛杖脱手，齐齐合掌惊叫。

慧因大师一耸慈眉，伸手抓住了绿玉佛杖。

只听元通叹道：“易天行说的不错，本座确然犯了谋杀师长的大罪，那金佛也是我相赠给金老二的，这其间牵扯了上两代师长间的恩怨，本座已有详细记述，现在方丈室云床之一座木箱内，师伯回寺，凭权杖开启木箱，当可了然诸般详细经过，本座谋得权位，轻以本寺之宝送人，深觉愧对历代师祖，实无颜再生人世了……”

慧因大师一个箭步，窜了上去，道：“掌门人且慢自轻……”元通大师圆睁双目，大声喝道：“快退开去。”举手一掌，直向慧因大师前胸推去。

慧因大师侧身一让，元通大师已迅快的挥动右手，猛向自己前胸一按。

群僧齐声大喝，伸手欲救。

只见元通大师右手一拂前胸，立时收回，但他的“玄机”要穴之上，已多了一把直没及柄的短剑。

群僧想不到他袖中早已暗藏兵刃，眼看救援不及，只好向后退去。

只见元通大师走近石壁，取出怀中金佛摆好，面佛跪了下去，高声说道：“弟子身犯大逆不道之罪，愿在我佛面前忏悔……”，右手一挥，拔出前胸短剑，鲜血激射而出。慧因大师呆了一呆道：“收了两人尸体。”

四个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，应声而上，把慧果大师、元通大师两人尸体负在背上。

慧因大师缓缓把两道目光，移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严肃地说道：“你替我们少林寺洗刷了两代含冤。但也伤损了少林寺在江湖数百年的清高声誉，老衲真不知该视你作敌作友？”

徐元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敌友之分，但凭大师心念……”，仰起头，纵声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两桩心愿已完其一，再能报得父母之仇，死而何憾。”

第四十回英雄末路

这时，南海门中人已然分布于各处要隘，冷眼旁观着中原群豪的一举一动，看样子，先待中原群豪自相残杀之后，再行出手。

易天行逼死了元通大师后，心知已到山穷水尽之境，二谷、三堡中人，似是已难再和他联手，徐元平又心切父母大仇，不顾目下大局，势必要和自己拼个生死出来不可，眼下唯一逃生之路，就是出其不意冲入少林寺僧来时的甬道，但那甬道却是南海门下武功最强的梅娘把守，横看竖看，生机已渺，是以一语不发，暗中运气调息，尽量使体力恢复，他已看清了目下的环境，多一分力量，就多一分生机。

慧因大师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，拱手对天齐道长道：“道兄，本门中连番不幸之事，道兄是亲眼所见了……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贫道深以为憾，未能阻止元通道兄……”

慧因大师接道：“老衲万念俱灰，不愿再多管江湖上是非之争，要先行告辞一步了。”

天齐道长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老禅师请。”

慧因大师合掌一礼，道：“由道长主谋大局，当可使干戈化作玉帛。”

天齐道长道：“只怕贫道无此德能……”，突然改以“传音入密”之术，接道：“南海门分扼各处要道，似是已下定了决心要和中原人物一决胜负，老禅师强欲夺路，只怕要先和南海门下冲突。”慧因大师环顾了四周一眼，合掌对梅娘说道：“女施主行个方便，让老衲等一步去路。”

梅娘仰脸望天，恍如未闻，望也不望慧因大师一眼。忽听那红衣缺腿大汉，暴声喝道：“快退回去……”徐元平转头望去，只见上官婉倩长发散披，抱着丁玲，直向石室之中走来。

上官嵩大叫一声倩儿！急急向外奔去。

那红衣缺腿大汉怒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铁拐一抡，横里击来。上官嵩闪身一让，避开拐势，抽出背上长剑，一招“怒龙搅海”，直刺过去。

那红衣缺腿大汉不避不闪，铁拐疾向上撩，硬向上官嵩手中的长剑碰去。

上官嵩的这把长剑，乃特制的头号大剑，重达数十斤，可以兼作铁棍等使用，自是不肯相让。

剑拐相触，响起了一声金铁暴震。

上官婉倩似是被那金铁击鸣的声音所惊，娇躯忽然一颤，停下了脚步。

事实上，上官婉倩已到那剑拐交相攻守的边缘，只要再往前行上两步，不为剑伤，亦将为铁拐击中。

只听那红衣缺腿大汉大声喝道：“好家伙！”运拐如风，连连反击。

他的招术奇奥，一连数拐，尽是出人意料之学，迫得上官嵩无法还手。

挟风的铁拐，几度掠着上官婉倩的面前扫过，看得人大为担心。

形势迫得上官嵩不得不向后败退，以便引开对手的拐势，使爱女脱离险境。

岂知那红衣缺腿大汉，一见上官嵩败退下去，竟然一收拐势，不肯追赶。

原来南海门中之人虽然各据要隘，但却摆成了一座阵式，各人都有一定的范围，一旦动起手来，可以相互接应。那红衣缺腿大汉一见上官嵩退出了自己守卫的范围，就不再追袭。

徐元平两道目光，一直投注在上官婉倩和丁玲的身上，心中想着二女相

待自己的情感，愈想愈觉不是味道，但感胸中热血沸腾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易天行……”

这三个字呼叫之声，甚是宏亮，响彻石室，回音震耳。

易天行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有一事相询，不知肯否见告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徐世兄请问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丁玲姑娘伤在你的手中，不知你用的什么手法，有没有救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隔空点穴手法！有没有救，那得在下察看一下才能明白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能多救活一条人命，也可减去你几分罪孽。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今日纵然连行百善，那也不过是我一生中有限的几件，难抵我积恶万一了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如当真能救活丁玲，咱们之间的恩怨，当真是越来越复杂了！”

易天行目光投注在上官婉倩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眼下的情势，得设法先让她们进入室中……”

徐元平道：“在下迎接她们进来。”大步走了过去，拱手对那红衣缺腿大汉说道：“这两位姑娘，一死一伤，已毫无抗拒之能，大丈夫不伤妇女孺子，有劳大驾高抬贵手，放她们两位进来。”

那红衣缺腿大汉虽然生性暴急，但他乃自鸣英雄人物，听徐元平这么一说，不禁微微一怔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放她们进来可以，但在下却不能再放她们出去。”红衣缺腿大汉身子一闪，让开一条路来。

徐元平急行两步，抱拳说道：“上官姑娘。”

上官婉倩茫然一笑，不动不言。

徐元平一皱眉头，忖道：此人有如着了疯魔，看来决难和她说得清楚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势又不能动手拉她……正感为难之际，上官嵩突然大步冲了过来，低沉地喝道：“倩儿，你怎么了？”拉着上官婉倩一只手腕，向前行去。

上官婉倩对父亲似亦不识，淡然一笑，随着上官嵩牵着的一只手腕，向前走去。

鬼王丁高急步冲来，接过上官婉倩怀抱中的女儿。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请把令爱交给易天行瞧瞧，能否有效？”丁高口中不言，但人却不自主的向易天行走了过去。易天行双目神凝，盯注在丁玲的脸上瞧了一阵，摸摸她左腕脉息，说道：“没有救了……”，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丁姑娘之死，决非在下所害……”

鬼王丁高怒声说道：“我亲眼看到你杀害了我的女儿，还要谎言狡辩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丁兄深谙武事，当知隔空打穴手法，不至一举而伤令媛之命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既是无救，那也罢了……”

那久未接言的紫衣少女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她内服剧毒，外受重伤，生机早绝，易天行隔空打穴手法，只不过促使她早死一步而已：眼下如有药物先解她内腑之毒，或可有一线生机……”徐元平双目一闪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丁姑娘的剧毒，可是你下的吗？”

易天行：“不错，但解毒并非难事，难在解毒之后的疗救之法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先替她解了内腑之毒，再想救她之策。”只听慧因大师

高喧一声佛号，道：“女施主执意不肯让路，贫僧只有硬闯了。”

接着，便是一阵兵刃掌风相击之声。

徐元平一心关怀着丁玲的伤势，头也不回，大声道：“易天行，我说的话你可曾听到了吗？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道：“听得清清楚楚。”

徐元平声道：“丁姑娘内腑之毒，乃是你所下的！外伤亦是你以隔空打穴的手法所伤，你都不能救她，谁能救她？”易天行道：“姑妄一试，未为不可，是成是败却是难以预料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只要真的尽心一试，我已十分感激了。”易天行突地笑容一敛，道：“我与你积怨难解，势难两立，是以你切切不可感激我，我对你只有冤仇而无恩情，这一点你可要记清楚了！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默然不语。只见易天行面色凝重，把住丁玲的脉息。

徐元平双目凝注着易天行的手势，也不知四面的战局，此刻已发展到什么局势。

突听易天行微叹一声，长身而起，霍然转过头去，目光直视着杨文尧！

杨文尧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你看我作什么？”

易天行一笑道：“兄弟为何看你，杨兄难道还不知道吗？”杨文尧面上现出青白，内心中仿佛交战甚剧。

徐元平心中大奇，说道：“你两人到底在打什么哑谜？”易天行微微一笑道：“没有什么！在下只是看杨兄一眼而已。”

杨文尧胸膛起伏，忽然大喝一声，道：“易天行，杨某用不着你讨好卖乖，就是说出来又有何妨？”易天行大笑道：“杨兄如要说出，在下亦不阻拦！”他此刻手臂虽已残废，大势更已将去，但神态之间，仍不失一代枭雄的风姿。

杨文尧神情一怔，口见上官嵩、徐元平、易天行等所有的目光，俱在凝注着自己，忍不住大有道：“说就说！这丁姑娘早已被我暗中施了手脚，纵然易天行未曾伤她，她也活不长的！”徐元平剑眉一耸，大喝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脚步一垫，向杨文尧冲了过去。

易天行一掌拦住了他，道：“徐兄且慢，常言道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徐兄若要救丁姑娘之命，还得杨兄出手相救才行！”徐元平蓦地停住脚步，目光凛然望向杨文尧，眉宇间满含杀气。

杨文尧干咳一声，道：“易天行，不用你说，我也要救丁姑娘的！”缓步走向丁玲。要知此刻人人俱对徐元平起了一种畏惧之心，谁也不敢单独和他动手。

突听久未言语的紫衣少女轻叱一声，道：“且慢！”杨文尧微微一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紫衣少女冷冷道：“你们谁也不能救她……”

徐元平面色大变，厉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们此刻纵能解除她身中的剧毒，也救不活她的性命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先解她服下之毒，再想办法。”

紫衣少女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再想什么办法？你此刻若不先解开她身中之毒，我还可设法保全她美丽的尸身，否则，哼！这一个美人的身子，立刻就要化做腐肉白骨了。”

徐元平呆了半晌，黯然道：“难道真的已无法可施了吗？”紫衣少女缓缓道：“办法自然有的……”

徐元平大声问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紫衣少女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除非有人能将我爹爹、妈妈拉到一起，合他们两位老人家之力，便可救活丁姑娘的性命！”

徐元平望望那青衣老叟和宫装美妇一眼，道：“此事当真吗？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不用多费心了，我爹爹、妈妈如若不肯合作，你纵然能求得到千年灵芝，万年人参，也是无法救得活她的；需知她此刻生机全失，内脏肌肉都已经失了效能，除了用药物之外，必得有一仲神奇能力，促使她内脏机能恢复，才有复活之望。”

徐元平望了望那青衣老叟，又望望那宫装美妇，两道眼神停注在丁玲的脸上，默然不语。

这一瞬时光中，他内心业已千回百转，报仇与救人，他必须作一个抉择。

只听沉重的喘息之声，传了过来，转头望去，只见慧因大师和梅娘，正以上乘内功相搏，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妪，一个年登古稀的老僧，两人皱纹堆积的脸上，汗水如雨。

石室中鸦雀无声，沉默中潜伏着无比的紧张。

徐元平突然重重咳嗽一声，打破了沉寂，对易天行说道：世人都说你阴险刻毒，积恶如山，但我却亲眼看到你做了几桩好事，敢作敢当，不失英雄气度……”

易天行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过奖，过奖！”

徐元平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青衣老叟的身上，说道：“老前辈处心积虑，筑建这座孤独之墓，借那戮情剑的传说，编造出一套动人的谎言，造成了中原武林同道间的相互仇杀，实叫人难以了然你用心何在？”

青衣老叟冷然一笑道：“老夫要借这孤独之墓，一举尽残贪名求利之人……”

徐元平厉声接道：“你建这孤独之墓引来天下高手，好让武林道上人人知你之能，难道不是贪名？”

那青衣老叟怒道：“当今之世，从无人敢对老夫这般说话，你的胆子不小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你不过是因为情场、武功，两皆败于慧空大师手中，因此迁怒于整个中原武林，想借这孤独之墓的创设，一网打尽中原武林的高手，既可扬名于世，传诵百代，亦可挽回过去败于慧空手中的颜面……”

青衣老叟脸色大变，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那你的居心，比起易天行更是狠毒百倍了！”忽听砰的一声，慧因大师和梅娘同时摔倒在地上。原来两人互以内功相搏，半斤八两，难分强弱，斗到同时力尽，各受重伤，不支而倒。

徐元平突然仰脸长啸一声，高声说道：“又一幕害于盛名之争的惨局……”

只听梵音绕耳，群僧齐齐对慧因拜了下来，口中诵吟不绝，想是念的经文。

慈和的诵吟声中，隐隐蕴含深沉的伤痛；显然的，这些少林寺中的高手，内心之中充满了悲苦。

天齐道长道：“眼下之人，纵然齐伤于石室之中，石室门外尚有九大门

派中云集的高手相候……”，长剑一摆，直向石门冲去。

王冠中身子一横，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这石室只有死别，决无生离。”

天齐道长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可要试试贫道手中之剑吗？”手腕微振，长剑连闪，洒出了一片剑花，直罩过去。

王冠中一挥手中两仪尺，斜斜向天齐道长剑上撩去。天齐道长冷笑一声，左脚陡然向前踏进半步，长剑一沉，向前推去，忽觉一股不大不小的吸力，硬把自己长剑向一侧吸去。王冠中天星尺借机下击，右腕一挥，斜向天齐道长肋间敲去。

天齐道长预料这一剑虽然不能伤了对方，至少可以把对手迫退开去，哪知长剑吃王冠中手中之尺一吸偏了一寸，以致攻势中露出破绽，给予王冠中可乘之机。

形势迫得天齐道长不得不向后跃退，长剑左摇右挥，封住了门户。

王冠中固守原地，也不追袭。

紫衣少女急急跑了过去，蹲下身子，抱住梅娘肩头，一面摇动，一面大呼梅娘。

那宫装美妇两道眼神，一直紧追着紫衣少女，只要有人动手暗算她，立时出手相助。

天齐道长略一定神，似是已想透了王冠中手中兵刃的吸力之因，长剑一摆，又冲了上去；这次他已有防备，不再轻敌躁进，攻出的剑招，势缓力强，王冠中挥尺还击，两人重又斗在一起。武当派的剑术，一向被誉为正宗剑学，施展开来，威风八面，大开大台，气势雄浑；但王冠中手中的两仪尺，吸力强大，常常带动天齐道长手中的长剑，高手相搏，出手攻势，差不得一丝一厘；毫厘之差，往往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天齐道长长剑受人兵刃所制，搏斗之间，大为吃亏。

徐元平回顾了四周一眼，心中忖道：南海门中，个个武功诡异，这青衣老叟的武功，自是更为惊人；论目下实力，中原武林的同道，如能捐弃嫌怨，全力出手，不论结果如何，足可和南海门放手一战！可惜的是这些人彼此间的恩怨，太过复杂，想要彼此诚心合作，很是为难。最后的结局，必然是被南海门各个击破，尽残古墓。眼下情势，必需先使中原武林人放弃个人恩怨，共拒强敌，或可渡此难关。

他看梅娘受伤倒摔地上后，那青衣老叟仍然神色如常，无动于衷，觉得此人之险毒，只怕更超过易天行，处境更危了。只见宗涛取过背后的大红葫芦，喝了两大口酒，说道：“徐兄弟，老叫化有几句话要向你说不，不知你听是不听？”徐元平道：“大哥尽管吩咐！”

宗涛目光一转，扫掠周围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这些人个个都有该死之恶，但眼下却不是受诛时机……”

忽听那紫衣少女大声叫道：“欧驼子，侠过来帮我点活梅娘两处穴道。”

欧驼子目光凝注在那紫衣少女的脸上，满脸惶恐之色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小姐，小姐……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不用怕，只管过来，什么事，都有我替你担待。”

欧驼子无可奈何的对那紫衣少女走了过去，目光不时的溜向那青衣老叟，步履沉重，显然他内心正有着无比的畏惧。两个身着红色袈裟的僧侣，突然站了起来，横身去拦住欧驼子。

那宫装美妇只道两人要对那紫衣少女有所不利，冷喝道：“躺下。”素

手一扬，二僧果然应手而倒。

一侧旁观的中原群豪，个个吃了一骇，暗道：这女人在六七尺外，举手之间，能使两位少林高僧躺了下去，这份武功，当真是惊人的很。

徐元平一皱眉头，低声对宗涛说道：“大哥可是要我暂时不追究杀父之仇吗？”

宗涛笑道：“你要报杀父仇，咱们这一辈子，都别想再出这古墓了。”

徐元平黯然说道：“救人胜过复仇，何况大哥之命。”宗涛笑道：“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老叫化也不能要你不报，出了这古墓之后，老叫化助你索报亲仇就是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相助倒不敢劳动大哥，届时只要大哥临场作个见证，也就行了。”转过身子，大步对慧因走了过去。

少林寺群僧眼看又有两位同门兄弟倒了下去，再也难以忍耐，满腔沉痛，尽皆化成了悲愤怒火，暗中相商，准备联手而出，和强敌一拼。

徐元平已看出群僧激动之情，抱拳说道：“诸位师父，暂请忍耐一二，先让在下瞧瞧慧因老禅师的伤势。”

慧因和梅娘，相距只不过两三尺远，徐元平走到慧因大师身旁，已可闻到那紫衣少女身上阵阵甜香。

那宫装美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哪一个如想暗算我的女儿，那可是自寻死路。”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这青衣老叟既然把我们引入古墓中来，想必早已有备，迟迟不肯发动，固然想先让我们自相残杀，以消实力，但他们夫妻相互牵制，只怕也是原因之一，再不然就是他早已胸有成竹，有把握一举尽歼群豪，所以才那般从容冷漠，行若无事。

他愈想愈觉怀疑，不禁向四面搜望起来。

易天行自残一臂之后，已知难再逃出徐元平的剑下，石室绝地，黔驴技穷，已不作求生之想，自听徐元平答允宗涛之请，暂时放手父母之仇，合力对付南海门，不禁精神、机智尽复，眼看徐元平四外张望，立时恍然而悟。

那青衣老叟似是发觉了徐元平东张西望之情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这石室中纵有埋伏，也不用老夫发动。”

徐元平暗忖道：这老人说的话不可信任，怎生想个法子，渡此危局？

目光一转，投注到那紫衣少女的身上，忖道：这紫衣少女，似是为他们夫妇两人所爱，如能生擒住她或可迫那青衣老叟就范，只要我们能够离这古墓，就不怕他了。

心念一转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右手疾快向那紫衣少女腕脉上面抓去，左手却暗蓄功力，推出一掌。

这一段时光中，他连番和高人动手，不但武功大进，对敌的机智也增长了甚多。

果然，就在他一跃而起的当儿，那宫装美妇右手一扬，劈了过来。

一缕细如发丝的银芒，疾射而来，却被徐元平劈出的一股强猛劲力，弹震开去。

那宫装美妇动作如电，暗器出手，人已同时冲了过来。

她快，徐元平的动作亦快，右手一挥之间，已扣住紫衣少女的腕脉，轻轻一带，拦在自己身前。

那宫装美妇突然微一仰身，不但收住前冲之势，而且人已跃回原地。

徐元平低声说道：“暂时委屈姑娘一下，情非得已，尚请原谅。”

紫衣少女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很好，很好……”

只见那青衣老叟双目中暴射出冷电一般的神光，凝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徐元平，你可是要以我女儿性命，来要挟我吗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如以武功把我们个个杀死于这古墓，在下等自是输的心服口服；但你如在这古墓布下机关……”

青衣老叟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拼着失女之痛，也把你们尽埋古墓中！”

徐元平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当真是铁石心肠！”忽觉那紫衣少女纤指，微微在他手腕之上一划，娇吟一声，倒在了他怀中。

原来徐元平抓住那紫衣少女脉穴后，忽然觉着此等作为，不是英雄行径，立时松了五指，倒是紫衣少女借长袖掩遮，反而紧紧的抓住了他的手腕。那宫装美妇冷冷喝道：“谁要伤了我的女儿，我不但要把他碎尸万段，而且还要杀绝他们一家鸡犬不留。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低声吟道：“啊哟！疼死我啦！”她最善做作，这一声呼叫，喊的凄凉无比。

那青衣老叟望了那宫装美妇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易天行突然大声喝道：“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当先向那石门走去。

王冠中一挥两仪尺，冷冷说道：“站住！”

易天行道：“如你们南海门当真的想打，咱们到古墓外面，找一地势广阔之处，好好的打上一场；如若你们南海门当真的能把我们眼下之人，一鼓尽歼，中原武林的实力，至少已被你们灭去了一半。不过，咱们要各凭真功夫，拳脚兵刃，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王冠中冷冷说道：“诸位如想出这石室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是凭借武功，硬闯出去，一条求告家师……”易天行笑道：“在下等选择第一条路。”扬手一掌，劈了出去。

王冠中一挥两仪尺，斜斜向易天行手臂上敲去。

杨文尧厉声喝道：“一起闯吧！”斜斜一掌，攻向王冠中的侧背。

忽觉一股劲力，横里撞了过来，弹震开杨文尧斜攻过来的一掌。

杨文尧回头望去，看那发掌之人，正是胡矮子。

查子清大喝一声，打出一记百步神拳。

拳风凌厉，啸声盈耳。

欧驼子回手拍出一掌，封挡开查子清一记百步神拳。南海门中人，距离方位，取得甚是妥当，不论易天行等拳掌之力，攻的如何凶猛，对方或是闪避、或是封架，均能从容不迫的被挡开去。

局势忽然间大乱起来，满室尽都是拳风激荡，喝叱震耳。

只听伏在徐元平怀中的那紫衣少女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不能放开我，我爹爹早已在这石室中预布了天罗地网，纵然你武功再高，也是无法抵挡；他们迟迟不肯发动，是因为我爹娘之间的相互牵制，和顾虑我的安全……”

徐元平听得大为感激，道：“姑娘这等……”

紫衣少女急急说道：“你此刻不能说话，万一被我爹爹看到你不会伤我，那就糟了。”

徐元平长叹一声，默默不语。

只听神丐宗涛大声喝道：“各位停手，老叫化有话要说。”

群豪立时停下手来，向后跃退。

宗涛打量了石室一眼，只见那青衣老叟和宫装美妇，仍然一片冷漠之色，生似这场搏斗和他们毫不相干一般，不禁暗暗一叹道：这夫妇两人当真是冷酷得很。当下高声说道：“他们取了方位，相互支援，咱们这等一阵乱攻，掌力彼此抵销，如何能够冲得出去？”

这般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，听得神丐宗涛一说，个个恍然而悟，原来南海门取的地方甚是巧妙，虽只王冠中和驼矮二叟三人，抵挡易天行、查子清、杨文尧、鬼王丁高等武林中一流高手，仍然能从容应付，全凭方位的移动变化，借力打力，使易天行等攻出的掌力相互对消，间隙还攻，久战不败。宗涛一旁冷眼旁观，看出南海门中人借力打力的举动，喝住群豪，出言点破。

忽听那宫装美妇冷笑一声，大步向梅娘行去，举手拍了她几处穴道，从怀中取出一粒丹药喂她吃下。

只听梅娘长长吁一口气，缓缓坐起身子，低声说道：“多谢主母相救！”

宫装美妇冷冷说道：“自我离开南海后，姵姵多蒙你照顾，我救你一次，算是酬报你这几年照看她的恩情。”梅娘道：“老婢怎敢居功？小姐聪明绝世，老婢得以追随，获益极多……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不要多罗嗦啦……”，转目望着那紫衣少女道：“姵姵，为娘的要走了，你是跟娘走呢？还是要留在这里？”

紫衣少女娇吟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的腕骨快要被他捏碎了，疼死我啦！”

那宫装美妇眉宇间闪动一抹杀机，缓步向徐元平走了过去，冷冷问道：“你伤了我的女儿，你自己也别想活！快放开她！”徐元平凛然说道：“只要你下令要他们让开去路，我就放了令爱……”一扬手中戮情剑，架在紫衣少女玉颈之上，接道：“夫人只一出手，我立时要令爱溅血石室。”

那宫装美妇脸上的肃杀，突然消失，代之而起的是无限惜怜慈和，目中泪光盈盈，脸上情爱横溢，回头对王冠中等喝道：“你们退让开去，打开石门，放他们走！”

王冠中愣了一愣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宫装美妇怒道：“你们听到没有？”

王冠中抱拳说道：“弟子听到了！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听到了怎么还不让开？”

王冠中道：“师傅命令弟子等死守此地，不得放行一人！”

宫装美妇冷冷道：“好呀！我说的话等于没有说了！哼……他想借这石室中埋伏毒物，一举尽伤中原高手，连自己女儿生死都不顾了，我偏偏不让他如愿……”，大步行了过去，一掌劈向王冠中。

王冠中不敢还手，也不敢让避，只有束手待毙。那青衣老叟突然遥发一记劈空掌，封开了那宫装美妇掌势，说道：“你们让开去路！”

王冠中应声退向一侧。

驼、矮两叟一见王冠中退了开去，立时齐向一侧跃退开去，让出了去路。

宫装美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打开石门，放他们一起出去。”王冠中又是一怔，不知所措。

青衣老叟突然大步走了过来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费尽千辛万苦，筑建了这一座古墓，被你这般一扰，势将尽弃前功……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你如有本领，就该正大光明的把他们一个个的杀死，凭仗这古墓中埋伏的毒蛇毒蜂伤害别人，岂是大丈夫的行径？”

青衣老叟怒道：“这事与你何干？谁要你来管了？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我高兴要管，你要怎样？”

只听那紫衣少女高声叫道：“爹啊，娘啊！痛死我了。”

青衣老叟心头一震，回顾女儿一眼，突然仰天大笑，道：“苍天不从老夫心愿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！”

伸手在石壁上面一拂，光滑的石壁，登时裂现出一座石门。

宫装美妇回过头去，冷冷对徐元平道：“石门一开，你该放了她啦！”

徐元平目光转动，只见群豪的目光全都投注在他的身上，个个脸色肃然。

青衣老叟目睹徐元平犹豫不决，大为恼怒，厉声对徐元平喝道：“等一会老夫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，以泄心头之恨。”

那宫装美妇似是有意和那青衣老叟作对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他的武功得自慧空大师，只怕你也打他不过！”青衣老叟面色忽青忽白，这一句话显然大大的伤害了他的尊严。

徐元平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两位老前辈请让开去路，先请受伤之人退出古墓，在下留此奉陪，只要受伤之人已离石室，在下立时释放令爱。”

青衣老叟和那宫装美妇，相互望了一眼，各自后退了一步。徐元平目注少林僧侣道：“诸位师父先请！”

少林群僧望了徐元平一眼，负起元通、慧果尸体，抱起慧因大师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徐元平心中一动，喝道：“诸位师父，暂请止步！”群僧一怔，果然都停了下来。

徐元平大迈一步，暗运真气，连点慧因大师七处穴道，一挥手道：“诸位师父请吧！”

群僧合掌吟一声佛号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徐元平目光一转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堡主、丁谷主，两位千金，伤势甚重，早得良医或有生望，先请离此石室吧！”

鬼王丁高望了徐元平一眼，抱起丁玲，大步向外行去；上官嵩牵着上官婉倩的一只手，紧随在丁高身后，向外而行。徐元平的磅礴大气，和视死如归的豪壮风度，使他的声威在群豪中直线上升；此刻，他已成为群豪心目中的英雄人物，都对他生出几分敬畏之心。

那青衣老叟和宫装美妇，果然也未出手拦阻，放任两人过去。

千毒谷主突然加快了脚步，疾向那石门冲了过去。徐元平一皱眉头，低声喝道：“老前辈慢行一步！”

千毒谷主已冲近石门，但听到徐元平喝叫之言，只好停下脚步，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逃命的举动太快了……”

千毒谷主虽然脸皮甚厚，但也不自禁的觉着一热，自解自嘲地说道：“这早晚都是一样！”

其实，想冲出这石门的人，又何止千毒谷主一个呢？杨文尧、查子清，都存有冲出石门之心，只是没有做出罢了。石室中，突然间沉寂下来，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徐元平凝目沉思，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。

神丐宗涛轻轻的咳了一声，划破沉寂，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我在想咱们该不该留在这石室中，和南海门决一死战。唉！也许咱们今天都可以全身而出，但事情并未解决；今日的江湖上，仍然是杀

机弥漫，到处勾心斗角，那就不知道要拖累了多少无辜的人，陪上遭殃。如其拖延时刻，倒不如今天痛痛快快的拼上一场，是死是活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，和别人无干！”

宗涛哈哈大笑道：“不错，这一着，连老叫化也没想到！”

杨文尧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如若徐世兄存此用心，那就不该放走了上官嵩和鬼王丁高；不但咱们减去了甚多实力，而且走了两人，江湖上今后也不会太平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他们老年伤女，这教训应该很大，如若还不觉悟，仍然沉迷于江湖名利之争，自然会再食恶果……”

查子清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我们父子两人，如若双双战死石室，那未免太冤枉了……”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玉儿，你也该走了。”

查玉道：“孩子愿陪爹爹留此……”

查子清怒声喝道：“留这里陪我下葬吗？快给我滚！”

呼的一掌，劈了过去。

查玉不敢挥手相接，只好一侧右肩，硬挡一击，只觉一股强猛之力一撞，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数步，刚好到了石门旁侧。

查子清疾快的又劈出了一掌，把查玉送出了百门。

徐元平忽然仰天一声长啸，推开那紫衣少女，目中神光闪闪，右手斜斜举起了戮情剑，左手领动剑诀，欠身对那青衣老叟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在下……”

青衣老叟突然冷哼一声，接道：“你可要试我一掌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尽管下令闭上百室，摆成奇阵，在下愿一试南海门中武功。”

原来，他在这片刻工夫，脑际中连连闪掠慧空大师相授武功之情，想他留在武林中的英名，何等的崇高？自己虽未拜在他门下，但武功由他所授，自应奋力一战，以全慧空大师留在武林间的崇高声誉。

他这奇想，连一向精明的易天行，也有些猜测不透，一下愣在当地，两道眼神怔怔地盯注在徐元平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元平兄，就在这石室之中相搏吗？”

徐元平肃穆地说道：“石室中虽有埋伏，但在下相信，南海神叟老前辈，决然不会发动。”

那青衣老叟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们之中，能有老夫敌手之人？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不过是记恨慧空大师，才费尽心机，筑建了这座古墓，想把中原武林高手一网打尽，以挽回败于慧空手中的颜面；其实，老前辈败于慧空手中之事，中原武林人物，知道之人可算得少之又少，何况慧空大师早已西归我佛？”

他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在下虽非慧空大师弟子，但却是唯一得他武功真传之人，老前辈如若要报仇，找在下也是一样。”

青衣老叟冷肃地说道：“好胆气！”

徐元平道：“大丈夫岂能贪生避死？在下虽知非老前辈之敌，但极愿舍命领教老前辈儿招绝学。而若在下伤在老前辈的手下，也许能使老前辈心中的积愤，稍为平息一些；如若在下幸胜了老前辈，老前辈败于慧空大师之手一事，也该心平气和了。”

那青衣老叟脸色一变，缓缓走了三步，道：“老夫见识一下你驭剑术，已有几成功力。”

徐元平暗中提聚真气，戮情剑缓缓在前胸划了一个半圈的剑圈，肃然说道：“老前辈请！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老夫让你三招。”

徐元平道：“老前辈如若定要相让，一招也就够了。”

右腕倏然一振，直欺而上，戮情剑幻起了三点青芒，分袭向青衣老叟三处大穴。

青衣老叟右肩一晃，足不跨步，膝不打弯的避开了一击。

徐元平收住剑势，道：“老前辈请出手了。”

纵身一跃，直欺而上，戮情剑左摇右挥，幻起了一片青芒，波翻浪涌直罩过去。

易天行冷眼旁观，发觉徐元平出手的剑势，似是更加凌厉许多。

那青衣老叟自恃身份，不肯施用兵刃，但凭一双肉掌，抗拒徐元平手中锋利绝伦的戮情剑，但他的手法怪异，世所罕见，掌指运转之间，着着指袭向徐元平双腕脉穴，迫使他中途撤剑。

表面上看去，徐元平剑势如虹，着着凌厉，排山倒海一般直罩过去；但事实上却已是打的十分吃力，那青衣老叟的掌指，有如附腕之蛆，挥之不去，避之不开，始终不离开他双腕脉穴。

这两人惊心动魄的恶战，使一侧旁观的群豪，个个紧张无比，双目圆睁，盯注在两人的掌指和宝刃之上，脸上神情，也随着两人的险招变化。

那紫衣少女看了一阵，突觉热血上冲，头一晕，向地上摔去。

那宫装美妇突然一伸手，接住了紫衣少女的娇躯，抱入怀中，说道：“姪儿，姪儿……”

这一段时间，紫衣少女连受折磨，她原本娇弱的身体，更显得柔弱不堪，看到徐元平和那青衣老叟搏斗的剧烈，心情大为紧张，一个是生身之父，一个是心上情郎，这两人，不论哪一个伤死，都将大伤她的芳心，但见两人的搏斗愈来愈是凶险，她的心神也随着增加紧张，终于身体不支，倒了下去。

青衣老叟听得那宫装美妇呼叫姪儿之声，不自禁的转脸望去，精神一分，被徐元平疾扫两剑，封闭了他的掌指，左掌呼的拍出一掌“夜半钟声”，击向青衣老叟右肩。

那青衣老叟只防到了他手中的宝刃，却不料徐元平突然拍出一掌，如要闪避，势非向后跃退不可，那将授敌以可乘之机，当下一声冷哼，右肩一抬，反向徐元平掌力之上迎去。只听砰然一声，徐元平掌势正击在青衣老叟右肩之上。那青衣老叟虽然中了一掌，左手却奇诡绝伦的一指点在徐元平的右腕上，戮情剑应手而落。

徐元平飞起一脚，横里踢去，左手反腕点出。

徐元平右腕被点受伤，虽然伤非脉穴，但那老人指力雄浑深厚，亦觉得一条臂酸麻难抬。

忽见徐元平探臂捡起了戮情剑，挥转了一周，疾向那青衣老叟刺去。

只见徐元平步如行云流水，剑似长江大河，奇奥怪招，层出不穷，打得轻快灵巧，但攻势却又绵密异常，无懈可击。

所有观战的群豪，都为之精神大振，凝神屏息而观。那宫装美妇脸上，也泛现出愕然之色，凝神而观。忽见徐元平举剑斜指，左手却疾快的拍出了一掌。

那青衣老叟脸色忽然一变，屈指弹出。

一缕锐啸，疾涌而出，向徐元平的左臂“曲池穴”击袭。徐元平突然一矮身子，戮情剑脱手飞出。

一道青芒，盘空飞绕，但却迟迟不落。

徐元平左手圈了一个圆周，劈出一掌。

青衣老叟挥臂接下一击，徐元平突然长啸而起，右手一招，握住了戮情剑，团团乱转起来。

群豪凝神看去，只见徐元平每转上一周，手中的青芒就暴长甚多，心中若有所知，但又不甚了了。

只见团团飞转的青芒，愈来愈大，片刻间暴长数尺。徐元平的人影，已然隐失那青芒之中不见。

那紫衣少女低声说道：“娘啊！这可是剑道中最上乘的……”一语未完，团转的青芒突然暴长成一道青虹，疾向那青衣老叟射去。

那青衣老叟似是早已有备，平收胸前的双掌，突然一齐推出。

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内劲，直向那青芒撞了过去。

那疾飞青虹，似是被那强猛的掌力挡住，又开始在那青衣老叟身侧团团旋转起来。

青衣老叟两掌连挥，不停的推出了强猛的内力，但却始终无法把旋转在身侧的青芒推开。

双方相持约一盏热茶工夫，那青衣老叟的脸上突然开始滚落下汗水，但盘转的青芒，却愈离愈近。忽然间青芒直冲而入。那紫衣少女突地尖声叫道：“徐元平，你不能伤我爹爹啊！”青芒忽敛，人影乍现，群豪还未看清楚，忽听一声大喝，一条人影，疾摔过来。

宗涛大声喝道：“徐元平！”一把抱住了那条人影。紫衣少女正在向前狂奔，目睹其情，霍然止下了脚步冷冷喝道，“爹爹，你伤了他。”

青衣老叟肃然说道：“我收招不及！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我如不叫他一声呢？”

青衣老叟面色惨白地说道：“那为父的要伤在他锋芒绝世的戮情剑下。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爹爹啊！你胜在女儿一声喝叫中了。”青衣老叟默然不语。

紫衣少女又道：“我娘恨了你一辈子，做女儿的不能恨你，但我要让你尝尝老而失女的痛苦。”缓步向徐元平走了过去。那青衣老叟神情激动，转眼向那宫装美妇望去，只见她一脸冷漠，显然并没有出手相阻之意。

充满着杀机的局势中，混入父母的慈爱，儿女的柔情，顿然使肃杀的气氛，为之缓和了不少。

易天行忽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宗兄，徐世兄的伤势如何？”

宗涛道：“心脉已停，生机濒绝，看样子只怕是难得活了。”紫衣少女忽然放声大笑，道：“死得好啊！死得好啊！”

宗涛怒道：“不是你一声喝叫，只怕你那爹爹早已经身首异处；他在生死交关之际，仍不忘情于你，你却这般的幸灾乐祸。哼！化外野民，当真是毫无情义！”

易天行叹道：“今日之局，唯死而已，先发制人，先操一分胜算。”呼的一掌劈向那青衣老叟。

查子清探手摸出一把蜂尾毒针，手腕一扬，疾向那青衣老叟射去。

青衣老叟左袖一拂，一股罡风，应手而出，一片蜂尾毒针，尽为那罡风

击落，右手一挥拍出，迎向了易天行的掌力之上。

易天行只觉一股强凌的反震之力，撞了过来，心神登时为之一震。

驼、矮二叟和那红衣缺腿大汉，齐齐挥动兵刃冲了上来，天齐道长也拔剑迎上，眼看一场武林第一流高手的混战，即将展开，那青衣老叟却突然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，老夫有话要说！”

双方齐齐停下手来，凝神而听。

只见那青衣老叟一拂胸前长髯，说道：“老夫只道当今之世，只有一个慧空堪与老夫匹敌，但也未必能胜老夫；但他却胜了我一拳半脚，事后老夫思量那次相搏经过，愈想愈是不服，有心再找他较量一次，他已被少林掌门人，罚于幽室面壁……”，他望了宫装美妇一眼，叹道：“至于我们私人间的事，老夫不愿公诸于世，请位最好不要多问。”

那宫装美妇忽然长叹一声，垂下头去。

宗涛早已放下怀中徐元平，准备出手，听到此处，接口问道：“那以后的事呢？”

青衣老叟道：“慧空在老夫再三相激之下，答应出手，我们在他被罚面壁的幽室中，互以上乘内功相搏……”，他声音忽然转低沉，道：“半宵苦战，老夫仍然败在他的手下……”

他语声越说越沉，到后来几已听不甚清。

神丐宗涛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一次你输得是否心服！”

青衣老叟长叹一声接道：“那一次我输得仍未心服，只因我奔波千里而去，避过了少林寺那许多高手的埋伏后，方与他动手，但他却一直安安适适地坐在石室中，未曾耗损半分真力，一劳一逸，纵然分出胜负，也不能作准！”他面现激动之色，目光四扫一眼，接道：“直到今日，老夫遇着了徐元平后，才知道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奇，绝非世人所能臆测，天地间更有武林高手，老夫不能称霸于世……”，他激动的语声，又自沉落。

神丐宗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算你还有些自知之明！”

青衣老叟双目一张，眼神中突又射出逼人的光芒，厉声道：“但各位不要忘记，普天之下，能与老夫一争胜负之人，慧空之后，也不过只有徐元平一人而已，别的人……别的人……”

他缓缓垂下目光，缓缓顿住语声，只因他心中已然心灰意冷，是以再也不愿说出伤人的言语。

群豪似也觉得心头十分萧索，所以大家也都不愿说话。

无言的沉默，使四下气氛更见沉肃。过了半晌，青衣老叟方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意气相争，徒逞一时之快，而留百年之憾，数十年的武林盛誉，到后来也无非是黄粱一梦……”

他突地仰天长啸一声，啸声有如龙吟，四下群豪相顾失色。

青衣老叟似乎也在这一声长啸中，泄尽了胸中块垒，沉声接道：“此时此刻，老夫终于大彻大悟，再也不愿流血，更不愿动手……”，沉痛的语声中，他缓步走向室外，随着沉重的脚步，他缓缓地接道：“若有人要与老夫为难，只管出手，老夫决不还击！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心头俱是一片沉重，哪有一人还能出手相击。

静寂中只见他身形缓缓走出了石室，脚步声逐渐远去……这石室虽有他的爱妻、爱女和门徒，但他却未回头看一眼，似乎他此去后，便再也不会回到人间了。

直到那脚步声也渐渐消失，红衣缺腿大汉、王冠中以及南海门下之人，突地伏身痛哭起来，使得四下群豪也为之耸然动容。宫装美妇凝目望着青衣老叟消失户外，冷冷道：“走了最好……”，语声虽然冰冰冷冷，但双目中却已隐隐泛出一串晶莹的泪光。

易天行回顾了一眼残废的左臂，黯然说道：“盛名累人，英雄气短。宗兄，咱们也该走了！”

宫装美妇背过身去，拭去目中泪水，说道：

“姹儿，跟娘走吧！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没有照顾你，从今以后，我要好好对你……”

紫衣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娘自己走吧！女儿要永留这古墓中了。”

宫装美妇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女儿已经不是萧姹姹了！从此时起，我已是徐夫人啦！”

梅娘急急接道：“姹姹，你胡说什么？徐相公不是死了吗？”

萧姹姹道：“就因他死了，如若他还活在世上……”

宫装美妇接道：“你和他定过亲了。”

萧姹姹道：“女儿早已心许，寒玉钗定盟作证，伴着他一座青冢，却不料他仍活在此世之上……”，她忽然纵声大笑了一阵，道：“娘啊！你一直没有见过女儿之面，可知道女儿的容貌如何吗？”

那宫装美妇一怔道：“为娘的曾偷回南海数次，看到你游戏海滨，只不过你没有见过为娘的罢了。”

萧姹姹道：“妈妈可记得女儿的容貌吗？”

宫装美妇道：“尤强过为娘几分。”

萧姹姹放声大笑，缓缓揭开了蒙面黑纱。

她的倾国容色，早已深深的印在群豪之心，此刻见她揭开黑纱，都不自禁的凝目望去。

目光触处，都不禁为之一怔。

原来那紫衣少女匀红的嫩脸上，此刻却交错着条条红痕。

宫装美妇目睹爱女脸上交错的红痕后，突然失常，尖声叫道：“姹儿，姹儿！是谁毁了你的容貌？”

萧姹姹忽然流下泪来，道：“是我自己。”

宫装美妇娇躯一颤，道：“你自己？为什么你要毁了自己？”

萧姹姹望了仰卧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，道：“因为他死了……”，忽然探手捡起了戮情剑，放在前胸上，说道：“妈妈如是惜爱女儿，那就答应我留在这里！”

宫装美妇热泪如泉，缓缓从头上拔下一只玉钗，道：“姹儿，寒玉钗本成双对，为娘的离开南海时带走了一支，此钗乃千年寒玉制成，常带身侧，可驻容色，徐相公已经死去，你爹爹掌力雄浑，只怕已难有良药可救，用此钗可保他尸体不坏！”

萧姹姹接过玉钗，一挥戮情剑，道：“你们都该走啦！一盏热茶工夫之后，我就要发动机关，闭上这座石门，那时，你们将永远沉沦这古墓中，难再生离此地！”

群豪相互瞧了一眼，缓步向外行去。

这时，群豪都有些心灰意冷，神态萧索，不复适才那等生龙活虎，豪气英风。

神丐宗涛回头望那紫衣少女和仰卧在石地上的徐元平一眼，内心之中泛起来一股黯然的怜惜，暗暗叹道：萧婉婉天仙花人，容色如花，举世美女，无与匹敌，那如花盛放的笑容，仍然深留脑际，但此刻的她，却已容色改变，满脸交错着红痕；徐元平出道江湖，短短近年的时光，已然盛名大噪，武林道上第一流的高手，都对他生出敬畏之心，少年英雄如日初升，尽代霸才，铁胆侠心，隐隐间已成了左右武林大势人物，却猝然丧命古墓。她为他毁去了闭月容貌，他为她断送了一条性命，这是因果报应？

忽见易天行大步走了回来，面对徐元平的尸体，曲下一膝，单掌当胸，朗声道：“世人都知我易天行积恶如山，却不知我易某人的霹雳手段正是我慈悲心肠，仁善与凶残未到真相大明时，极难分辨……”

群豪齐齐止步，凝神静听。

只听易天行继续说道：“我易某生平之中除了对宗涛敬重之外，折服的只有你徐元平一人，天下假英雄之年，留下了一局残棋，但望你英灵相佑，助我易天行完成你未竟之愿，待武林底定，大局坦荡之日，易天行将结庐孤独之墓，以余年相伴英灵。”两行英雄泪，点点洒落胸前。

神丐宗涛突然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易兄，咱们该走啦！”

易天行站了起来，拭去泪痕，大步向外行去，将要出门之时，突然又回过身，说道：“萧姑娘！”

萧婉婉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胸怀绝才，世间无难你之事，不知世间有没有能使徐元平复生之药？”

萧婉婉道：“告诉你也不妨事，但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寻得救他之物。”

易天行道：“姑娘说出听听！”

萧婉婉道：“万年雪莲子，千年毒蟒胆，百年鲤鱼血，成形何首乌，四物齐全缺一不可。”

宗涛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能有相救徐元平的药物，想来定有使姑娘复容之药了。”

萧婉婉微微一笑道：“纵然能恢复我绝代容光，怜世人有谁能欣赏？”微微一顿又道：“古墓关闭在即，诸位快些走啦！”

宫装美妇黯然一叹，道：“婉儿，千古恨事唯一情，为娘的要去了。”

萧婉婉道：“女儿不送啦！”

宫装美妇目光一扫南海群豪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还留在这里作甚？”

南海门中群豪相互看了一眼，随在那宫装美妇身后，跟着中原群豪鱼贯步出石门，行不及丈，突然响起一声大震，那沉重石门疾合一起。

一缕婉转的歌声，由石门中传了出来，凄凉幽沉，动人心弦，群豪只觉脚步愈来愈是沉重，心头如负重铅，斗志全无，豪气尽消，神情萧索的步出甬道，看落日西沉，已然是黄昏时分。

